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
本於蘇冕〻弟并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
集兩家書廣為百卷〻中恒存蘇氏駁議太祖稱
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
四十年近始借鈔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
卷至第九卷失去襍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襍
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二九十三二卷全
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鈔成完書姑識此

以後朱熹尊曙書亭集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六之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二月奏御詞簡禮備太宗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晁氏郡齋讀書志按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而會要稱杭州刺史蘇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弁聚書至二萬卷次於集賢芸閣陳氏書録解題

建隆二年正月丁未司空平章監修國史王溥等上新編唐會要一百卷文簡理備太祖嘉之詔藏史館賜物有差王氏玉海

唐會要目録

卷第一　帝號上　雜録
卷第二　帝號下　雜録
卷第三　皇后　雜録
卷第四　出宮人　内職
卷第五　皇太子　追謚皇帝　雜録
皇后　追謚皇太子　雜録

諸王　雜録
卷第六
公主　雜録
卷第七
闕
卷第八
闕
卷第九
闕
卷第十
闕
卷第十一

和蕃公主　雜録

明堂制度
卷第十二
饗明堂議　廟制度
卷第十三
親饗廟　禘祫上
卷第十四
禘祫下　献俘
卷第十五
廟議上
卷第十六
廟議下
卷第十七

祭器議　廟災變
卷第十八　緣廟裁製下　配饗功臣　雜録
卷第十九　廟隷名額　孝敬皇帝廟　讓皇帝廟
卷第二十　儀坤廟　諸太子廟　公主廟　百官家廟
卷第二十一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　皇后諸陵議
陪陵名位　諸陵雜録
卷第二十二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壽星等
岳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卷第二十三　武成王廟　寒食拜掃　緣祀裁製
正月一十二祭　牲牢　忌日　諱
卷第二十四　受朝賀　諸侯入朝　三王三恪
朔望朝參常朝日附　廊下食
卷第二十五　輟朝　百官奏事
親王及百官行立位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卷第二十六

冊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后應制儀附
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見三師禮
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禮　鄉飲酒　大射
講武　牋表例　侍官制　侍讀
卷第二十七
行幸
卷第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卷第二十九
祥瑞下　追賞　節目
卷第三十
大內　弘義宮　通義宮　慶善宮
大和宮　洛陽宮　大明宮　玉華宮
九成宮　奉天宮　三陽宮　興廢宮
華清宮　諸宮　雜記
卷第三十一
裘冕　章服品第內外官章服附　雜錄　冠
巾子　魚袋
卷第三十二
笏　異文袍　輅車　乘車雜記
羃䍦　戟　雅樂上
卷第三十三
雅樂下　太常樂章　凱樂　讌樂　清樂
散樂　破陳樂　慶善樂　諸樂　四夷樂
目錄

東夷二國樂　南蠻諸國樂　西戎五國樂　北狄三國樂
卷第三十四　論樂　雜録
卷第三十五　學校　褒宗先聖　先師已下附　釋奠
經籍　書法
卷第三十六　脩撰　禮儀使　蕃夷請經史　附學讀書
卷第三十七　五禮篇目　氏族　服紀上
卷第三十八　服紀下　奪情　葬　辰日　雜記
卷第三十九　定格令　議刑軽重　定賍估　論赦
卷第四十　君上慎極　臣下守法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雜記
卷第四十一　斷屠釣　渾儀　測景　地震　日蝕
卷第四十二　歷　月蝕
卷第四十三　彗孛　五星凌犯　五星聚　流星山樵石隕

水災上
卷第四十四　水災下　火
太史局　雜録
卷第四十五　功臣
卷第四十六　前代功臣　封建
卷第四十七　封建雜録下　封諸岳瀆　封建雜録上
卷第四十八　議釋教下　議釋教上
寺　西京　東京
卷第四十九　像　僧道立位
病坊缺　僧籍缺
卷第五十　大泰寺缺　雜録　僧尼所隸
摩尼寺缺　燃燈缺
卷第五十一　尊崇道教　觀　雜記
卷第五十二　侍中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卷第五十三　識量下　忠諫　舉賢　委任　崇奬　雜録
卷第五十四

門下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事中
卷第五十五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匭
卷第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卷第五十七
翰林院　尚書省　分行次第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左右司員外郎
卷第五十八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別官判度支
卷第五十九
度支使　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戶部郎中
戶部員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倉部員外郎
出納使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延資庫使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太廟齋郎
祠祭郎中　祠部員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員外郎　駕部郎中
庫部郎中　庫部郎中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都部郎中　都部員外郎
比部員外郎　司門郎中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長春宮使　虞部郎中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卷第六十　職方郎中
御史臺　東都留臺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卷第六十一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館驛使　彈劾
卷第六十二　駕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諫諍　知班　出使　推事　雜録
卷第六十三　刑部員外郎
史館移置　諸史司應送史館事例　修前代史
修國史　在外修史　修史館　史館雜録上
卷第六十四　工部郎中
史館雜録下　弘文館　文學館　崇文館
集賢院　崇玄館
卷第六十五

秘書省　殿中省
太常寺　光禄寺
卷第六十六
太僕寺　羣牧使
司農寺　木炭使
將作監　國子監
軍器監　北京軍器監
西京苑總監
卷第六十七
東宮官　詹事府
家令寺　率更令
致仕官　員外郎
開廐使　内侍省
衛尉寺　宗正寺
大理寺　鴻臚寺
太府寺　火府監
東都國子監　廣文館
都水監　宮苑監
左春坊　右春坊
僕寺　王府官
試及斜濫官
伎術官　留守
卷第六十八
河南尹諸府尹府
卷第六十九
刺史下　都督已下
判司　縣令
京兆尹
都督府　刺史上
刺史已下　別駕
州府縣加減官
卷第七十
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
州縣分望道　州縣改置上
卷第七十一
州縣改置下　十二衛
卷第七十二
京城諸軍　府兵
軍雜録　東宮諸衛
諸監馬印

諸蕃馬印
卷第七十三　軍于都護府　三受　城　安北都護府
靈州都督　安東都護府　營州都督
卷第七十四　安南都護府　安西都護府　姚州都護府　雜録
論選事　掌選善惡　吏曹裁製
卷第七十五　選限　藻鑑　非因銓選藻鑑附
雜處置　南選　附科甲　冬集
明經所集業附　帖經條例
卷第七十六　進士　緣舉雜録　制科舉
開元礼　三礼　三傳附三史　孝廉科
卷第七十七　科目雜録　弘文崇文生舉　童子　明法
論經義　觀風俗使　崇玄生道舉附
卷第七十八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元帥　都統　節度使　都使管内單附　五方宮苑使　皇城使
宰相遥領節度使　諸使雜録上　奏薦附　親王遥領節度使
卷第七十九　諸使雜録下　謚法上
卷第八十

謚法下
卷第八十一
勳　階　用蔭　考上
卷第八十二
考下　冬薦　甲庫　當直　休暇　醫術
卷第八十三
嫁娶　租税上
卷第八十四
租税下　雜税　租庸使　兩税使　戶口数
雜録　移戶
卷第八十五
團兒　雜録　定戶等第　戶口使
藉帳　逃戶
卷第八十六
奴婢　道路　街巷　橋梁　関市
城郭
卷第八十七
轉運塩鉄総叙　漕運　諸水陸運使
卷第八十八
塩鉄　倉及常平倉　榷酤　塩鉄使　雜録
卷第八十九
疏鑿利人　磑碾　泉貨
卷第九十
閉糴　和糴　食寔封数　縁封雜記
目録

內外官祿
卷第九十一
內外官料錢上
卷第九十二
闕
卷第九十三
闕
卷第九十四
北突厥　西突厥　沙陁突厥　吐谷渾
卷第九十五
高昌　高句麗　百濟　雜羅
卷第九十六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　鐵勒
薛延陀
卷第九十七
吐蕃
卷第九十八
廻紇　西夔　昆彌國　林邑國　真臘國
白狗羌　曹國　殊奈國　拔野古國　霫殑國
黨項國
卷第九十九
東謝蠻　西趙蠻　牂牁蠻　南平蠻
東女國　婆利國　倭國　大羊同國
烏羅渾國　女國　石國　吐大羅國
目錄

唐會要目録終

雲陵國　康國　盤盤國　朱俱婆國
甘棠國　罽賓國　流鬼國　史國
拂菻國　烏萇國　耨陀洹國
卷第一百
瑟匿國　悉立國　求拔國　俱蘭國　骨利幹國
訶陵國　波斯國　婆登國　都播國　結骨國
天竺國　歌邏禄國　泥婆羅國　大食國　大辭彌國
駮馬國　金利毗遮國　多摩長國　蝦夷國　哥羅舍分國
日本國　師子國　多茂國　耽羅國　拘蒌密國
驃國　古畀國　雜録　歸降官位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帝號上

獻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曹孫嗣涼王歆孫弘農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為宣簡公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奠建初陵在趙州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諡改為建初陵

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廟號懿祖奠啟運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三月一日追封為延光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奠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

代祖元皇帝諱昺景皇帝第三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元皇
帝廟號代祖葬興寧陵咸陽縣界元光皇帝第四子母曰隋義寧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元正皇后獨孤氏
二年五月二十日受禪於太極殿年五十三武德九年八月八日傳
位稱太上皇正觀九年五月六日崩於大安宮垂拱前殿年七十
其年十月庚寅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謚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哀
冊文秘書監虞世南撰謚冊文關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
高祖神堯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年號一
帝十三載二月九日加追尊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年號一
盡九年武德宰相十六人秦王裴寂劉文靜蕭瑀竇威陳叔達楊仁恭封德彝裴矩高士廉齊王元吉宇文士
及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

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元年六月一日封
秦王九年六月七日冊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于東宮顯明德
殿年二十七正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
二十其年八月庚寅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哀
冊文中書令褚遂良撰謚議關咸亨三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
聖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年號一正觀二
載二月九日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年號一十三年
宰相二十五人無忌杜如晦房玄齡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
徵侯君集楊師道戴胄劉洎李勣張亮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長孫
馬周褚遂良崔仁師楊弘禮王珪杜淹楊恭仁許敬宗高季輔張行成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正觀二
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東宮麗正殿二月封晉王十七年四月七
日冊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即位十二年二咸亨五年八月

十五日稱天皇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于東都正觀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乾陵在京兆府乾縣界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哀冊文天后武氏撰

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六月十五日加謚冊文闕

謚議闕

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加大聖大弘孝皇帝年號十五載二月六日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年號十五載二月六日加尊號

月追尊號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年號三神龍三年九月改為景龍景龍四年六月四日改為唐隆元年

宰相三十八人安國相王姚元之韋安石唐休璟崔玄暐楊再思張東之房融韋承慶袁恕己桓彥軌敬暉武三思祝欽明魏元忠李懷遠豆盧欽望韋巨源李嶠于惟謙蘇瓌宗楚客蕭至忠紀處訥張仁亶韋嗣立崔湜趙彥昭韋溫鄭愔張錫裴談岑羲張嘉福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龍朔二年六月一日生於蓬萊宮含涼殿十一月十八日封殷王乾封元年七月徙封豫王總章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徙封冀王改名輪上元三年正月徙封相王永隆二年又改封豫王仍名旦嗣聖元年二月七日即位年二十二太后臨朝天授元年九月降為皇嗣改名輪聖曆二年正月六日立為皇太弟固辭不就二月十四日改封安國相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即位於承天樓年四十九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傳位開元四年五月二十日崩於百福殿年五十五其年十月庚午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謚曰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哀冊文紫微侍郎蘇頲撰謚冊文闕謚議闕天寶八載六月追尊號睿宗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加尊號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年號三景雲二年五月十九日改為太極太極元年五月改為延和元年

宰相二十五人平王李嶠蕭至忠張仁亶韋嗣立趙彥昭韋安石蘇瓌唐休璟裴談張錫岑羲崔湜劉幽求鍾紹京李日知薛魏姚元之崔日用宋璟郭元振張說竇懷正魏知古陸象先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之別殿以其日為千秋節後改為長天節三年閏正月二日封楚王長壽二年臈月降封為淄郡王唐隆慶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封平王七月二十六日冊為皇太子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即位年二十八先天二年十月一日加尊號開元神

武聖烈皇帝開元二十七年
皇帝天寶元年二月十一日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七載
五月十三日加尊號開元天地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八載
閏六月五日加尊號開元天地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三十
載二月七日加尊號開元天地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
元載七月二日傳位冊為太上皇帝三載正月五日加尊號太
上至道聖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五日改尊號太上聖皇天帝元年已
月五日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廣德元年辛酉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謚
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哀冊文左散騎常侍王縉撰謚冊文
闕謚議闕年號三月一日改為天寶十一月一日改為開元二十年正
傳位
宰相三十四人劉幽求韋安石魏知古崔湜陸象先竇懷正岑羲
蕭至忠郭元振張說姚元之盧懷慎源乾曜宋
璟蘇頲張嘉貞王晙李元紘杜暹蕭嵩宇文融裴光庭韓休裴
耀卿張九齡李林甫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楊國忠韋見素崔
圓房琯源乾曜張說王晙張嘉貞
崔渙
使相八人王珪杜暹蕭嵩哥舒翰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
三年九月三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以其日為天平地成節初諱嗣昇先天
元年九月封陝王開元十三年三月徙封忠王改諱浚二十六
年三月改諱璵二十六年三月冊為皇太子三十年九月改諱紹天
寶三載改諱亨十五載七月十二日即位於靈武郡年四十六至德
三載正月五日上尊號光天武文大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
加尊號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一日加尊號乾元大聖
光天武文孝感皇帝上元二年三月
皇帝寶應元年四月十八日崩於長生殿年五十二寶應二年三月
庚午葬于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

肅宗哀冊文 兵部侍郎諡冊文 裴士淹撰 諡冊文 闕
諡議 闕
年號 五載三改 至德三載五月五日改為乾元元年 閏四月九日改為上元元年 九月二日改為元年 十一月為天正元年 上元二年 建丑月為歲首 所建為數 建丑月 十一月為天正 建子為歲首 以丰所建辰為名 至建巳月改元寶應 殿本上元二年九月二日改為元年以今年十月建子為歲首 復以正月為歲首 建巳月為四月
宰相十六人 韋見素 崔圓 房琯 裴冕 王璵 呂諲 李麟 苗晉卿 張鎬 王璵 呂諲 崔渙 李揆 蕭華 裴遵慶 元載
使相八人 裴冕 郭子儀 李光弼 第五琦 李揆 崔圓 張鎬 王璵 呂諲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 肅宗長子 母曰 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於中宮別殿 東都上陽之 以其日為天興節
王諱俶 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進封楚王 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 五月十九日冊為皇太子 十月五日改諱豫 寶應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位 年三十七 二年七月七日加尊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 大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于大明殿 紫宸之內 年五十四 其年十月已酉葬元陵 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諡睿文孝武皇帝 廟號代宗 哀冊文中書侍郎崔佑甫撰 諡冊文 闕
諡議 闕
年號 三寶應二年七月二十日改為廣德廣德三年正月一日改為永泰永泰二年十月十二日改為大曆
宰相十二人 雍王适 晉卿 裴遵慶 元載 李輔國 劉晏 王縉 辛雲京 錦第五琦 杜鴻漸 崔圓 裴冕 李懷仙 朱泚 李正己 李寶臣 李忠臣 李抱玉 李峴 王縉 杜鴻漸 裴冕 楊綰 常袞 來瑱 馬璘 程元 薛嵩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 代宗長子 母曰 沈氏 天寶元年壬戌歲四月十九日生于長安大內之東宮 節名 元年建丑月 特拜進封魯王 八月為奉節郡王 寶應元年五月 充天下兵馬元帥 進封雍王 十月出鎮陝州 廣德元年拜尚書令 元帥如故 食實封二千戶 賜鉄券 圖形凌烟閣 三年冊為皇太子 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 年三十八 建中元年正月加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于會寧殿 年六十四 十月葬崇陵 在京兆府雲陽縣界 諡曰神武孝文皇帝 廟號德宗 哀冊文 刑部侍郎許孟容撰 年號 三建中四年 正元一年 興元一年

年正元盡十二年

宰相三十五人崔祐甫常衮李勉楊炎盧杞馬燧閔播蕭復喬琳劉從一姜公輔盧翰李晟張延賞韓滉崔造柳渾李泌董晉趙璟陸贄賈耽盧邁崔損趙宗儒鄭慶杜佑齊抗高郢鄭珣瑜使相二十人郭子儀朱泚李寶臣李正己李忠臣梁崇義李希烈李懷光陳少遊李抱真張孝思王武俊玄佐渾瑊李訥嚴震田緒劉滋韋皐李思古

順宗至德治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辛丑歲正月十二日生于長安之東內不置節名大歷十四年六月封為宣王建中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子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七月以疾未瘳令皇太子監建國八月傳位居興慶宮稱誥元和元年正月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其月十九日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七月葬豐陵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穆宗哀冊文吏部侍郎趙儒宗撰謚冊文禮部侍郎崔汾撰謚議大常侍少卿崔樞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謚冊文中書侍郎馬植撰謚議兵部尚書歸融撰年號一永貞一年宰相七人賈耽杜佑鄭珣瑜高郢韋執誼杜黃裳袁滋使相五人劉滋韋皐李思古張茂昭吳少誠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仁孝皇帝諱諄明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后王氏大歷三年戊午歲二月十四日生于長安之東內不置節名正元四年六月封為廣陵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名淳二十一年四月冊為皇太子改諱純七月權勾當軍國政事永正元年八月即位年二十八元和三年正月上尊號曰睿文聖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又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年四十三五月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哀冊文門下侍郎令狐楚撰謚冊文戶部侍郎楊於陵撰謚議權知禮部侍郎李建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仁孝皇帝謚冊文左僕射平章白敏中撰謚議兵部尚書太常卿歸融撰年號一元和盡十五四年

宰相二十九人賈耽韋執誼杜佑杜黃裳袁滋鄭餘慶于頔鄭綱武元衡李吉甫韓弘裴洎李藩權德輿李緯張弘靖李貫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使相十一人劉濟李師古張茂昭吳少誠王士真田季安高崇文裴均王鍔劉總田弘正

穆宗睿文惠孝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正月十一年乙亥歲七月六日生于大明殿不置節名二十一年四月封為延安郡王名宥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遂王七年十月冊為皇太子改諱恒十五年正月即位年二十六長慶元年七月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崩于寢殿年三十十一月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化縣界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哀冊文右僕射平章李逢吉撰謚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謚議闕年號一長慶四年宰相十四人韓弘裴度李夷簡皇甫鎛令狐楚張弘靖蕭俛段文昌崔植杜元穎王播元積李逢吉牛僧孺使相五人劉總田弘正李光顏李愬劉悟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皇后王氏元和四年己丑歲六月九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不置節名長壽元年三月封為鄂王尋改為景王二年十二月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年一十六寶歷元年四月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二年十二月八日中官蘓明佐等作難帝遇害年十八大和元年七月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元縣界謚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哀冊文司空平章事裴度撰謚冊文右僕射竇易撰謚議闕年號一寶歷盡二年宰相七人杜元穎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裴度竇易直使相三人李光顏劉悟烏重胤

唐會要卷第二

帝號下　雜録　追謚皇帝　雜録

帝號下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元和四年己丑歲十月十日生於其日為慶成節長慶元年三月封為江王名涵寶應二年十二月即位改名昂年十八開成五年正月四日崩于大明宮之太和殿年三十二八月葬童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鄠撰謚議太常少卿楊敬之撰謚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杜元穎撰年號二開成五年宰相二十四人杜元穎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杜悰易直裴度韋處厚楊嗣復李珏路隨李宗閔閻段文昌宋申錫李德裕李固言鄭覃王涯李訓賈餗舒元輿李石陳夷行使相五人興李載義劉從諫王智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韋氏元和九年甲午

歲六月十一日生於東宮以其日為慶陽節長慶元年三月封潁王名瀍開成五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其年即位年二十七會昌二年正月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又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仁德明道至神大孝皇帝六年三月改名炎其月二十三日崩年三十三八月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鄭顥撰謚議禮部侍郎盡昌撰宰相十五人李固言李石楊嗣復李珏崔鄯牛僧孺崔珙李德裕陳商撰年號一會昌六年盡大中十三年大中十四年二月庚辰葬正陵京兆府雲陽縣謚曰聖武孝文獻皇帝廟號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鄭顥撰謚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撰宰相二十三人李讓夷李行修崔慎由盧鈞魏謩杜悰崔鄲王茂元李回鄭朗蕭鄴劉瑑夏侯孜蔣伸崔元式李德裕盧商馬植周墀崔龜從在位十三年大中十四年五月大漸遺詔立光王為皇太子監國權軍國政事即皇帝位柩前宰相三人李讓夷李行修崔慎由盧鈞魏謩杜悰崔鄲王茂元白敏中鄭朗蕭鄴劉瑑夏侯孜蔣伸崔元式李德裕盧商馬植周墀崔龜從在位十三年大中十四年二月庚辰葬正陵京兆府雲陽縣謚曰聖武孝文獻皇帝廟號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鄭顥撰謚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撰宰相二十

月甲午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謚曰睿位文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
懿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崔彥昭撰謚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鐸撰謚議禮部侍郎崔沆撰
年號盡咸通十四年宰相二十一人令狐綯白敏中蕭鄴夏侯孜蔣伸杜審權杜宗畢誠楊收曹確高瑗
蕭實徐商路岩于宗韋保衡王鐸劉鄴趙隱蕭倣崔彥昭使相十人盧耽何弘敬張允伸何全皞李福崔慎由崔鉉
康承訓曹確韋宙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壬午
五月八日生於東內以其日為應天節初封晉王名嚴咸通十四年癸
巳七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儇是月懿宗崩即位年二十乾符二年
乙未正月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文德元年戊申
二月又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崩於武德殿
年二十七文德元年十二月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謚曰惠聖恭定孝皇
帝廟號僖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孔緯撰謚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撰謚議

右承權知禮部侍郎柳玭撰年號五乾符七年改光明元年廣明二年改中和元年中和五年改光啟四年改文德
元年宰相二十三人蕭傲崔彥昭鄭畋盧携王鐸李蔚鄭從讜崔沆豆盧琢王徽裴澈蕭遘韋昭慶鄭昌圖杜
讓能孔緯張濬韋保由趙隱劉鄴裴恒鄭昭業裴沆使相六十人王鐸鄭從讜高駢李可舉王重榮李克用陳敬
瑄朱玫孫惟晟李巨威張鈞李孝德陳珮鍾傳李挺李茂王朱全忠王處存東方達令狐綯杜宗路嚴曹確杜審權趙隱李蔚
韋昭度鄭畋李都崔安潛周寶張允仲王銘劉鄴王重盈王行瑜李昌言李昌仁李昌符齊克儉齊克讓楊師立朱瑄滿存樂
彥正劉巨容李孝昌韓君雄韓簡在王思恭朱最安師儒周叟秦宗權楊全政楊守亮楊守忠楊守信顧彥明曹晟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安惠皇后王氏咸通八年三月
二十三日生於東內以其日為嘉會節十三年壬辰四月封壽王名傑
乾符四年丁酉遙鎮幽州文德元年戊申三月立為皇太弟監
國翌日即殊并改名曄年二十二大順元年庚戌正月上尊號曰聖
文睿光武弘孝皇帝天祐元年甲子八月梁王密令蔣玄暉等
殺帝於東都椒殿年三十八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謚曰聖景文孝皇帝

廟號昭宗哀冊文 中書侍郎平章事柳璨撰 諡冊文 右僕射平章事裴樞撰

太常卿年號七龍紀二年改大順二年改景福二年改乾寧五年改天祐三年改天復四年改天祐

諡議王溥撰

宰相二十五人 韋昭度 孔緯 杜讓能 張濬 李溥 崔胤 王摶 崔遠 朱朴 柳璨 陸希聲 裴樞 王溥 獨孤損 崔昌遐 趙崇 凝 成汭 孫德昭 周承誨 韋昭度 柳璨 王摶 崔遠 朱朴 崔胤

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達不詳典故乃上言陵廟中玉冊既刋矣不可輕改遂罷之傪曾不知陵中玉冊實紀其初號後雖追尊而冊文如故

興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頒罪己之詔讓去徽號其後雖剪大盜復天步羣臣屢請終不許焉

元和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郡臣告天請大行皇帝謚準禮及故事合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於南郊告天畢議定然後連署聞奏

大和七年十二月宰臣王涯等四人上表請冊徽號不許至開成二年二月因御紫宸殿宰相鄭覃李固言李石等以請諸道節度觀察使頻有章表以加徽號為請上固謙挹不允其月自朔至晦諸道節度觀察使請上徽號者凡二十餘道或再請三請者皆報不許焉

大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尊順宗憲宗謚號初羣臣以河湟既復請加尊號上深執謙讓三表不許曰河湟已復繼承先志朕欲追尊順宗憲宗謚號以成功烈其事如何宰臣白敏中等對曰臣等愚昧思慮所不及故遂行之至冊日上御宣政殿百僚拜訖乃降階受玉冊於太尉拜受訖授禮官將奉迎以退上俯樓不瞬目送使者流涕嗚咽俟太尉奉冊出升殿群臣莫敢動焉先是中書門下奏追尊二祖儀注皇帝行事與差官展禮舊記不同禮許從宜不必法古臣等商量其日皇帝於宣政殿授玉冊遣宰相以下持節奉冊赴太廟庶叶典禮詔可之

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蘓楷議昭宗謚號曰皇帝御宇宙治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資謚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按後漢和帝

安帝順帝緣非功德遂加尊稱亦允臣下之請令郊禋有日祫祭惟時伏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叶先朝罪己之德於是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芬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復試點落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扆起居舍人盧昺連署議楷自不知書其文羅扆所作尊時政出賊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

追謚皇帝

孝敬皇帝諱弘高宗第五子永徽六年正月封代王七年六月六日冊為皇太子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薨於合璧宮倚雲殿正月五日贈謚曰孝敬皇帝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聖歷三年臘月封北海郡王神龍元年二月改封溫王景龍四年六月冊為皇太子七月即帝位二十四日讓位于睿宗降封溫王景雲二年正月改封襄王集州安置開元二年四月薨于房州年十七追謚殤皇帝讓皇帝憲睿宗長子本名成器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及睿宗立降為皇嗣改為皇孫後為蔡王又為宋王後為寧王開元二十九年薨追冊讓皇帝葬惠陵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本名嗣直封剡王改名潭又名琮天寶十載薨謚靖節皇太子肅宗元年追冊為奉天皇帝葬齊陵承天皇帝

倓肅宗第三子本封建寧郡王薨寶慶初增封齊王大歷三年追封承天皇帝葬順陵

雜錄

龍朔元年孝敬命太子賓客許敬宗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總章元年二月勅征遼軍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孝敬上表切諫請免其配後從之其月親釋奠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並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太子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取廟下兵馬粮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寺各給米使足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又請以同州沙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

承天皇帝倓既為張良娣所御名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

時代宗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倭事泌曰
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天
后所生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弘為太子監
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國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賢每自憂惕
知必不保全與二子同侍父母之側無由敢諫乃作黃臺瓜辭
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哀愍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太子賢終為
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
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玄宗嘗與讓帝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
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
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如何骨
肉兄弟非天生之羽翼乎夫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任經國之
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
効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
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
歎歎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効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
獨在上尤加恩貸每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
不賜憲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稍甘即
皆分以賜之憲奏請年終録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
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
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俗為樹架
者也謗曰樹生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其年十一

月甕上聞之號咷失聲左右莫不掩淚

唐會要卷第二

皇后　雜録　内職　雜録　出宮人

皇后

宣皇帝皇后張氏謚宣獻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
光皇帝皇后賈氏謚光懿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
景皇帝皇后梁氏謚景烈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
元皇帝皇后獨孤氏謚元正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
高祖皇后竇氏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謚穆皇后貞觀九
年五月九日追尊太穆神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太
穆順聖皇后

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為皇后貞觀十
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十年四月六日謚曰文德皇后咸亨五年

八月追謚文德聖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德順聖皇后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廢
為庶人
天后武氏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氏穀女有才貌召
入宮以為才人時上在東宮因入侍悅之太宗崩隨嬪御之例
出家為尼感業寺上因忌日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潛然時蕭
良娣有寵王皇后惡之乃召入宮潛令髮長欲以間良娣之寵
既入宮待踰於良娣立為昭儀良娣王皇后協心謀之遞相譖
毀上終不納俄誣王皇后與母柳氏求厭勝之術昭儀昕生女
暴卒又奏王皇后殺之上遂有廢立之意上從容言王無子以
諷長孫無忌無忌竟不順旨永徽五年中書舍人李義府上表
請廢王皇后立昭儀以厭衆庶之心上悅謂李勣曰玄昭儀之
事褚遂良執不從遂良既是顧命大臣事不可當止也勣遂密
奏曰此事陛下家事何須更問外人許敬宗又言於朝曰田舍
翁積得十斛麥尚欲換却舊老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
有何不可關諸人何事妄生異議上意乃定遂立為皇后顯慶
五年十月已後上苦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
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稱天后弘道
元年十一月高宗崩十二月皇太子即位尊為皇太后臨朝攝
政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改國號稱周賜帝姓武氏神龍元
年正月二十三日傳位於中宗二十六日徙居上陽宮二十七
日上尊號則天大聖皇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崩于洛陽宣居殿
年八十一謚曰大聖則天皇后國子司業崔融為哀冊文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祔葬乾陵唐隆元年七月七日依舊為皇后景雲元

年十月十八日改為大聖天后延和元年六月十七日又改為天后其年八月五日改為聖后開元四年十二月改為則天后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號則天順聖皇后年號二十嗣聖二年二月七日改為文明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光宅光宅二年正月一日改為垂拱垂拱五年正月一日改為永昌永昌五年十一月一日改為載初載初元年九月九日稱周改為天授天授三年四月四日改為如意如意元年九月九日改為長壽長壽三年五月十日改為延載延載二年正月一日改為證聖證聖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改為天冊萬歲天冊萬歲二年臘月改為萬歲登封萬歲登封元年四月一日改為萬歲通天萬歲通天二年九月九日改為神功神功二年正月一日改為聖歷聖歷三年五月五日改為久視久視二年正月五日改為大足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為長安長安五年正月一日改為神龍宰相七十四人劉仁範薛元超裴炎岑長倩郭待舉魏玄同劉齊賢韋弘敏胡元範王德真劉禕之武承嗣騫味道崔察李景諶韋方質沈詩裴居道韋思謙蘇良嗣韋待價張光輔王本立范履冰邢文偉武攸寧傅遊藝史務滋宗秦客格武樂思誨任知古歐陽通裴行本狄仁傑楊軌柔李遊道袁弘智崔神基崔元綜李昭德姚壽李元素王璿婁師德韋巨源陸元方豆盧欽望蘇味道王孝傑武十方楊再思杜景倫周允元孫元亨李道廣王方慶王及善宗楚客武三思吉頊李嶠張錫韋安石李懷遠顧宗李迥秀朱敬則唐休景韋嗣立崔玄暐張東之房融韋承慶

中宗皇后趙氏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思和皇后皇后初為英王妃母常樂公主得罪妃坐廢幽死於內侍省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莫知瘞所將行招魂附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曰招魂葬禮非古不可備棺槨置轀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于橋山遂以皇后褘衣於陵寢行宮招魂置衣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玄宮御榻之右覆以夷衾焉

皇后韋氏神龍元年二月十二日立為皇后十一月二日尊為順天皇后三年八月十五日加順天翼聖皇后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降為庶人初神龍元年十二月侍中桓彥範上表曰昔孔子論詩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桓滅國

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得
聞政事愚歷選列辭求詳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
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
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
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親於國政伏願鑒古人之言察古人
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及
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鬯命維新

睿宗皇后劉氏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贈皇后景雲二年二
月二十三日追謚肅明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肅明
順聖皇后

皇后竇氏唐隆元年贈皇后景雲二年追謚昭成皇后天寶八載追
加昭成順聖皇后贈謚曰月並與肅明昭皇后同

玄宗皇后王氏長壽二年納為妃先天元年八月二十日立為
皇后開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廢為庶人

皇后楊氏至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追尊皇后謚曰元獻立廟
於太廟之西四時薦享皆准太廟一室之儀至寶應二年四月
遷神主於太廟祔玄宗室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攸止卒後
后尚幼隨例入宮及王皇后廢賜號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
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十四年贈皇后謚曰正順仍立廟
於京師昊天觀之角乾元之後享祀仍停初十四年四月侍御
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嘗聞禮記曰父
母之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襄公
既不以齊襄為法丁蘭為戒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

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非止虧損禮經寔恐汚辱名
教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從父延秀等並干朝綱亂常道竊神器
豺狼同穴梟獍同林至如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液正夫
莫飲良有旨哉且匹夫匹婦欲結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
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陛下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
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為國大計其
在于茲且惠妃本是左右執巾幗者也不當叅立之政故春秋書
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
妻此則夫子恐開窺竟之端深明嫡庶之別又漢成帝欲立趙
氏為皇后劉輔極言漢桓帝欲立亳氏於中宮李雲切諫又見
人間盛言尚書左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謟附惠妃
誘蕩上心欲取主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於將漸不可
悔之于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
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皇太子既守鼏承祧為萬國之主本
何可輕易輒有搖動古人所以見其漸者良以是也昔漢高祖
以戚夫人之故將易太子之位時有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
禄尚能輔翼太子況臣愚昧職叅憲府慷慨關心感激懷憤陛
下留神省察

藴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
開元十二年為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叅憲
府若題年恐錯即武惠妃先天元年始言十四王皇后有寵
未衰張說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

肅宗皇后吴氏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追尊皇后謚曰章敬
皇后張氏至皇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良娣張氏冊為淑妃乾元

元年三月六日立為皇后寶應元年有罪幽死別所
代宗皇后獨孤氏大歷十年追尊曰正懿皇后十月十六日忌
皇后沈氏開元末選入宮天寶末以胡寇犯闕玄宗西狩棄妃
故為賊所得拘於東都之掖庭代宗收東都見之留宮中及史
思明再犯河洛遂失所在十餘年求之不得至德宗即位建中
元年八月追尊為皇太后遂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
尚書喬琳為副昇平公主宜備起居候知行在即嚴扈法駕奉
迎至二年二月群臣以皇太后問至稱賀既而謬焉四方詐稱
太后者數四至永正元年九月禮儀使奏太皇太后沈氏厭代
登真于今二十有七載大行孝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
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週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謹按晉
度慰之議云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叅詳禮經博
稽故事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宮日皇帝百官舉哀於肅章門
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禕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禕衣置於
幄座自後令宮人朝夕上食先告元陵次告宗廟上太皇太后
謚冊次造神主擇日祔代宗廟其禕衣偹法駕奉遷於元陵祠
殿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今年十一月二日發哀為忌
追冊曰睿真皇后從之
德宗皇后王氏正元二年十一月冊為皇后其月二十一日忌
三年正月上尊謚曰昭德皇后其謚冊文初令兵部侍郎李紓
撰上以紓謂皇后為大行皇后非也詔學士吳通玄為之通玄
又云咨后王氏亦非也按真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冊文
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其年二月皇后發引梓宮追辭太廟
於永安門升顯轜車於安福門從陰陽之吉也三月以皇后廟

樂章九首付有司令議廟舞之號禮官請號坤元之舞從之其樂章初令宰臣張延賞柳渾等撰及進留中不下又命翰林學士吳通玄為之時上務簡約不立廟令於陵所祠殿奉安神主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准國朝故事昭成皇后肅明皇后元獻皇后並置別廟若於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禮經典故檢詞無文伏以元獻皇后廟在大社之西今請修葺以為大行皇后別廟勅旨宜依仍付所司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待詔楊李炎等奏奉進止宜於兩儀殷虞祭畢擇日祔廟准經勘擇用三月十八日乙時兩儀靈座便請除之詔下太常詳求典故太常卿董晉與將士李吉甫張薦等奏曰伏惟古禮合用今年七月卒哭祔廟國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睿宗十月而葬並葬訖便卒哭祔廟聖朝典故伏請遵仍令所司於今月十八日已前擇卒哭位哭訖以十八日祔廟制曰可

順宗皇后王氏永正元年八月冊為皇后元和元年五月冊為皇太后十一年三月四日忌

憲宗皇后郭氏元和五年閏正月冊為皇太后大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忌其年七月上尊謚曰懿安皇太后

皇后鄭氏會昌六年四月上尊號曰皇太后大中元年上尊號曰孝明皇太后

穆宗皇后王氏長慶四年二月冊為皇太后會昌四年正月十二日忌五年四月上尊謚曰恭懿僖皇太后

皇后蕭氏寶應三年三月冊為皇太后大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忌其年八月上尊謚曰正獻皇太后武宗母也

敬宗皇后史闕文宗皇后史闕武宗皇后鄭氏

宣宗皇后鄧氏大中十三年九月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
懿宗皇后王氏咸通十四年八月冊為惠安太后文德元年四月上尊謚曰恭獻皇太后　僖宗皇后史關昭宗皇后何氏光化元年四月冊為皇后天祐元年冊為梁王窓遣人所害后居積善宮天祐二年十二月為梁王窓遣人所害

雜錄

開元四年正月大理少卿李懺奏奉進止令修皇后譜牒事伏請降明勅奉勅宜依仍令户部量事供其紙筆正元二年十二月有司以皇后在殯請禁公私聲樂詔曰大行皇后喪民庶之間並以除服緣情制禮須使合宜其太常權停教習京城及諸府任舉樂音

三年正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及常參官各宜撰大行皇后挽歌詞三首其月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並不假飾花菓已後公私集會並宜准此初皇后母鄜國夫人鄭氏等請設祭可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請設祭自啟攢宮後日有數祭至于將遷座乃止

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崩于南内之咸寧殿謚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夏進謚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太常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于廟江都集引白虎通曰皇后何以謚之謚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准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父母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于宗廟故天子謚成于郊皇后謚成于廟今請准禮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謚于兩儀殿既符其事允

合禮經從其年四月西州節度使李儀簡遣使往南詔告皇太后哀凡天子之喪嗣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太后皇后之喪則方正告之故事也時以太后崩不聽政欲准故事冢宰以總六官之首既掌拜禮寶統百司其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其諸司公事望分者從之其年七月禮儀使奏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太皇太后加太字者所以加尊稱也國朝典禮皆稱舊制開成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已牒禮部禮部以太字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係于夫在廟稱太后義係于子此並載在史策垂之不朽今百司文牒及奏狀悉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奏可十五年五月莊宅軍王用妻胡氏進狀云請用姑莊憲皇太后弟故左金吾衛大將軍王用妻胡氏進狀云請用姑莊憲皇太后蔭補千牛申中書門下稱准格伏見正元中沈翬真皇太后蔭元和中妾第二男浩亦用皇太后蔭伏乞天恩允妾所奏可之仍入格令后宮請以積善為名從之

內職

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服御藥膳之事宮正糾懲失彤史記功書過龍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儀四人

正二品以代九嬪丞閨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衛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特節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中三十人正九品咸亨二年復舊高祖太宗黜隋之亂政未下車而大放宮女及高宗永徽之後政出宮中公卿大夫罔不憚服其取威也多正位配尊惟其舊高祖之職備員而已所謂刑于內以正乎外山陵未畢而冢嗣再廢遂掘剪王韋氏崇寵三思使以先故事尊故其所由来漸矣及中宗追王韋氏崇寵三思使以先故事尊誘之於是慶雲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于天下防閑之道大壞亂逆之謀預名矣卒以禍敗為後王誡玄宗即位懿宗淑妃鄭氏生同昌公主帝在藩邸常經重疾妃侍醫藥見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慎勿言之貴必不相忘婕妤崔氏王氏

雜錄

正觀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八座議曰謹按王者正位作為人極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嬪御之序內政修而家理外教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寤寐賢才博採淑令非惟德洽宮壺抑亦慶流邦國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寔或微賤之俗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怨憤充積而濫次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窃未為得臣等伏請自今以後後宮及東門內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之若內無其人則旁求於外采擇良家以禮聘納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號為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切以為不可乃止正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縱奏謹按司封令及六典

王母為太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為韓國太妃太
燕王生越王正後為越國太妃今諸皇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
其月吏部郎中柳冕奏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
臣謹約文比義公主母既因公而貴伏請降于王母一等命
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詔依元和四年德宗皇帝
妃韋氏卒廢朝三日妃祖濯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衛尉少卿
父會昌中為義王駙馬妃少入宮性敏順善於承奉德宗重之
遂冊為妃六宮服其德崇陵復土畢於園寢終三年之制至是
卒寶應元年四月禮院奏贈梁國夫人
尚宮宋氏奏奉勅令所司供鹵簿准故事只合給儀仗詔以鼓
吹賜之宋氏姊妹五人皆有文學正元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真
貢至闕下德宗召入宮試兼問經史文義漢加賞歎自後皇太
子及諸王公主等多從受學姊妹中尚宮尤通達人事自憲宗
穆宗呼為先生其名實根本具在憲宗實錄其年七月勅殿中
上奉御郭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封工部尚書曾祖母唐氏
贈晉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人父右威衛將軍義
可贈禮部尚書以環妹才人有寵故也未為妃后一旦褒贈榮
及祖禰前例無之
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儀乳母王
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准楊氏例改封
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
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乳母王聖曰野王君
當時朝議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尚食
高氏為蔣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

號安聖君王氏福聖君第二王氏康聖君從之其年十二月勑
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
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

出宮人

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王者內職取象天宮上備列宿之序
下供掃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披縻無度朕顧
省宮掖其數寔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嬪娉自
是中宮前後所出三千餘人貞觀二年春三月中書舍人李百
藥上封事曰自陛下受命以來昭示天下簿賦輕徭恤刑慎獄
躬行節儉減損服御雖堯舜德音無以過此然陰氣鬱積亦恐
是旱之咎徵往年雖出宮人未為盡善切聞太安宮及掖庭內
無用宮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倍多幽閉之冤足感和氣
亢陽為害亦或由茲至七月三日上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
情寔可愍隋氏末年求采無已此皆竭人力朕所不取且洒掃
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
遂其性於是命尚書右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
簡出之

開元二年八月十日詔曰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女以備內職焉朕恭膺大寶願修舊號而六宮曠位未副
於周禮八月莫人不行於漢法至于姜后進諫永巷脫簪袁盎
有言上林引席此則朕之所慕未曾忘也頃者人頗諠譁聞於
道路以為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余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
往緣太平公主輒入宮朕以事雖順從未能拒抑見不賢莫
若自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改更而張損之可也妃嬪已下朕當

揀擇使還其家宜令所司將車牛令月十二日赴崇明門待進
止大歷十四年五月出宮人數百人
正元二十一年三月出後宮人三百人其月又出後宮及教坊
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莫不叫呼大喜
元和八年六月出宮人二百任其嫁配十年十二月出宮人七
十人
長慶四年二月勅先在掖庭宮人及逆人家口并配內園者並
放出外任其所適其月赦文宮中老年及殘病不任使役并有
父母者並委所司選擇放出宜放三千人願嫁及歸近親並
寶歷二年十二月勅在內宮女宜放三千人願嫁及歸近親並
從所便不須尋問
開成三年二月文宗以旱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
寺觀任歸親戚翌日因紫宸對宰相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
德邁千古漢制八月算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宰相鄭覃曰昔晉武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
衽千古可為殷鑒矣

儲后　雜録　追謚皇太子　雜録　皇太孫

儲后

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册為皇太子九年六月四日伏法追封息王初武德元年六月萬年縣曹孫伏伽上疏諫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昕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但是無德義之人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騁嫚遊聲色不得使親而近之臣歷觀往古下覽近代至于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願陛下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則克崇盤石永固維城矣

中山王承乾太宗長子武德三年六月封恒山郡王五年八月徙封中山郡王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六日

廢為庶人居黔州十八年十二月二日薨開元二十四年追封恒山郡王謚曰愍初貞觀十三年黃門侍郎劉洎上疏曰太子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無由曉風俗雖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是故周儲上哲思望奭而加裕漢而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苟不勤始將悔于終故鼎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樂臣今不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陛下多才多藝允武允文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故勞敷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臣所未諭者也如鄭屏機務即寫雕蟲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好古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倫談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臣降以温顏訪以今古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由貽厥而不急未見其可上遂勅劉洎令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十六年二月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國家必有嫡庶然後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時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臣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貿賣凡直一萬一千貫文魏王年別封及廩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文此便儲君料物翻少藩王朝野聞見以為非是昔漢明帝

被興地圖等諸國戶口令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明德馬后為
言亦不偏得此則防其嗜欲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擇漢法弘
此無偏儲君之用徵附古昔則天下幸甚因詔曰儲貳不會自
古長式近代以來為節限求之故實深非事宜自今皇太子出
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至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謂侍臣曰當今
國家何等最急各為我言之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
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
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上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
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
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國敗家國公等為
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人事歲久則分

義情深非意窺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十
七年三月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上表言皇太子及諸王陛下
處置未為得所太子國之本也伏願深思遠慮以安天下之情
上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腳猶是長嫡豈可舍嫡立庶乎燕王
忠高宗長子貞觀二十年八月封陳王永徽三年七月冊為皇
太子六年十一月武后既立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
以貴立嫡之義尤彰罔敢同名正本之文愈顯既而皇后生子
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為吾君之脩夙閑胎教宜展問豎之心
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誠切所未諭且今守器素非
皇嫡求徵爰始國本未生權引慧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
其情切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強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

不亦可乎踵武延陵固當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衣裳使遠方於震位蠢爾黎元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伏自思忖荷眄前朝引於陋巷之中申以後車之禮雲臺畫像十有八人三紀于茲惟臣僅在常思勉力少報鴻恩今茲冢嗣執珪下枝當璧孟侯淪屈大典未申臣既分識文昌典司嘉禮位陪宗伯不敢曠官効命之秋宜在茲日及名見上曰卿朕之伯夷立嫡之義在禮何如對曰正國本則萬事理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以係心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懷疑恐非宗廟之福也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顯慶七年正月六日降為梁王宮寮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太子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時論美之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正月封潞王龍朔元年九月二十日改封沛王咸亨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尚書省與奪事及須商量拜奏事等文按並取沛王賢通判其應補擬官及廢置州縣并兵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三年九月改名德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六月三日改名賢冊為皇太子調露二年八月二十日廢為庶人唐隆元年七月七日追贈太子謚曰章懷賢初封潞王為幽州都督如出閤容止端雅高宗深所嘆賞謂司空李勣曰此兒讀尚書禮記誦古詩賦千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誦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以如此乃云性愛此言及為皇太子令監國處分明審為時所稱儀鳳中手勅褒美賢又令右庶子張大安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

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時正議大夫崇儼以符劾之術為
則天任使寖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
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
數作書以責讓及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又使人發其
陰事詔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
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為庶人幽於
別所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聖歷三年臘月封義興郡王神龍
元年二月十九日徙封衛王二年七月五日冊為皇太子三年
七月五日兵敗自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贈太子景雲元
年七月謚節愍十一月陪葬定陵廢太子瑛玄宗弟二子本名
嗣謙景雲元年九月二日封定真郡王先天九年八月十一日
進封郡王開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冊為皇太子十三年三月
十日改名鴻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瑛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廢為庶人初二十三年將廢太子謀於宰臣張九齡曰太子天
下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且太子之在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
子之道天性也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
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勅宜復舊
封皇太子初瑛母趙麗妃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甚寵遇
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顧漸薄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
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藩淄邸得幸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漸
疎薄於是瑛與鄂光自謂母氏失職常有怨望遂為李林甫及
駙馬楊洄所誣玄宗震怒並廢為庶人俄又賜死天下冤之後惠妃屢見三庶

為崇
惠昭太子憲寧宗長子元和元年八月封為郢王四年閏三月
立為皇太子六年十二月薨謚曰惠昭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太和四年四月封魯王七年八月立為
皇太子開成三年十月薨謚曰莊恪
皇太子裕昭宗長子大順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封德王乾寧四
年二月十四日冊為皇太子天祐元年薨

雜錄

貞觀十六年六月苑西面穆格農圃不修太宗怒甚命裕於
朝堂斬之侍臣戰慄莫敢進言太子承乾諫曰人者有生最靈
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殺之理恐未盡請付法司推鞫太宗意解
即笞而釋之長孫無忌進曰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犯顏進諫
斯誠四海之福太宗曰自朕御天下虛心正人即有魏徵朝夕
納諫自徵云亡劉洎繼之太子幼在朕前每見規諫者常心悅
之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耳
十七年六月詔曰皇太子地惟儲副寄深監撫燕統禁旅是允
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大將已下並受處分十九年高士
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疏先無禮式請詳定其儀詔
曰皇太子地在震方禮絶群后而令書法式未著奠章近代以
來例皆明白謙過逼下書依衆庶無以別貴賤之差將何顯尊
卑之序理非通允宜有更張凡事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
書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書拔書日其餘與諸親及師
傅等書不在此限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置一院令太子居之
絶不遣往東宮門下侍郎兼太子賓客褚遂良上疏諫曰臣聞

周兩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且用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慈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帝許旬日半月還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馥於天下則微臣雖死之日如生之年太宗從之長安三年太子詹事崔神慶上表曰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帶龜者此為別勅徵名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名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臣昨見緣突厥使見太子合入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太子當時又報臣出昨日至曉侍奉不見聖人諭及遣來今者直進臺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禮儀注例皆奏聞臺符所下必將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審知是實所以太子遽往當令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臣愚見太子既以陛下異宮伏望名太子先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宣喚伏望降墨勅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開元十六年五月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追就府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乾元元年四月代宗自楚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宰臣李揆因見對肅宗從容謂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如何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

建中元年二月國子司業崔祟敬上言準制皇太子時幸太學

行齒胄之禮伏請每至春秋國學釋奠之時所司先奏聽進止其釋奠齒胄之禮如開元禮或有未盡請委禮儀使更以古議詳定聞奏

正元中裴延齡幸以姦佞相次選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剋剥聚斂以自為功天下怨怒陸贄李充以讒毀受譴陽城等伏闕懇諭幾至得罪順宗在東宮每進見輒言延齡輩不可用而諫臣可奬德宗卒不相悟順宗之力也德宗常泛舟漁蒻宮水嬉命皇太子升舟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婦人盛飾操舟光彩耀燭衆樂俱發德宗顧太子令日如何曰極盛然後退以奢謟德宗不悦焉

正元二十一年四月冊廣陵王為皇太子時德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將行冊禮之時雨乃止天景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道路歡悦遍相傳告中外有屬焉

元和五年二月太常禮院奏百官避皇太子名諱詳禮經公卿大夫與太子同名無嫌蓋尊統于上太子同在臣子之例國朝故事東宮官號并東宮殿及門名與太子名同皆改然無百官避東宮名者德宗在春宮處州舊名不改并御史院姓同名者亦不改伏以官臣名及宮殿門名并百官宗姓中有與皇太子名同者即於儀例體合迴避臺官及王公爵土名號推義比例並無改文詔可六年閏十二月皇太子薨前四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而罷至十月方就廷冊纔二週

歲而薨十二月三十日皇太子侍讀諫議大夫韋綬奏皇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其傍人字臣問其故答曰君父母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豈合書之上深嘉歎之其年五月韋綬罷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傅導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今或聞韋綬談論有異於是豈所以傅導太子者因此罷其職尋出為處州刺史其年十二月惠昭太子薨禮合奏故事無皇太子薨禮請輟視朝十三日蓋用期服易月之制也七年惠昭太子既薨穆宗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翰林學士崔群與澧王作讓表群執奏曰大凡已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令遂王嫡子長所宜正位青宮乃從之及穆宗即位拜吏部侍郎名見別殿謂之曰我升儲位之時卿為羽翌群奏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須節度使臣頃者授陛下奏命草制且日能辨南陽之牘兄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淮西節度使旨豈敢輒言

長慶二年十二月上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皇太子御宣正殿時以聖體未康慮勞登御故從便也是日備宮懸於殿庭列內仗於兩閣門內群臣辨色序立於宣政門外俄就外班食訖始具衣冠劒履入自月華門列位於正衙辰後一刻方入閤上臨軒復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寮翌從駙馬二人扶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郡臣拜訖太子進至龍墀東南再拜受冊攝中書令杜元穎跪讀冊文訖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蹈舞乃歸于崇明門幕殿群臣賀皇帝訖退詰崇明門謁太子太子命舉簾執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開成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臣等累奉德音令與皇太子於甲

族選妃家今商量於兩都及側近精擇甲族可以選尚者勑家
嗣其家良國之慶人倫之始在娶元配雖吉事尚更於待年而
嘉偶宜深於善教至于先定與選義方屬在德門遂成好合在
京委裴度西京委宰臣各申
旨諭兩月內送中書門下
三年十月莊恪太子薨太常禮院奏皇太子薨禮儀至重諸祠
祭除天地社稷之外並合權停其天地社稷祭日懸而不樂虞
祭已後却依常式從之

追謚太子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本名重照 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 恭懿太子侒德宗之子本順宗子上愛念之養為子 懷哀太子普敬宗長子 靖懷太子湊穆宗第三子 悼懷太子漢宣宗第二子會昌六年封王

雜録

懿德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大赦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子封為邠王大足元年為所御名與其妹永泰郡主之魏王武進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盜入宮中則天命杖殺之年十八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為當時所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惠莊太子撝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火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惠文太子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無貴賤皆盡接待故閭

朝隐劉延琦張鄂鄭緜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
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生與範遊
燕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
異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失望焉

皇太孫

貞觀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誕皇太孫宴宮寮於弘教門太
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
唐突公等宴會朕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為樂耳謂太子曰爾國
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聖典籍可為鑑誡
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太子太傅蕭瑀曰今所賜書請
陳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為深誡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悅以為師
傅得人

永淳元年三月十五日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上召
吏部侍郎裴敬尋郎中王方慶問令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
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
封王耳晉太康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官屬即轉
為太孫官屬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
太孫使居東宮令皇太子在而立太孫傍求載籍未有前例上
曰我自作古可乎對曰可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苟不失上
下之序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
下肇建王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載之盛福祚靈長之應
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及文

奉上唐會要一部十二冊以坐
查收山堂考尋不著此頭
韞袁阮史祉
壽謹年
席大少老爺

帥輔章一大製

學祭酒及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録以下六曹從事
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也
憲宗皇帝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謂曰汝是何人在吾懷中
對曰第二天子也上大驚喜由是重之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諸王 雜録

諸王

舊制親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長公主加三百
户有制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三王及太平公主武后所生
食封逾於常制垂拱中太平公主一千二百户聖歷初相王太平各三
千户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各三百户神龍初相王太平公主各加至五
千户衛王三千户溫王二千户成王七千户壽春公主加至七百户嗣雍衛陽
王臨淄王巴陵王中山王加至五百户安樂公主二千户長寧公主千一

五百戶宣城公主以下各一千戶定安公主一千戶相王女為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升儲位相王又加至七千戶太平公主加至五千戶未詳安樂公主加三千戶長寧公主加至二千戶是熟戶唐隆初嗣雍王壽春王封為親王各加至開元中寧王三千戶五百戶岐王薛王各五百戶申王四千戶邠王一千戶皇妹為公主一千戶咸宜公主加至一千戶其後皇子封王者二千戶皇女為公主者五百戶又諸皇女為公主者例加一千戶其封數神龍中相王太平長寧安樂公主皆以九千戶為限雖水旱亦不破色以正租庸充數開元以後以三千戶為限初貞觀中高宗憐之竟不令出閣高宗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竟不令出閣高宗朝睿宗為殷豫王雖長成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嗣聖纂大位聖歷初封相王始出閣中宗時以燕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為太子又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宮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後以年漸長成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之名為十王宅令中官押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頴永潞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開元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王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十四王居內而府幕列於外坊歲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長成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側亦有十王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納之以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支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於崇仁

里之禮院

高祖二十王衛王玄霸追謚懷巢王元吉建成同謀伏法謚刺楚王智雲荊王元景房遺同謀伏法漢王元昌承朝同謀伏法豐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禮韓王元嘉事具雜錄彭王元則謚曰忠鄭王元懿謚惠霍王元軌虢王元鳳道王元慶謚孝鄧王元裕謚康魯王靈夔舒王元名丘神勣所陷死非其罪江王元祥謚安密王元曉謚正勝王元嬰

太宗十二王楚王寬吳王恪事具雜錄漢王泰謚恭齊王祜庶人蜀王愔庶人謚悼蔣王惲為人誣告惶恐自殺越王正事具雜錄紀王慎江王囂謚殤趙王福曹王明庶人賢通謀從於黔州而自殺代王簡

高宗三王原王孝謚悼澤王上金國興誣告恐懼自殺許王元節事具雜錄

中宗一王譙王重福謀反伏法

睿宗一王隨王隆悌

玄宗十九王棣王琰鄂王瑤得罪自殺光王琚為人誣告死非其罪夏王一事具雜錄儀王璲潁王璥懷王敏謚哀永王璘事具雜錄壽王瑁延王玢盛王琦濟王環義王玭信王瑆豐王珙言不遜賜死鎮王瑱涼王璿汴王璥

肅宗十一王越王係西平王佖追封衛王彭王僅兗王僩涇王侹襄王僙昌王榮杞王倕邵王偲定王侗淮陽王僖追封宋王

代宗十八王均王遐追封睦王述丹王逾恩王運韓王迥簡王𢡟忻王𢡟韶王暹嘉王還端王遇恭王通循王遹原王達雅王逸隨王迅益王迺荊王選追封蜀王遡

德宗九王舒王謨本名靖太子通王諶處王諒肅王詳資王謙縉雲王諲追封代王昭王誠欽王鄂珍王誠

順宗二十王郯王絰均王緯叙王縱密王綱莒王紓郇王總邵

王約宋王結集王緗冀王絿和王綺欽王績衡王絢會王纁福
王綰撫王紞岳王緄袁王紳桂王綸翌王繕
憲宗十五王澧王憚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
王悅沔王恂務王澤茂王愔淄王協儷王憺澶王恍彭王惕棣
王惴
穆宗一王安王溶
敬宗四王梁王林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開成四年子月立為
皇太子求行冊禮尋降為陳王
文宗一王蔣王宗儉
武宗四王益王峴兗王岐得王嶧昌王嵯
宣宗十一王郢王洞雅王涇衛王灌夔王滋慶王沂淮王澤鄂
王潤懷王洽昭王汭康王坟廣王澭

懿宗六王魏王佾涼王涎浩威王侃吉王保文德九年授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傅食邑三百戶睦王倚
僖宗二王建王震益王陛
昭宗八王處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瓊王
祥棣王祤並乾寧五年四月封

雜録

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皆文句詳定秘府不及又愛碑
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脩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夔相愛集見
如布衣之禮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
元軌抑其次焉元嘉子黃國公譔少以文才稱諸王子之中與
琅琊王沖為一時之秀
霍王元軌初為蜀王徙封吳王後為霍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

子弟執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昧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罷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業文學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馬又常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焉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太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布衣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後從封霍王為絳州刺史遷徐州元軌前後為刺史唯閉閣讀書史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謙慎自守與物無忤不妄接士在徐州日唯與一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答曰無問者往而復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為定州刺史有哭厥来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

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者遇賊二子鳳逸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表陳時政得失多有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皆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事齊賢服其諳練謂人曰非我輩所及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貸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道王元慶歷趙豫滑徐沁衛州刺史皆以政聞事母無不謹及母薨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鄧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錢盧照鄰為布衣之交舒王元名聰晤高祖在太安宮時太宗晨夕使尚

宮起居及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有品秩高者児
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
真我弟也封王之後歷数郡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産業
朝夕兢兢莊闕陳清肅嘗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不慮
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
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
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
辭情懇到故在江州二十年賞玩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中轉
青州又拜鄭州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不檢攝
家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
江王元祥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為吏人所患時滕王元嬰
蔣王惲虢王鳳亦以貪暴為人惡之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
南惡處謂之語曰寧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滕王元嬰為
金州刺史頗驕縱動作無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
深磐石幼聞詩禮夙奉義訓實兼孜孜無忌漸以成德豈謂不
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恪不虞關鑰開閉須有常準
鳩召散樂并集府寮嚴閑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
王以此情事何紛紜又巡省百姓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
狗求鷹志從禽之遇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擾百
姓將何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娛歡普靈主
未可取則趨走小張四朗優倡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寮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
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倘丟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
骨肉至親不欲致王於法令與下下考以愧王心人之有過貴

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懷抱盈懷
吳王恪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以書誡之曰吾以臨[后]
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當維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俾閭平之
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勉[克]固磐石
永一維城外為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最日新
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
為庭訓恪有文武才太宗嘗稱其類已既名望表[表]高甚為物情
所向長孫無忌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及遂
因事誅恪以絕眾望四海寬之
太宗以魏王泰愛好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召引學
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以小輿舁至于朝所其寵
異如此後司馬蕭嗣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

請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等就府修撰數歲方畢及
上表之日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德言等賜物有差貞觀十
六年四月詔泰移居武德殿泰為太宗所愛禮秩如嫡魏徵上
疏諫曰陛下愛魏王宜使知定分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
武德殿近儲后馬上陵下替不可以訓太宗曰我幾錯悞遂遣
泰歸本第十七年五月上親謁太[廟]宗以謝承乾之過魏王泰以
罪降爵為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
伺者而棄之傳之子孫以為永制於是列宮寮等各以大義責
之流降有差初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奉太宗面許立為太
子翌日謂侍臣曰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
下為子是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
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豬遂良進

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
持國執權為天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比者
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愛之踰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既
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全矣太宗涕泗交下曰我
不能因起入內是日太宗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司徒長孫無
忌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季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三子
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趨抱持太宗
抽佩刀無忌驚懼遂良於太宗手中爭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
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
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
於是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晉王為太子群臣皆蹈
舞稱慶詔幽魏王於北苑

蜀王愔累授襄州刺史益州都督嘗非理數繫所部縣令又畋
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
鍊可以成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
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後復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遊獵
不避禾稼深為百姓所怨典章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後
為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荊王元景曰先朝櫛風沐雨
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
業懼如厥朽與王共戚同憂為家國蜀王畋獵無度侵奪黎甿
縣會典故被罰阿諛即喜忤旨便瞋如此居官何以共理歷觀
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流慶子孫遠越朝章則誅不旋踵
惜為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為匡道府
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

將王惲自安州都督除梁州惲在安州多造罷用玩具及將行有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越王正累授相州刺史正善騎射涉文史兼有吏幹但信讒言官寮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監侵暴部民由是皆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豫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遂各起兵赴神都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趙崇裕等率兵十萬討之其衆大潰正等首並梟闕下正將起兵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書曰佇揔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公主高宗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者曰為我報王與其進不與其退倫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嘗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室外甥猶能起兵相州天下響應況倫諸王並國之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舍生取義耶夫為臣子若救國難則為忠不救為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為急不可虛生浪死以貽笑於後代及正等敗瓌與公主伏誅正長子冲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與父正相次舉兵七日而敗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翌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下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脩禮改葬太常請謚曰敬昭從之五年又下詔封正姪孫琳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為立碑至開成四年六月其裔孫女道士玄真護先代數喪歸葬時論稱之因降勅曰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隔非辜尋以昭雪其孫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蓬不還京國玄真女弱孝節卓然啟護四喪綿歷萬里況是近屬必

在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庭固須邺助宜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卜葬其事仍令原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玄真如願往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紀王慎為襄州刺史以善政聞墨書勞勉百姓為之立碑慎少好學于文史與越王正齊名時人號為紀越

許王素節六歲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則天立為皇后每被譖嫉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詔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乖朝覲遠著忠孝論以見意時王府倉曹張東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郡王仍於袁州安置累進封為許王舒州刺史天授中與澤王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閭遺喪哭者謂左右曰

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被縊死

夏王一母正順武皇后為惠妃時生鍾愛無敵故名為一狹孺而薨時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峯欲宮中舉目見之

永王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之眠及玄宗幸蜀詔璘為山南東路及嶺南等道採訪使江陵郡大都督璘至江陵召募將士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破用鉅億以蒐瑟季臺卿蔡珣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璘不從命遂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李廣琛為將璘生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偒又勇而有力既遇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亂璘雖有窺江左之心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漸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交于地尊侯王禮絕寮而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

字漢儀鑒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取廣陵採訪使李成式希言等各以兵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使內官誅廷福等招討之後兵敗將南投嶺南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流矢而死

壽王瑁母正順武皇后初后頻產夏王慄王及上仙公主皆襁褓不育謂之初生讓帝與妃武氏請於玄宗就宅收養自乳之名為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晚於諸王邸中常呼為十八郎及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

恒王瑱性好道常服道衣天寶末從駕幸蜀不服道衣矣

越王係乾元二年七月為天下兵馬元帥後與張皇后御名異謀得罪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建中三年薨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詔如西域法造塔安置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疏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磚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切恐非禮況肅王天属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

公主　雜録　和蕃公主　雜録

公主

凡公主封有國名者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也惟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高祖十九女長沙公主降馮少師襄陽公主降竇鋋平陽公主降柴紹高密降長孫孝政後降段綸長廣降趙慈景後降楊師道長沙本封萬春降豆盧懷讓房陵降竇奉節後降賀蘭僧伽九江降執失思力廬陵降喬師望南康降蘓勗安平降楊思敬淮南降封道言真定降崔恭禮衡陽降河史那杜爾丹陽降薛萬徹臨海降裴律師館陶降崔宣慶安定降溫挺後降鄭敬玄長樂降趙瓌

太宗二十一女襄城降蕭鋭後降姜簡汝南早薨南平降王敬直後降劉玄意遂安降竇達後降王

大禮長樂降孫冲長豫童降唐巴陵降令武榮普安降仁表史東陽履降行高臨川降周長曦

道務清河懷降程亮蘭陵懷降悉晉安降降楊韋仁輅安後常山早薨新安降孫詮後楊

城陽降降薛杜荷又高陽降遺愛金山早薨定安降降武武常降王同皎後崔銑降常正矩慎降交

中宗八女新都降武延暉宜城降巽永泰降延基武巽安康降獨謀新興降孫議

後彭伯降蕪永壽鐵降常安樂降降武崇濯三訓降孤長孫詮後

高宗三女義陽降毅永泰降延基武巽安康降獨謀新興降孫議

睿宗十女壽昌真降崔安興亡淮陽降承慶王代國降萬鈞鄭攸後涼國降伯陽薛後降溫義

玄宗二十八女永穆降鄭薛徽後義亡淮古王鎮國太平降降武秀訓後成安捷降長寧慎降交

國後降王一巽鄖國降降薛徽後義亡淮古王鎮國太平降降武秀訓後成安捷降長寧慎降交

惠童降澤寶唐晉降潛鄭鏞降薛萬安道入封楚國後說封盧衡達後坦降裴去降張道入孝昌早薨道入霍國降鄭薛儉後暨降韋

臨晉降曜建平降楊降竇道入封楚國後說封盧衡達後坦降裴去降張道入孝昌早薨道入霍國降鄭薛儉後暨降韋

春早薨壽春入降吳澄江降竇道入封楚國後說封盧衡達後坦降裴去降張道入孝昌早薨道入霍國降鄭薛儉後暨降韋

國太華降楊興信本封高陽降裴改封齊國本封高陽降裴改封齊國

代宗二十女靈仙真定並贈永清降降裴昇平降王延光降裴萬春降郭樂成降薛

潭太寧降張清宜寧封郯國沛紀國三降鄭異後康徽封蕭國可汗和政降楊

肅宗七女長樂改降豆盧諶宿國寧國三降鄭異後康徽封蕭國可汗和政降楊

玉清贈嘉豐降高上霄贈永樂降吳華降田長林明降沈太和封追嘉城降田

順宗十一女漢陽降柳晉平亡臨汝贈降王承系普安國降鄭何贈梁東陽降崔

川宜都降昱

德宗十女唐安降韋宿早薨冊贈鄭國臨真降薛永陽諶降崔文安咸安降迴紇武義成功可義

克良新都降田華降裴儉降裴十餘歲升封郡國降郭華陽降道入

趙國謚莊懿

緒初封武清贈怡

謚莊穆

贈鄭國

謚莊穆

杞西河降沈翬雲安降劉士涇襄陽降張克禮潯陽入道平恩入道邵陽入道

憲宗十九女普寧降于季友改封永昌贈梁國謚曰惠康永嘉入道衡陽汾陽降常讓贈

鄭國謚溫儀宣城降沈嶬岐陽降杜悰贈普國謚曰惠康陳留降裴損真寧降薛翃南康

降沈汾普康臨真降衛洙真源降杜中立永順降劉弘景安平降劉異壽安降王元達

本琛王女永安義寧入道定安初封太和降迴紇可汗貴鄉早薨贈

穆宗八女義豐降韋處仁淮陽降柳正元延安降竇澣金堂降郭仲恭初封晉陵清源

饒陽降郭仲詞義昌入道安康入道

敬宗三女永興天長寧國

文宗四女興唐西平朗寧光化

武宗七女昌樂壽春永清延慶靜樂

樂溫長寧

宣宗七女萬壽降鄭顥廣德降于琮永福西華降嚴祁贈齊國謚恭懷義和

饒安盛唐平原唐陽許昌豐陽

懿宗女同昌降韋保衡追封衛國謚曰文懿安化普康昌元昌寧金華仁壽永壽

僖宗二女唐興永平

昭宗女永明新安平原降李繼偘信都益昌唐興德清太康新興普安樂平

雜錄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義兵起公主于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間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於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為娘子兵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謚曰昭

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中書令蕭瑀子銳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即薦福寺是也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娣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賫絹五百匹詣徵家賜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近代以來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而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韙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勅晉王宜班於朝列晉王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上親加鞠養晉王或暫出閤公主必送出乾化門涕淚而別至是公主言於太宗曰兄今與百寮同列將不得在內耶言訖哽噎不自勝上為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並須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烋此

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
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
則天下幸甚於是待三年服闋然後降
咸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陽公主薨公主初適杜荷坐承乾誅
公主改適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則
亦雙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上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
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莫思相歡也
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
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
也夫卜筮者所以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又從其言
瓘後為房州刺史公主隨之及薨雙柩齊引而還
顯慶三年九月十九日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
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
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改令文
神龍二年閏正月一日勅置公主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
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安定金城
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
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舊置邑司唐隆
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
崇保社稷功其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
于中書令魏元忠曰女在內男在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
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
事今諸公主並開府建寮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
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僭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

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勑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
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
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
乾
一千戶婢奴所司准公主例給付
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平出就金仙觀安置仍賜宴封
上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縣主壻韋嗣道宜付吏部與散官
自今以後縣主壻出身者並准此為恒例
建中元年九月詔婚嫁函書出于近代既無經據即可停之時
縣主將嫁既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臭而棄王之幼女卒上從
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
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
岳陽等十一縣主初開元中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興兵以來
廢而不修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弟皆散棄
無位或流落他縣上即位始叙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
不悲感及縣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于是有司度用一人
籠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
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
勞姑及拜而婦不答至是乃刋去匿禮率由典訓
正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長林公主出降壯開元禮合乘厭翟車
去年嘉誠公主出降得駕部牒造來多年不堪乘駕又得內侍
省報舊例相沿乘金根車勑宜依自是公主出降
造必不及請准嘉誠公主例乘金根車其時便已行用今緣禮會日逼創

相乘金根車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曰今月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准開元禮其日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伏准正元二年五月冊嘉誠公主二年三月冊長林公主皇帝並不御正殿亦不設樂懸遂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准舊例並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勅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冊禮遂為故事至十五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冊公主儀注伏准開元之儀侍中合宣制（今儀注誤以中書令宣制則其日侍中闕行事之儀）中書令合受冊又合以冊授與冊使（今儀注誤以中書侍郎授冊使則其日闕中書令授冊之儀）內冊案自東上閤出詣橫街北合宣付中門下其侍中中書令其日並行事（今儀注誤獨宣付中書令則侍中無憑宣付）今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勅禮部儀使奏舊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伏緣諸王及公主並同日內冊其載冊輅車車數不足今商量冊使出宣政門便自興禮門出各赴延英光順門進冊既便於事又合禮經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諸郡縣壻每停官後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後即停其郡主壻已亡歿者依准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絹

六年十一月詔郡主壻檢校四品京官者戶部月給俸錢三十千文度支歲給祿米一百二十石縣主壻檢校五品京官給俸錢二十千文祿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任正官并負才學政術欲從上舉選者聽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勅諸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段疋此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主每季各賜錢一百貫文諸縣主每季各賜錢七十貫文其郡縣主壻見

任前資正員外員官等一依支給
十一年十月義陽公主出降秘書少監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
也上慎重其事先時令宰臣訪于禮官令叅定見舅姑之儀
又武俊在鎮仍定公主遣使儀
十四年故懷澤縣主壙檢校右贊善大夫竇克御名狀言臣頃以
國親超受寵禄及縣主薨逝臣官逐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
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御製州司户叅軍隨例
調選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
後郡縣主壙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
此處分其餘先是無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檢校官俸料
後便任赴集有司據檢校官量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者與解
褐正官員

十五年七月勑駙馬郡縣主如寔無子准式養男並不得用母
蔭
永正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准正元中義陽義章公
主葬料一切磚厝等克給上令度支都支三千萬于數内圓融
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勑縣主壙請授外官如赴任縣主不得離京自
今以後永為常例
六年十一月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勑宜減制
宰臣李吉甫奏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
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時欲為光武原陵明
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則光武
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于父兄哉誠以非禮之

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
戶以克守奉翌日謂吉甫曰昨日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初疑
其兄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破
三二十戶百姓常揀官戶謹信委之十二月詔曰王者敎化本
于婚姻由親以理疎自內而刑外故詩稱好合所以成子姓也
禮有待年明其必及時也恭惟累聖之後子孫衆多敎于公宮
已知婦順而從人之義重擇配之才難以茲兢兢久曠嘉禮況
時方無事年及有行宜加祿邑之榮以俟御輪之吉言念于此
惕然興懷思加厚恩用協敦敘恩王等女六人可並封縣主仍
委中書門下與宗正卿及吏部尚書侍郎計會諸親之內及常
選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誠意時十六王宅諸王女久不降嫁德
音初下人咸嘆焉

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悰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
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克禮會使
大和三年正月勅潞陽平恩邵陽三公主皆捨俗入道宜令每
年各賜封物七百段足仍准舊例春秋兩限支付四年五月勅
出降縣主粧粉錢宜令所司自今以後從出降日支
開成二年十二月勅駙馬當為公主行服三年頗乖典法自此
准禮夫妻服齊縗杖周時岐陽公主既薨駙馬杜悰因禮文不為重服時論推美故有是詔
三年十二月勅駙馬都尉尚公主後宜令守檢校官二周年滿
則量人材資序改轉正員官仍為定例
四年正月勅駙馬竇潩公主衣服逾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
罰兩月賜錢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
李氏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

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
縣主亦望此依例稱從之
大中二年十二月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年
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
王制禮貴賤同遵既以下嫁臣寮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
禮宜依士庶
四年二月勅縣主壻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秩授檢校
朝官從前條流都未詳悕自今以後縣主壻如先有官宜超資
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檢校官待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
官仍委宗正卿檢勘聞奏
五年四月勅夫婦之際教化之端人倫所先王猷為大況枝連
帝戚事繫國風苟失常儀即紊彝典其有節義乖常須資立制
如或情有可愍即務從權俾協通規必惟中道起自今以後先
降嫁公主縣主如有兒女者並不得再請從人如無兒者即任
陳奏宜委宗正寺准此處分如有兒女妄稱無者輒請再從人
者仍委所司察獲奏聞別議處分并宣付命婦院永為常式
其月勅親王公主葬宜准故事輟朝一日
大中五年八月勅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有紊朝章今
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擅行文牒府縣如緣公事令
邑司申宗正寺與酌量事體施行
咸通十二年二月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為挽歌
詞仍令駙馬韋保衡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為外監供
奉官楊復璟為內監護儀注甚盛上與鄆淑妃御延興門哭送

主府准例太和憲宗女長慶元年二月出降迴紇崇德可汗

雜錄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上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也處訥辭以不練邊事上識蕃情又有安邊之畧可為朕充北使中書侍郎趙彦昭代行司農卿韋彦昭曰臣不亦鄙乎彦昭曰趙履温謂之曰因為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計將安出履温曰為公計奏留之至是命矩行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臺鄉愴別里

開元二十九年七月公主薨吐蕃使來告哀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暠持節于吐蕃以國信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遺之尋而金城公主上言請令年九月一日樹碑于赤嶺定蕃漢界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觀樹焉既樹吐蕃遣其臣隨我使人分往劒南

引化宗室女貞觀十三年諸蕃酋長請尚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送之至河源見吐渾可汗親迎于河谷築城以居之謂為一國女壻行親迎禮自此始開元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遣其臣悉諾勃藏來告哀且請和親上以其背恩負義不許仍令鴻臚卿崔琳往弔祭焉

燕郡東光寧國宜芳咸安永樂文成靜樂金城固安崇徽等公主皆中宗女也神龍元年同日封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各賜鉾一副金鏡一面寶鈿帶一條金鞍轡一具馬二匹錦綵一千段自餘雜物稱是燕郡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東光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寧國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宜芳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咸安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永樂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文成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靜樂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金城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固安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崇徽公主薨於吐蕃贊普為之舉哀三日立其子弟為王以主禮葬之

及河西磧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我使人隨入蕃告
亦如之
正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國請加
玉冊制曰可三年九月遣廻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
其君命請婚于我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于麟德
殿且命中謁者賫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還之
訖其牙布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
禮使
四年十月廻紇公主薨(又)使者至自牙蕃上御延喜門禁婦人及
車輿觀者時廻紇可汗喜于和親其禮甚盛乃上言曰昔為兄
弟今即子壻子壻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
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者乃使其宰相等率衆千餘人及
其妹骨祿毗加公主夷妹迷(凡遣人千餘)叙骨吐祿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
妻妾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納娉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
原分留廻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于鴻臚寺將作
監廻紇使者見于宣政殿上召廻紇公主及使對于麟德殿頒
賜有差
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廢朝三日初王師平史朝義北虜
微有功恃此不修臣禮至正元四年廻紇武義成功可汗始遣
使獻方物仍求結親德宗(與)于群臣議許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
冊可汗為勇猛分相智惠長壽天親可汗冊公主為孝順端正
智惠長惠可敦御制詩送之事具德宗寔録天親可汗卒子忠
正可汗立忠正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
相是為懷相可汗皆從胡法尚公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冊贈燕

國太長公主賜謚曰襄穆
太和公主長慶元年二月封為公主冊為迴紇可敦出降愛登
里邏骨没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植充
冊使户部侍郎平章事杜元穎充五禮使五月詔緣改定太和
公主出降迴紇事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迴紇等
使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為永安公主將以降
嫁焉其年三月保義可汗卒四月冊九姓迴紇為崇德可汗五
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以封第五妹為太和公主以降
今迴紇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充鴻
臚寺以宣諭焉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為迴紇可
敦歸國及加冊可汗等使光禄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銑充
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及發上以

半仗御通化門送之勑常參官于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
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寮謁士女傾城觀焉
會昌元年十一月勑緣迴紇國中離亂頗甚太和公主恐未安
寧須遣文臣專往訪問宜差通使舍人苗縉充使三年二月太
常禮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寺門立班舊例並以邑
司承命入拜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至卑多是者緣恐
事太輕令請公主左右一人戴鬢帛拜皆襠將命出入以代邑
司官謂得禮之變從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還京詔左右
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
其日改封定安大長公主寵太和公主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
章敬寺門立班候參參畢太和公主便赴太廟謁憲宗穆宗二
室迴從光化門入內其日宰相及文武百寮赴宣政衙于東上

閤門進名奉賀赴興慶宮賀太皇太后二十七日勅定安大長公主自蕃還京莫不哀憫百辟卿士皆出拜迎宣城貞寧臨貞貞源義昌等公主並宗室近親合先慰問晏然私第竟已不至度于物骭稍似非宜各罰封絹一百匹以塞愆違陽安長公主既不與定安光順相見又兩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罰封物三百匹三月中書門下奏伏聞定安大長公主二月二十五日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于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陛下釋其愆負方敢對見又以宣城公主等違勅不到各罰封物伏以禮法之行始此中壼王化盛事人倫美談周易云正家而天下定矣臣等忝在樞近不任抃賀踊躍之至伏望宣付史館紀述為百代典制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

唐會要卷第十一

明堂制度

正觀五年大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群書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有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用繭絸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蒨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坐正於基上

下防惟是基下既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曰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棲上祭祖棲下視朝閣道升棲路便窄隘承輦則接神不敬步往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經訓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說欲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道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則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繆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脩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臻厥中令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脩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改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太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至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

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令之所存記傳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揔章明堂太廟及左右个與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証又文王居明堂篇載帶以弓韣禮於高祺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為殯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又禮記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黃帝合宮有虞曰揔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吉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紛終以不定乃於汶水之上立而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牟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巳之地頗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冕冠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使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

否宣尼褒則尚或補其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淳于諶聞匪異守
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寔允事宜諒無所惑但
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
議皆畧而不論也又上議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又遣
詳議但以學者崇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
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
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户牖之少多疑陛庭之
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
禪傳問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令自
決定於是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為
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永嶽二年七月一日詔朕聞上玄幽
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

乃内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内樣堂基三重每
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尺
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階面安
十二階請從内樣為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
廷開四闥八窓室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各
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揔於太室若四時迎氣
之禮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
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
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揔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
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門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鄭玄
盧植說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象圓楣之下所

施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
約准面別各餘一丈内樣室別四闥八窓檢與古合請依為定
其户仍在外設而不開内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
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
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内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
改為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
禮白盛為便其面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
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内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
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
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緣水左施以象天
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
周定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

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目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外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去聞四角造三重巍闕自後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意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乾封三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禮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化猶闕合宮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于是大赦改元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為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御名茲一字臨此萬方屬歲飢而止

光宅元年十月梓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陛下若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作大唐之鴻基于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絜然知陛下興三皇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太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于此也臣雖莫學竊聞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

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虫螟雨雹成灾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政之大業也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業者意在茲乎臣願陛下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于庭儻事使于令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禮之術者延問於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月孟春陛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旗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備朝于青陽左个負人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射籍田親蠶事以觀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學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正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疫疾羸者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于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誣惑良人者悉禁之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

垂拱三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令沙門薛懷義充使

四年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櫨櫨樘枇籍以為本亘之鐵素蓋亦有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為元采梁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梁以為辟雍之象號

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左史直弘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百官賀明堂成上表曰
臣某已下若干人等言臣聞上帝高居懸太微之府先王建國
闢宗祀之堂不有大聖誰能經始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尊
祖揚禰嚴禋之德再光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紆睿思躬
運玄模故能上合乾坤下符龜策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
開丹鷟踶甍似鳴崗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飛神光熠
燿於向晚仙樂清冷而方晝月惟孟夏時屬正陽張文物於闕
庭震聲名於寓縣聖皇戾止諸侯在列穆穆焉顒顒焉交喜氣
於三靈動歡心於萬類者也臣等竊窺朝典既逢嘗麥之辰旋顧
野誠輕襲献芹之禮謹上禮食若干舉如列別項滋踈寉鼎味劣
鱻庖何以延蓬蒲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對懇之至謹奉表隨
進以聞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後掖佛
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宗祀之所
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
言姚璹進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逾長
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
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二十二日以
災告廟下制遣內外文武九品已下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
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
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
故指火體而稱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
不別王者舉措營為必關幽顯幽謂天道顯謂人事幽顯迹通
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故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

非延燼所及蘡煨潛扇倏忽成灾雖則因人亦関神理臣愚以為所營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御名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惧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性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灾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鼐以為火流王屋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

七寶臺須臾壞斯寔謟妄之邪言寔非君臣之正論掩昧王化無益萬機審其致灾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月又令依舊規制重造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梁以為辟雍之象至天冊萬歲二年三月二日成號通天宮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三日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應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書令曹元廓画之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器大牛白象等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天儀鍾斂天下貢金三品竟不能就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氣貴在質

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詔從之

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及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太常博士馮宗陳正節等咸以則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按漢武初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創造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于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揔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珥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已午之地寔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闢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熖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寔貽誡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假況西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

職思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寧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聞奏刑部尚書王仁恵等奏議咸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為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州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賀竟無改易唯改其門名而已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饗祀之禮至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詔將作臣康謩素徙東都毀明堂謩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署八角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珠又小示舊制周圍五丈覆以貞瓦取其永遠依舊為乾元殿其時訛言官遣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之法村邑兒童藏于山谷上惡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佩人心肝以祭天狗遽相驚怖月終乃定又天寶五年三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捉捕人

狗人相驚恐發使安之乃定

貞觀元年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見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雅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以選人多詐冒貴蔭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

斷之以法此乃忽小愈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冑前後犯顏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
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罷各取其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
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無人德彝慙而退
有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廷賜絹數十
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賕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
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而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
何益

饗明堂議　廟制度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令以高
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
座臣等謹按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
代本配五郊叅之明堂自緣從祀令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
見永徽二年七月制見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以尊嚴
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
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
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帝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令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
漢魏晋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
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
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
明堂連祀配食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
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
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
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
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武王伐紂雪
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恪而問焉太公對
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来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
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禮傳言五者故知
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正觀
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
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
奉遷世祖兼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通遷之典取法宗廟
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御名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啟祚汾
晋創聖歷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潜鱗韞
慶屈道事周遵濬發之靈源肇光澤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
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
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

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
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
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准武
德故事並配德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両聖功大
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八月太常少卿韋萬石秦曰明堂大享准古禮鄭玄
議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正觀禮依鄭議祀五帝顯慶已
来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又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蕪祀
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正觀年
禮為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
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年未奉進止所以樂
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詔學者更參議之事

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蕪用正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叔夏秦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
饗准祀五方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
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祭法云
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明堂正禮惟祀五帝配以
宗祖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
情深崇禮志切故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
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祀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
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諸神並合
從祀於二至明堂恐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難以小神同
萬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

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

聖歷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閻仁諝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准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有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祠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玄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令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正觀禮顯慶禮及祀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正觀禮顯慶禮及祀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令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下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事而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法於象魏使萬人觀象浹日而斂之即是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是視朔遂登觀臺令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令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

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太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靈威仰等五天帝且睦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睦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是揔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頒之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無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脩祀自魏以下喪亂弘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一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朔告在

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制乖統損益舊章或欲每
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群議所
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
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中曰太室雖有名位而明堂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
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
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
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揔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
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
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者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
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寔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
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
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
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
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
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
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

於邦國都鄙于賓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正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摠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有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曰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摠章玄堂是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亦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協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在猶可識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

仍存明帝常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
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晉末
戎馬在郊禮樂衣冠掃地撮盡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
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為禮論雖加編
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
正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
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
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
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
衆儒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楊吾太學
博士鄒山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
之禮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若循
古班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
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
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帝於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
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
皇大帝配
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孟冬祀
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
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
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官憑
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敬

同見延英脩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為法昊天時祀一遵
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
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
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云今太廟附享
禮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
皇考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
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禮
文皇考配坐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
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脩法駕迎宣簡公
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附於太廟正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
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臣等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
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輒王
子雍揚國師之流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
差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尊
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
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
數義將安設大戴有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已
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廟四
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享
嚴配昭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庶前依晉宋傍愜人情中
書侍郎岑文本議曰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

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
語其大畧而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
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誠宜定一代之
宏規為萬代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實多
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
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
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荀卿孔安國劉
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其文
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
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焉若使違群經之正
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
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
同者乎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
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
舊四室為六室焉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
可為始祖
竟從之

正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
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
國宗享有昕從來一旦瘞藏義事不允愜晉博士范甯意欲別立
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
亦未足依又議者言毀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
意今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令則廟制
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據尊位祈禱
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義情寔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宜殺詳

據舊章禮合送毀臣等叅詳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禮為允從之其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於太廟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在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祠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節中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法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況逾月之外須伸大祫下管登歌發暢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九年五月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墠一壇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之廟太祖東嚮昭南嚮穆北嚮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室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武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寔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國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

思匪寧奉二月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
日勅既立七廟須崇始祖連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
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
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
宗及鄭玄注云詩雍序云太祖文王說者以為其義不然何
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
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
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湯武
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稷契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
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寔本
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御名)考之前古寔乖典禮
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

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
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
正議獨以為周家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
事非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王(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
武德正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
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乃復立之是非三祖三宗
之意矣(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
宗廟事重祫祭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
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誣請
准勅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偹七世其始祖不合別有尊
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卨太祖代遠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撰亂皆勛崇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脩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旦六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啟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祐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入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寔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正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無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二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之太廟親行享獻之禮樂章並用正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堂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正節
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廟為七昭穆
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真獻無序矣謹
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
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
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
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
於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
世昭穆位同不可毀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
下者事七世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思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
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世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
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
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
永正獻祖長序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
日勅宣於太廟西少府監賜坊別造中宗廟至八月九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復中宗神主入太廟署開元
皇帝主于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徐堅上表曰臣謹按禮稽命徵虞夏五
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并后稷姜嫄為
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習禮伏以中宗
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人以德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
前規移入太廟臣恭詳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
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尊行以為祈衷今
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奉

移安此室內既同太廟八室祭享是同在於情理寔為允愜五
月一日遷中宗神主祔於太廟其年七月二日詔曰朕聞王者
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為本取捨以適會為先
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於
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于宗廟嘗覽古典爰詢廟制遠則殷
周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同固嚴敬之無二況恩以
隆殺而疎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
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別為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
貌存宗由尊立俾使四時式薦不間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
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
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擇日啓告移遷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

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廟像在一堂之內伏以
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
百代嚴奉萬邦所瞻兩漢故事祖宗所常行幸皆令郡國立廟
令緣定覺寺理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
四面無至垣墻伏望號為昭武以貽聖祖受功之盛典功日望
令差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王
大勳被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禘廟并合祧去舊廟等事
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
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
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署別廟
四者兄弟既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

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
與莊公當同西南上隱桓與閔僖當同西北上孔穎達亦引斯
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
元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毀毀二廟故也尚書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
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
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宗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
遷復入亦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
魏晉之初主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
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寔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
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
而別享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
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章代總六年武宗甫爾復土遽移別
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室按禮論晉太
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
代至元帝明帝廟皆以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
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
曉親奧事有明據足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
當上及高曾未盡之親而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備討古今
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魯之親下以敬宗
文武二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

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將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牙立群疑之拘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勑旨宗廟事重寔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聞奏尚書左丞鄭涯等奏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三廟祠位皆以兄弟考於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官所奏並上稽古文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量伏請並依禮官所議從之

親饗廟　禘祫上

親饗廟

太宗二　正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於太廟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藨冕曰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陛下踐祚已来宗廟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来葉且正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以安國相王與左羽林將軍

李多祚為叅乘侍御史王顓上疏諫曰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通奉至尊將帝弟而連衡與我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子所以同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事循省無閒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哀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有司撰儀注以祭祏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先齊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質明行事縱侵星早發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即安正寢情所不敢宜於齋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即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宮步詣太廟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宮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勑一切不及許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祀行神於西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後拜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分服引入親授祝版仍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尊祖嶽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正元元年十一月十日六年十

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勑至廟行禮不得施禘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准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謁太清宮享於太廟初享諸宮室脩極誠敬及享德宗順宗室流涕嗚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册讀册官等皆相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　寶歷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

事於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祫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玄璨議

開元四年十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捧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韋縚奏曰准古禮五年殷祭一祫一禘其儀合聚昭穆定次第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惟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玄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為禘序尊卑伸先君逮下之慈成群祀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欲數數則瀆亦不欲疏疏則怠故

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馬蒸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祖廟明年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正朝已觀已後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祫禘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矣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序殊年數相干祫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

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舉
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祫異稱
各隨四時秋冬為祫春夏為禘小傳咸為殷則同譬如禴祠蒸
嘗其禮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傳咸為殷則同謂祫小禘大肆
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之法相傳久矣惟
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
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為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又奚
一禘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
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
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四月又禘至丙辰年十
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
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歲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

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數有
二法焉鄭玄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
謹按鄭氏所序先王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
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已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
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
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
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逾其間尚偏竊據本
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而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
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寔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
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
於是研覆周審最為可憑惟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
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已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

法毫厘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踈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寔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覆善經以其為義允於是太常卿韋絢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禮頻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准禮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年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序位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来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太廟為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六廟七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面向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此則比御名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登

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內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遜居東面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暴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禮儀使太子少卿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別立昭穆兩室太祖東面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太祖祫享則太祖之位永不得立宜奉遷二祖廟臣伏以三義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于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難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

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歸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義之明義定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本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既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正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

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廟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至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寔有所未安請下百寮會議勅旨依行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毓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標已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于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則公羊傳所謂以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廟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

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蒞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
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
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
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至正觀九年將祔高
祖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
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享位於是始祔弘農
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
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
皇帝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
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
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
九室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

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
位次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
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
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
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
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
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嶸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
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
移寔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類祭
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有禱則祭無禱則
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正觀之首制中奉
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

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謂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亦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禮以士令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猶之令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追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祧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令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于周也魏之禮因于漢也隋之禮因于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藏於下矣中處其中則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廟之主皆稷

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

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不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于史冊其禮會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正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寔群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嘗上配天地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虔居昭穆之列屈已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蒸蒸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

垂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于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何主乎合食永閟比於羙嫄則推詳禖而無事禮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

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所以處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畢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協令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禮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為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其議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狀元與臣議異臣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于高曾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群廟大合禘則各序其

祧愚謂主遷祢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其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寢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令正西東向詳其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此其

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明德興聖廟此正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明德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合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晃上禘祫議証凡一十四道以備頒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都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頎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令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件聞奏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聞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于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于魏明之說禮經寔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已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合于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寶應初玄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于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廟既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永閟二祖神主于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准晉魏已來祫禮奉二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晉蔡謨等立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西懿祖太祖及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僚並同真卿

之議奏留中不下將及
祫享奠卿又奏從之

禘祫下　獻俘

禘祫下

正元十二年禘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所議之禮是月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聞奏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尚書省更集百寮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為修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內移獻祖且

於德明興聖廟中何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
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為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准禮遷祔
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享禮其月十五日户部
尚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令緣
就舊廟增循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内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
為宜稱勑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二
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
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周人祖
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
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
太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之后稷之廟
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云祭法曰古者先王遷

卷十四

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令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
祔于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
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
引據無文上意不決自寶歷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虚東向
以待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
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
虚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
其宮廟未成以前請復虚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主
於別廟然後太祖立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
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虚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
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乃是上覽群臣之議以太祖
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

二

尊禮當別祔廟及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德
明興聖廟每祫年一饗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
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虔告之禮當在重臣
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
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
孝享莫重於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
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祫嘗之序夙
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群議至於再
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
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
嚴重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嘗并祫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敬

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狀稱伏以禘禮序尊尊不叙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於穆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儔檢討官王皞同考經禮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黃巢作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令朝年代極遥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及乃已之例因而廢之乃下百寮會議禮部員外郎謹按德明實為遞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

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
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
號迨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於京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
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
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祖有功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於
二宗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恭之碩
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皇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尊太
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
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灾曰其桓僖
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灾爛然之徵不可忽
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
主及晉韋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興聖等四

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后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
后者太孝明太皇太后鄭氏章氏文宗皇帝母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
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饗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
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
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
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
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
有司誤用王彥威典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
窃事體有五不可典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
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

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文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令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立別廟是懿宗祖母故題某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

以別廟太后神主祔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祔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祔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本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令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祔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祔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証今以別廟太后祔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與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令祔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祔乎竊以為並皆祔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

朱陽坊禘祫起太廟皆須脩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
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遥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
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故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
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
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
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
主復入太廟夾室乎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于太廟
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
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
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正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曷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
利等獻於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
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
至策勳于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
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於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
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
十七日告於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蘇定方
戎服操賀魯獻於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

冲跪於階下奏曰伊儼道献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關俟斤都曼献俘於東都上御乾陽殿方操都曼等以献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還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献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於庭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献於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献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仗念等献之初行儉以仗念許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仗念為副將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睿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尅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献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
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
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即與其
男師回並腰斬於子城之西北隅
十二年十一月唐隋節度使李憩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
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旗旌于樓南文武群臣皇親諸蕃使人
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
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
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
悟斬學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曰弘正所獻賊俘
群臣稱於樓下授劉悟義成軍節度使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
氏并沒入掖庭堂弟師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
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於北虜太宗銳氣於東夷武功未終
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伏以鎮奠一道幽薊八州不勞
干戈盡復區宇豈必獻俘函首方告清廟下禮官撰儀擇日薦
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於將陵倉
丁夾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達等
詔並宥之於湖南安置百寮稱賀於樓前翌日敕宣慰使柏耆
為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為虔州南康尉以
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為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兄榮并同謀大

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潞梟逆賊劉積傳
首京師十八日御興安門受獻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
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各諸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帝受俘
獻於行廟
光啟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煴於京城
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元城門閱俘賀
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僞煴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
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
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其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有三有司走
出致刑君復始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以君為之
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僞煴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
可以朝群臣而賀乎臣以僞煴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
甘心逆謀宜出為庶人絶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
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上
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於樓前以之徇市告社廟斬於獨柳
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於
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寮稱賀於樓前

嘉慶戊辰五月廿三日校畢

唐會要卷第十五

廟議上

正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處奉訓誡無忘啟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廣大(一時並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哀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正節等上表曰臣伏

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天皇太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
居后寵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
義等不開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廟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
出震者不可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
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遥請開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
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代數
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
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
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
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
帝地非開純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
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
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
以推美為先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
以諒闇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
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
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
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
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
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
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

之證假令傳祚百代以為孝子請為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
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
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
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于西夾室祔
代宗神宗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關木主請造以祔初武
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而京太廟四時
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
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
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
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
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
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令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
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脩行幸遷都
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東都一十三都不可每都別
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
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木主而埋桑主豈桑主
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關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正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黃裳與禮官王涇等
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
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
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以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
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

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應天靖亂垂後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皇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故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祖夾室然則禮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中宗復而與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論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廢為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王彥範等五臣巨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且失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後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公文帝自代邸而立

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武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以興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則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合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禮合遷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令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吏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興社稷功合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睿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勘剪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直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崴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

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鯀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
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漢東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
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以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
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
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
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睿文肅宗龍飛
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
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
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正觀高
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之從之
其日禮部奏准正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今夾壁南
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

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宗處准都
江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
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
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
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后並享二主之禮天
授之際祀典章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
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
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禮記仲尼答
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常郊禘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
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
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歆特望擇三

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祔考經義不合祔享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之說實有祭告酆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祭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考興自神龍復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歷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有廟是則立廟而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之經今按詳理合升祔謹按元

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未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准江都正廟集禮之主藏於太室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主后神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關主又當時作而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倫禮升祔又

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
禮作栗主痊桑主漢魏並有痊主之議大痊歷中亦痊孝敬皇
帝神主合祔而不痊如之何答曰古者行師以遷主無則主合
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
而都宗廟合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有虞練若主必歸祔
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時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
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為法
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觸或東幸廟仍虛主即准肅
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關主而祔故主不可關故禮
責從宜春秋之變而正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
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
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

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關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即載上都
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
為七苟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
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
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
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
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
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祫祭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
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
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

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勒
旨依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五

唐會要卷第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
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
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
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
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
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
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甚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代代献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

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
尊孝武廟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
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强愎締交
髖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于正元德宗承奉
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
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憲宗攄宿憤舉升
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及
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矣臣
等敢遵古典請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表奏留中
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
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
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

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
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壼莫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
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
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率是彝
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
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
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
博士王彥威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所載主而行
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因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
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果置望以所折大寺材木修建
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

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
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
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樂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樂官等詳議訖
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文穆(德)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
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

十四座況(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理今與(學)樂官等同
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叅酌事理
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璩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
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
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
決因議而留酌其事情非務於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始)以
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法)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
事出一時非正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
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遂為寇陷西都(朝)面貌如
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
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東廟惟新即須別室有主舊主雖在大
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

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別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主几筵如何過時成之使是以亓于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義考諸禮文追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令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餘是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為欲修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臣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塗於瑤室或瘞于兩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璹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偪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禮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成周受命始都于豐武王相宅又卜於洛燕祭歲於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歸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建子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

子議之以為偽主自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
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地為
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
為京師既嚴帝宅宄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為皇都然依人者神
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郊神明位宜存於
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
無虛立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遵尚飾齊車載
遷主以行今考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
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
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
親奉於上京神主凡遊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惟聖人為能
享帝孝子為能饗親昔漢為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

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二宅既
不並居二廟豈宜皆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協
道經議者又欲置主不享以候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
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譏今若置
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
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而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
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
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
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閟而不饗
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
人議據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
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

主並依典禮蕘舉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議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有二主之義請修廟盡室以太徵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為關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正而根乎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下不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細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葺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徵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齊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要實在德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黷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者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舊典徵其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正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敕曰德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鑒其本末千載一時大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

出一時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作者
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令立廟不因遷都何
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
後漸加營繕名御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
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
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
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令更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
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
為數實未所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須四時有事於太廟兩
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得而詳且立
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
而言以為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
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並散亡不可拘其例也或曰廢主之
瘞請在太徽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
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
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
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既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
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
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
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
合不營汎以論之其議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
之証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楊雄詩曰其繩則直縮杕以載

作廟翼翼大雅仏烝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言豐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禋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期與合食期之相會不逢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齊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使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所非一意神之所無二故廢栗主作桑主廢桑主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為築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辛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而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之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立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相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

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未合其後當干戈寧戰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厭役之賤必歸其所理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稱寢無傷於階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周可法於宣帝矣以疑議垂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都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遇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常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立欲立是違廟立因遷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舉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廟廢以八朝若果建之是違以費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之遷廟者主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群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竊以武德正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日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今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以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童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慇懃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正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使營非因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

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禦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無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迄今稱詠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文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寔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淫議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舉之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俟時巡又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元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君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平得失特以宣尼

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郡地有壇社宮闕欲議御名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才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寔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

六年三月擇日說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登位復詔東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西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祭使及宗正寺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仍勑修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正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祭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勑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勑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

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十七日緣過太廟祫享
太祖景皇帝已下群饗之年准正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
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勑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居懿祖
之上昭穆者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上於後遍檢
圖籍實見殊差遂敢奏聞今奉勑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
奉禮郎李崗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玫李憧檢討官王皞修
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
及皇室圖譜并武德正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甲令者並云
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之曾祖以高
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曙所
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勑詔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

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尚
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升代宗已下八廟以
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賊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
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藪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
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
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合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
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臣又禮部員外
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
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
位而行事違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

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
奏者伏以廟朝文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
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六

唐會要卷第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製上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
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
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
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
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
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

祀籩豆以為多貴宗廟之數踰郊令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
為十少祀同為八釋奠准中祀自餘從坐並請依舊室從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赦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
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荐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
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無一
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
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荐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
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常數上自天子下至
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
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莫
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

者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
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
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荐以常饌此
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
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舍先王之
道以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
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
可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
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
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
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荐未

有麴蘗汚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燔玄酒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夫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寔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關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籍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饌具設籩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神如在無或簡怠增嚴虔誠其盡貢珍羞或及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登古器也盛於鉶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凡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而質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燕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

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窃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貴獻以爵貴其小也小而及不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云生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垂則六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乘禮云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奢者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蔣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即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正觀之後禮法列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荐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馬户部侍郎楊伯成左衛兵曹叅軍劉秩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於寧臣具沔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使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縮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時鮮菓及珍羞同荐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菓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歷元年七月五日勅南郊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郊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卷之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於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衆環繞顒問其故對曰今

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
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
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
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摧崩木本朽而崩偶與行期相
會不為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陛下為關中不熟所以
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
請修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
變者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太廟毀壞即是先
祖見變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
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是符堅時舊殿隋
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
皇初創置長安城即造此廟元非符堅及宇文氏所作況我國家

及隋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遍取符堅之舊殿以充太
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
靡輕賦稅緒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
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灾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
克謹天誡十月七日伊闕縣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
正月太廟毀此乃蹠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
公二年宗伯弗忌蹠僖公子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而書之
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之兄
當為閔公臣居君上是為失禮也遂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
不可蹠之弟上況弟臣於兄豈可蹠弟於兄上邪昔莊公三十
二年薨閔公二年告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

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此實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告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令令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令亦如之事豈不同邪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豈不同邪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正觀故事此即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陋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隘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此言之天降灾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皇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正節馮宗藨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親無兄弟之義矣殷紀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弟兄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四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益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闕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

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亡云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文之兄緣景帝絶嗣不立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熙元年告謚世祖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以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祈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為喻是春秋書太室壞者乃無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祈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脩嗣滅絶何以宗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代不毀之廟別立寢廟永以寧神歲時蒸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後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邪平子不識忌諱肆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裒晉之朝比聖明之代言偽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藉頗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宜遂已以平子為康州都城縣尉議以平子之議是也

卷七

七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沒於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初肅宗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工部尚書顏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焚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於野皇帝向東哭然後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遽奏改之中旨嘆重宣勞焉先是御史大夫嚴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郢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至至德三年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廣東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相元宰謂真卿曰用捨在相不言者何罪朝廷事豈禁公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於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於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決六十削一任官曠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叙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

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極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刺史陵令姜閱為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為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邵州司戶陵丞李咸停見任仍殿

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光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致巡幸
主司宗祐迫以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略皆舉典
章清廟再營孝思式脩伏請降勅命委所司參詳典禮修奉詔
從之又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
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
修奉為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
元料難以速成況弊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
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
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
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
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按續建成十一間以
脩十一室萬向之所其三太后即於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脩
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鷄其太廟十
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
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為盜所刼三年二月車駕自
興元還京以宮室未脩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
太廟令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例修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
新宮灾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
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加存迎奉於太極殿
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於
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時然上既
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窃循故事比祔參詳恐須宗正
寺具宗廟灾毀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轝

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別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登鉶各宜別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正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求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已上官長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以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令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勅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於見任齋郎揀擇有景行諳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廚食湏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敕文廟者免也取象存焉是禮由情因心則感太廟宜制內官以修嚴奉仍於廟外造一院安置庶申

罔極之恩無忘事生之禮宜於舊中宗廟院安置內官其室長
停不須更(更)補(內官自肅宗朝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
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年並皆與官中間停廢
彭奏停伏望准格更宜置勅旨依至正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勅
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勅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
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麇鹿鶉兔野
鷄等料夏秋供(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
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三載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
古訓以多為貴著在禮經膟(膟)胳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
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
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
九日勅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蒞太廟每一室一牙盤內官薦
享仍五日一開門洒掃至正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太廟九
室及昭德皇后廟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十一臺盤先是尚食
送(造)供令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討(計)會各
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須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
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乘自今已後兩京宜各
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
宮及太廟改為朝獻所由(有司)行事(有司行事為陪陵)為薦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與
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正元元年十一月有事於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禮用祝
版祭畢焚之

卷七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
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緣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錄

緣廟裁制下

正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祔改用紫初昭德廟祔出自禁中因有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祔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後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正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尊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大廟一時之

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物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虫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有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禴祠蒸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殽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臣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中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祀蒸嘗凡五饗天寶末玄宗以尚食錢每朔望具常饌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此於大祀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日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

之祭禴祀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室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嘗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意也傳稱屈到嗜芰其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罷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其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黍嘉蔬薦嘉醴齊敬修時饗以伸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橐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正

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
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
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
地之相遠也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
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穿廷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
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魯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
者日祭月祀時饗時類歲祀貢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
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云
古有常果令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
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常果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
者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
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
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代因之而又改人君
三王年之祭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酹不
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
豐潔所以陵寢朝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
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
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園陵一
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
於室又繹於祊蓋廣孚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當初同時理固
無害又韓皋引漢官儀古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
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韓皋議狀臣據周禮塚人之職
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皋則云饌

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肆者謂解
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
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取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
饌耶蓋盡其禮焉蓋盡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
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羞之膳夫
難之糅以羶香雜以鹹辛親不具有司之享炊黷神明於媟近意雖不
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主
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廟
追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各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
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宣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
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既
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

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
斯可矣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
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銷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
博采群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
寢緣情取象之禮黷宗廟薦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
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為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
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上辛祈穀於圜丘皆於正殿致齋
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
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
又其時所設宮懸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明鳴鼓吹至祀日太廟
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

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一鼓為嚴三刻須槌二鼓為再嚴
五刻須槌三鼓為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
禮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
旨務於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祝
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諠譁其鼓吹署
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
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夜不嚴及南郊迴於明德門裏鼓吹
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人沿情
或狥一時之敬過有猶不及遂至於煩狥有司忝酌禮意若無釐
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
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享及

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並請遣於
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特異亦請上薦其餘瓜菓四時新物
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傳使亦停制可
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
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禮重於時享與禘祫同月
即其同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
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忝輕重之酌便停若兩禮並行即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
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
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與疎數有節合於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
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勑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

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兼嗣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廟攝祭公卿准勅令先差僕射尚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次差諸司三品已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用人稍輕伏請起今年冬季已後勒吏部准勅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即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

十五年六月勅今月三日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畫宗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李子鴻監察使監察御史崔鋭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敕狀勅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任見博士既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乘至當王彥威罰兩月俸料仍削一階崔鋭罰一季俸料仍削兩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祔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奠而祕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祔於祖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過適屬宗正寺進祝版朕以憲宗尊號為睿宗御史博士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路群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於太廟致齋今於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料

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儀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禮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告敢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工考禮經無兄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温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崇正朝廷所以尊大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准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典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懿皇太后饗禮伏請宣下勅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大武帝追尊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璽綬歸藏何處徐邈答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於陵中是元不理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太子寶冊等並隨神主於廟中安置勅旨宜

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綢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
宗謚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詳定者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於是右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
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
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曩無其文周加太王
季歷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
備禮法可稱最近在兩漢並元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
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
之時兵力艱之專遣奉迎神主不合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
周隋雖易代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追尊
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
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
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
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
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諳神貴君之私用此謬禮改
造神主此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
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德禮尊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
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
穆宗上僭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
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禮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
其時無詔下訪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
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
云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禮舊廟奉迎宣簡公懿

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重題易主不書於策臣等以為即當告新謚於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縚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題乎追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謚典冊告於陵廟正德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為則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勅旨宜依

配饗功臣

正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饗初太常卿韋縚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於廟庭禘及時享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正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靜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太宗廟七人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右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正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齡以子遺愛及停配享贈太尉

鄭文正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大尉正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楊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勅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蓨縣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献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醮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愍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献王崔玄暐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正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蘓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献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十月七日勅贈太尉漢献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

德宗廟二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

日勅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黄裳贈太師裴度會昌六年
十月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憕會昌六年十一月勅
藉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締御名臣義
重終始禮崇生成帶礪之恩死陪嚴敬之祀愚章三代垂範百
王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肅宗一室理有永安且肅宗北狩之
時師統一旅初至靈武人心尚搖裴冕於草創之中建大義以
勸進肅宗登宸極之後故勑物情於有君收募驍雄整備文物十
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定社稷計允天下心獨處廟堂親
承睿算等蓋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洎乎隔年苗太師方至論之前
後較然可知語以勳勞不言而辨且裴冕贈太尉制詞云臨喪
之儀不及於小斂從享之禮將配於大蒸敢徵前祠以裨闕典
謁城佐命蕭何首出於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於高廟若以
苗太師從祀之後裴太尉乃薨則合同享廟庭豈不雅符前例

雜録

正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
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
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
臣有大功享録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祀蒸嘗四時不輟
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
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及故周禮天功之寢皆配大蒸而先儒
皆以大蒸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
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右僕射孔
安國啟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右丞何修之駁議武

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天道一大
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及大則兼及有功令禮禘無功臣
誠謂理未可易乃詔改令從禮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祫者
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祫祫理則非宜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
祭於大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
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悠悠
之論篾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
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立升配禘之為祭自於
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
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
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進退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
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勳登名大
蒸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盛儀贈太師晏望重巖廊時為材
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股肱平心鼎餗佐戡定之成業推
翼戴之嘉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鈐神假雄武建中冠孽躬踐憂
虞垂餌武狼致威薄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贈太尉
秀實氣全柔剛節固金石夷渠儻逆潛蹶根萌矯命還師哀及
決死紓阽危於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為時生用當運否感
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緊勳庸藏於盟
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朕頃因郊祀受舉典常
俾差茂勳以配殷祭惟咸有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於將來
式崇恩於既往晏宜配於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

四日詔曰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羞爰舉幸追配饗之儀
贈太師渾瑊鍾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既著
於先朝業宜光於後脩俾之從祀用表遺勳宜配享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庭配享
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有功臣配享伏
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朔武功英畧赫輝中興啟沃謀
謨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尚書
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
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荒既戮惠
聯琳聯珠闢錡眷求良輔果集大勳乃復淮蔡之妖巢刈河朔
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我無遺事陛下宗嚴享
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勳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

贈太師裴度天縱公忠道弘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
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盡付心
誠懷顧慮者必得腰領俄升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
道承元効順劉摠叩頭門者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
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痏拉本根區宇無曠捍
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無所與
讓即宜祗配聖德光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於度勅旨朕以憲
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德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
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其月勅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
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裳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
勅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勳勞最重
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獻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以來宰輔名跡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勳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録將以興廢繼絶尊賢報功事歸奬勸義主沈醫縣近日諸家自論頗衆史官曹關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勑令搜訪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便委磨勘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奬以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即無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勑旨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蒸祭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故是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接踵祖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神因祭來況宗廟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切見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度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畢褻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玄宗詔昭陵彷像見太宗立於神遊殿前及寢宮閤室中聲教之音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玄齡等如聞踧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讀自今已後勒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恩

唐會要卷第十九

廟隸名額　孝敬皇帝廟　讓皇帝廟
諸太子廟　公主廟　儀坤廟
百官家廟

廟隸名額

太廟署舊録太常官有廟令丞各一員署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三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常縮奏曰謹按經典窮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司存事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宗正設官寔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隸太常殊乖本緊秦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以後諸陵廟署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為之永以肅奉園廟敦叙親戚之宗盟異姓為後至天寶

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至德二載
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
勅諸陵廟署並隸太常寺至大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諸陵
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祔之後宜祔於太廟
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礼官考覈前經發揮故
寔其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
神主於廟歸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礼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
禮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
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
之義國君之位未踰年也不合列序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
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
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
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礼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常湊上疏曰臣聞礼祖有
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
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
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
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
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礼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
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窃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
合於礼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

日祔孝敬皇帝神主於東都従善里新廟故縣署庭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於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立於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絶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薨追謚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於京城啓夏門內立政坊祐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年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礼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月則一祭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礼太廟一室之儀開成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起權宜贈王者之尊名

申友於之私分別御名廟宇以時蒸嘗求之古先則非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礼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礼義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此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歲主於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然屆守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於今九廟比肩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臨輒敢舉明特希廢革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礼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伏以讓皇帝追尊位歸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宜親盡則疎歲久當

草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盖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叅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毀沿情定礼寔謂恊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二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廟在親仁里）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於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於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以肅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於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礼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后一帝礼之正儀自夏殷而来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真（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礼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閟宮又礼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母）宣（后）配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于是遷昭成皇后神主）晉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入太廟不宜頓置宮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録事以下准隐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礼奏勅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仍請安國相王書額開元三年右拾遺陳正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官供祀享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功猶且遠廟為祧去壇為墠親盡則毀此皆

為繼体之君焉苟非斯文並從咸秩伏見章懷太子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献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寔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享祭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樂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颺乃以姑洗為宮蕤賓為羽殽含六代成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使是舞詠非度金石乖儀謹按周礼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明維何臣謂入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則子為祖非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礼經上令有司集群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人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来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故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殺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遏太子使登僕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詳略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為嫌豈與夫睿聖因心闡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司所枉者深所宜者鮮黷慢礼理必不然且尊

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弼非礼所安狗
利忘礼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不
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継絶悼往推
恩者欤況漢置園寢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礼祀百神紛綸歲雜
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祀宇義殊太廟恩出當
時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
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
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曹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跡
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重輕非當情礼宜均坤道固是難
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
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勤陵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盡廟
不合廢又班彪云貢禹毀宗廟臣衛改郊兆皆教復紛紜不定

者何礼文缺徵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臣衛之
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
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寧能窃為不可臣愚以為置之則緩族
廢之則收恩緩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紀事関理慮奏定為宜
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太子等四廟請祠如舊
陵廟既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請減従之

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
享祀雖歆歸厚而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令官祭是
以踈間親遂此為常豈為敦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
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
年正月十一日赦文諸廟之主礼有遵於合祭同等則祔義亦
取於旁通其章懷節愍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為立廟比来子

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礼義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寛處同為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廢廟官宜停按常遂兩京記此廟地本是夔萬等六州即後為乾封縣移於永樂坊神龍初遂立為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今並移就此廟號為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献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時献俎樽之礼同太廟一室之儀

正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於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献奠太子家令為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礼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祼献從太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献並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既絶神主理合埋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是旁觀親伏詳礼經無文饗祀官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勅停其屋宇請令宗正等勾當者勅旨依准其見任官至可考滿日停其日又勅文敬太子廟量畱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進追贈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礼經無文況九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祼献宜勅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正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七室同為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置制皆是追崇或狥一時且非礼意日月既久祀享尋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礼終始不失經訓請下太常禮院與百

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礼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陰厥有陽厥陰厥謂嫡殤也祭注云謂宗子之殤祭於奥尔雅云西南隅謂之奥此明幼殤而死故祭於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厥謂祭庶殤也疏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厥所以明嫡庶也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器於親則高祖神尧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則於皇帝為伯祖父雖礼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於宗子若坎室於德宗皇帝廟内於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祈祖去玄酒不告利成庶合古礼若准魏晋故事即晋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太孫皆於祖廟北牖而置陰室歲時祔享以至親盡今國家伏況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奥之儀況別廟陰室俱為變礼依前享獻於事為宜其廟請不祔廢礼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祼享宜同正祭臣以為古處於奥今祭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列亦過殤之礼矣又或云若此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惠昭太子嬪徽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為尸者今但令宮正宗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敘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殁有追命之荣今於皇帝為曾叔祖非大功之親詳礼經為庶子而服屬已遠列於常祀寔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隐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者子孫用苗名列土因緣食禄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伸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祭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祔列國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正順皇后神

主即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礼不可黷
蓋王者不享於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儀縱有主後法不當
亦請依太常所奏制享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寶
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以懷懿太
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宜送太常寺典礼官同議狀者
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揔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
毀宗廟遞遷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
代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
廟各在諸坊天寶六年赦文章懷節愍惠莊惠宣等太子宜與
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緣祭事並令官給又准
大曆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令懷懿
太子以姪祔叔享献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
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弘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廟元和七年
立悼懷太子廟太初四年立懷懿太子廟開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廟莊恪太子廟
開成三年立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
時奠享所司雖必豐潔三處行事人力寔謂勞煩將欲求其便
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尚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礼
寔非宜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寔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間可容
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寔繁非止即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
日備礼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彝倫之
叙祀事同享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
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叅選臣官守綿蕝職叅

恭詳事関礼文又合當舉請勅旨和
集礼官重議聞奏於是礼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尚同太廟
追册儲嗣不合別祠蓋以年月各殊罷恩有異歳時已久即宜
改更況春秋荐享之時礼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寔謂皇后今
擾従卑就尊殺置年月即合移懐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
子廟地既卑下多有浸湿非可経久莊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寛
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増置廟室詮詳遷就誠謂久安増其便宜
移廟未虧於典故今列次増室祔礼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
之儀不失臣與官寮等集議請依
童奉勅宜依 知儒所奏事誠允當寔舉舊

公主廟

正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册故唐安公主為韓國正穆公主
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地置廟祔祭之
日官給牲牢礼物太常博士一人贊相四時仲月則子孫自脩
其礼正穆廟在靖安里正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
于廟莊穆廟在嘉會里正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追祔
神主于廟莊穆正穆二主德宗皇
帝愛女悼念甚深特為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
年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以媿其心廟在永樂
坊東北角
正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開元十三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祭二廟
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
請移就他處其詞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士奉口宣旨令

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喧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
就幽閑又憐臣田園知無力手擬令將作興臣營造伏蒙殊渥
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礼尊祖考祖奉烝嘗而地接
勝遊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
人願聖情下迨玄奘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丘山易負
恩惠難勝今日已令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臣為哀
老自拙將攝十數日来加風氣發動猶尚虛暇未堪拜伏不獲
詣闕奉謝批荅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
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作遂令官司承己拆除終須結
御名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臣楊炎不知其事又貿之為廟
笑既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玄宗勅蕭
嵩拆已成之廟今炎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賛其言上大怒既

竄於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今
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
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

正和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祖祖父三
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古雖是師道親兄師
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亡廟因師道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代
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
相繼為後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
有四品三品官並有封爵准開元礼合待三年喪終礼祭畢後
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礼自承宗祀廢合礼經勅

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於附配請院詳議定修撰官太學博士常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礼遂有再娶之說前取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礼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礼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礼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来諸侯不滅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礼歿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昔今王公再娶無非礼聘所以祔配之諫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礼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猶祭享不及或曰春秋穀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穀子穀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為公也尋求礼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晉）魯南昌府君廟有尚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程朝foreign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有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礼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礼為宜

寶曆二年七月十二日太禮院奏伏奉四月二十八日勅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

僕射贈太子太保舉神主祔礼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礼經諸侯
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擾韓舉祖休先已立先
祖廟王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舉父滉是衆子官至二品身
歿後長子群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今子
孫承襲自為一宗舉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文伏
准礼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若舉子約官至
五品清資即合別置禰廟祔舉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礼經勅旨
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百寮不得於京城內置廟如敢於
坊內置者但准古礼於所居處即不失敬親之礼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常損奏臣四代
祖湊開元中於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

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勅旨
宜依先是常損之門吏在右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事問於礼官
太常寺主簿韋獨寔對曰准何修之礼問荅云始安靖王廟東
城事亂神主不存廢事祠来久今欲造木主升祔於礼如何荅
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
准礼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常尚書官
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廟太師
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孫位卑其祠久廢今
常尚書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廟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尹
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以安木主今河東節度舊廟木主亡失
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
三神主於其廟在礼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
龜從奏臣官惟式合立私廟伏
官並不得兩京內置廟如欲於京內
置不失敬親之礼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
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其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
令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
礼頗為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人家居第寬廣或隣里可吞
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
居處褊狹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礼
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
令置私廟却合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松柏及白楊樹近北
諸坊交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圖
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既
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
祖禰無垂礼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下
太常礼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礼可遵行事無乖當
奉今月一日勅宜依所奏下太常礼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者
伏以事云如存典礼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於京內置
廟則叅嘗之礼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於居處
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
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闕礼敬親
若令依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置廟恐十數年間私廟漸
逼於墻齋人必欹于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
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圖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

卷十九

十四

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礼司詳定奏請准開元礼二品
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
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廈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
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廈一間虛之前後並虛之每
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間開一堵室以石為之可容
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并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礼及曲臺
礼為定制其獻享之礼除依古礼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
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勅旨宜依
天祐三年十月西渐節度使錢鏐請依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
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
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
而言之高文增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
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
耳昔漢武帝造延昌之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向上
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預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
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興廢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
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
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体奢侈過度其
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發茂陵以物猶不能盡無故聚厥
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
略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為体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
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
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
骨並盡可不重痛哉若當詔妄有變改使吾為戮屍於地下死
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
魏文此制可為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漢之君臣則緘
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程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
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儉周之勤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為
立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
大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之霸陵既因山勢雖不
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
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
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前須皆以瓦木合於礼文一
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
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足以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久長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
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
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

又漢家天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興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敬一如遺詔但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浔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霸陵因山為陵窮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寔謂攸宜伏願仰遵頒命俯順礼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体無容固陳節儉隘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来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経営不頓費人功我深以此為是古者因山為墳此識誠便是事我看九嵕山孤聳迥絶因而傍鑒可置山陵處朕寔有終焉之理乃詔曰礼記云君即位而為稗莊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尚習流俗猶循常礼加四重之襯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墳陵今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土物葦籥事合古典不為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将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萬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乃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营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畢陵在醴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主宮玄宮門項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達山二百三十步始緣山傍岩架梁為栈道懸絶百仞繞山外於双栈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散

依故事留棧道佳苗山陵使閻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苗疑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礼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形狀而刻其官名突厥顓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体苾突厥乙浴混熟俟利苾可汗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荅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称尔薛延陀貞珠毗加可汗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澤河源郡王烏地也枝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信烏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智勇林邑王范頭利娑羅門帝那伏帝國王河羅那順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九嵕山之陰以旌武功及又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鉄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方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主則天皇后權萬机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礼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合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徹嗣用託灵根或有不安孫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

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浔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其立葬経歎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天眷俯覧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歎使社稷長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葬之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峦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地後遂追先旨葬焉

大寶十三載二月制献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

自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九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為署勅令中書門下各礼官定其可否太常礼院奏曰礼記追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上文言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礼

先公唯祀事得用故鄭玄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尊皆用天子之礼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将奉元陵刑部員郎令狐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礼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曰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之史稱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墳壠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公始為厚葬周蚤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

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始其中無可欵雖無石槨又何戚焉為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理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將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理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功於理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礼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遠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於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頓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正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下置来多年曾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宮尋移在瑤臺寺側今屬通年欵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獘今欵於見住行宮修造所費久遠便安又為改移舊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於是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制自秦漢以来有之但相行沿於陵傍制寢未聞去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常玄成匡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供禋祀至誠至慎俯擇群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窃以陵寢經界在陌城之內非遠於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非太宗之寢雖遠井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栢城之內去陵

遠近不一則昭陵舊寢焚燕既盡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於
側循造不出栢城之內則與諸陵寢廟漠何異也議者或以太
宗創業垂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異復山上已毀之地
則為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為遠陵甚不然也何者因陵建
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天圍塋本於安靜繕建
彰於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版築之勞斯為動矣將欲崇閟
宇於荒廢興大役於密邇慮非程灵之所憑依區區財力之費
曽何作計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為使今日之改制以便為宜
奚必於栢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虔奉祖宗盡
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蒸黎民臣識陋學淺莫探往制謹
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常彤奏議曰歷代礼書及國朝故
事未見有不可移之礼先王建都立邑以安人也有不便則為

之遷況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遇焚燕遂奉仙駕久移舊
宮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叙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謂至
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
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不同各於栢城隨其便地又非皆
在山下也臣訪聞昭陵舊寢經久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隱蔽逕
路欹危以玄宮尚密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興功不
唯負載至難亦恐喧黷太逼天道以變通則久程人以適時為
礼今陛下孝思所切营建維新是則通於神明豈伊常情所及
程旨所示謂於瑤臺寺左側是必於昭陵栢城之內不在瑤臺
寺明矣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從俯近井泉則膳羞愈潔規模
一定垂之無窮酌其便宜誠為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
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

被焚燕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為定於是遣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献陼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修葺而已緣寢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礼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礼記及歷代礼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德緣情權制礼合変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數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勅旨依奏

親謁陵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献陵先是日宿衛設黃麾仗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絶不能興礼畢改服入於寢宮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天雨雪及太宗入陵悲鴞鳴咽百辟哀慟有頃雲出于立陵之上俄而瀰布天地晦明礼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並陪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從妃嬪大長公主以及趙國太妃等上入寢宮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

空勣越王正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右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
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衣服拜辭訖行哭出
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於橋陵陵在奉先縣至壖垣西関下
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礼畢還下詔曰黃長
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則在宜進奉先縣職望班員一
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戶以供陵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於定陵
如橋陵之礼陵在富平縣時每發行宮將竭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
疏上諫曰將事發軫路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来不相
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变在不慮患生
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
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唯在昧爽卿重慎之誠

欲及辨色國体宜爾用納良言然要須早朝稍晝夜漏耳十三
日朝於献陵十六日朝於昭陵陵在醴泉縣掌事者彷像遥覩太宗立神遊殿前反入上寢宮聞室中罄咳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數十人如聞其抃蹈之聲
十九日朝於乾陵陵在奉天縣諸陵各取側近六卿百姓以供養寢
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卿分行二
事陵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
少卿為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景龍二年三月右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礼唯
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
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准諸故事元無此礼遂上表

曰臣伏以既安宅兆礼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凶静之宮迎精而返宗庙為享荐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礼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叅候動止盖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上之道行之於時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礼経陵寢安謐手勅荅曰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内使去其諸陵並依来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公卿巡陵初發准式其儀伏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内還具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次供遞車兩来載儀仗推輅三十八餘差遣並停所司別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勅古者分命公卿巡陵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変通宜令太僕等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之陵所貯掌既免労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免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號謚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彝章其建初起運二陵仍准興寧陵側置署官及陵戸自今以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准数造輅於陵署收掌以充備礼之用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数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献

天寶六年八月一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一人卿

一人奉礼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礼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事其巡陵儀式兄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縣收掌長行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為常式

正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倍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礼簡略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礼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倫礼以為永式勅旨宜令所司酌礼量宜取其簡敬於是太常約用開元礼制及勅文舊例修撰五月勅旨施行所司先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先於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礼設公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西執事官又於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礼位於陵官西面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就位立奉礼曰再拜贊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祭礼曰再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掃及芟薙修理即隨事處分其奉礼即典謁等應須權攝請准天寶六年八月勅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行諸陵即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倫奉巡檢之礼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礼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卿拜諸陵准礼太上皇昇遐准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饗祀並合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

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差定觧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齋例論罰又應拜陵公卿正衙辭後並合當日出城近来因循轉不遵守動經累日止宿於家受命不恭莫甚於此臣請申明舊制因事制酌宜計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議曰按開元礼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卷第二十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寔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　皇后諸陵議

陪陵名位　諸陵雜録

緣陵禮物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五十六品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献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准朔望上食来月之後改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献陵故事從之

龍景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為諸陵每日奠祭乘於古
礼上既謹按三礼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唯著宗廟月祭之礼
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國置都設為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
疎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
墠有禱為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礼典明文義可求景直又按礼
論譏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加
朔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譏周所
著與古義礼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祭有朔望并節日
料則古礼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玄注礼記
云殷事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註儀礼月朔月半猶平常之
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為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来始

初朔望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四時祭享及臘為五享前
所奏定並依古廟正文更不旁引外傳考擾礼經更無日祭唯漢
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
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
帝時貢禹以為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常玄成等謙七廟外
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謙者亦以祭不数数則黷宜復古礼四
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数復数改
劉歆以為礼去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禴則
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祖無
明文以言親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至江右亦不崇園寢及
宋齊梁陳其祭無聞臣以為三礼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
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模事作法

垂裕将来擇善而行依経為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礼停蔬奏上
謂侍臣曰礼官奏言諸陵淮礼不合日別進食但礼因人情有
沿草陵寢如昨祇荐是乃(常)授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乍覧此
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陵二陵毎日一進必若
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為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勅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
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厳其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
即停時高宗(置)二十三年四月(勅)献昭朝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歳
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
此日外仍毎日進半口羊食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勅其建初
改運興寧永康四陵毎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判)別(與)陵署相知造
食進献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朕纂承丕業粛恭祀事至於諸節
常修荐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
陵(未)宋標令式自今以後毎至九月一日荐衣於陵寢貽範千載
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無典寔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
孝導人因親設教亦(變)遊衣於漢紀成献服於礼文宜宣示庶僚令
知朕意
大暦十四年九月礼儀使顔真卿奏曰按後漢礼儀志云古不
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請承秦所為也建武以来関西諸陵但四
時特牲祠毎帝幸長安諸陵乃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灵帝皆
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祠無毎日上飯其親陵一所
宮人随鼓漏理被枕其與洛陵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
又春秋傳曰祖(禰)則日祭曽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其壇墠則歳

貢大禘則終王固以親疎相推遠近為制又祠部式獻昭乾定
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
外每日供半口羊兂荐是則古元宗之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今
請元陵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便供半口羊兂荐准祠部式供
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設一祭每
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礼儀使杜黄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崇陵唯朔
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礼儀使奏按礼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寢朔
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
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尚食局供景陵干味食數肉魚肉委食
味皆肥鮮掩埋之從薰蒸頗極今請魚肉食於下宮以時進獻
仍令尚葯局擾數以香葯代之勅脯醢猪犢肉等皆宜以香葯
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僖皇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玄正為豈王廟號
襄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章人
藤氏曰天寶九載有詔發常氏冢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
尉薛荣先專知及見銘志發冢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為陵
皇荣先又與專知官薛荣先名同自閉及開元四十五年
而兆應若是足表僖溢過分殃咎宿成有以戒將来暴興
者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柩襯狼狽徒生嘆嗟又足
以誡將来厚葬者也

三年二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七品丞
昊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
少卿趙履温諷安樂公主奏依永泰公主例為崇訓造陵制許
之給事中盧粲駮奏曰伏尋陵之稱為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
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
常塗不合引以為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魯王哀榮
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借比貞觀以來諸王舊
例足得豐厚乎勅四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為陵
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
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守礼之父雍王之墓尚不
稱陵魯主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
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附馬墓無得稱陵者

且人君之礼服絕於期蓋為不獨于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
施及其夫贈之儀哀榮足備其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
又奏曰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源指南山以錫年仰北
神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
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群辟者也上無
以荅竟從粲奏先是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襄德
廟置守戶一百人至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
按昊順二陵恩勅特令依舊因隨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
代帝王陵戶准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當典請准
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
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近加贈不可越於本爵准令贈官用蔭
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礼不可踰理裁制請

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准配正兵縱令壖內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裒德別廟戶兼配軍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礼須准本廟汙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一日廢昊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昊順二陵（太平公主所請）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天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曆十三年七月將葬正懿皇后命起陵寢於章敬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於是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宅於家主宅於國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分布十二辰即章敬寺比常帝城寅上之地陛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寧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栢當靜灵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今則西俯宮闕南廹康莊事非國經義皆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不之章敬之比竟何所益空勞思想極乖王度示之兆庶彰於愛垂之萬代損於明則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登臺榭侯雲物晨鑒東作遐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蓋為此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栢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夫心一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正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宮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蓍龜始謚之以正懿終待之以昵近臣窃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至灵豈願以墳之故累陛

下睟明哉非所以稱述右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正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於睟德無盖於正懿將欲罷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寔玷大猷天下咸知淮臣献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惬意於一時之間校德於千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浔優武靖人登封頌睟一誤於此所傷寔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遥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寧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正懿之美弭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朱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礼儀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皇五帝方上帝皇帝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礼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礼及開元礼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变地祇皆出謹按不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礼伏請准元和元年二月勅用樂如舊三年之内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曰可

閏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常氏追謚之初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葬已二十餘載福陵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章嚴奉令若載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睟陵不合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寔有所疑不移福陵寔合典礼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

准今月五日勅奉光陵准經今年太歲在乙丑季土壬年不宜於光陵相城内興工動土宜於先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十九日勅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后於先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礼不同其宮寢并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諫建置勅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聡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四丈以下三丈以上皆致酋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内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代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鄫王元亨徐王元礼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雙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摠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主長楷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常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惰趙王福紀王慎越王正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長駙馬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礼南平公主駙馬劉玄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公主駙馬常政舉城陽公主駙

馬薛權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鋭長沙公主
駙馬竇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
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南方倩
中書令崔敦礼英國公李靖虞國公温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
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公魏徵高陽許敬宗趙國公長
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
書房仁裕礼部尚書張復胤國子祭酒孔穎達礼部侍郎孔志
納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褚亮礼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
文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元濂
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大夫姜遠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
光祿卿房光義并南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
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州

刺盧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義節衛
州刺史蕭業吏部郎中馬覬凶州都督長孫敞原中州都督李政
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珍瓛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
李裾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
弼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府司馬
史撝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
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
丹陽公李容師雁荐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
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
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琳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
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
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駢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

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
可汗阿史那步眞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大將軍房先
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大將軍房先
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
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曹河道將軍
元仲大將軍豆盧承基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
將軍段志玄將軍薛萬均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
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段存爽天冊府記
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賛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
孫無忌自於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
素節邠王守礼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
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審礼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
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
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并駙馬常鐵駙馬王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範金
仙公主梁國公主鄫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邠陽王郭子儀
元陵 無陪葬
崇陵 無陪葬
豐陵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

民賢妃王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光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莊陵陪葬名氏
章陵　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簡陵　無陪葬
靖陵　無陪葬
和陵　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王珣蔡國
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檝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
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
東園秘器蒿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
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宅穸之時喪事無
闕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陳創其礼大臣陪
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塋虞吾相齊終託牛
山之墓斯蓋往程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萬始終之大
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頒遇者自今
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献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
東園秘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
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葬陵邑信有舊章
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木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
聿遵故寔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

於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
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尚父子儀陪
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楸松勅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
所司許其栽種

諸陵雜録

讓皇帝惠陵　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　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曆三年四月七日
葬
殤帝無陵號　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　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
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寂充使將成而以玄宮狹小不容送
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
夫恚苦夜中投塼瓦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機
續成其功機始於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於是樽節
礼物校量功程不改玄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太后晁氏慶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息隱太子建成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治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靜太子邈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諒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安太子倚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三年四月進献昭二陵令為從五品丞為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諸陵所使来往宜令所支預料所須
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戶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布瓘往樹碑上曰其
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郎蘇頲為碑文頲因
極言帝王及后礼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后崇尚家代猶不敢稱
碑刻為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即陛下祖
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勅諸陵便至先立封封內有舊墳墓不
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理葬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灵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轀
輬不當道指丁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
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柱灵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正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陵栢城四面合各三里內不得
葬如三里內一里外塋舊須合祔者任移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
靖叅昭靖凡太子陵代数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並停
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勅諸陵臺
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見八年七月宗正卿至詞奏永康興寧

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請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季翺官是宗卿職奉陵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請兼充副便使專於陵所勾當從之

太和八年七月大雨雹足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啟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諸陵栢裁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四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裁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點檢據數牒報興折本戶稅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上遺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四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壽星等

岳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社稷

舊儀注祭犧牲不得捶扑傷損死則埋之若有創病者別卜
武德九年正月親祀太社詔曰吉日惟戊親祠太社率從百僚
以祈五穀今既南畝俶載東作方興州縣致祀宜盡祇肅四方
之人咸勤殖藝別其姓類命為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群官里閈
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咸亨五年三月十日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比聞除此之外別
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別有聚飲遞相承糾浪有
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畢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以後

宜令官司禁斷

神龍元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礼部尚書祝欽明問礼官博士曰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今太社主用石何也礼官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暉太常博士張齊賢尹知章議曰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書曰不用命戮於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是鄭玄以社主用石崔灵恩三礼義宗曰社之神用石以土地所主最為寔故用石也又呂氏春秋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後魏書云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古有明説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者彼謂人間之社非太社也又檢舊社主長今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付礼官博士等議其制度礼官常叔夏等又議曰社主制度長短在礼無文且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則社之神主可載而行今詳議以為主既可載明非過重祭郊特牲云祭土而主陰氣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望準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設以方色唯中央數尺以黄土常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黄土説者云冒以黄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擾此則合用黄土遍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倫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黄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望請准古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黄土覆之祝欽明又建議曰周頌載芟篇叙田籍田而祈社稷也礼記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籍百畝即此

緣有籍田自為立社王社侯社因此有名卿大夫以下無籍田所以成群置社籍田壇祭止是王社往者直云籍田近日改名先農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代妄設三牢群說紛紜乍毀乍立晉氏徒云省廢不知仍在籍田千畝共迷其日固久不詳經典致此諠譁今者創立社稷理宣政名典故請改儀注及式將先農為帝社使人聽不惑古義具存移前代之末學表當今之準繩豈不美歟諸礼官審加詳議礼官常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謹按祭法云王者立大社然王社所祭之處書傳無文漢書郊祀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臣瓚云案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時有官在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祠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光武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稷為帝社故

摯虞議曰魏氏故事立大社帝社是也晉初或廢或置皆不言當時所置之處或云兩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皇甫氏並云王社在籍田引諸籍田而祈社稷為證本謹案衛宏漢舊義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祀先農則神農也又五更要義云立壇于田所以祠先農壇之置度如壇魏秦議云風伯雨師灵星先農與社稷為國之六神晉太始四年上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又周隋舊儀及皇廟新礼先農皆祭帝神農配以后稷是則皇社先農其來自遠各在祀典不可合而為一今欲崇立帝社寔會礼經望於籍田之中別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兩祠咸秩協載芟之義符祭法之文祝欽明又議曰籍田之祭本是王社承前若祠先農共是勾龍后稷烈山之子亦謂之農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之子后土主名陽既勝夏欲遷不

可社稷主祭唯此二神祭法所載祀典皆自皇帝以下義農二皇不列常祀豈有社稷之祭上取炎皇正經典籍曾無此語膚淺諸儒妄為曲說假如蜡主先穡鄭玄云若神農徒見易之揉木即云若神農耳如其遠推遂古磨蜃在神農前將為先穡有何不可此亦鄭之謬妄不尋祭法根源後儒守株即以為定始立社稷祈報唯祭共工烈山神農來報大功何不遠取祈報即明三皇以上朴略洪荒帝王之道無取為教魏秦靜者又何知社稷先農妄分為二且六宗之義先儒猶且紛然六神之言秦靜憑何分晰習俗迷謬殊不可依豈有一籍田中置四壇埤先農王社同貫異名固是一種后稷勾龍道更無形影分祭四宇徒費豈是爾愛其羊又言漢祀禹神此義更殊未得若將禹平水土功大勾龍成湯革夏社時何不替勾龍祀周棄既將易祀夏禹寧

可獨遺漢德不建殷湯祀禹無乃為謁後王更無遵用明其一時謬僻礼官今欵效僻張禹無及迂乎前以王社沒以先農欵度其依經訓勿據俗儒於是常叔夏張齊賢等又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語記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籍田之詩在芟云春秋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刪定始改為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有改張以惑人聽憑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礼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氏配之從之於是改先農壇為帝社壇於帝社壇西置帝穡壇礼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至開元定礼除帝穡稷之議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至今以為常典也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勅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唯殷封
割滋廣非可以全惠養之道協灵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
奠天下府縣等並停牲牢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
以為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勅春秋祈報郡縣常礼
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縣祭祀
時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大祀中祀及州縣
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正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
子祭酒包信奏春祭社稷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唐六年
十月三日勅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勅旨宜准礼用
太牢天寶元年十月九日勅社為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春
祈秋報祀典視尊如聞祭官祇事不全倫礼朕永惟興故務在
潔誠俾官吏之盡心庶蒼生之蒙福今後祭官等庶事之間倍

宜精潔兩京委御史臺諸郡委採訪使有違犯者具其録聞奏其
社壇側近仍禁樵牧其百姓私社亦宜與官社同日致祭所由
檢校三載二月十四日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
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諸星為中祀長
慶三年正月祠部員外充太常礼院修撰王彥威奏謹按礼云
社者神地之道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鄭玄以為國中之神莫
貴于社故前古為大祀至天寶三年二月十四日勅云祭祀之
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祐百代蒙福列為
中祀頗紊大猷爾後因循又依開元礼為
中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攝行事祭之日不坐並是大祠之義
知列為中祀是因循謬教人報本未極崇嚴有國之儀唯
此厭屈今請准勅昇為大祠庶合礼中從之開成五年十一月

吏部奏准四年正月詔書大祠並差三品以上官充祭太社太稷攝司徒司空並合差三品官員額絶少其中或有假故無官可差其每年祭太稷攝司徒司空請准舊例取左右庶子少詹事及諸司少卿監通攝制可

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

天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去載衆星以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以後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祀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勅諸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祀風伯請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請用羊一籩豆各十簋簠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並以當群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五載四月十七日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封陳象威物效灵氣寔本於陰陽功大施于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于常祠唯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以後每祭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罷至正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問礼官其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曰以是小祠准礼又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御署校詳經據並無拜礼詔曰風師雨師為中祀相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礼雖無文朕當屈已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為常式本是小祀開元礼無樂章及升為中祀乃用登歌一部天寶以来常借天帝樂章用之本太常卿董晉奏請補其闕至正元六年五月十四日詔秘書監包佶補之雨師壇舊在通地門外道北二里正元三年閏五月二日又近東敬寺恐神灵不安詔有司于滻水東擇地移之其年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郁致祭告移

師為中祀假郊庙樂章未奏撰遂令于邵等分撰之六年五月以風師雨師武成王等樂章付有司施行之

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礼大宗伯官猶以燎祀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令礼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礼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有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地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徧祭之義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帝祇尊不得申並為從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厭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會于壽星祠於大社壇享之勅曰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勅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嶽瀆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親祠華岳舊儀嶽瀆以上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礼應再拜之儀謹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礼臣愚以為失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

開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勅霍山宜崇飾祠庙秩視諸侯蠲山下十戶以為洒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二十五年十月八日勅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坻遍於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禋祀之典亦有祈而必報宜令中

書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廟社稷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
岳四瀆至二十八年十月三日勅感而遂通神之鑒也祈而必
報礼之經也今農以畢功歲則太稔京坻之積寰海攸同用陳
蠲潔之荐以荅明灵之祉宜令侍中牛仙客等分祭郊廟社稷
岳瀆等及四海四鎮及名山岳瀆使有道路由過者亦宜便祭
至天寶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今歲西成頗為善熟宜令光
禄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岳其四瀆名山並委所由郡長官
擇日致祭至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七日朕祗肅郊祀祈在三農
冀幽贊之有憑必昭報而無闕宜令工部尚書郭虛己等分祭
五岳四瀆八載九月二十日詔稼穡豊穰群官樂業思崇聖秩
用展虔誠宜令宗崇正卿褒信王璆分祭五岳四瀆又至天寶十
載二月二十一日遣嗣吳王祗等分祭五岳四瀆其行冊礼至

元二年八月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岳瀆等舊礼
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又加
西岳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及諸岳瀆王公之號今用遣使之礼
非正也其年五月十五日太常卿董晋奏五岳四瀆伏准開元
礼每年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
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
所司准呈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
先奏附中使送往十二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堪奏謹按舊儀岳
瀆以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証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王者
父天而母地兄日姊月於礼應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岳視諸侯
之礼其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至開元修
礼五岳四瀆皇帝無親祭礼儀其祝文皆云嗣天子某謹遣某

官敢昭告於某岳某瀆之神讀訖皆申再拜祭五龍神位云献
官再拜此則有司行事皆有拜文今臣與礼官等通詳典制整
辨所宜伏聞礼擬於時議則求古無文可質正者則推類以明
之臣愚以為三才之尊各申所極尊有所統礼亦宜差若無比
視何以辨等故礼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子男議者以岳瀆既比公侯則礼如人君矣其餘祭也則人君
不合有拜臣之儀謹按五經通義云星辰日月五岳四瀆皆天
地之別神從官也因郊而祭者緣天地之意亦敬及之也又礼
記云非其臣則荅拜鄭玄注云不臣人之臣也則星辰岳瀆既
是天地從官恐人君不得如公侯之礼而臣下之也何以言之
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視昆弟岳瀆視公侯以此明之
星辰岳瀆是天地之臣也秩視人臣也陛下與天地為子遣使
申祭恐不合令受天父地母從官之拜宜有以荅之故開元礼
祭岳瀆祝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是國家著
礼以明神為敬不以臣下為礼以臣等所見並請依証聖元年
定制有司行事須申拜礼

前代帝王

顕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議曰謹按祭法云聖王
之制礼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准此帝
王今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尊師典其
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及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
以棄之漢高興章法垂於後有隋以上亦在祠例大唐稽古垂

化罔羅前典唯此一礼咸秩未申令新礼及今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寔修附礼文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之）祭虞舜于河東（以皐陶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於長陵（以蕭何配）詔可

麟德二年車駕東幸將封岱獄十一月至滎陽頓祭紀信墓迨贈驃騎大將軍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詔自古聖帝明王岳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其年十一月六日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遺趾乃于其上置廟焉）

天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追尊皐陶為德明皇帝梁（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與立廟每歲四季月享祭至寶應年礼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献三載五月二十二日置周文王廟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六載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軒轅（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牧配）顓頊（以元充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多（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也七載五月十三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編（緬）懷厥功寧王（忌）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禹王

都安邑今夏縣以虞伯益秩宗常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穀縣以阿衡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
都酆今咸陽縣先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配之周武王文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太師
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
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
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都故洛陽司空張華大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
雲中太尉長孫嵩尚書崔玄伯配周文帝起馮文翊尚書蘇焯大將軍于謹配隋文帝封隋
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
菓配酒脯潔誠致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
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傅說汲郡殷太師箕子汲郡宋
公微子睢陽郡殷少師比干汲郡齊相管夷吾濟南郡晉卿羊舌叔向
絳郡魯卿季孫行父魯郡鄭卿東里子產滎陽郡燕上將軍樂毅上谷郡
趙卿藺相如趙郡楚三閭大夫屈原長沙郡漢大將霍光平陽郡漢太

傅蕭望之萬年縣漢丞相邴吉魯郡蜀丞相諸葛亮南陽郡以上忠臣
一十六人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伯夷叔齊並河東郡吳延陵季札丹陽
郡魏將段干木陝郡齊高士魯仲連濟南郡楚大夫申包胥富水郡漢
將軍紀信華陽郡上以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新平郡周王季妃
太任扶風郡周文王妃太姒張安縣配享文王之廟魯大夫妻敬姜魯郡邹孟
軻母魯郡陳宣孝婦睢陽郡曹世叔妻大家扶風郡以上孝婦七人周
宣王齊姜長沙郡衛太子恭姜汲郡楚莊樊姬富水郡楚昭王女富水郡
宋公伯姬睢陽郡梁宣高行陳晉郡齊杞梁妻濟南郡趙將趙括母
趙郡漢成帝班婕妤扶風郡漢元帝馮昭儀咸陽郡漢太傅王陵母彭城
郡漢御史大夫張湯母萬年縣漢河南尹嚴延年母東海郡漢淳于緹
縈濟南郡以上烈女一十四人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
前致祭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不課戶四人有闕續填仍

關戶部處分至十二載七月二十八日有勅停廢九載十一月
十六日周武王漢高祖于京城內共置一廟并置官吏
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灵路請於昭應
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大古
天皇中古伏羲蝸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
南義扶國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略曰天
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祖宗
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
又不當更為天地建立祖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
羲女蝸等既先各有廟望于本祠依礼齋祭制曰可
大曆五年四月鄜坊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
請制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詔從之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京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所請也
元和十四年正月勅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
加修飾
天祐二年六月十五日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灵侯舜帝二
妃祠為懿節祠

龍池壇

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
篇集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篇
樂章共録十首紫微令姚元崇右拾遺蔡孚太府少卿沈佺期
黃門侍郎盧懷慎殿中監姜皎吏部尚書崔日

用紫微侍郎蘇頲黃門侍郎李義府工部
侍郎姜晞兵部侍郎裴耀等更為樂章十六年詔置壇及祠堂
每仲春將祭則奏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龍見于興慶
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常縮草祭儀縮奏曰臣謹按周礼以
鼃鼉祭四方百物祭發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灵
之畜有百物也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礼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
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法請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
東方春用於時二月也饗之日合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設壇
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
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変
者三変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変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
献周礼曰凡祭郡小祀用之也詔從之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
子請率月俸於興慶宮建龍池程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
中書令張九齡礼部尚書李林甫檢校使從之五日宗子請令
寧王憲題額侍中裴耀卿玄摸勒使至天寶二年五月五日又
撰文皇太子書并題額
正元六年六月復祭五龍壇春以来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雩祀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旬春遂幸興慶宮堂祈雨忽有一白鸕鷀浮沉水際群類翼從左右
咸異之俄而不見方悟龍神之変化遂相率蹈舞稱慶後大雨
果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三

武成王廟　寒食拜掃　緣祀裁製　正月一十二祭

牲牢　忌日　諱

武成王廟

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宜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礼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旬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准十哲例配享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一因秋享漢祖廟見傍無侍臣享太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守房生於漢楚翊奉高祖坐籌帷幄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舜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享請移於漢

祖廟勅旨依

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勅文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極生灵者諒在於師正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寔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成武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亜聖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至建中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礼儀使顏真卿奏武成王廟用樂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之礼與諸侯王名位義同廟庭用樂合准諸侯之数令請每至釋奠奏軒懸之樂勅旨宜付所司至七月十一日史館奏伏奉今年五月十五日勅武成王廟配享人等宜令史館參詳定名聞奏者又准

聞元十九年四月勅宜揀取自古名將十人充十哲

漢太子少傅張良先

以配享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河西太守吳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大司空安平君田單趙將軍李牧魏大將軍信陵君魏公子無忌楚柱國項燕漢丞相平陽侯曹參梁王彭越漢太尉絳侯周勃齊大將軍韓信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後漢伏波將軍馬援晉征西大將軍杜預唐司空鄭國公魏徵太尉趙國公李靖

七十二弟子

魯大司寇陳孔子宋司空兼侍中若邪村上公吳延陵季子齊相國晏平仲齊大將軍田穰苴楚柱國昭陽魏將軍吳起秦相國衛鞅燕昭王師郭隗趙將軍樂毅齊將軍田單趙將軍趙奢秦將軍白起秦丞相應侯范雎秦將軍蒙恬秦丞相呂不韋秦將軍王翦秦將軍王賁秦將軍李信秦將軍蒙武漢大將軍衛青漢驃騎將軍霍去病漢伏波將軍馬援漢車騎將軍馬防漢執金吾馬武漢將軍馬成漢將軍馬武漢將軍馬光漢將軍馬嚴漢將軍馬忠漢將軍馬寵漢將軍馬廖漢將軍馬防

郭子儀

天寶六載正月勅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捷

貞元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知刪定閔播奏上元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饗如文宣廟之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置亞聖賢之有程于義不安且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于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四月詔武成王廟樂章並未奏撰宜令於邵寺撰進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紓奏准開元十九年勅置廟以張良配享准式以太常少卿丞等充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於至上元元年追贈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親署臣以今月三日蒙差攝祭方覩廟儀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程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祠詞必資折衷理或過當神何敢當今者屈礼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謂御署並稱昭告於上下之祭窃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為允臣以為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帝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有生人以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程之名樂用功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韜勲業形于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礼哉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敢昭告請准式差太常卿以下詔令百寮集議聞奏兼大理卿于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尚書右司侍郎中嚴涗等議曰謹按李紓所奏援引訓典比量礼度祝文輕重之殺献官尊卑之節誠至當矣推而廣之抑未盡也夫人名徽

弼先程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謂其言可以範圍其行可以施百代其業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則不虛美其于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辛失德八百諸侯皆歸於周時唯鷹揚以為佐命在周有大功矣於殷謂之何哉祀典不云乎法施于人則祀之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礼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王及學者皆宗師之可謂法施於民矣貞觀中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開元中漸著上戎釋奠之礼其於進罷不為薄矣上元之祭執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武成封王之弼擬議于文宣王優劣萬殊不可以訓礼不云乎擬人必於其倫太公之于程人非倫太史公以韓非與老子同傳人到於今非之高祖封韓信為侯自耻於絳灌等列況程朝褒美之蔣其可雷同乎愚以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舊令為齊太公廟

無聞言矣享獻之事餘依李紓所奏刑部員外郎陸淳等六人議曰臣聞統天下者礼法也救天下者權數也拯難者常以權變礼以數易法有國者則尚德而賤數尊礼而晦權何者礼法行則人安其分務於修身權數騁則人思變常務於苟浮安其分理之源也思變常亂之本也故救一時之弊者事不可貽於將來垂萬世之法者道必不行於當代切以武成王殷臣也見紂之暴不能諫而佐武王以傾之於周則社稷之臣矣於殷謂之何哉且夫尊其道者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廟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思見師其道所由致法則俾夫立節死義之士安所措其心乎程人所以尊齊尭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賛伊呂先之以敬讓尊之以礼樂蓋謂此也使武成之名與文宣為偶權數之畧與道德齊衡恐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宜罷上元追

封立庙之制依貞觀於磻溪置祠今有司以時享奠斯得礼之正也左領軍大將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有權今欲有貶損恐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礼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固同並立廢亦不可況其典礼之制已歷三聖今欲改之恐非其宜也至九月十六日有勅以上將軍以下充献官餘依李紓所奏

天祐二年八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遷都以来武成王庙先来置立今請改為武名王選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從之

寒食祭掃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詔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為常亦有送葬之時共為歡飲遞相酬勸酣醉始歸或寒食上墓復為勸樂坐對松檟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断

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勅寒食上墓礼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用拜掃礼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餘于他所不得作樂仍編入礼典永為常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凡庶之中情礼多闕寒食上墓便為燕樂者見任官典不考前資殿三年白身人決一頓

貞元四年正月詔比来常参官請假往東郊拜掃多曠廢職事自今以後任遣子弟以申情礼

元和三年正月勅朝官寒食拜掃又要出城並任假内往来不須奏聽進止

長慶三年正月勅寒食掃墓著在令文如聞比来妄有妨阻朕

欲令群下皆遂弘誠自今以後文武百官有墓塋域在城外并
京畿内者任往拜掃但假内外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開
不到者委御史臺勾當仍自今以後内外官要覲親于外州及
拜掃並任准令式年限請假
大和三年正月勅文武常参官拜掃據令式五年一給假宜本
司准令式處分如登朝未經五年不在給假限八年八月勅釐
草應縁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令臣等商量唯寒食拜掃著在令
式銜恩乗驛以表哀榮遽違聖旨重頒新命其應縁私事及拜
掃不出府界假内往来者並不在給券限庶存經制可久遵行
從之
開成四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常参官寒食拜掃奉進止准往例
給公券者臣等謹按舊制承前常参官為應私事請假外州往
来並給券牒

縁祀裁製

舊儀每祭籩豆之数各異至顯慶二年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
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
舊儀注大祀中祀並前七日十日小祀並前五日筮日皆於太
廟南門之外卜吉而行之其遇廢務日並不廻避
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太常卿齊抗等奏每年大中小祀都
七十祭其四立二分二至臘上辛吉亥等日蓋為氣節也其後
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伏以氣行有時刻星位有
次舍或定用日或定用辰不可改移請依舊制其或有別禱祭
即是太卜署擇日並請准四月六日勅廢務日不用遂為故典
舊儀注無日蝕廢祭之文元年建丑月祠部奏曰来年建寅月

一日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月司天臺預奏其日太陽虧時礼儀使於休烈奏曰臣謹按魯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救而已矣牲至未殺則廢漢初平四年正月當祭南郊日蝕又行冠礼博士孫(殷盈)奭八座議以為正月元日太陽虧而冠有祼享之礼金石之樂是為聞災不肅見異不怵惕也(敬)望陛下太常別擇日其二日祭太一准礼儀物同祠所既緣日蝕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更擇日制曰可

舊制每歲大中小祀凡七十九祭皆尅定日辰著於祀典其餘本文相當則祭更不卜日三十四祭准礼但(言)信時月不定日辰太卜署至時擇日

正月一十二祭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祭高祖一室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亥日享先農于東郊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春日祭東岳天齊王東鎮東安公東海廣德王東瀆長源公以上准礼令著定日荐献太清宮饗太廟祀九宮貴神於東郊以上至時卜日

二月十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春分祀朝日於東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准礼令著定日祭五龍壇登馬祖開氷井祭司寒之神祭東氷(井)并西氷井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並同日以上至時卜日

四月十祭

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師於國城西南立夏日祀南岳司天(王)主南鎮永興公南海廣利王南瀆廣利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献太清宮享太廟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祀前二日

告太宗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五月四祭

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祭前二日祭太宗一室以上定日期著祭先牧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六月四祭

季夏土王日祀黃皇帝於南郊同日祭中雷中岳中天王以上著定日期

是月復祭廣德王

七月八祭

立秋日祭白帝于西郊立秋後辰日祀灵星于國城西南立秋日祭西岳金天王西鎮成德公西海廣順王西瀆灵源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獻太清宮饗太廟以上至時卜日

八月八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秋分祀月夕於西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著定日期祭馬祖饗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九月二祭

季秋大饗明堂饗前二日告憲宗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十月十祭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立冬日祭北岳安天王北鎮廣寧公北海廣澤王北瀆清源公以上定日期薦獻太清宮享太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祭前二日告高祖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十一月六祭

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祀前二日告太祖一室以上至定日期著舉人謁先師祭馬祖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十二月六祭

寅日禡祭百神于南郊外日祭太社太稷辰日臘享太廟奏祥瑞以上著定日期季冬太清宮奏祥瑞藏冰祭司寒東冰井西冰井並同日用以上至時卜日

開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奏曰伏准唐礼祭五岳四瀆皆蒋嗣天子祝版皆進署訖以聲典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蒋嗣天子及親署其祝文伏請蒋皇帝謹遣某官某致敬祭於某岳瀆之神従之

二十三年正月七日勅承前所給明衣多於齋夕付物既不先造徒有其名自今以後明衣絹布並祀前五日先給傳付監祭使具點閱仍永為常式至大歷六年十一月二日勅自今以後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宜准式給明衣絹布及浴巾餘准常例其布絹支左藏庫青苟物充其月二十日詔自今以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揖行事至天寶七年六月八日勅自今以後每差攝祭官宜令吏部揀擇朝廷有德望者充

天寶五載五月專知祠祭使王璵奏諸色祭官等並寛縱日久不惧刑憲當祭之日或逢泥雨或值節序盡皆請假曾無形迹今後臣皆私自察訪寔無事故妄請假及不肅敬者録名奏聞望加貶責應緣行事或稍後到小踈遺望請量事大小便牒所司奪其俸禄勅旨従之九載十一月三日制曰春秋祭享用存昭敬祝史陳信必在正辭苟名位之或乖於上下而非便承前有事宗廟皆蒋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乖尊上之義静言斯蒋殊不為允自今以後每親告享太清太徴宮改為朝献有司行事為

荐享諸　陵改為朝拜有司行事為拜陵應緣諸事吾宗庙者
並改為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祀祝文云敢昭告並改為敢昭荐
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式崇変礼庶表誠心宣事中外令知
朕意其載四月二十九日制頃者每祀黄帝乃就郊義寔有乖
礼亦非便稽諸体式理固不然宜於皇城内西南就坤地改置
黄帝壇朕當親礼以昭誠敬仍令中書門下與礼官等更深詳
定聞奏至十一月三日詔礼神以玉奠取其誠精潔表心温潤
合德自馮絡正奏後有司用珉礼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不可
用也況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宣于天地宗庙奠玉有虧自
今以後礼神大器宗庙奠玉並用有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
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寶應二年五月四日吏部尚書劉晏奏諸色祠祭委礼儀使撰

礼料為常式祭前點撿祭器及饌物明衣有不在者所由量事
科決其行事官若出齋宫及不到明衣及料不得妄制曰可
上元元年四月赦文有司所立秘祝之法或移於歲或移於人
君人之心寧所忍也自今以後削去其法其中祀下祀并禘祭
礼等一切停其諸應合祭礼列於常典所用祭料一依古制務
從減省以副朕心至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太常卿崔縱奏立春
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灵星立冬
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祿准上元元年制中祀小祀一切
権停至永泰二年有勅優風師雨師其灵星司中司命等壇至
今猶廢勅旨灵星等壇宜令所司准開元礼配享
大暦七年八月礼儀使楊綰奏祀官祀前一日従齋所集於太
常寺一時赴祭所如祭在皇城内者則不集制従之仍永為常

式至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大内皇城留守張景所奏得御史臺牒景風安上等門每至祠祭日緣祭官到尚書省授誓誡了赴朝准舊例合早開又准監門式皇城門無文早開勅旨自今以後祠祭授誓誡官其日既赴尚書省不須入朝貞元六年正月詔書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察者関白礼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享荐於是吏部奏申明白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喪滿者請許告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八年七月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荐祭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其忌日不受誓誡為御史劾奏令尚書省與礼官法官集議於是尚書左丞相盧邁等奏曰謹按礼記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視濯於父母死猶是奉祭也又按唐礼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則還家不奉祭祀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一旦以假寧常式而廢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誡則祀之嚴校其礼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詳求典據緣薦猷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亘坐罰

元和三年四月太常礼院上言太廟時享乃告廟朔望荐日同日謹按礼經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礼重於時享准礼時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礼先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薦食詳求礼情參酌輕重於是享之月其朔望荐食亦合便停若兩礼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礼其月朔望荐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荐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礼然後荐食即奠疎數有節

合於礼中従之

長慶二年十一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蘇景胤奏祠祭祢定出齋宮等舊例准廟參不到四品以上罰二千文五品以上罰一千文伏緣所罰稍輕更請加罰詔曰郊廟之儀本於恭恪罰輕生慢須議稍加自今以後有臨祭出齋者宜罰一月俸仍委監察

使每具所罰官名銜聞奏

大和九年十一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兂礼儀詳定使王起請創造礼神元寶奏議曰邦國之礼礼祀為大事拜璧之儀経有前規謹按周礼祀天地四方以蒼璧礼天夫黄琮礼地青珪礼東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又有四珪有邸以礼天両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品器皆礼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礼儀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礼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訖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証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礼神一則燔之礼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灵恩之義合於礼経今國家郊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礼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黄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式従之

牲牢

武徳元年十一月九日詔祭祀之本皆以為民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徳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邱方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少牢舊用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豊然克修常礼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勅自古聖帝明王岳瀆海鎮祭用牲
牢餘並以酒脯充奠
天寶三載閏二月勅祭必奉牲礼有歸胙非將興施惠之教以
廣神明之福此比来胙肉所進頗多自茲以後即宜少進仍分賜
祭官及應入衙常參官厨共食
六載正月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謙盖不資於
廣殺自今以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且令所司量減其数仍永
為常式其年起請天地合祭四時各用二犢五常迎氣各用一
犢冬至圓丘用一犢夏至方澤用一犢九宮貴神四時祭每祭
各用一犢神州用一犢太廟五享每用一犢東京准上文宣王
三祭每祭各用一犢東京三祭五嶽每載一祭每用一犢右據
舊料每載用犢五百一十四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五頭既用三

十九頭餘祠享並請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赦文
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
牲牢空多未為能享圓丘方澤任依常式宗廟諸祠但臨時献
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
大牢一羊豕各三餘祭隨事而供太廟羊豕舊各九頭
大曆六年十二月三日勅五方上帝九宮並大祠朝日夕月百
神太社先農釋奠並中祠自今以後太祠用犢中祠用猪羊各
一委所司支給送太常寺入滌其副准前
正元十八年五月太僕寺奏每年四季送太常入滌羊犢送後
或称暴死准式埋訖　真偽難明伏以毛色羊犢甚難
擇揀如有病死者望還太僕即准数送替冀易辨明永為常式
制曰可

忌日

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以五月五日行以遼陽既屬高祖忌日八座奏吉臣等謹按礼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此所謂星廻歲改親沒同辰思其居處不為樂事今陛下親御六軍已登寇境庶務繁擁伏待制決可以尊先聖之常經略近代之一志望請所有軍機要切百司依式聞奏手詔荅曰今既戎旅大軍事不可失在機速所以仰順古風俯從今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日詣闕献俘內史王及善以為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礼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其月是康帝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礼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

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

臣謂振作於事無嫌

正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

十二年五月詔先聖忌辰終經叙慰戚里之內固在肅恭而乃遽從燕遊飲酒作樂既乖礼法須有所懲前邠州長史郭煦宜于表州安置前南郭縣尉暅於柳州安置曹自慶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暖王仕平仍令勒歸私第先是初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請銀臺奉慰及廻王仕平遂邀駙馬郭暖張昭賢張怙及暖女婿嗣許王昭暖堂弟煦暅用教坊音聲入曹自慶並於宅中飲樂上怒之固有此詔尋亦許暖及士平出入

永貞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昭成皇后竇氏按國史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崩其時緣則天臨御用十一月建子為歲首至中宗後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日須改正以十二月二日為

忌

元和元年正月修撰官太學博士常公肅上疏曰准礼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享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切恐乖宜臣謹按礼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惟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礼官荀訥王洽曹毗王彪之並當時知礼者皆稱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並無礼據時從其議伏以仍前所禁皆有二十五月之中今既逾遠礼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經企及俯就不遠程哲之明訓下盡群言上稽玄鑒不以私懷而逾于礼節又記曰禫月從樂明王制礼漸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礼反重也今太常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

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傥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浔礼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傳中書門下令百太常卿與礼官等學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悉停閱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唯礼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勅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宜准此開成四年十月戶部侍郎崔蠡奏臣伏以國忌行香事不師古聖心求理動法典章臣頃於延英奏陳頗有蘧草陛下令史官尋討起置無文昨日閣中再承頒問雖因循未変亦無損於盛朝而除去不經冀流芳之異日勅旨朕以郊廟之礼奉在祖宗倫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而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仰奉聖灵冥資福祐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因崔蠡奏論遂遣討

尋本末經文令式曾不該載世俗因循雅重釐革其京城及天
下州府各忌日寺觀設齋行香起自今以後並宜停其月御史
臺奏請國忌日天下依舊不舉不視事不鞫答伏以道釋二
教漫濫虛無陛下靡所歸依誠契至理但以列聖忌日行香及
茲修崇示人廣孝蕘以天下州縣不舉樂不視事不鞫答以此
海內蒼生常知列聖廟號令既停罷行香之後勅內又無其日
徹樂廢公止行如舊之文伏恐遐遠之地迷其所向便與居常
之日率皆無殊臣思此事終関聖慮礼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伏願陛下聖孝蕃想
若以設齋資福事稍不經起令罷之已有詔旨其日天下州縣
不舉音樂不視公事不行鞭笞伏請重下明制依前遵守則凡
在遐陬逮於蠻貊不忘廟號有禆孝礼之源勅旨設齋行香近
已釐革道場停務自有典常臺司舉奏意在詳審宜依至宣宗
即位之初先以列聖忌辰行香一切停廢既久合申宴勗用展孝思其京
大和七年二月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
城及天下州府諸寺觀國忌行香一切仍舊
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涖決斷刑獄大小笞
責在礼律固無所妨起今後摠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
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睿宗神主祧遷其六月二十日忌并
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忌准礼合廢從之
開成四年五月太常寺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於東郊其日
與穆宗皇帝忌日同大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蜡祭百神與
敬宗皇帝忌日同准其年十二月六日勅近廟忌辰奏樂非便

冬季蜡祭又不可移变礼从宜一古有明據宜令其日懸而不
樂庶叶典經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欲准先勅懸而不樂從之
天祐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三日昭宗皇帝忌其
日百官閤門奏慰後赴寺行香請為永式從之

諱

武德元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不令曰依礼二名義不偏
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来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
多率意而行有違詔令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
字不連續者並不須避
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奏言依礼舍故而諱
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遷請依礼不諱從
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
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使改換恐六籍
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遠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
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意改易延和元年賈曾除中
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謙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曹
文音同字別於礼無嫌曾乃就職

永正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為蛮州睦州還淳縣為清溪縣横州
淳風縣為從化縣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論者以
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驅與區臨文不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
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
盟於幽宣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廣避
為初憲宗為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冊為皇太子數日兵部尚書

王詔上陳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耳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為礼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蕃曰歷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失子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常貫之為監察御史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于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婺王府參軍宋昴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改更稍遲殊戾勅旨宜殿兩選

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韻相近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谿以進狀內字與庙謂音同罰一季休復執奏曰臣按礼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庙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殽同而字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律乃免之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鼓兩字歆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嘉慶戊辰閏五月初八日晚聞居士手校

唐會要卷第二十四

受朝賀　諸侯入朝　三王三恪

朔望朝參常朝日附　廊下食

受朝賀

舊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日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師奏雲勅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按舊儀闕供奉官獻壽禮但依位次立禮畢竟無拜賀開元二十五年李林甫草其舊儀奏而行之冬至亦然

貞觀十三年十月三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幾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尤恐擁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常坐其後至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

即永為常式

顯慶二年二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
許之

聖曆三年正月制朝官有期喪大功未葬不得朝賀
神龍元年二月朝則天皇帝於上陽宮因勅每十日一朝太公於樂
侍御史盧懷慎上表曰臣聞昔漢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
陽宮今日陛下豈不欲為此乎臣度其事業與此有異夫漢祖
起布衣登皇極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行于此耳今陛下守文繼
統嗣武開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天立極蓋曰其
常不知何為更用此道遠自三五洎乎夏殷聖帝明王臣所覽
見未有此用者陛下安所取哉臣聞事不師古匪謂攸聞礼煩
則黷抑其有義況應天去提象終至二里餘騎不得行列車不
得方軌於茲屢出假令愚人一萬有犯属車之塵者陛下雖罪
之何及縱使萬全亦非重慎之道也臣望陛下從今以後遵其
內朝一則有暢於清温二則無煩於出入敬慎之道誰曰不然
必長以至志在元正布曆應天納祐行慶有期則願陛下倫法駕
周羽儀然後出朝亦示天下大礼也君常之日切願陛下思之
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遺
新恒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
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氣炎寒妨于政理況陛下
紹登大位初啟中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
未孚勤勞者未達冤滯者未舉逋逃者未還浮偽者未息羞之
國用凋敝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亮冦調發未寧
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競競

業業居安慮危絶嗜慾之源從清靜之化宵衣旰食以荅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一変化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合之内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其宴閑忽於黎庶怠於聽政復何以達堯心于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代臣愚切為陛下有所嘆息

開元八年九月初正冬朝會宴見蕃國王臨軒設樂懸陳車輅備麾伏其朔日受朝儀注減半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十四日冬至一陽初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礼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聽揖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来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畢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賀須改既令揖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常式至大寶三年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唯祭典每用冬至既于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寔深競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三日詔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於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勅宜以冬至受朝賀

天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勅中書門下奏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通省司又不通進因循日久于礼全乖望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伏下候一時同進勅旨依

大曆九年十一月八日勅故源王發引遷神廢冬至朝賀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勅元日門下侍郎奏祥瑞宜仲至正元四年
十一月十三日中書侍郎李泌奏冬至朝賀請准元日中書令
讀諸方表勅旨宜依
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来
典礼廢墜州郡不上計内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
典州府計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貢献列為庭寔
復舊例也
正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勅昔者聖賢仰觀法象因天地交會
之序為父子相見之儀沿襲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
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而為礼咸覿之義既行父子之間資
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中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
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
奏在京者并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仍永編礼式
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朝見之儀初欲冕服御宣政殿屬塗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
至元和三年四月詔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賀礼儀停先是創有
此礼自後亦不多行至是上以術数之說礼経不載遂罷之九年正月朔上御製紫宸殿受
朝賀賦退觀伏歸營詩十一年十一月日南至不受朝賀以司
徒馬燧出葬故也
會昌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唯宰相
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於檻欄之内及扇開便侍立于御前
三朝大慶萬拜稱賀准宰相侍臣同列胄武夫竟不拜至尊而
退酌於礼意事未得中臣等商量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
對班于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賛兩省官再拜訖遂升殿侍立從
之

咸通四年五月湖宴廻鸞於三清殿非常例也

諸侯入朝

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惧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至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留禾百車待以客礼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便至京師皆債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嘆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閑坊為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淳元年関中飢乏諸州朝集使造邸舍漸漸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温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勅每州邸第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十四日戶部奏若令

州府自置事又煩廢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住過事却收勅旨宜依二十年有司上言按漢儀注朝賀正月常一王四侯十餘歲一至又按史記諸侯王朝凡四見晉長安不過二十日今諸王入朝者甚多非謂示之簡要弭之礼節既乖古制有戲前典臣謂每歲二王入朝礼畢還藩敢以義請從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勅諸都護刺史入朝日及新授未辭因便在京朝會一事以上並同京官

先天二年十月勅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数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内刺史自相通隔明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頒諸州貢物于都府檢點一時録奏開元八年十月勅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

一日見其年十一月十二日勅諸州朝集使長官上佐分蕃入計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經考者不在禁限其員外同正員次正官後集

十四年二月勅嶺南五府管内郡武安萬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貢物者並附都府貢進

十八年十一月勅灵勝涼相代黔嶲豊洮朔蔚嬀檀安東疊廓蘭鄯甘肅瓜沙嵐塩翼戎慎威西牢當郎茂驩安北庭單于會河岷扶拓安西静悉姚雅播容燕順忻平灵臨薊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楊益幽潞荊秦潭廣桂安十二州為要州都督刺史並不在朝集之例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諸朝集使十日一參朔望依常式應須設食等唯例處分

永徽元年正月宰臣王縉等奏春秋之義臣子一例今後有大臣入朝百寮望請朝罷於中書行相見之礼其宴餞准故事於鴻臚亭集從之時上復罷大臣入覲之日建百官朝罷行相見之礼

大曆十四年六月勅諸州刺史入計如式

建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勅諸州府今年朝集使宜且權停其貢物及文解等准例令考典赴上都

正元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来朝及命歸鎮上御製詩以賜之牧守共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越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恋臨軒慰来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辭報國尔所尚恤人余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又命中使齎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中大節歲寒不移故賜此鞭以表之十七年閏正月夏州節度使右僕射韓令義来朝自入覲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時全義自夏州節度使為蔡州招討及赦吴少誠全義至闕不見不辭于正朝也

元和十四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来朝賜宴于麟德殿其
大将三百餘人賜物有差
十五年二月勅淄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賀比差部領人数
校多今後差官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長慶四年勅節度觀察使入朝不得別有進献
會昌元年六月勅東道節度使鄭復雖稱有疾擅離本道宜釋
放以後藩鎮如更違越必舉憲章
大中五年正月勅自今以後諸道節度防禦経畧等使有請覲
者但先献表章請得詔旨許允即任進發務使行止之際臨時
不失事儀機

二王三恪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革命創業礼楽変于三王修廢
継絶德澤隆于三代是以鳴條克罰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
殷祀爰及魏晋禅代相仍山陽賜號于當塗陳晋受封于典午
上天迴睠授曆朕躬隋氏順時遜其寶位敬承休命敢不對揚
永作我賓宜開土宇其以莒之鄭邑奉隋帝為鄭公行隋正朔
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介國公其為二王後至二年五
月鄭公薨追崇為隋帝謚曰恭
貞觀二年八月二日制曰二王之後礼数宜崇寢庙不嚴廩餼
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以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
庙宇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
之裔為王恪至神龍元年五月十日制宜依舊以周隋為二主
後

開元三年二月勅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及祭服祭器並官給及帷幄几案有闕亦官給主客司四時省問子孫唯同正三品蔭隋後每年給絹三百疋米粟三百石周後每年賜絹二百疋粟二百石並春秋支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為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即還見襲人十五年閏九月勅二王後為賓有者會賜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會曾經侍養者聽承襲贈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養亦聽承襲又二王後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天寶七年載五月十三日制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備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漢從損益難惟立五二王之後自茲以降且復因循將廣繼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于後魏子孫中擇揀灼相承者一人封為鄴韓公准介公例立為三恪

九載六月六日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國家上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能屈會集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鄴等公以昌為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至十二年五月九日魏周隋依舊為三恪及二王復封韓介鄴等公其周漢魏晉齊梁帝王廟依舊祭六月九日崔昌衛包等貶官大和五年正月鄴國公楊元溱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鳳翔一所楊州兩所京兆府一所准去年四月九日勅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訖其京兆府及楊州未蒙准勅例給勅旨各令州府准元勅處分

開成五年十月勅介公宇文士元亡宜輟今月五日朝參便為常式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請編入令式從之

朔望朝參

六載九月二十一日勅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晚於常儀一刻進外辨每座喚仗令朝官從客至閤門入至障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至午後放歸無為守成宜知朕意至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御史中丞吉溫奏請京官朔望朝參着朱衣袴褶五品以上着珂繖制曰可十三年九月御史中丞吉溫奏朔望朝參望自今以後除伎術官外餘官不到兩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長各奪一季俸五人以上者奏聽處分至冬應合着袴褶并珂繖若不具者請准勅彈奏從之

十四載三月一日勅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乾元三年四月十五日勅員外郎五品以上常參官自今以後非朔望日許不入賦平之後依舊常參時安史擾攘河洛故也

廣德二年九月一日勅朝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單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以後亦宜准此

大曆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栖筠奏伏以朝廷之儀義當祗肅今者以手力資錢比俸祿舊罰請准永泰元年八月勅為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參官其日並不到者本司長官請罰一月手力資錢其一月內三度不到者雖每度有罰亦准前罰一月資錢每月仍便於左藏庫折納其有久不朝謁并假過百

日以上者望令本司録奏如相容隠臺司訪察弾奏餘請依後
勅處分従之
又文武常參官或有晚入并全不到及班列失儀查御史臺録
名牒所由奪一月俸経三度以上者弾奏准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勅如聞朝官仗下多則門及中書門下不
散自今以後宜令臺司糾察除公事見宰相一切従正門出違
者弾奏又唯乾元元年勅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禄
正元二年八月一日御史中丞竇參奏准儀制令雨合停伏以
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
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伏下後到外廊食訖入中
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於本司勾當公事泥雨經
旬亦望准此

七年十一月詔常參官入閤不得奔走其有周以下喪者禁緦服
朝後衣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服不衣緦服
入門上問宰臣董晉對曰准式朝官有周以下喪者許服絶縵
衣不合淺色上曰南班何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
官皆以綾為袍五品以上服金玉帶取其文綵華綉以奉上也
昔尚書郎含香此意也
八年十月復命金吾置門籍
十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顏奏吏部兵部侍郎中員外
郎共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朝
臣此謂選限内不朝寔憑格勅去三月三十日輟前件官並闕
貢觀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令百寮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卷二百

永徽元年十月五日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以上每朔望參日升殿食
先天二年十月勅文武官朝參着袴褶珂繖者其有不着入班
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
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着到曹司
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
武四品以下於庭侍中進外辨上乃步自序西門出升御座朝
罷又自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為宸儀肅穆升
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于殿兩廂上將出所
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將退又索扇
如初令以常式
開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通奏每至冬至及緣大礼應朝參

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官許通着袴褶如有襂
故准式不合着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着而不
着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
天寶三年二月三十日勅百官朔望參應服袴褶并着珂繖至
閏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門下省并兵部吏撿勅
格無文伏以國朝故事開元以前旬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
寶五年始放旬節假日不入近年又賜分日伏緣優貸之厚有
改慢易之愆詔自今後以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除試人詮注唱
官并礼部侍郎兵部南曹官試人及入宿日其餘朝官參官並
准式尋為吏部兵部礼部奉舉詔可之
十三年正月御史臺奏諸司常奏文官隔假三月以上並橫行
參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比來或經冬至及歲寒食等三節

假滿不足本配入日並不橫行事實乖闕請從自今以後每經
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是請依文官例參從之其年六月
十二日勅卿等朝謁是常或陰雨不聞鼓聲則不免奔波走馬
忽有墜損深軫朕懷自今以後縱鼓聲差池亦不得走馬及時
暑稍甚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礼
上疏曰按三代典礼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
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不師請罷之奏可
元和元年正月准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郎官并礼官侍郎御史
中丞武元衡奏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称在先選舉
退內不奉朝參令式無之礼欲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去正
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奉勅釐革辭在明文尋又因循輟自便改

若以兵部礼部舉選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御臺度支京
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況旬節已賜休常參又許分日一
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其間甚熟甚寒皆蒙預放臣以為王顏
舉奏甚詳當時勅文處分甚備請准正元十一年四月勅旨自
今以後永為常式他年妄改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
典法無虧依奏
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如有
朝堂相弔奏及跪拜待漏行立不序談笑喧譁入衙門執笏不
端行立遲慢至班列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閤門
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鬧入朝及退朝不從
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每犯奪一月俸今商量舊條每罰各
減一半有犯必舉不敢寬容如所由指揮尚抵拒飾非即請准

舊例録奏貶官從之
四年十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准正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顏
元和元年三月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礼部侍郎官每年舉
選限内不奉朝參又今年所造選格不詳勅文復請明日朝參
臣合彈奏勅宜准正元十二年四月勅處分
九年十二月勅起来年正月以後每朔望日刑部侍郎郎中員
外大理卿少卿及中丞一人時對其日宰相并次對中謝官並
不用来
十年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
見群臣謂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不聽政其後遂以
為常今之見宰臣特以事召也其年六月勅御史臺自今以後
常參官每入班以見到人名銜進来其朔望及隻日勿進是月
詔自今以後許寅後二刻傳點及是質明後朝騎尚在街中者
特坐紫宸殿久之而朝班未至因命宰臣宣諭之乃復時命宰臣戒九卿
御史以中丞裴度遇盜故也
十四年二月詔朔望擾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仍委御史臺
糺察聞奏大中四年十月勅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御史中丞魏謇奏准
大和元年六月勅文武常參官朝參不視比之大祠故也
兵部吏部礼部三司尚書侍郎寺官二十三員主舉選試五箇
月不朝參近已降流聞奏訖奏勅前後勅文處分有司不合妄
更奏論准
正元十二年元和四年彈奏前件三司除試人及入宿外並不
合不朝參勅文曾未經年三司復此論奏今具前後勅文如前
勅者本是五箇月不朝今許不過一兩月奏不權放必恐擁滯

淮兵部選事勞逸尤與吏部不同選限内遇公事繁併日在具事尤由牒臺尋常不在放朝參限

天祐二年十二月勅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宜為常式今後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拘日数

三年六月勅文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閤于正觀殿正觀大殿朝廷正衙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賀比来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

廊下食

貞觀四年十二月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出國朝故事正史摭不獲正元二年九月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等亦宜加給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源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輟朝　雜録　百官奏事

親王及百官行立位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輟朝

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説薨輟朝五日廢元日朝會

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憲薨輟朝十日

正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故事團練

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爲其年九月義成軍節度使盧
群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従皆先廢朝然後除代至是先除尚
書右丞李元素然後輟朝非也十六年以徐泗濠等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尚書以
上之下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正元八年嗣曹王皐下一年
李自良長皆以節度使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
僕射卒輟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觀察使王礎卒特爲輟朝一日
以後不定載盡
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畧使周懷義卒輟朝一日經畧
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大和九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日伏以廢朝
軫恒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以來輟朝兩日示其升降
有差恩礼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雜録

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諸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中書黄門侍郎若
遇雨聽着雨衣及帽至殿門外并聽着出入又諸文武三品以
上帶職事者歎向田莊不出四面關者不須辭見致仕朝望朔
者准此
二年閏二月七日勅每受朝日平明後仗未下前皇城内正南
街宜斷人馬往来
十五年七月勅文諸道遥授官自非路便即不須赴謝
天寶十三年七月勅自今以後應正衙引辭官當日不發委御
史臺察訪聞奏
正元十三年六月詔自今以後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正月丁亥不視事以公卿奇朝拜諸陵故也初是月七日拜陵官發其日本視事適會暈晉卒廢朝至六年二月公卿拜陵發日遂不親視迄今因循行之

元和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鉄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畧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閤謝其餘官許于宣政南門拜訖便退從之

二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門啟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啟輿諸里門同時至德中有土蕃自金吾伏亡命因勅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至是始令有司各擾班品置院于建福門

五年十二月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至京師故事凡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

十四年八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于政理若遇休假頻不坐朝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延英開宰臣及群官往對已而上却不坐以中書侍郎令孤楚有事于太清宮故也其年十月下元假百宰臣對于延英議還可也

大和七年正月戶部侍郎庾敬休奏當司未有待漏院今請于鹽鉄廋支待漏院側創造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應文武朝參官新除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畧防禦等使及入朝赴鎮並合取初朝謝日先就廊下參見臺官然後赴正衙辭謝或有于除官之日及朝覲到城忽遇連

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許於宣政門外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
廊下參臺官者請自今以後如遇連假已見謝訖至假開亦須
開成元年正月勅自今以後每遇入閤日次對官未受(愛)隨班並
出于(並)東階松樹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
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自
今以後除刺史並望延英對了奏發日限促不過坐日許于臺
司通將待延開日辞了進發從之
三年二月御史臺奉宣自今以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司臺
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謝限又勅新授方
鎮延英開日便令中謝其兩省官中謝即不在令本司前一日
奏聞餘依其年三月堂帖奉宣新授刺史于閤内及延英中謝

不必須候延英開其月中書門下奏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五
監九寺大卿監准開成元年三月勅每遇延英開並令候對如
入閤日班退後各紫宸殿前東西松樹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
即聞奏者伏以兩衙坐日宰臣及(次)決對官奏事比及退朝已是
辰巳之間若更祗候即廢闕公務今日延英面論並請停罷如
須頓問隔宿及臨時宣名必不稽遲依奏其年十月莊恪太子
薨中書門下奏輟朝合至月末舊無起居之礼頗乖臣子之心
臣等商量隔三日一赴延英進(問)起居應協情礼從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及諸卿監等遇兩
衙坐日宜令兩人循環于閤内及延英祗候者勅前件官等若
當待制之日重差定憲(廣)妨公事起令以後合祗候官請不在
待制之限依奏其年二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近日丞郎

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時有稱疾便請先出請自今合候對官遇延英開日有事要與宰臣商量者即請拜食後先出仍事須前牒臺司或年齒衰遲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許三度仗下後先出其餘官不在此限如違請每月終一度具名聞奏依奏

百官奏事

舊制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通事舍人侍御史殿中御史則不稱官號

貞觀四年五月五日上謂房玄齡等曰君于臣子情亦無別前如晦亡朕為不視事數日惻愴之今任環亡豈有內外殊異所司不進狀乃對仗便奏此豈知朕意如朕子弟不幸死亡公等可如此奏耶今日後不得如此

永徽二年十二月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進聽仗下面奏

景龍二年二月七日勅仗下奏事人宜對中書門下奏若有秘密未應楊露及太師官不在此限至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錄所奏狀一本先進令長官親押判官對仗面奏其御史彈事亦先進狀至開元五年九月十二日詔比來百司及諸使奏陳皆待杖頗乖公道須有草正自今以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令對仗如文書浩大理交襍者仍先進狀其太史官自依舊例至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詔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對仗公言比日以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告語令知如緣曹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可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開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勅五品以上要官若緣兵馬要事須面奏者聽其餘常務並令進狀

興元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近者朝官諫言都不陳奏時之利

病何以知之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回奏
時政得失庶有弘益
正元十四年二月太常卿齊抗奏元日朝賀奏事戶部礼郎尚
書司天監奏聞元礼並令于横班同群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
自後並未拜以前先就階上立奏事畢隨例便非奏報之時備
礼于数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
朝故事貞觀中在環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礼岑文本
既沒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
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礼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
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体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于幽明弥
情之文無虧于礼典太常寺參定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
薨卒皆謂輟朝其間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列散者為之

礼変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將相及曾在
密近宜加恩礼者餘請不在輟朝其餘並請依元勅又中書門
下奏覆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請同体過時而哭于理為乖礼
院所請合輟朝者各以聞哀之時明日請依餘酌太常寺所奏
別其品例輕重進定謹按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
一日又准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
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從一品侍中中書令以
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
都護上將軍統將以上從二品門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
騎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衛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
武羽林大將軍內侍監以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秘書監七
寺卿國子祭酒少府監將作監京兆河南尹以上從三品緣令

式舊文三品以上薨沒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礼情所及事必繁于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咸乖中道臣等參配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禦經畧等使並請各據所兼官為例依奏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近奏定合輟朝官品勅已尋行其致仕官多是優礼合同正觀勅例未談須有處分自今以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例依奏勅應官至丞郎亡歿合有廢朝況班在諸司三品之上自今以後宜准諸司三品官例處分因尚書左丞庾散休薨乃降是勅也

大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綸秀寔之子自古歿身以利社稷無如秀寔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礼忠臣之嗣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親王公主薨日准德宗以前寔録並合輟朝一日請自今以後准故事處分又京官一品尚書省二品及時舊相方臻此位比来同勅史曾任監例輟朝一日恐軽重不倫起今後並望輟朝兩日又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編入令式又駙馬登朝之初例除四品既是國家不合繫于品秩望輟前一日並依奏

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止之元勇也詔贈司徒輟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程心今以輟朝之数比于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礼所貴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則深于宗屬則薄先王制礼割愛厚親據開元礼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線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数望速

改詔命輟朝一日或用以北方今京兆府河南司録及諸州録事參軍皆操紀律糺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綱紀六典畧同設使諸曹掾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在司録及録事參軍之上施于州縣尚謂非宜況在朝廷寔為倒置且尚書左丞自置此官職業至重按六典得彈射八座主省内禁令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糺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措置今臺司所奏但言往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勅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宜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位在左右丞之上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唯有紊典章寔恐重遠元勅諒具正元二年以後勅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合事理勅旨緣御史臺與臺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其詰崔于奏兼御史大夫令兩省官詳議奏聞

三年二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奏兼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奉勅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時為寵奬近来諸司侍郎兼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裏行朝謝之時列在左司郎中之上以此參比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勅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寺丞進為正四品下即官望苻裏九重往時酌從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憲聯試叶朝儀請唯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尚書左丞之上勅宜退既無礼度則有闕儀今請依開元礼部戶部尚書以上於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准儀

注奏事以補舊儀可之

十八年七月嘉王府諮議高弘奏事自理逋債因下勅曰比來百官每于正衙奏事至于移時為弊亦甚自今以後不須於正衙奏事如要陳奏者並于延英奏狀請對正衙奏事不之間攸理道講陳政事其後正衙奉御凡在列位無上達令弘本白贖理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可

長慶二年七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應有諫論合守進狀常例有違者威衛將軍高扶授引德音迴出班位緣非彈奏本條未敢舉勘起自今以後其文武常參官閣內奏事近年無例昨即請奏彈從之

會昌元年六月勅今後應有朝官及上封事人進章表論人罪惡並須證驗明白狀中仍言請付御史臺不得更云請晉中不出如軍國要機事関密切不在此例

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于途皆降乘遠法申敬有乖儀注上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特進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乃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並行于今又乖國憲上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毋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吾子也徵又曰陛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以長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者宜知所慎于是遂可珪奏

開元六年八月一日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疏曰臣謹詳諸史氏紫以礼經有親親之義尊尊之道所以重王室敬耆年今陛

下纘舊維新睦親尚齒朝儀品列宜更申明至若命以嗣王用
崇主祭養夫國老蓋在乞言會于朝班合從上列准令嗣王正
一品今乃居庶官之次頗為閒雜須有甄明臣伏見開府儀同
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請嗣王亦與開府同行諸致仕官各于本
司之上則重親尚齒典礼式存五日勅九族既穆百官有序至
於班列宜當分位嗣王寔光于主祭國老有責于乞言比在朝
儀尚為閒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
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用永為常式
七年八月勅諸王入朝恩追至朝參日未入間于便近處坐仍
令所司陳設
建中元年十一月詔親王出閤就本列至正三年七月詔宗廟
尚爵朝廷尚官今嗣群王爵雖居高官或在下列于上官之上
非制也至四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群王列于本官之下也
至元二年十月九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合上公
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
班立位合依三品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勅今後嗣群王列于官班之上庶子宜在
卿之上
文武百官朝謁班字
正元二年六月御史中丞竇參奏起自今以後班七人以上同
日不到者請具名聞奏從之其年九月五日勅應文武百官朝
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
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序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

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右）殿中侍御史（左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
横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
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
御史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
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班之後也）諸使司下無本官唯授內供奉
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
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攝者唯（聽於）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
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立若入閤內亦如
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群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國
公等同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

護散官特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並（勳官）上柱國（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
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下）都督上州刺史五
大都督府長史上都督府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
勳上護軍下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方庶
子秘書少監（左右）餘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將作少監京兆河南
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親王（府）長史司馬鳳
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大都）督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司使者萬年等六（縣）令
太常宗正秘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

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書舍人洗馬親王諗議散官中散大夫
朝請大夫朝散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
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千牛中郎將二人次
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二人次
又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橫街北南金吾左右大將軍
入閣升殿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
人次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
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排散手仗
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應當上合入閣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入閣人各依本職事立非
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閣升殿除千牛衛
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中郎將充其諸衛及率府中郎將皆
不得升殿

一品班　群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

公勳官　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將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

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

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

太子左右衛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

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

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勲翊衛郎將軍太子親勲翊衛郎將親王典軍親
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
遠將軍游騎將軍游擊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勲官上騎都尉
騎都尉尚書省官　據周礼先叙六官准六典尚書為百官之
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首
東宮官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
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既為師傅賓相不同
官屬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秘書丞上
尚食奉御尚藥奉御　本局既隷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諸王府官　行例合以王長幼為序
檢教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類正官之次其有
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叙除留守副元
帥都統節度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
兼外餘應帶武職事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光殿前龍尾道下叙班　舊典此意唯合于通乾觀象門南
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于龍尾道下叙班既非点故
今請停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文至宣政門文
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如之其退朝即並從宣政
西門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克禁軍職事准
舊例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興元元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勅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在集賢史館等

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礼部詳
定所奏勅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侯王上
餘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
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列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
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爵同者亦
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
事仍依本品群王班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
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
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
在從五品下男在從五品下即前資官被名見及赴朝參致仕者
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

事諸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東朝會位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須
別使臨時聽勅進止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
五品上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
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
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
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
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露失容及泥潦並停諸
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
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繖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
宿衛官皆聽不赴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日艱難以來人馬
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

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頃
並停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館崇文館國
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以前御史中丞竇參等奏
伏奉今年四月三日勅宜付所司與御史臺以近日体例參校
礼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奏者臣等准敕詳定如前勅旨二品
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
兼及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礼異群僚宜依
本班朝會餘依十三年十月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覲詔參
令入大夫班亦優礼也
二十年十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准正元二年班序勅使下三
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
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近例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請自今以後

卷二十五

諸使下御史內供奉者入閤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
之後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使為常式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奏准正元二年九月班序勅已有定制
其橫行位次請一切依本班先後如遇雨泥廊下立班即依舊
位又常參官辭見班令緣吏御史多帶兼官高下不等今請兼
大夫者在諸司四品之上丞廊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中丞者
在諸司五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侍御史者在諸司六品
之上供奉官六品下兼殿中監察在諸司七品之上及供奉
官本品之下如本官帶常參官攝御史者依本官班序仍舊例
准入辭見如本官不是常參官攝御史者在此例又諸文武
官朝參行立各依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尚書以上
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官高職事官品為序者緣有檢校官

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又准紫宸門外班除供奉官其餘一切宣政殿前班序登階後任依舊位如遣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正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凡諸使兼憲官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列在本官之位請自今以後常參官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從之

會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准元和元年四月勅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尚書諸司侍郎兼憲官與左右丞不常並置至于序立式有所疑臣伏請依前導守永為定制依奏尚書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舊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奏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准京兆尹往往帶此官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只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之上在太常宗中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右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尚書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品班位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糺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處綱轄之地

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驟居其上今擾散官自將侍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于理切近者依崔于等所奏

唐會要卷第二十五

唐會要卷第二十六

冊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后 應儀制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見三師禮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礼 鄉飲酒大射 講武 歲表例 侍制官侍讀附

冊讓

正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當受冊至光宅元年並停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

諸衛大將軍特進領軍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
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諸詣朝堂受冊至景雲九年八月十
四日勅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敬讓者聽餘並不
領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左右
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于宣政殿有神龍以来冊
礼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
正元三年四月御宣政殿備礼冊拜太尉李晟受冊訖具羽儀
乘輅謁太廟遂赴上于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
冊侍中奏礼畢如閤即宰相捐攝之時相張延賞敬輕其礼始奏
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左散騎常侍劉滂攝侍中
奏礼畢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

礼敬以輕之也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勅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
人其有至行可録才用未申亦許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
授以不次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凡百官僚辟公卿尹除命多存飾上自於
已後宜各舉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轉中書省叙用
如通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各以已之
職推讓三人並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望
官及郎官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荐一二人以自代仍具録行
能聞奏審其所舉以行殿最

卷二十六

二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
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
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
官委長吏勾當附驛聞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見擧
多者量而授之
至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擧人自代者比來
所擧少有撫實殊乖求才之意自今以後每擧人皆令指陳其
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勅參常官擧人後便
具所擧人薦狀上中書門下如官缺于此選擇進擬從之
咸通四年正月勅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三日擧一
人自代

讀時令

正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
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礼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明堂受朝
讀時令謹按讀時令日自秦魏晉已來創有此礼每歲立春立夏
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帝升御坐各服五時之色尚書令
以下就位尚書三公即奉時令就位伏讀凡五時皆如之所以
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斯理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令之
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御極創建明堂舊典缺本莫不補緝每
至元日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礼附于元日行之令布政等礼
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以因循去年元日尚書有乖古典事須
停廢臣謹與鸞臺鳳閣考古詳議已停讀訖不敢不奏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常縮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案令常縮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歲餘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書令常參官五品以下並升殿坐而聽之

正元六年二月制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行之

大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方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納用遂制太平國開元中詔令春夏秋冬常令以孟月于正殿受朝讀時令天寶以後盛典久廢災沴之作寔恐由斯臣等商量来年正月依礼讀時令命太常寺先撰儀注務于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娣以下為内命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為外命婦王之母妻為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群臣命婦朝皇后始有此礼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礼礼儀使二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擬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禮畢殊為失礼有詔乃停

雲景四年六月勅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告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勅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須辞見謝者皆不得輒奉其

會即所司録人数送内侍省内謁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
訖又典定然後奏帳訖各報所由若辞見参謝及有献奉亦平
明至宮門整比一時揔奏如勅追喚者随至聞奏又親諸親五
等已上内命婦才人已上并外命婦朝参乗馬者聽乗至命婦
朝堂從人数准乗車例即入内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内侍省高
品官對看然後六柱國入若從内出准此其下從入者即監捜
若有婦人男婦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二等及親王太妃妃下
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人外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
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妃公主遣阿妳及内監参下從扶車散
一人諸親及外命婦朝賀辞見見参謝入内從聽依前件至内
命婦朝堂及夫子官品高于等從高仍並不得乗擔子其尊属年老勅賜擔子者不在此
例也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一品

縣主視正二品王妻為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
者帯三品已上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勲
官二品有勲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勲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
帯職者若勲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
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聽
從高蔭及内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
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宮命婦亦准此其會朝依命婦制自外
婦人不因夫子號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郡君某縣君鄉君
並准此諸因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本
貫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申奏者所司揔為抄奏若未給授
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給限諸庶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
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合又諸親婦

人并命婦應常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朝冬至寒食五月五日
並命所司于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准
夫子同班則在上非二王後夫人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
參之例散官三品已上及王若國公得朝參者母妻准夫子例
當條自有制者依當條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邑號者並
授諸外命婦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入
進名參賀其立夏立秋立冬并進名參如泥雨即停依奏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今已後每
年元日冬至外命婦有邑號者并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宮殿門
二年七月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婦朝謁皇
太后自有儀常不合前却自今已後諸公主郡縣主宜委宗正
四寺勾當常參官母妻御史臺勾當如違者越者夫太子奪一月俸無故頻
不到者有司具狀聞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内外命婦請至朝賀參奉前五宗正寺
先牒内侍省計會進名御史臺具集日轉牒諸司餘准元和元
年勅處分依奏
長慶四年三月礼儀使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立並合行
起居之礼緣其日兩宮起居若依舊章事涉煩褻今請正至日
即詣興慶宮起居訖詣光順門起居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冊皇太后内外命婦比合朝賀今
因命婦未有院宇兼慮或闕礼依若准舊儀恐難集事宜令各
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正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礼宜用二月為吉請

追兵倫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璃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礼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行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事甚要不可虧失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扶皇太子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礼之儀謹按上礼非古從南齊後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群臣歛錢献食君上厚賜荅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頻齊魏乃胡虜之風故不足效後車敢有前車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礼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礼儀宜上停

皇太子加元服

正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内外文武官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正觀十二年七月礼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常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礼節挺對曰見師之礼拜荅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業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寘樂

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礼卑則太子無所取則于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後再拜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議擬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讐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絶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辞孚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辞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當卧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已官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怪也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有遺朕哉勣雪涙致詞以謝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

開元三年四月勅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伏下與前件官請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放並權停

其年八月勅太子大師鄭國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宜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

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六日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不許公主與諸王抗礼

正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切密見密王元曉等事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悉以藩維須依礼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亦荅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訓誡永循彝則

顯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及舅姑之敬礼經攸重苟違斯義有數彝倫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之父母皆降礼荅拜此乃道亡替婦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閫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一依礼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負扆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乃用家人之礼近代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放子姪違輩礼典情用憮然自今已後宜從草弊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輟拜衛生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正觀六年詔曰比年豊稔閭里無事乃有惰業之不顧家産明遊無度酣宴是躭危身敗德咸由于此每覽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寔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軫歎自匪澄源正本何以草茲俗弊欲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可先録鄉飲酒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列有序遞相勸勉依礼行之庶家識廉恥人知敬讓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勅鄉飲酒之礼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
年遵行鄉飲酒礼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頒鄉飲酒于禮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
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寄
者宣揚礼楽典册校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
睠朝制礼作楽雖行之日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礼楽
之名而不知礼楽之寔切見鄉飲酒頒於天下比来准貢舉之
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用州所管縣
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礼奏楽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
章言孝于養親及群物遂性之宜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
盡誣但州縣久絶雅教不識古楽伏計太常真有楽器大楽久
脩和教望天下三十五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教仍付
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脩礼儀准
令式行礼稍加勸奬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二月勅應諸州貢人
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其所
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礼牲用少牢以觀物兒現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群臣大射礼于立午德門
射于武德殿
正觀三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於玄武門四年八月賜五品已上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於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文射於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

文武五品已上射于玄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群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礼四日賜五品
已上射升永光門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礼自後遂不行此礼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礼上表曰臣聖王之理天
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于家而忠于國此道不替
無不礼也故君子三年不為礼礼必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
礼所以明和容之儀非取樂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申祭
祀辟寇戎古者哲王莫不逢襲臣切見數年以来射礼便廢或
緣所司惜費遂使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廢者物所全者礼故
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礼伏望令旺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

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百乃止
開元七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時金部員外郎盧庾與職方員
俱不及垜而互言工拙著戲外郎李蕃俱非善射者雖引滿
左右不曉著箭去垜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也
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以
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礼章多
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
未足以威遠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士諸侯
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脩
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
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景福我作故諸侯貢士亦
試于射宮容礼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重意于射

之礼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和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候之礼兄官厚秩禁衛崇班勳盈累千其箇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疊程人憂勤招恤猶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見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瞥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缺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礼養人天下幸甚疏奏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大射展礼先王創儀雖沿草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候以觀德豈爰羊而去礼緬唯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礼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于安福樓下自此已後射礼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曜威武可依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巡撫親臨校閱至八年十一月十日講武于同官縣

正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于渝水之南行三驅之礼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許州長史封道弘奏尚書臺本國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于此因以為名今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校習請改為講武之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龍閱引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為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凌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為一鼓而示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焉曲直圓

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変步退而騎進合而各
復其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監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
曰甲冑精新將士齊力親之者猶震恐況當其事乎上曰講閱
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候景以數千人
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又不可弃此之謂也
麟德二年十月敔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臺監王
方慶上疏曰謹按礼記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盖王
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干戈甲冑
之揔名兵共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
生氣也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太摯者種不入蔡邕月
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而水潦至

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於邙山之陽上御北城樓以觀之聖歷

而故敗物也雪霜太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太傷首
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
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陽故犯陰氣害
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來不登無所收入也伏
望大恩不違時令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制荅曰循覽所陳深合
典礼若違卿意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来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鋋金甲
耀照天地列大陣于長川坐作退進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
入號令如一上親援戎服持大搶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
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永張說跪于馬前諫
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于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
以從人望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礼儀使唐紹以草軍儀

有失斬之 上既怒唐紹左右猶請宣勅斬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邀尋有制罷邀官遂擯廢終身

薛訥為左軍節度兼以元帥及礼官浔罪諸部頗亦失叙唯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軽騎召納苻至軍門不浔入礼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茲矣自運屬清平人忘争戦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礼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戦故周礼以軍禁糺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戦是謂弃之宜差使于西京及諸州簡取千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後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族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少長有礼疾徐有節将以伐叛懐服将以保大定功協于師正以弘武倫應須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仍別作

優賞法聞奏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三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

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礼教習仍于其時申兵部

戒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公主曰制司勅田牒皇太子曰令親王符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上曰敕尚書省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牒庶人之言曰解辭諸司相質問有三曰関関通其事曰剌剌舉曰移移其事于通判之官皆曰連署

正観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許之飛驛奏事自此始也

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奐百官書疏先無

体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令太子左
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友師傅等
不在此限
天册二年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施勅行制及内外官司奏狀
文按並大字至曆元年四月十一日制勅公文錢物倉庫計
贓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別勅作大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
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號皇后
皇太子立及元日則吏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並奉表疏賀
其長官無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賀表當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礼
部整比送中書録帳揔奏又應上表啟及奏狀並大書一行不
得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者並須指陳寔狀
不得漫引古今凡須奏請者皆為表狀不得輒牒中書省若事
少者即於表内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盡書者任于事前作
一事條表内不須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勅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見及降墨
勅並於狀上書一題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詰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数作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仍令本司
牒所進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中書門下御史臺不
須引牒其有告謀大逆者任自封進除此之外不得封進如有
違者并先決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胡書進表並令西
蕃所由州府翻訳封進十一年七月五日勅三都留守兩京每

月一起居此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
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發處留守
亦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稱）陛下（對策忠上表通稱）至尊（臣下）
（內外通稱）乘輿（服飾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諸赴車駕所及詣行在所皇太子已
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皇后以下率土之內于皇帝太皇
太后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于皇后皆稱妾也）百官上疏于太皇后
太后皇太后稱殿下（上啟表同）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
天寶十年十一月五日勅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謝或因
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
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至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
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送不須更差專使

會昌五年八月御史臺奏應諸道管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
慶陽等四節賀表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常道專使發遣
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官罰本職一月課料發表
訖仍先於急遞中申御史臺除四節外非時別有慶賀使司便
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奏委留至上都委留後官進奏緣
使司賀表先來其表郡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發遣加前却
亦准四節制例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即不用聚表賀奏
大中三年應邊鎮節將以討伐党項羌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
因此有此請自後諸道率多為例亦無正勅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正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
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

曰本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工也朕
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
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于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
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兩省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
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二月五日詔礼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
待制於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日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几
九百人　李巢張昌伯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
待詔弘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仗供奉
文明元年九月五日赦文宗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
明福門各一人待制證聖元年左衛曹曹參軍員半千充使吐

蕃辞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
小事不足煩卿宜且留待制也遂與王處知石抱忠並為弘文館
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于明德門待制
先天二年十月五日勅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兩人
隨伏待制供奉及宿衛官不在此例至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
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讜議時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
凡百僚庶宜体朕懷各盡昌言以副虛佇于是太子左庶子吳
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
永泰元年三月一日勅惟政之難非賢物又必稽於衆允執其
中寔伏群材用弘庶續朕以國步未康朝經或闕思與文武盡
臣咨謀善道尚書左僕射冕右僕射英乂太子少傅遵慶太子
少保兼御史大夫志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

常侍暢璡檢校刑部尚書王昂檢校刑部尚書崔渙吏部侍郎
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賈至杞王傳吾令珪寺並集賢待制
大曆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天二年令
群臣直日待制以倫頠問旬今已後准元勅文官一品以下更
直制待奉事官盡退然後趨出便于丙廊有食待進止
至酉時後放陛下閔暇之際時有召問庶或上禆理政奉勅宜
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勅宜令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于見任前資及同正員試
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兵鋒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
支擾品秩量給俸錢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須幹力什物廳宇
等并計料處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
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

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
官日有兩人皆倫頠坐亦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克他
司思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
者以待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
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無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
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厨料什器建造庭宇約
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准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
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又當復除二百户反復計之所損滋甚
當今関輔大病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産積于府縣寔思改革
以正其源又臣常計天下財富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
其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
軸杼猶空方期緝熙必籍裁減豈俾閑官復為冗食籍舊而置

尤可苟也若之何加焉疏奏從之

正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勅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見一條

杖下後封進觀方畧無補闕拾遺有足匡固宜無隱如事煩細

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曰今常參官七

人對見以時政有訛忤及不適事理者悉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詔常參官各其所見封進每坐日三人四陳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遇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

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

件官以倫頓問比来多不奏事有同虛設又正元七年更有次

對官難以兩置去歲已停今唯以六品以下清官前例恐非盡

善伏請自今以後兼以中書門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

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王

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于延英候對以為常

式勅中書省御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於延英候

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二年三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宜停

自今以後有事則進狀其次對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並令前

一日進狀来者伏以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方

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聞奏今遣應候對官前一日

進狀若以尋常公事不暇但面論表章足以陳露儻臨時忽有切

務文字不可進言更俟後坐動踰數旬處置之間便有不及又

請狀入之時須在卯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合待制官御史臺奏舊例諸司官輪署簿前
三日具名銜報臺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逼日方報録奏
常恐失時請旬今已後如不是先陳牒請假臨時不署簿者請
准朝參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三度違犯即其名聞奏依奏
開成五年三月勅刑法官朔望不要候對初二年八月文宗御
延英對刑部郎中紇干衆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

侍讀

開元三年七月勅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宜遴者儒博碩一人
每日侍讀遂命光禄卿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侍讀無
降殺之礼今後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肅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侍
讀居十六宅後數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居大明宮仍五
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寢其事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正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盡重而出焉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本為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遂涼處温清之道臣切未安勅書既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迈之期以開衆惑

其年七月幸興慶宮賦詩樂
其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太尉楊震上
自為文因謂司空無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數數經此買飡而飲賃
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海越十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
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祇懼上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
兩京去來豈至傾敗不顧萬姓行役無休身戮國滅為天下笑
雖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直其君而已
近侍之臣相次咸誅若欵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
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終擇善而用無
忌等拜舞稱賀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
陛下高居縈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欵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
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上喻之曰

卷二十七

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
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十二月幸
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二十日幸蒲州刺史
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欵
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戚上知而數之曰朕
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
此及亡隋獘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十四年欲幸同
州校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
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盛甚盡力收獲月半猶未畢
功貧家無力下未始擬種麥直擾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
既祇供頓事無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費一二萬兩百姓收斂
實為狼狽臣頓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戒之說退延旬日

收刈揔了則人盡開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十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度遼圍遼東城破之以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將帥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以記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徧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曰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直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畜削城平壘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尤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太子新立年寔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弃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馬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所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矣人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中夜山水暴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天子一有急輙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喚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至上元中召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圉師劾進馬官監門將

軍斛期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有踬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禮部尚書許敬宗對曰秦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灌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國所蔽故因鴻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上因檢秦漢以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高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日至濮陽上問右丞相竇德玄曰濮陽奧塭信良邑也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礼部尚書許敬宗策馬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顓頊所居故謂之帝丘

在漢晉隸于京師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則喪其彊宇自古名都美邑居之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然對曰禹貢道兗水東流為濟濟水與濟源斷絕不可屬何故能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侵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辯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四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

数也陽者光曜陰晦昧故晨星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数絶伏雖微細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以德玄不能對心寔耻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弦其所不知吾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蹔欲幸涼州如聞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来公敏曰陛下巡幸涼州遐宣王略求之故寔未虧令典但随時度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故問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略兵尤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待鑾駕擬備稍難臣聞在外寔有窃議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竟下詔停西幸无何擢公敏為黄門侍郎賞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知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電之災遂發数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患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歎曰真大丈夫

聖曆三年七月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看葬舍利上許之千乘萬騎咸次于野内使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君主天下之主當重闈難見居安慮危上路崎嶇既為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是憑且君舉必書不可不慎上中路而還曰庶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幸西京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臣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在已專欲不可以違衆所以樹板徵謗

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於省事陛下以大定元年冬還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窮於車馬屬倣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東周之人咸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瑄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內都逕守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儻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況吐蕃最醜西隅尺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後之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鼷鼠發機況

萬乘之君輕為邊戎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切為陛下筹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寔淮海漕運日夕流行地當六合之中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禽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糜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關西百姓賦役靡加皆逸就勞破益為損殷監不遠伏維念之又王政敦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更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二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頓入宿兵及三衛並令伍伍

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別送與金吾

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溫湯迴幸兵部尚書韋嗣立山莊封為逍遙公改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凶棲谷四年正月上微行與后觀燈于都邑因幸中書令蕭至忠宅令宮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巡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山川徧于群神漢景帝巡狩祠黃帝於橋山章帝東巡祠帝堯於成陽武帝巡狩望祠虞舜於九疑景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高祖過魏祠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譚之冢魏武祠喬玄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略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立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倫在祀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録先報又天子巡狩所至之處命太史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於人加秩進賞慮夫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堯之道也明四目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川定貢賦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仍從北路豈不觀覽聖跡想像遺風且人主行幸礼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礼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於宋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於周後漢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猶修祀六國成帝追蕭

何曹參周勃靳歙夏侯嬰陳平張良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給家
傳之不絕周以藩屏為約事在經代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
臣又聞之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
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絕唐初已來至于今日有功臣名相並
加收叙其有正嫡已絕請傳支庶故殷朝繼及無廢近親周室
興亡責存身後繼高容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衛嗣平陽者累
世何必曹參之嫡孫臣愚謂生有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庶
並聽承襲臣所上事如堪收録伏願裁之及車駕至永寧縣嶺
谷馳道隘陋陋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
並失其部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
狩一以塹隘致罪大臣臣恐將来人受艱弊於是遞命捨之璟
拜謝曰陛下責之是怨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得待罪於
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十一年正月三日發東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書張說
進言曰大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
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睢上后土之
祀此礼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隆典以為三農祈穀
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二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
安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及詩舊路在岳北因
也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張於應天門以示百
是移於岳南
察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頓上校獵
引諸蕃酋長入仗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時有兔起於御馬前

上引傍射獲之突厥朝會使阿史那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兎跳躍蹈舞謂譯者曰天可汗神武天上則有人世無也上因問曰飢不對曰仰觀聖代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服豈齊馴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常積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今陛下收其頌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礼叅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仗賜以馳逐操弓乘馬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窃至蹔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单于為醢穹廬為洿何塞過者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熟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陛下緣自洛邑告禪岱宗行經数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治之所急况登封告成礼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充備文物之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鑒誡伏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　稗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礼天子出則載稗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從無稗車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正元三年十二月上獵於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由陛下詔令不信

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於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兩歲而誅求
者殆過之後詔云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糴
粟麥納於近次今則遣致於京西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
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恤憫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
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止感異之因詔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適皇邑復道連重城法筵會
早秋駕言訪禪扃嘗聞仙教清淨宗無生七珍匪吾寶萬行未
求成名相既雙寂繁華奚所榮金風扇微涼遠烟凝翠晶松院
靜苔色竹房深磬殼境幽真慮恬道勝外物輕意識本非悅含
毫空復情百寮畢和亦書於壁其後京兆尹薛珏請以上詩序
皇太子書刻於石而慎之以金從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千軍使奏云銮駕去冬幸諸營於銀臺門外
立碑以紀聖跡可之其碑立於子停門外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六宮待行
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日累幸左神策軍及晨輝
樓九仙望仙等門觀角觝諸戲

其年七月幸安國寺觀盂蘭會

其年八月幸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樂觀競渡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溫湯宰臣疏請罷行御史大夫李
絳率百僚與常侍崔元略等又疏諫三請不從又伏延英門及
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復道而往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復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僧錢百萬縣
令絹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甕寺命景王率禁軍

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太后遂狩于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群臣展入閤之儀退朝幸飛龍廐
寶曆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勅檢修東都以来舊行宮上自臨御
已来常欲東幸宰臣無不諫止意益堅常正色謂宰臣曰朕去
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
何往不可臣等以為不可者以千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
國人之心搖矣伏惟稍迴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乃命檢計
人情大擾百執事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
對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修巡遊然自艱難已来此事遂絶今
東都宮闕營壘靡守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緩修葺上曰
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
其年三月上幸魚藻宮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

太和四年八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
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梨園舍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内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詩曰風
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弊虚陳礼動天寶精思漸侵九夏節
復在三春時霢霂垂朱闕飄颻入緑墀郊坰既沾足黍稷有豐
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将幸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論奏乃下
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礼敬
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經據古列狀献章深覩盡忠已允
来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坐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狥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鍾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即忠矣為陛下國計即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於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勉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礼獲車之所遊踐慶旗之所涉歷綱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戈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迫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悼仆牙輕健連弩一發未必挫其畏心長戟終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當前率然驚轂事生慮外如或近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来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納之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狩於鳴犢泉之野正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蒐於崑明池夷落君長從上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礼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兎於後苑左領軍執失思力顛躓將之止焉

十一年十月射猛獸洛陽苑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蹬民部尚書唐儉投馬特之上按劒斷豕頟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納之因為罷獵特進魏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

獸司馬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
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雖萬金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聞車
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趍夜還以為萬乘之尊閨行荒野踐深林
汚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
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駈以
供宗廟令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秘書監虞世南
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
史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衷山剪暴以衛黎元收草
擢羽用充軍器舉旗郊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鑾之貴八
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衛橈斯蓋重慎防
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末

敢忘斯義宜且雕弘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
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蓐莞之請降納涓澮之流祖禓徒搏任
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世也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絶上
乘高望之歎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路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
為得不漏對曰能以兎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百日至飛山頓高宗親御眍
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羊歎供百官之
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目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
非無惻怛之情今歎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曰昔宋文侯見人
歎將牛以釁鍾因曰吾觀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釁

鍾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刲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顏王萬興以輙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棄人命又以其經從遼有功特令放免上於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達岐梁歷普潤至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言賈忠監山阜縣危躡蹻杖策不得蹔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處斷圍玄意竟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時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豊獵於驪山之下至十一月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駈盛礼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楊奔走來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渙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多傷辛甲令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濵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向温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駈之礼無情校獵偶慕前禽卿有箴規輔予不逮合賜物十五段以申勸奬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蒐於鳳泉湯制曰今四方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茲五校爰備三駈非謂獲多庶存除害一昨日長圍已合大綏未舉而夜聞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鶉衣不充寧堪凍露朕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發憎惕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二端綿一屯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萬壽之體副三
靈之望安可輕出重入盤遊乎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唯為乾
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閱兵講武誡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
徒御不驚有聞無斁謂畋獵時人皆衔枚有善聞而無譁譁也
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為悉駈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
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礼焉側聞畋於渭濵有異於是六飛
馳騁萬騎騰躍衝翳奮蹴蒙籠越嶄嶮靡棒蘘紅塵坐昏白日
將暗毛群擾攘羽旅繽紛左右戎夷並申勇敢攢鏑亂下交及
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
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
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静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
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誡後圖則天
下就不幸甚

正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礼軍
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享軍士而還

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苑至東祇以鷹
犬自隨本非田獵於時雖覺行人聚觀亦無傷稼之意而諫官
在外章疏頗煩乃何為示卿等知否李吉甫對曰陛下念黎元
親閱禾黍寃問里之疾若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
幸甚但以孤天前驅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徒之盛以為萬
乘校獵傳說必多諫諍之旨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供
嘿則懷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寔謂守官正
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
騁之危戒銜縻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礼經所高固非有

害然逐兎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
狂昔賢以為至誡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古昔追踪堯舜固當棄
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顧以狗物為心克己為慮則昇平
可致聖祚無疆群臣與議不禁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
矣

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數因事諷諫乃献
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人謹好
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之
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志誠之内端潔為隄奔射亦敗氣行無
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絶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慾謂天高
矣氣象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遥萬方賴之飲食所
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

則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
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天下之重從禽為戲不養其外前
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秉氣而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
凝則成必喪貞智必誘蕩情去彼煩憲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
於未然患居憲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躰和道全然後能德
施萬物以享德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
臣司大醫敢告諸御帝深嘉納之

長慶四年三月赦文鷹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番多少其
餘勒州府更不用進来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大白原諫議大夫高少逸於閤内論奏曰陛
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去暮歸況方用兵師尤宜

停止上改容劳之少逸退上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廟頒下後官百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鳥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具圖書上進詐為瑞應者徒二年若灾祥之類史官不寔對者三等

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鸜鵒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開皇初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而味甘狀如方印

八年三月十三日赤雀巢於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泫如冰雪以示群臣

正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懽懼增深且安危在於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昏虛灵貶未能成其美如理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為可恃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餘瑞宜申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録瑞物色目及出見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此下有其年九月一條

十二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蚕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棗其色緑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陝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內二百餘里

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十六年四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
問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
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霣雄者王霣雌者霸文公
遂以為寶雞祠漢光武霣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
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悅曰立身之道
不可無學
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司羅目一丈之
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從嘉祥雜還陛下推
而弗居遂令史臣閣筆無以示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觀古之
帝皇覩妖災則懼而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速而行惡者禍
必臻今瑞應之來朕當勞心以荅天地耳何煩致賀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虎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
光如火至地焰入地二尺掘之則玄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勳員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樹生李
桃太子詹事李寬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曰凡厥休祥雖云美
事若其不寔取笑後人朕嘗見先朝說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
野雀集於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鸑鷟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
有此物校尉乃荅衛士仍奏為鸑鷟煬帝不究真虛即以為瑞仍
名此殿為儀鸑嗤笑至今朕豈人之舉措安可不思今李寬等
所言浮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龍飛在衆足人同見
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始鴞嘉祥自餘虛寔難明不足

信者豈浔妄相牽率稱賀闕前
龍朔三年十月六日降州麟見二十六日合元殿前麟趾見至
来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
雪則百穀豊未知此語故宴文昌左丞姚璹對曰汜勝之書云
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御萬方心存百姓如浔年登歲稔
此即為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為
上元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苑丘縣鳳凰集衆鳥數萬前後
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群三日乃散二日遂改元儀鳳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路州献瑞應圖上謂宰臣曰朕在潞
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録卿喚取藩僚即問其
宴事然後修圖上又為宰臣曰往昔史官唯記灾異将令王者
懼而德修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遂勑天
下諸州不浔更奏祥瑞至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
慶雲圖制曰朕以時和年豊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
雲灵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准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楊州奏穫生稻二百十一五頃再熟稻一千
八百頃其粒如常稻無異
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郡奏嘉禾縣嘉瑞鄉天寶山有醴泉
湧出石化為瑞麵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改嘉禾縣為寶縣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
楊雁来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浩以為陽
五年九月大原奏文水縣冬蠶成繭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戶部侍郎韓滉判度支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二年十一月賜殊寶應慶靈池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元縣大空寺李樹植来十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尺先天觀玄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灵泉湧出上有雲氣五色黃龍再見於泉中

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即位止祥瑞士幹致白鹿其為我何還之彼當慚惧番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蔟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鶻十一月潭州進赤烏

十二年七月東都番守奏苑內生芝草一株是月河陽進白鸚鵡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其年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上合歡如腰鼓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散飛于野外 此條在第七頁正觀二年條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祥瑞下　追賞　節日

祥瑞下

永正元年八月荆南進毛龜二詔曰朕以所寶為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虛美也所以建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但準令式申報有司不得輒有聞獻珍禽奇獸亦宜停進

元和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異獸等准永正元年八月勅自今已後宜並停進者伏以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進即恐闕於盛礼準儀制令

其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自今已後
望準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来一鹿引
之群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秦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
以鎛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
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於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縣使奏
壽昌殿南獲白鹿麑進之
十三年八月塩鐵使奏鄜城上蔡等三縣生菽菜草引蔓結實
味甘人賴為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于郊丘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
供奉官並於駕前稱賀其年六月鄜州奏濮州雷澤縣界有烏
巢因風墜二鴉鵲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灵州奏
黃河清從使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已来出異獸如猴而
腰尾皆長色青赤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即否
三月二日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已後除合準式申奏外
餘一切不可浔妄有進献其年七月凼州奏當李樹兩根並生
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合為一榦向上一體外分布枝
葉高一丈三尺有枏寔二百二十一顆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蚕成蠆其絲
可織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雲峯觀樓瑞應圖云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今并圖奏

進二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勤求理本澄清化源不以灵芝白雁為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為嘉祥宜已後祥瑞俱申有司更不令進獻依

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開石化為麵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奏界內野蚕自生桑上三遍成蠶連綿九十里百姓收拾得並抽繰得絲綿并織成紬絹三年五月勅朕以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瑞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於郡國来獻闕庭讓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廟元正列上於大朝太廟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灵聖豈俟聞荐諸道應有三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臘享太廟及荐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並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儆進瑞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請令後諸道所有瑞物俱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官河中灑出得異米煮食呼為旺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鸑鷟雀之類無不馴狎於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畫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詔殿前穿井湧甘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兎一
其年七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追賞

正觀十七年十一月詔天下官賜酺三日自漢魏已来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麵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賜酺合宴止歎與人同歡廣為聚歛固非取樂之意今後宴會所作山車旱泉船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勅百官不須入朝聽尋勝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集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嗣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丞侍郎御史朝集使皆會爲因下制曰至春未已來每至假旦百司及朝集使任追遊賞至十九年二月八日勅至春已來每至假旦宜準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逐騰遊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百僚於城東官亭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文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朝曹任追勝為樂至天寶十載正月十七日勅自今已後非唯旬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至十四年三月一日許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二十二年六月勅自今已後宜所聽五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更科率兼有宰殺採捕

等
天寶八載正月勅今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其中書門下及百官等共賜二萬匹其外官取當處官物量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至春末已来每旬日休假任各追勝為樂
貞元元年五月詔曰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不須聞奏
四年九月二日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已下及常參官共賜五百貫　翰林學士共賜一百貫左神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一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一百貫客省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貫寔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準此數支付仍從本年九月九日起給永為定制
十四年正月勅比来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自今已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未舒意自今已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勅命宰臣文武百僚自今月二日後至十六日令取便選勝追遊
節日
顯慶二年四月十九日詔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勸慶事諸王妃公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雕鏤雞子以進
正觀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後並宜停斷
龍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謂侍臣曰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敬宗

對曰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
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
一士人自稱楚三閭大夫謂區四日常所遺多為蛟龍所竊今
若無惠可以練樹葉塞筒并五絲絲縛之則不敢食矣今俗人
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絲絲及練葉皆汨羅遺風上曰我見一
記有云五色絲可以續命又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虛然亦
俗行其事今之所賜任者使續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龍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旬今應是諸節日及生日並不得
輒有進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已上親不得輒相贈遺
景雲二年十一月勅太子及諸王公主諸節賀遺並宜禁斷唯降
誕日及五月五日任其進奉仍不得廣有營造但進衣裳而已
進

卷二十九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
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休假群臣當以是日
進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綾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
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報曰神制曰可至天寶二載八月
一日刑部尚書蕭京兆尹蕭炅及百僚請改千秋節為天長節
制曰可至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改為
天長節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二十五年六月勅五月五日細碎雜物五色絲箑並宜禁斷
二十六年正月勅此来流俗之問每至寒食日皆以雞鵝鴨等子
更相餉遺既順時令固不合禁然諸色雕錢及造假花果及樓
閣之類並宜禁斷
天寶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勅礼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所

以燮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後食並禁火三日

乾元元年九月三日上降誕日宜為天平地成節休假三日至

寶應元年九月一日其休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上表曰臣聞天有春夏秋冬之氣

時也時有分至啟閉之候節也至若寒食已上端午重陽或以

因人崇尚亦擣風俗況曆運光啟聖人降生固宜紀載誕之日

與八節同號故玄宗生日命曰天平地成節並以飲食宴樂布

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流後代陛下纂祖宗之純懿與天地同

德礼樂必循憲章咸備而誕聖日未有嘉名伏願以十月十二

日為天興節王公士庶上壽作樂並如開元乾元故事表奏不

報建中元年四月癸卯上誕之日也初代宗時每歲端午及降

誕日四方貢獻者數千恙入內庫及是上以為非旨不納

正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錫之

云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北萬機暇遑與佳節并曲池潔

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

多歡聲永懷無荒誡良士同斯情仍勅中書門下簡定有文辭

士應制同用清字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為上等

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

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五年正月十一日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已晉紀重陽

或說穰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

仲月勾萌畢建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均暢茂自今已後以二

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並休假一日先勅百寮以三令節

集會令宜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

之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稚之種王公戚
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
名為享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於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其年以
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司農獻黍粟
種各一升半
八年正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集百官例宴會若大選集
賜錢一百千非大選集錢三分減一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
衛將軍錢其率府已下可賜錢百千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狀以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
下於曲江合宴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各會於
佗所從之自是三節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內宴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
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其年四月庚午上降誕
之日近歲常以此時會沙門道士於麟德殿講論至是兼召儒
官討論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賜宰臣百官宴於曲江亭時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来朝上寵遇之時令與宰相同榻而食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
一日
永正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誕並請休假
一日從之
元和二年正月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其年
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玄宗肅宗降誕日

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誕

援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礼經及歷代典故並無降誕日為節假之說唯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是玄宗降誕之日請以此日為千秋節休假一日群臣因獻甘露萬歲酧酒士庶村社宴樂由是天下以為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常見素以九月三日肅宗降誕之辰又請以此日為天平地成節休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即位雖樂未別置節日每至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為乾曜見素等所奏以為節假者蓋當時臣子之心

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為榮慶今園陵既修升祔將畢諠尋礼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請付尚書省集百官與學官參議勅宜依者臣等聞君子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五聖威灵在天已久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礼請依王涇奏議並停制可

檢首議臣名不獲

四年閏三月勅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在任以土貢修其慶賀其餘雜進除二日條所供外一切勅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

七年二月癸卯降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唯李吉甫方固恩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荅之

九年十月勅停臘日京兆府饗狐兔進獻

十五年七月勅今月六日是朕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其日並賜於光順門內殿與百官相見永為常式後竟以礼無所援罷之

長慶元年七月六日勅自降誕之辰百官於紫宸殿稱賀畢詣

昭德門外命婦光順門並進名奉賀皇太后緣去年降誕稱賀
百官興命婦並集光順門群情以為非便故改其儀
二年九月勅蕃客等使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錢二百
貫文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
其年九月尚書左丞兼集賢學士韋綬因奏重陽日百官有曲
江宴時請以修撰校理等自為一會從之仍別賜宴錢
三年三月勅內侍省每年巳(上)重陽日如有百官宴會郡宜每
節賜錢五百十貫文令度支給
寶歷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準故事休假一日從之
其年五月詔停諸親端午參賀
太和五年勅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
綾絹

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著於申令是
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與昆弟諸王宴樂群臣詣延英門奉
觴上千萬壽天下州府並置宴一日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奏俯近上巳準故事曲江賜宴今
緣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望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
十九日未失重陽之義今宜取十三賜宴
二年九月勅慶成節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會蔬食任陳脯醢
仍為永制至四年復令其日內食
其年九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府準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
武百官其延英奉觴宜停
三年十月京兆府奏慶成節及上巳重陽百官於曲江亭子宴
會綵觴兩隻諸以舊船上杖木為舫子過會拆收遇節即用者

勅其上已節置慶節及重陽節停

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一日為慶節休假三日著於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行香後便會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內宰臣與百官請就大寺供設僧一千人齋仍望田里借教坊樂官充行香慶讚各移本厨兼下會京兆府別置歌舞依奏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慶誕日為慶陽節

會昌元年二月勅我聖祖降誕昌辰宜改為降聖節休假一日其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慶陽節準勅其日設齋錢臣等請以百官共率料錢三百貫文充從之

二年五月勅今年慶陽節宜準例中書門下等並於慈恩寺設齋行香後以素食合宴仍別賜錢三百貫文委度支給付令京兆府量事陳設不用追集坊市歌舞

六年六月奏中書門下奏請以降誕日為壽昌節天下州府並置宴一日以為慶樂前後休假三日永著令式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今月二十二日降聖日為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請為乾和節從之

唐會要卷第三十

大內　弘義宮　通義宮　慶善宮　大和宮

洛陽宮　大明宮　玉華宮　九成宮　奉天宮

三陽宮　興慶宮　華清宮　諸宮　雜記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改隋昭陽門為順天門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承天門顯慶五年八月有拘上令東都置登闡鼓西京亦然屈人賫鼓於朝堂訴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為太極宮

弘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弘義宮初秦王居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疏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至正

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月二十三日太宗正位於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墻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蓄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瞻仰昭乎天下矣

通義宮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為通義宮（祭元皇帝於舊寢以元正皇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於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言薦邑禮里同過沛事等歸譙故老咸臻旅姻斯會肅恭薦享感慶兼集為其年十二月九日勅以奉義監為躍龍宮（即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為武功宮至六年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為慶善宮（太宗於此誕）至正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樂）其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侍宴於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邪何雕麗之若此高祖謂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寔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者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終敝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欹撥其亂寧可得乎

大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大和於終南山正觀十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大和宮厥地清涼

可以清著等臣請徹俸禄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
此者風虛頗積為弊至深況復炎景蒸時温風鑠節況痾屬此
理所不堪久欵追凉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即相機行於是遣
將作大門闕立德於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為苑自裁
木至於設幄九日而畢功因改為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
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風殿并為皇太子御名別宮正門西
開名金華門殿名安慶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朝元殿應天門
紫微觀以其太著至正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
諫曰関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已以九成作使
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

亂離俯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
者責其僱雜催粮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
既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空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
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
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嘉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
上聞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
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喪亂之餘必欵節以礼制陛下宜以
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
事不惠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
阿房成秦人散童華就楚象離又乾陽畢功隋人解躰以陛下
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癘癘之人襲亡隋之弊深恐其於煬帝

者矣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洛陽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寔亦可依必事須行露坐亦得何若繕修宜即停之

顯慶元年勅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餘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三月十二日所司乾元殿成其應天門先亦焚之及至造成號為乾天門（神龍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天后號為應天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號改為神龍門開元初勅又為應天門天寶二年十二月四日又改為乾天門）垂拱四年二月十日坼乾天殿於其地造明堂至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十日於明堂舊址造乾天殿

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弘機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館隋氏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頹頓欲修殊費材力為之柰何弘機奏曰臣曹司舊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研足支十年所納丁庸及蒲荷之直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弘機攝東都將少府兩司使事漸營之於是弘機之始造宿宇高山等宮其後上遊於洛之水北乘高臨有登眺之美乃勅弘機造一高館及成臨幸即今列岸修廊連亘一里又於澗曲疏建陰殿（机得右銅罷如終盆而淺中有蹙起準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至鳳儀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門即今之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裏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弘機之作列岸修廊在於闉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弘機聞之曰天下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

也

大明宮

正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濕乃修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竟雍同岐州幸寧鄜坊涇號絳晉蒲慶等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移伏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宮殿聽政百僚朝賀新宮成也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於亭院列白樹楊左驍尉大將軍契苾何力入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三二年但謂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耳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意謂此特冢墓木也孝仁遷令伐去之更植桐栢謂人曰礼失求之於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

卷三十

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御名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思旨於宣政殿上蕪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旬可倫極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礼右補闕施

五

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
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扆辰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
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浮而升也昔周文出降於齊而
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礼
即當臣下攝行為馬入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
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揖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
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灵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
並謂權於別所上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為含元殿長安元年十一月又
改為大明宮十二月改含元殿為大明殿
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為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御坐生玉芝三花親制玉灵芝
詩三章八句曰玉殿蕭蕭灵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
之福垂其耿光元氣產芝明神合德紫微間彩白蘜呈色載啟
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則幸生芳本當我宸旒効此灵
贊貢其實玉獻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為魁剛不利修
作大史請卜侘時上曰啟蟄從時詭妄之書勿信乃命從之
正元三年十二月初作玄英門觀於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正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敕造玉華宮於坊州宜君縣之鳳
凰谷正門曰离南風門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南風門東正門
曰嘉礼門殿名輝和殿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意在潔務從
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玉華宮以為佛寺苑內舊是百

姓田並還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頽造離宮
務從卑儉終費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
堯之時無瓦蓋桀紂之為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
德不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御呆椽於椒風之日立茅
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者宮室之廣人役之
勞切以此再思不能無愧其月餘克容上表曰妾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窈見土木之工不可黩遂北闕初見南營翠微曾未
逾時玉華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
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疲民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
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令皇太子已下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為萬年宮至乾封二年二月十
日改為九成宮三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德造新殿成移御之
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頻奏請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懼
人勞今既暑熱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冥露事亦可愍所以不
令精妙意者祇避炎暑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人為念天德
如此臣等不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冷宜人且
去京不遠殿離山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
已可安不知公等浔安堵否曹司僻署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
并序七百餘字群臣請刊石建于永光門詔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仍置嵩陽縣監察御史李善感諫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事天皇以封泰山告泰平致群瑞則與三王五帝比崇但數年時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發天皇恭默思譴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

弘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為嵩陽觀

三陽宮 興泰宮附

聖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於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出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來降還旨愚臣固陋非為長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至洛城一百六千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兩弥旬恐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人罇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必樂誠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下群生莫不幸甚

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太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

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者堯舜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産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克念狥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遽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出朝廷具寮皆以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陛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報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邱為興慶宮初上在藩邱與宋王等同居於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馳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為宮為後於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玄宗謂諸王曰吾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時補葺已愧於勞人矣惟興慶創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舊邸因卻修建不免群卿考室之詞以挨庶民子來之請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甿俗採風謠以防壅塞是亦吾闢四門達四聰之意時有作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讓朱邱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興作欲以助教化也吾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令其知信厚爾至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伏於興慶宮聽政

二十四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

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
天寶六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容各以官健二千人修勤政樓
太和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大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明光樓
大中五年詔修明義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温泉宮於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温泉宮為華清宮至天寶九載九月幸温泉宮改驪山為昌山至七載又改為昭應山仍於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灵臺以祀神六載十二月癸酉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於湯所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於宜州宜君縣
正觀二年八月上每日視於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濕請立一閣上曰若遂来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産朕德不逮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飛山宮七月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以分給遭水之家
十七年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大匠立德訪可清署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擇以置宮為後功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至十五年三月七

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顯慶五年四月八日於東都苑内造八關涼宮五月二十二日改為合璧宮儀鳳三年正月七日於藍田縣新築涼宮宜名萬全年宮卽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遺詔廢之

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於滻池縣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卽道元年遺詔廢之

長安二年六月於雍州永安縣置涼宮以永安為名仍令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三年十月勅宮城皇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内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閉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皆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時閉開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為飛龍宮

雜記

武德元年七月八日勅隋代離宮別館遊憩所並廢九年六月改東宮卽礼嘉福等門為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準舊制改東宮殿及名門與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官臣諦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事合論啓廻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卽教門為崇門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礼典此則成例足為軌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宮殿名與沛王諱同者悉改爲遂改昭慶殿章德殿昭賢侯廟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玄武門爲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宮至十月兩京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正元年三月三日造會慶亭於麟德殿前 殿本此條作貞元十四年

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勅修望仙樓至十三日又令築望仙樓東夾城

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奉勅改造三殿前會慶亭

十二年九月上謂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浴堂院殿一楸損壞欹換之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曰準礼經天下賦稅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亦不能用分財賦至於諸國蕃客及廻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厨之餘其數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數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邪上領之而已又奏近於同州撿得一谷村木數可千條皆長七八十尺上曰人言天寶中側近木長五六十尺者尚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閑輔蓋爲聖時豈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玄化門晨輝樓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宮墻舍共一千六百間

卷三十

十二

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書殿（舊）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食飲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為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為天下幸甚

六年四月詔毀興安門南行（竹）亭

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衆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通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其年五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十三年四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浚）後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徒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

十五年二月詔於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其年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寶慶殿修日華門通乾門并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二千人各千人於門下省東少陽院前（浚）凌魚藻池其年十月發右神策兵（築）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及造樓觀工屢興物議諠然

寶曆元年五月神策軍於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地獲白玉一丈（長）六尺其年九月勅長春宮莊宅宜令內莊宅使營（建）大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敕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勅修安福（樓）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又修（兩）儀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勅造紫雲樓於芙蓉北垣
其年九月内出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鼓
吹迎於銀臺門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為誰緑乃知天寶以前曲江西面皆有行宮臺殿
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勅造灵符應聖院五年正月造仙臺其年六月
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大中元年二月勅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勅親親樓殿
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二年正月勅修右銀臺門屋宇
及南面城墻至武楼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
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勅改東都

唐會要卷第三十
卷三十

延喜門為宣仁門重明門為興教門長樂門為光政門光範門
應天門乾化門為乾元門宣政門為敷政門宣政殿門為觀政門
日華門為左延福門月華門為右延福門方壽門為萬春門積慶
門為興善門含章門為膺福門金清門為延義門金鑾門為千
秋門延和門為章善門以保寧殿為文思殿其見在門名興京
門同名並宜復洛京舊門名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與服上

裘冕　童服品第內外官童服附　雜録　冠

巾子　魚袋

裘冕

舊制天子之服則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
武弁爵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幘翌善冠之服並出於殿中省皇后之服
則有褕衣鞠衣鈿釵礼衣之制並出於内侍省太子之服則有衮冕具
服遠遊冠烏紗帽弁服平巾幘進德冠之服並出於左春坊太子妃之
服則有褕翟鞠衣鈿釵礼衣並出於左春坊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二
品服鷩冕三品服毳冕四品服絺冕五品服玄冕六品服至九
品服爵弁

卷三十一

一

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十二等天裘冕衮
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
恰是也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修礼官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言準武德
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勘前件令是武德
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礼俱説周郊輿
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非當暑若
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孟夏迎氣龍見
而雩炎熾方隆如何服之詳尋歷代唯服衮童輿郊特牲義旨
相協周遷輿服制去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礼記始制天
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宋
魏周齊隋礼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輿礼經
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
改令檢新礼皇帝祭社稷禘嚳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
旒衣無章謹案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亜獻皆服衮衣
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為
不可擾周礼云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
冕祀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
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礼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
之日所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輿王同下脱一頁補在卷末
礼唯從俗則命為制令詔曰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遵於今矣
若無義取隋時則出蔣驎入蔣驎乃漢朝之舊儀猶可以行於

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奏稱準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享南郊用之顯慶元年修礼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来用之若遵古制則其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衮冕為美今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衮畧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而不用之旬是元正朝會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亦用衮冕旬餘諸服雖著在令文永不施用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衮之文太子以為與太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

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綏犀簪導遵絳紗衮白中單皂領標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紗蔽膝草帶劒佩綬等謂廟還宮元日冬至朝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衮則是冕衣之内一物之数與裙襦劒佩等無別有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旒及裳綬章之数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固礼重則具服礼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有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衮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章服品第

舊儀有服亦名具服一品以下五品以上陪祭朝享朝拜表大

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唯無劒佩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以下無紛鞶囊雙珮又九品以上朔望朝叅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日十已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着珂傘

正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以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是於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十一日勅七品以上服龜甲士臣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准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碧朝叅處所服黃從之

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抱彩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尋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已下文武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者亦聽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綠九品服深青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前令九品已上朝叅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為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叅行列一切不得着黃也

大明元年九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為碧

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已下着緋袴褶令各

依本品為定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珮刀刀子契苾買噦厥針箭大食等袋）鞊鞢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至七品並用銀八九品並有鍮石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所帶筭袋等每朔望叅日着外官衙日着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

十九年六月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着獨窠繡綾婦人服飾各依太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依腰襻靴緣聽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着紬綾羅縠五色線靴履其襴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得六破帽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礼陳設事緣供奉官攝官者並宜攝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下散官並不得服劍珮綬

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圓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于位時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翊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臣朝服竊詳國朝政事及近代礼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各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從之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並聽着緋珮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経叙録不合滔者在軍亦停之

開元三年四月勅宰臣旬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御史已上者即許兼受章服便為久例

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従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有乖儀式如聞内外官絶無官者皆許着緑不以為事又軍将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従戎装銙之服一滔之後遂別造長袍通相倣傚又入蕃使別勅借緋紫者使回合停自今已後衙内宜専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将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帯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着紫帯金龜借紫自此始也

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勅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数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戦功外餘不滔輒賞

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正元元年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兼省官至於章服皆計數考績近日奏請中及戎卒便請朱紫数事俱行其中自緑腰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後更奏始與省官至於朱紫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後許奏請唯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着緑便許緋餘不在此限

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刺史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得虛為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後許奏論唯副使行軍先着緑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若諸使奏請或資品淺尚即請童服或賜緋未幾又請賜紫准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着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後許衣紫除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約官品為例判官至檢校五品者雖欠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俱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其有殿中以上然後可許賜童服公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雜録

乾封二年二月禁士商不得乘馬

神龍二年九月儀制令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渾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渾金

太和元年五月勅衣服器用車乘第室侈儉之制近日頗差宜準儀制令品秩勲勞仍約今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聞奏

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内官不得着紗穀綾羅等衣服

六年六月制度勅條礼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緑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緑及青人謂職事官食禄者其用勲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各仍聽珮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飾以銅鐵其諸朝會宴會服飾各依

所準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犀玨犀服青碧者許通服綠
餘依礼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
等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並不得服犀玉又車馬不得飾以金銀
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
上婦人制裙不得濶五幅已上裙條長曳地不得長三尺已上
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又六典及礼部式諸文武官赴
朝諸府導從職事一品及府三品及散官二品三騎四品五品
二騎六品已上一騎其散官及以礼去官五品已上不得過四
騎若京城之外不在此限今約秩職事官一品听七品二品及
中書門下三品五騎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騎
四品五品兩騎鞍通銀用裝六品一騎通用鍮石裝散官及以
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其若在京城外及勲績顯着

職事繫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上非常參官並不得以馬從未
任者聽乘蜀馬鞍用烏漆裝又請一品二品九騎三品七騎四
品五騎五品兩騎其京城內應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以
下非常參官不得馬從其六品以下上常參官周親未在任者
聽乘馬餘未任者聽乘蜀馬小馬鞍用烏漆裝其骨吏雜人色
人不在此限其鞍轡裝飾據所司條流用銀者四品已下並不
得許用垂頭押胯其用銀及鍮石者並不得鬧裝其軍容隊件
要資華飾不在此限餘並請依所司條流又制度節使準儀令
制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道用憾六品已下皆不得用憾
者今非冊拜及婚會並不得用憾又準少府式公主出降犢車
兩乘一銅裝又準鹵簿令外命婦一品厭翟車從車六乘二品
三品白銅飾犢一乘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乘從車兩乘

者今附前件令式參酌今時之宜且婦人本合乘車近來率用檐子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犢車檐子舁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檐子舁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以即白銅舁不得過四人也四品五品銅飾犢車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省吏及商賈妻並不得乘奚車及檐子其老者聽葦牽車及夔龍舁不得過二人庶人準此伏緣白銅先以近斷今請庶人合用白銅者通用鍮石其省吏及商賈妻女老病者聽乘座車及葦牽餘並准所司條流勅旨並依奏又奏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以金銀過為首飾並請禁斷仍請勒依正元中舊制勅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草及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亦請切加禁絕任以彩帛縵成高頭及平頭小花草履即任依舊餘請準所司條流又奏準營繕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並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品已上堂舍不得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得五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鳥瓦獸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廕子孫雖廕盡聽依仍舊居住其仕庶公王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不守勅文因循製造自今已後伏請禁斷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輟施裝飾又準律諸營造舍宅於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令皆令改去之其物可賣者聽賣若赦百日不改去及不賣者諸如律又奏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雕鞍銀鐙從以童騎最為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准此師僧道士除綱維及兩階大德餘並不得乘馬

請依所司條流處分
又諸部曲客女奴婢服紬絹布色通用黃白飾以銅鐵客女
及婢通服青碧聽同底人兼許服夾纈丈夫許通服黃白如蜀
諸軍諸使諸司及蜀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用紅
紫為裙及銀泥畫繡等餘請依令式又制慶內衣服車乘鞍
用等室等其請職掌官等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道本軍大
使以職掌高下約為等第比類聞奏又應諸色條流請委御史
臺知彈御史兩巡使東都留守京兆河南尹留臺御史外州府
長吏準條流月日切加糾察如違沒入所犯仍量加決貴其常
參官具名聞奏其在城諸使各委本司勾當不及者委臺司覺
察聞奏勅旨理道所關制度最切其喪葬婚嫁吉凶礼物雖不
在條件之內亦要所司準令式勾當仍加捉搦其禁軍仗衛雜
錦及諸道節鎮等使軍裝衣服即不在此限餘並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戶部鹽鐵三司奏準今年六月勅令三司官典
及諸色場庫所由等其孔目勾檢勾覆支對勾押權遣指引進
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及無紋綾克衫及袍襖依前
通服緑闇銀藍鐵克腰帶不得乘毛色大馬鞍轡踏蹬用鍮石
其驅使官有正官及在城及諸色倉場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
造及庶人紋綾克衫袍依前服緑藍鐵克腰帶乘小馬鞍轡御街
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未有正官及典行按令史等請許粗葛布
及官施等克衫襖亦請依前通服緑銅鐵腰帶乘蜀馬其鞍用
烏漆鐵聽子每司各許三人着緑布衫其不行按令史并書手
服白仍並不許乘馬及馬從通引官許依前廳紫絁及紫布克
衫袍藍鐵腰帶乘小馬鞍轡踏鐙其行官門子等請許
依前服紫粗布絁克衫襖藍鐵腰帶仍不許乘馬其騾網車網

等緑常押驢騾於諸州府般運及送遠軍衣賜須應程期請許
依前粗紫絁克襖藍鐵腰帶乘驢申出塞即請許乘粗壯馬餘
並不得違元勅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及應向外
監院職掌所由請勅下後約省使條流通減一等處分除此外
餘並准元勅處分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勅今年十月服冬裘後其衣服輿馬並宜准
大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分如固違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
責其布衣五年不得選舉
開成四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內婦人衣袖先濶
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減五寸從之
五年六月御史中丞梁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
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
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病亦許
乘檐子不得便乘卧舉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
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得乘限其檐子任依漢魏故事
準載步輿步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
有疾亦任所在陳牒許暫乘疾瘥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
須自雇又中書門下奏臺司所奏條流檐子事更須商量其常
參官或是諸司長史品秩高者有病及筋力綿怯不能控馭望
許牒臺暫乘檐子患損勅停其出使即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
者若所請稍遠計費極多制撿身不合貸借輕賚則不濟所要
無偏則不可支持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駃申奏差替去以此
商量庶為折衷餘情依御史臺所奏
冠

唐制親王服遠遊三梁冠五品已上兩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
武官及中書門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幘御史服法冠武德
四年七月勅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樸頭是也自後紗帽漸廢
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皂而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周武建德中
裁為四脚
其年十二月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髻竟為
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髻為上所以古人方諸君子昔東
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之事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
後君尊而臣卑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
正觀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冠冕善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
臣曰樸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方無虞當偃武
事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至開元十七年廢不行
用
開元十九年六月勅應五品已上行六品者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并幘諸司供奉官衣冠履舄
等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者並自修理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品正奉勅創置其
官職配五方上稍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
至正東朔望會及諸大礼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為恒式勅吉依
上然之
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

天授二年則天內宴賜群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內宴賜臣宰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冠故時人號為英王踣樣

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中頭巾及官樣圓頭巾子

大和三年正月宣令諸司小兒勿許裹大巾子入內

魚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思榮所加本命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終至亡沒便即追收尋其始終情不可不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憂亡者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

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職事珮銀魚是日出內魚袋賜賜之

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文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魚袋

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

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文嗣王郡王有階級者許佩金魚袋

至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級者亦聽着紫佩魚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也

蘓氏記曰自永徽以来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曰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魚袋着紫者金裝着緋者銀裝

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此品色甚多無功濫賞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并軍中權借者並委勅到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得郎將以上者委先借後奏其灵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潮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籍懸賞量軍大小各付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元冕之時羣臣須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漢魏以来下迄隋代相承舊事惟用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無忌等又曰奏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塗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從素服以合禮文制從之

儀鳳二年太常博士蘓知機又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楊炯議曰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已施于旌旗矣龍虎火山又不逾于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感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逾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聯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于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鷩冕八章三公服之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蔕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為蓮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蓮也若以蓮花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

木草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者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冕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于今則非章首此則不經之甚也夫禮維從俗云云補第二頁

唐會要卷第三十二

輿服下

笏　異文袍　輅車　乘輿雜記

冪羅　戟　雅樂上

笏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木笏舊制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武德已来一例上圓下方

其日勅凡笏周制也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来謂之手板自西魏後五品以上通用象竹六品以下兼用竹木近唯尚書郎執笏公卿但以手板後周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至晉宣時內外婦人執笏其拜俛伏興俱執之

開元八年九月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
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百
官亦依例

異文袍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勅二品已上服大科細綾及羅其色紫
飾用玉五品已上服小科細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下
服絁布雜小綾交椶及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
鍮石流外庶之人服紬綾絁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
天授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
刺繡作山刑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恩平清慎忠勤
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賜之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以上其袍
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磐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
以對鷹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
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
左右玉鈴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
飾以對豹文銘傑皆各為八字回文其思曰忠正正直崇慶榮
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仲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
勇
開元十一年六月勅諸衛大將軍中軍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
丈左右衛瑞馬文繞衛大虫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
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着日甲會
日着袍
正元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等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

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文之俾有定稱節度使文以鵰衔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雁鷹衔威儀取其行例列有序冀人人有威儀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參官復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一月三日賜文武常官大綾袍

大和六年六月勅三品已上許服鶻衔瑞草鷹衔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許服地黃袍交枝綾六品已下常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紋綾隔織獨織等克除此外應有奇紋異制袍襖後等並禁斷其中書門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勅下不等許一月日改易應諸司常參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易除非常參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許通服絲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斷其花絲布及紬綾除供御服外委所在長史焚毀訖聞奏其不可服絲布者許勅下後限一月並須改易

輅車

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五等玉金象草木以供服乘用之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鶱旗車辟惡車皮軒安車耕根車四望車羊車

正觀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車黃鉞車通為十二乘也以為儀仗之用駕大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礼則乘大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礼則御輦至則天則以為常玄宗中以輦不中礼廢而不用舊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之儀二曰腰輦則常御焉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礼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
騎於儀仗之内其五輅腰鞶陳於鹵簿而已
正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裴延齡奉進止修造法
駕御輅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止閱新作指南車記里車於麟德殿
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重修御輅鼓法駕等車二十四
乘并調馬拖車一十三乘
乘車雜記
正觀十三年上幸九成宮時中郎將結社率反犯御營馬騎潛
踰長幕宿衛官拒之方敗走太宗乃遣造烏漆盾於三衛幕外
編以為城于盾面絲畫為獸頭戚外向令馬騎見之不敢進遂
為永式至顯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
擬車駕行幸運載排城上以為勞煩乃令於舊頓築牆為固
顯慶元年十月左僕射於志寧奏請駕行日須三部張設更造
九十連帳及三梁等上曰九十連帳非唯營造費功又大須車
牛運輦朕坐小帳足得自安行日止用兩部帳幕不須辦三部其
殿中帳幕兩部外宜迴與衛尉無忌奏曰陛下每事儉約非惟
不造大帳又減一部事多省約彌彰聖德朴舞稱賀二年十一
月詔朕近尋殿中舊帳寶鈿鞍轡甚多既非所須徒煩貯掌其殿
中供奉及妃嬪已下寶鈿并金裝鞍轡韉鞦等並宜令毀剔各
依儀式須賜人者量留
開元十五年七月勅殿中輦轝繳扇及諸司雜物須修理造作
者本司送至作所修理訖自往請受不得追匠就本司其不可
送作司者給匠修理其物應納庫藏亦本司自送

天寶元年正月勅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威武之儀也

七載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韋縚奏御案褥牀帳望去紫用赤

黃制曰可

十載七月勅近改旗幟為赤黃以符土德其諸衛隊仗緋色者宜令所司依內出黃色攩即造其槍並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須更染別色長一丈四尺為限其諸軍職掌有先用火焰緋幡憂宜各舉將一樣送付諸道准此改換先用赤色宜停

冪羅

武德初襲齊隋舊制婦人多着冪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已後稍有帷帽施裙到頸即漸為淺露矣龍朔三年有勅禁斷初雖鼎息旋又仍舊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勅下百官家口咸是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全無鄣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冪羅曾不乘車別坐擔子通相倣效寖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須禁斷自後不得更然

戟

景龍三年七月皇后表請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請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蔭門施戟制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勅廟社宮門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尹河南尹大都督上都護開國及護軍帶職事品三若下都督諸州門其門戟幡有破壞五年一易百官門不在官易之限薨者葬訖追納若子孫合給者聽準數晉不足更給其以理去任及改為四品官非被貶

責並不合追收玄宗朝衛尉卿張介然為河隴行軍司馬因入
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戟臣河東人若湏本鄉立之百代
榮盛上曰卿且將戟歸故鄉朕更別給卿戟列於京宅本鄉戟
介然始也撿年月未獲
天寶六載四月八日初改儀制令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二十
四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
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已上鎮軍大將軍上各同職
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柱
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護門
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門各十
戟並官給
上元元年閏正月宰臣呂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或曰此吉
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服衣吉當中而拜識者
譏其失礼
正元四年七月詔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李愿為銀青光祿
大夫兼太子賓客仍賜上柱國以戰功高故寵異之賜勳俾與
父並列門戟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軍官準儀制令正一
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等帶職事三品已
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四月八日勅文散官光祿大夫鎮軍
大將軍已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湏商
量者伏請准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已上正員職事官為定勅
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勅立戟官階勳悉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

格令

又勅立戟官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戶部侍郎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令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司檢不精礼部員外郎元祐等守官假罷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以来勳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准司舊制待官階勳並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

近例立戟官率有青階而義才獨據令文上柱國三品者十二戟無以階欵戟之文牒省申請省司不能議告准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受兼削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大護軍又請立其戟並以列到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亦無據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為不可臺司因移牒無結礼部狀稱令文納內祇言勳官並不言階自正元已来立戟一十八人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建連坐續放免陸則備崔元佑一月俸料

十二年十月礼部奏武寧軍節度使李愿奏正元三年立戟一十二竿經今三十餘年戟竿及衣幡破壞准儀制令官戟五年一換勅旨李愿立戟年深稱要修換有司詳檢在格無文以其家承忠勳身著勞効特宜賜與用示恩榮即與重換其戟收納舊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左右監門衛將軍魏簡陳弘慶劉承偕韋元素仇士良李藏用李朝盛等奏臣等準格令合有棨戟之榮事下礼部而員外郎賈鏍以為潭等三人合立棨戟其陳弘慶已下六人綠官是員外郎置與節文不同奏罷之

長慶二年十月以礼部尚書韋授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曰請門戟十二戟自持赴鎮從之

咸通三年楊汝士與請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

門戟時人榮之
天祐四年太常礼院奏兩漸節度使錢鏐受册訖舊立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礼例更漆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記曰按礼祭法上古祭名不聞有戟神節度神近近代受節於置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古之諸侯也在其地則施於公門有爵位崇顯者亦許列之私第苟祭之拜之不經之甚也

雅樂上

高祖受禅軍國多務未遑改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創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
正觀二年六月十日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礼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理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寔由於樂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悦憂者聽之則悲悲悦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而則悲耳豈樂穀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由其穀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初孝孫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礼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記詩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鐘為宮方澤

以林鍾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准扣七鍾餘五鍾虞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復無虞懸矣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軒臨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礼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而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昨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礼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多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正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文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礼更加釐革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丘以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奉奉順和之舞禪梁父同用此樂師禘祫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皇鍾為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元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田宜以太簇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和之舞大響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為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大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皇帝大射以姑洗為宮奏騶虞之曲皇帝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以姑洗為宮奏永和之

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為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鍾上公九終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

正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寔制定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奏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寔宜允副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出瓜瓞詩云濬哲惟商長發其詳言殷之光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其詳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辞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漸幽岐胥宇之志既勤灵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猶言令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興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詔宏猷寔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應奏期馭曆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以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武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能皆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正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廟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

於茲鍾律草音播鏗鏘於享荐羽籥成列申蹈厲於烝嘗爰至
典司加崇稱號循聲寔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
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
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
每室別奏詔曰可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
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申
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着履執
紼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依甲持
戟其勢纛之人亦着金甲人數並依八修仍量加簫笛等於懸
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說
咸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製樂十四首有上元二儀三材

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
大祀享並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皆將陳
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據正觀礼郊享日
文武奏元和順和等樂其舞人着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
奏凱安其舞人着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
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陳樂并改罷服但以慶善不
可降神神功破陳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罷服其舞依舊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既不可廢並罷
服揔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曰仍奏神功破陳樂及功成慶善
樂并殿庭用舞並用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置舞曲直更商量

作安穩法并録凱安六變法象奏聞二十二日萬石又與刊正
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正觀年中所造武舞準正觀礼及
令礼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
魁靖関中三變象夷夏服從四變象江淮寧
謚五變象獫狁讋服六變復五兵圖振族謹按正觀礼祭享曰
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謹按樂有因人而作
者則有因人而止如礼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
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是也有著成数者数終則止不得取
行事賒促為樂終早晚節礼云三闋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礼
奏武舞六成而数終未正既非師古不可依行武舞凱安望請
依古礼及正觀礼六成樂止立部伎内破陳樂五十二編修人
雅樂只有兩編名曰七德立部伎内慶善樂七編修人雅樂只
有一編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編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

祭享曰三献以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令更加破陳樂慶善樂恐
酌献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内破陳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
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礼相稱冀望於事為便破陳樂有象
武事慶善樂有相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門雲大咸大護大夏等
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
以揖讓一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
望請應用二舞曰先奏神功破陳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
於圓邱方澤太廟祀享日則用上元舞臣據見行礼欲於天皇
酌献降復位已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陳樂功成慶
善樂上元之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新舊並行前
後有序詔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衣曰祭天

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礼三處大祭俱舞商調鄭玄云此舞無商調者祭商柔商堅剛也以臣愚智斯義不當但商金穀也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用又說者以商穀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穀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体寔由其人人和則音柔人怒則穀烈故礼稱怒心感者其穀和以柔祇如宮穀為君商穀為臣豈以臣伍配金金為臣道便為剛乎是知周制無商不為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灵長後業昌盛卜代三十八年八百是去金之應也即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全乖原夫聖人之情詳夫作者之旨車服器械為易代之通規郊禋穀調避德王之刑尅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礼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武舞者即諸侯之今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為之雖為二舞即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顏容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礼之儀經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雖曰雲門生又按周礼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扶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乘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仍是陽合於陽行時遠其礼經抑亦乘於

會合其社壇歌黃鍾望改為應鍾又五郊土人舞人衣服合依
方色案周礼以蒼璧礼天以黃琮礼地以青圭礼東方以赤璋
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王不
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黨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
不由此今祭罷茵褥摠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乘其方色舞者
常持旱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為不便但五行相尅賢
愚共悉絳為火色有忌於金方皁為水位則妨於火德事理乖
近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依望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
所主色標袖又以樂理身心理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
礼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
經樂章目雖詳稍乖旨要望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

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樂李尚冲樂正沈元福郊
社令陳處申懷操等銓叙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大樂
鼓吹兩令工人習集之時太常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
或云正觀中侍中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
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大樂令孫玄成更加蘼草編為七卷

開元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穀度說為之詞令
太常樂工就既集賢院教習數月方軍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至
今行焉司徒杜祐論曰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
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故韓娥曼聲哀哭一里
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抃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故手之
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故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樂樂者聖人之所樂可

以喜人心爲古之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古先哲後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淪缺代之所存韶舞而已下不聞振鐸上不聞謳謠但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尚胡樂荐蓁其殽怨思其狀迂怪方之鄭衛又何遠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於茲正觀初作破陳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歌有粗和振發之音以表興王之盛烈何謝周之大武豈近古相習所能思闕哉而人聞胡戎之樂久而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唯樂而已矣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勵精文教命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殽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為之折衷西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揖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國家以和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二年鮑鄴始祥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習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孝孫謂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製文舞武舞文朝廷謂之九宮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鍾磬祝敔晉鼓琴瑟箏箏笙簫笛篪損鐃鐸舞拍春牘等之謂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終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

泰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近祖用雍和之樂酌飲福用
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
夾鍾宮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
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
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
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
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
酌獻用大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撤豆用
雍和之樂送神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之事殘缺積有歲時自有
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礼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音律請
徧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有司頻詣闕上言
請以唐樂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哉大韶
大護大夏皆以大事表其樂章今之所謂宜曰大唐樂

嘉慶戊辰十一月十八日校

唐會要卷第三十三

推忠協請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伯戶臣王溥纂

雅樂下　太常樂章　凱樂

讌樂　清樂　散樂

破陳樂　慶善樂　諸樂

四夷樂　東夷二國樂　南蠻諸國樂

西戎五國樂　北狄三國樂

雅樂下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鍾磬自隋以來所制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

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失礼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穀或宮不倫或鍾穀黍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士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名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上又於內造樂章一十章送赴太常郊廟歌之

廣明初黃巢犯闕樂工論散金奏幾亡及昭宗即位親謁郊廟有司進造樂懸詢於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究其欒鉦於鼓舞之法用筭法乘除鑄鍾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鍾正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經衡之圍悉為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樂者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時議者論樂懸之架不同濬復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懸三十六架太請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懸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令參議請依古礼用十二架仗自兵興已來雅樂淪缺將為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罷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中和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廟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廟舞亦關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為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請集群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践祚太常議正雅宗九年

之後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止用一調據礼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樂凡九十二條調其餘殽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正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今時俯逼郊天式修雅樂制度之間亦宜樽節伏準儀礼宮懸之制陳鎛鍾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鍾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皆用此制無間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架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克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簴架數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礼經從之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鍾四架十六口近代二十四口正殽十二十倍殽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殽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鍾雅樂淪滅至是復為全

太常樂章

太清宮荐献大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之紫極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乙之樂樂章十一檢撰人名姓未獲

享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献並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吏部侍郎李紓撰献祖宣皇帝室酌献奏光大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皇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舞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献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定議依舊用長發之樂至正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與德明興聖献祖廟並同用宮懸祭月享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大政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事中評敬
宗議奏大有之舞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政之舞樂章闕
世宗元皇帝室酌獻奏用大成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大成之舞許敬宗改用
大成之舞樂章闕
高祖大武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謀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德之舞先是文德皇
后廟樂正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之舞許敬宗同及大崇
祔廟遂停光大之舞樂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室酌獻奏鈞天之舞樂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和之舞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觀十四年六月日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廟舞之虒次開元二
十九年六月十日太常又奏準十三年封禪日有司所定九廟
酌獻用舞之號皆列於此次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 中書令郭
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舞 吏部
尚書劉宴撰文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文明大保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
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 尚書左丞平章事

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順之舞　中書侍郎
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家德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
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　中書侍郎常袞
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武皇帝室酌獻奏文大成之舞　中書侍郎崔
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定之舞　中書侍郎李回
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酌舞號　檢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酌舞號　檢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酌舞號　檢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咸寧之舞　撰樂人闕
饗讓皇帝廟樂章六吏部侍郎李紓撰
饗諸太子廟樂章六　撰人姓名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　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　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
中李逢吉孟簡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　撰人姓名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　撰人姓名未獲
祀五帝樂章十五　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赤帝壇降

神奏徵音之舞六變李夏王祀黃帝壇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立秋日祀白帝壇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立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舞六變夏至日祭皇帝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六變

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賀知章撰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正觀七年太府卿蕭璟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二奏元和之舞六變顯慶元年礼部侍郎許敬宗撰　至乾元元年中書舍人徐浩又撰祭大社大稷樂章四正觀十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祭風師樂章降神奏元和之舞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祭雨師雷師樂章奏元和之舞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蜡祭百神樂章而降神奏豫和之舞礼部侍郎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宣和之舞顯慶三年國子博士氾頵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變正元六年原王傳于邵撰

祀九宮貴樂章六奏元和之舞撿撰人姓名未獲

祭龍池樂章十一開元元年內出編入雜樂十六年築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姚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十三年侍中源乾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顯慶五年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中宮朝會樂章四皇后正和再

奏中書侍郎李義府撰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
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 檢撰人未獲
鄉酒飲樂章十七 檢撰人姓名未獲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關雎五奏鵲巢三奏
太射樂章四 檢撰人姓名未獲
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迎送皇帝八閤奏大和
凱樂
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詳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
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
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
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
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

卷三十三

倫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
剛其後蕃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捷倫其陳設及奏歌曲
之儀如後凡命將征伐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倫神策兵衛於
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簫篳篥鼗鐃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
也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
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陳樂應聖
期賀朝勸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陳樂詞曰受律辞元首相將
討叛臣咸歌破陳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
熙萬寓清乾坤濟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
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勸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
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
忠奉大獻君看偃草後便是太平秋侯行至大社及太廟門工
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擾周礼大司樂注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

七

凱樂獻於社謹詳礼儀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
鐃吹讙譁既無明文武垂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不奏歌
曲俟告獻礼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伏旌門
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胄執鉞於旌門
內中路前導周礼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
注云律所以聽軍毅鉞所以示將鉞威今吹律聽毅其術久廢
惟以秉鉞以存礼文吹協律郎二人服靴麾亦於門外分導鼓
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其官臣某
奏事請奏凱樂協舉廢鼓吹大振作編奏破陳樂等四曲樂闋
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
並旌門外立訖前後引俘馘入獻及祼賀如別儀別有獻俘儀注
因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礼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讌樂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
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至正觀
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代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
增九部為十部伎令通曲所載十部之樂舞扶南樂祇有天竺
樂是見南蠻樂其後分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周
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為之五方師子舞三破
陳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
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也七聖壽樂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
字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宴作彌昌八光聖樂玄宗
所自安樂已下每奏皆擂大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定
樂加以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其破陣上元慶

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鍾磬以享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礼遂
廢神龍二年八月勅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役
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也又分為四部有景雲慶
善破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壽授樂
大后天壽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大后所作因養吉了鳥嘗
稱萬歲故為樂以像之五龍池樂玄宗所作帝在藩邸時居崇
慶坊宅中經兩地忽為池及即位以宅為宮故為樂以樂其祥
六小破陣樂玄宗所作生於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
已下皆用龜茲樂人皆著靴唯龍池用雅樂而舞無鍾磬舞人盡
躡履行其樂章又有破陣樂詞七首中和樂詞五首五方師子
詞五首南詔舞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恩詞樂四首聖壽樂詞
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九首

正觀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聖壽奴大鳳傾盃樂三曲声
度清羙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於是洎天后至神龍之
際大增加立坐部伎部諸舞尋亦廢之

清樂

清樂九代之遺教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已来舊曲樂
器製度并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自晋氏播遷其
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
定関中收之入於江南及隋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
此華夏正教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乃置清商署總
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為九部隋室喪亂日益
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合其詞者有白雲公莫巴渝明君
明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吴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惱

白紵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名石城莫愁襄陽栖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驍壺常林勸三洲採桑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鵠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見通典當江南之巾舞白紵巴渝筭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諸曲淫哇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漸缺能合於管絃者惟明君楊叛驍壺春歌白雲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宮漸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聲調已失云學於前才生郎子亡後清樂唯歌一曲詞典而音雅自周隋以來多用西凉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瑟家猶楚漢聲及清調瑟蔡邕五弄謂之九弄唯磬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今三代舞用國子樂用瞽師漢魏後皆以賤隸為之唯雅樂尚選良家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聲人歷代滋多至於萬數

散樂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揔謂之百戲跳鈴擲劒透梯戲繩綠竿弄枕珠大面撥頭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齊王捲衣笮鼠夏育社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樹白雲畫地成以之類至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帝幻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関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武明二帝增

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初罷之至宣帝復各之作
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摠追集於
東都命太常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為戲場百官
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
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教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
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日先奏
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馬次散樂然後奏部次第並取當時進止舊制之內
散樂一千人其數各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
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除考假輪半次外不得妄
有破除正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
人餘並放還神龍三年八月勅太常樂鼓吹散樂音教人並是
諸色供奉及祭祀陳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徭雜科

破陣樂

正觀二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太宗謂侍臣
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
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
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
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宴弘濟之盛烈為將来之壯觀文容
習儀其得為比太宗曰朕雖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
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七年正月
七日上製破陣樂舞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
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起居即呂才依圖教樂工
一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而習之九舞三變每變為四陣有来往
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目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

李百樂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覩其
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
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於是咸稱萬歲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舊
儀明日朝群臣陳樂懸請奏九部樂上日披甲而舞者情不忍
觀所司更不宜設言訖慘愴久之至顯慶元年正月十五日詔
改破陣樂舞為神功破陣樂至鳳儀三年七月八日上在九成
宮咸亨殿宴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
少卿韋萬石奏言破陣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宣揚祖宗盛
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太皇臨御四海寢而不既緣聖情感
愴群臣不敢開言臣忝職樂司廢缺是慎依礼祭之日天子親
揔干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子同樂也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

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臣望每大宴會先奏此舞光祖宗
之功烈上瞿然改容俯遂所請樂闋上歔久之顧謂韓王等曰
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寔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
朕今嗣守洪業豈可忘武功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為期而
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誡既無盈滿之過非為歡樂陳
奏之耳侍臣咸稱萬歲先是每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
二舞上皆立對至永淳元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守貞議曰窃惟
二舞肇興謳吟攸屬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
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礼況升中大事華夷必集九
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非神化豈於樂
府別申嚴敬臣等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從之

慶善宮樂

正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慶善宮（在武功縣即高祖舊宅也）宴從臣於渭濱其宮即太樂（宗）降誕之所上賦詩十韻云壽丘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欝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襜（嫡）端扆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氷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即京抵（坻）共樂還鄉宴歡此大風詩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於樂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修（俏）皆冠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每名（冬至亨）焉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進於庭

諸樂

太常梨園別教院（教）法歌樂章曲等王昭君樂章思歸樂章傾盆（孟）樂樂章破陣樂樂章聖明樂樂章五更轉樂樂章玉樹後庭花樂章泛龍舟樂章萬歲長生樂樂章飲酒樂樂章鬬百草樂章雲韶樂章二十章（諸樂並不音調數目）上雲曲自然真仙曲明明曲難思曲平珠曲無為曲有道曲調元曲立政曲献壽曲高明曲聞天曲儀鳳曲同和曲閑雅曲多稼曲金鏡曲（諸樂並不言音調數目）（聚珍版本此條在金風調一條之後）

正觀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鴈十天馬之儀制景雲河清歌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顯慶二年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今所司修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勅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輙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嗣又樂

（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按古今）

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昌聲君臣賀事彰前史輙取侍中許
敬宗等奉賀雪詩十六首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
常編於樂府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名李勣任雅相許圉師張延師蘓定方
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雄上官儀等議於城門觀屯營新教之
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新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
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洛城南楼賜宴太常奏六合選淳
之舞
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大足元年天后
幸京師同州刺史蘓瓌進聖主還京樂舞御衡宮楼觀之賜以
束帛令編於樂府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日改諸樂名

大族宮時號沙陀調龜茲佛曲改為金華洞真因度玉改為歸
聖曲承天順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冊永昌樂永代樂
慶雲樂東樂長壽樂及萬國歡封禪曜日光含佛見胡歌改
為欽明引河東婆改為葯山騎俱倫僕改為寶倫光色俱騰改
為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為歸真火羅鶬鴿塩改白蛤塩羅刹末
羅改為合浦明珠忽薑賤改為無疆壽莫刺邪改為玉京春阿
箇樂陀改為天元昭慶急龜茲佛曲改為急金華洞真蘓莫遮
改為萬宇清舞仙鶴乞婆婆改為仙雲昇
大族商時號大食調破陣樂大定樂英雄樂歡心樂山香年年
樂武城宴平樂興明樂黃驄騍人天雲倦白雲遼帝釋婆野婆
改為九野歡優師改為泛金波半射改為高唐雲半射改為沒
改為慶惟新邪婆色雞改為師農寶雞野鵲塩政改為神鵲塩

捺利梵改為布陽春蘓禪師胡歌改為懷思引萬歲樂
大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貞元妃急
元妃太監女采樂貞女采樂山水白鶻刺邪改為芳桂林移師
都改為大仙都借沙奐改為躍泉魚俱倫毗改為日重輪蘓刺
邪改為末央年比鉢羅改為桂芳苑達磨支改為泛蘭叢悉你
都改為瓊臺花春楊柳天禽寶引蘓利邪胡波改為寶廷引
大族角大同樂六合来庭安平樂戎服来賓安公子紅薑花
林鍾宮時號道調道曲垂拱樂萬國歡九仙步虛飛仙景雲
鈸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雲騰山剛改為神仙急火鳳改
為舞塩
林鍾商時號小食調天地大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破陣樂五
更轉聖明樂卷白雲陵波神九成樂汎龍舟月殿禪曲英雄樂

山鄉會羅仙迎祥翊聖司晨寶雞九野歡訖陵伽胡歌改采賓
引胡殘改儀鳳蘓羅密改昇朝陽須婆特改芳苑墟撥洛背陵
改為北戎還淳汎金波借席改為金風厥磨賊改為慶淳風慶
惟新
林鍾羽時號平調火鳳真火鳳舞媚娘長命西河三臺監行天
急行天濮陽女神白馬春柳楊無愁改為長領因地利支胡歌
改為玉闕引大仙都春臺東祇羅為祥雲飛文明新造勝蛮奴
改為塞塵清
林鍾角調紅藍花綠沉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紵堂堂十二時大
下兵改為符来蘓黃鍾宮大封山樂
黃鍾商時號越調破陣樂天授樂無為傾盃樂文武九華急九
華大疊瑞蟬曲北樂歸淳慶淳風杜蘭鳥多回改為蘭岆老壽

改為長寔壽春鸚轉吹急蘭山高麗改為來賓引祁婆地胡歌
改為靜邊引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歸思達弁雞胡歌改為金
方引昇朝陽三部羅改為三輔安黃鍾羽時號黃鍾火鳳春楊
柳飛仙大仙都天統思歸達菩提梵改為祠洞灵章明鳳樂真
明鳳阿藍堆百舌鳥放馬濮陽女中呂商時號双調破陣樂太
平樂傾盃樂大輔樂迎天樂蟬曲山香月殿大百歲老壽改為
天長寶壽五更轉同昌還城樂慶惟新金鳳泛金波司農寶雞
金方引俱磨尼佛改紫府洞真神雀監北洛歸淳
南宮商時號水破陣樂九野歡泛金波淩神昇朝陽蘓莫遮歡
心樂蟬曲來賀引天地大寔五更轉
金風調蘓莫遮改為感皇恩日天月天風天木天火天五天婆
伽兒改為流水芳菲

司空國忠左相希烈奏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止令臣將新曲
名一本立石刊於太常寺者今既傳之樂府勒在堅珉仍望宣
付所司頒示中外勅旨所請依
正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献定難曲御麟德殿閱試之
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献継天誕聖樂表曰臣伏
見開元中天長節是日四海歡娛萬方献壽切以陛下降誕之
辰有惟新之曲適遇知音臣遣成継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
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四
遍法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不聞惉懣之聲以作中和之
樂其曲譜同進上先是太常人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
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於此中
十四年二月上自制中和舞是也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

者十数人布列在庭上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首紀為令節聽政之暇韻於詩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嘉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炯景含氤氳德淺荷玄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鍾鼓廣殿延群臣八卦隨舞意五音轉曲新頋非咸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礼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諒在茲萬國布可親中書門下等稱賀謝賜觀製中和樂詩請付所司頒示天下仍編入樂府之中可之

大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数令於本寺閲集進来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其年太常卿李程進上至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懸圖二軸進上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制曲名曰讃成功時塩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四夷樂

周礼鞮氏掌四方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和而歌之讌亦如之國家以周隋之後與比齊接近故音聲歌舞雜有四方云

東夷二國 高麗百濟

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献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礼曲俱得之百濟正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正元未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矣其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焉文康礼曲者東晋庾亮歿後伎人所作因以亮謚為樂之名流入樂府至正觀十一年黜去之今亡矣

南國諸侯（扶南 天竺 南詔 驃國）

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伐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付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南詔樂正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年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常皐以進特御麟德殿以閱之

驃國樂正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歛為付節之狀一紙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作僄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後制使袁滋郄士美至南詔並皆見此樂

西戎五國（高昌 龜茲 康國 安國 疏勒）

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隨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曲至太宗朝討其國盡得其樂（事見十部伎門也）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兩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太盛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比齋文宣愛之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皆來賀遂荐有龜茲疏勒康國安國之樂

北狄三國（鮮卑 吐谷渾 部落 稽）

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自漢以來揔隸鼓吹署至後魏始有此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周隋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數章而已（解在通典）按今

大角即後魏簸邏迴是也其曲多可汚之詞又吐谷渾亦鮮半別種之歌曲皆鮮卑匈奴中出也但虜者不可曉耳與比歌較之其音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習比歌相傳如此雖譯者不能通知其詞虜者既難曉雖久亦失其珎唯琴有胡笳之聲大角者金吾所掌工人謂之角手備鼓吹之列

唐會要卷第三十三

唐會要卷第三十四

論樂　雜録

論樂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獻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女禘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云擬於玄武門遊戲切思量非貽厥孫謀為萬世法也又論語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定非功成之樂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幸甚至其年十月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礼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礼大樂胥不得參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体而擊之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為伶人衣唯

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鑒今新定天下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尤滯草萊而先令胡舞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改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太常樂人本因罪謫設入營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徹緒公卿子孫一霑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於士庶名藉異於編甿大恥深疵良可矜愍其大樂鼓吹諸舊樂人年月已久時代遷易宜並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令依舊本司上下若已經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補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樂工之雜士流自茲始也太常卿竇誕又奏用音声博士皆為大樂鼓吹官僚於後箏簧琵琶人白明達術踰夷等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調馬以下接寫第三頁縱使術踰儕輩云云

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本必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皂雜類常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觧獨調來格今陛下以服未一周久停六律稽象德於太廟寢祈福於近郊何以昭永歷於上玄停成功於先聖考之典礼恐或未安臣以漢魏喪礼以日易月者蓋為三年不為礼礼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也以樂因陽來礼由中陰作樂崩則陽伏礼廢則陰愆風雨或違粢盛遂闕豐潔之祠有謬兆庶於是不安所以變諒闇之舊儀遵適時之新礼斯寔存至公於天下割巨痛於私情祈社稷之永安庶宗廟之長享孝道之大何以加之使魏漢魏之礼未然則當自我作古況其得礼之變詎可越而不從伏請依太常所請許其教

習其年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令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
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
國為唐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比見都邑城
市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
騰遂喧譟戰爭之象也錦綉誇競害女工也徵斂貧弱傷政体
也胡服相勸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礼儀之朝
法虜戎之俗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下切見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
國豈若是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礼樂而將則
四方者斯寔愚臣之所未諭也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
俗布德施化重犬戎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
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
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忠於國者以臣為

卷三十四

說言佞於朝者以臣為誹謗惟陛下少留意焉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
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媚人媟
黷無厭其間者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惧之饋之女樂魯
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樂戎
王躭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為樂
必務治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
寔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賜多豫後庭妓樂姑惑有之至於
所司教習彰示群僚謾妓淫叔寔虧肅化伏願並令禁斷至開
元二年八月七日勅自有隋頹歷獨解調馬縱使術躋儕輩有
其家豈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来庭鄒子

伶人鳴玉曳綬輿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切恥之
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撥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昔之藺張終賈之儔耳

永徽元年正月有司奏依礼祀郊廟皆奏宮懸比停數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寔兩漢升祔之後庶事如故國之大礼祀典為先今既踰年理宜從吉若不肆習宴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上元元年九月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朋西朋雍王賢為東朋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臣聞礼所以示童子無詐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尚須推多尚美相待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辞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各爭勝負譏誚失礼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上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

高宗皇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貞謂道士劉緊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敝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而皇太子廢為庶人緊儼奏其事擢嗣真為太常丞使知五礼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主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興人攻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敢吾恐諸王藩翰皆為中宮所蹂踐矣有隋以来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中宮潛擅復歸子孫則為再受命矣近日閭里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

祖考下接寫第二頁
未格今陛下以服之

作不復久矣

神龍元年正月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伏見太常奏公除後請習樂以供郊廟享祀奉勅不允臣與衆官詳審以為樂音氣化所以感天地動鬼神調五行均四序故哲王垂制被之樂章六變而神祇降享九成而祖考今時政凋缺徵聲遍於鄭衛衍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寖以成俗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除災蠹眷茲伎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為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

二年正月胡僧婆陁請開方門然百千燈其夜太上皇御安福樓門觀樂凡四日方罷是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諸樓觀之以夜繼晷盡月不息左拾遺嚴挺之疏諫乃止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礼儀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因礼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至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有故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既不作則不宜懸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勅什所司永正元年十月太常奏內外公私殽樂祠等漢魏已來既葬祔廟之後皆復其常朝行之以為故事今德宗皇帝用十一月四日行升祔之礼訖事請皆如舊詔可

雜録

武德元年相國參軍盧子牟献琵琶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疏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恣情不慎盧子牟所献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必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
少者豈此物哉
顯慶元年正月御安福門觀大酺有伎人欵持刀自刺以為幻
戲詔禁之
龍朔元年正月禁婇人倡優雜戲皇后所請也二月六日勅太
常寺六日停教音樂太宗皇帝文德皇后忌日故也
乾封元年五月勅音教人及樂戶祖母老病應侍者取家內中
男及下壯好手者充若無所取中丁其本文司樂署博士及別教
子弟應充侍者先取戶內人及近新充
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內教坊改為雲韶府內文學館教坊
武德以來置在禁門內
神龍二年三月并州請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曰
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燠寒順之何必裸露形躰澆灌衢路鼓舞
跳躍而索寒也礼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
調政令之失也怀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其年九月勅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
人皆不得有鍾磬樂令凡教樂遙教過教慢教皆禁之遙
教者若鄭衛過教失哀樂之節亟教者也
者慢教者惰慢不恭之教也
景雲三年左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
者曰不及百年此期戎乎其礼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
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
寒濫觴胡俗伏乞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
張說諫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礼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

國如此況大朝乎今外國請賀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礼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況失容斯甚法殊魯礼褻比齊優恐于羽柔遠之義尊俎折衝之道願捧蒭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月七日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断

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其年十月六日勅散樂巡村特宜禁断如此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決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樂仍遞送本貫入重後二十三年勅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須留長教者聽用資錢陪其所留人数本司量定中者為簿音聲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雜徭本司不得駈使又音聲人得五品已上勲依令應除簿者非因征討得勲不在除簿之列

天寶十載九月二日勅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及中外

大曆十四年五月詔罷梨園伶使及官冗食三百餘人留者隷太常

永正元年九月詔除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請不禁公私樂從之時以用兵權令断樂宰臣以為大過故有是請至六月六日詔減教坊樂官衣粮六年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鄭餘慶奏太常習樂請復用大鼓從之先是德宗自南山還宮継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人情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復用之

八年四月詔除借宣徽院樂人官宅制自正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及上即位令分番上下更無他錫至是收所借其年十月汴州節度使韓弘進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十首十四年正月詔徙仗內教於布政里十五年賜教坊本錢五千貫文

長慶四年三月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疋又賜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十三人並賜紫衣魚袋

其年八月以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先是太常有師子五方之色非常朝聘饗不作焉至是教坊以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事正有司不合闕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怯懦故換秩焉

寶歷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樂以為歡娛豈唯誇盛軍戎寔因接待賓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陽上巳兩度宴游及大臣出領藩鎮皆須求雇教坊音聲以申宴餞今請自於當府當已錢中每年方圓三二十千以充前件樂人衣粮伏請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從之蓋京兆尹劉栖楚所請也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讀書史乖於聞識曾不知從前非物力不足而闕於制置也蓋以京邑四方取則之地務繫權重豈以聲樂倡優方鎮宴遊襍為事哉失之甚矣屬宰臣有黨於栖楚者遂可其奏時議惜之

大和九年文宗以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帥府司馬宰臣奏府帥府司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上函稱朝霞之善左補闕魏謩上疏論奏乃

改授潤州司馬

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四年三月勅每月賜仙韶院樂官料錢二千貫文支用不盡令數內宜停三百貫文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文京畿諸院太常樂及金吾角手今後只兒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丁並在影庇限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會或動音樂皆被臺府及軍司所由恐動每有申聞自今以後請皆禁斷從之

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盧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約教坊音教人於新授觀察節度使處求乞自今以後許巡司府州縣等捉獲如是屬諸使有牒送本官仍請宣付教坊司為遵守依奏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聽者無倦

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妃悼念不已可及為歌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盡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於安國寺作善薩蠻舞上益憐之賜酒二銀樽啟之乃金翠也時宰相曹確中尉李輔元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彥昭奏逐死於嶺表

唐會要卷第三十五

學校　褒宗先聖先師已下附　釋奠
經籍　書法

學校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正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管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光宅二年梓州　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

穢畧無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揆讓樽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于末豈可得哉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聖歷二年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堂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發駔儈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以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任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奬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神龍二年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足四門學絹二足後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足皆以酒醊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受之業口問

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為上得六已上為中得五已上為下其學
九年律生則六年不貢舉者並解追其從縣向州者年數下第並須
通計服闋重仕者不在計限不得改業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
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及未通經精神通悟有文
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
十州人省試不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
學生長官補州縣學生諸州縣學生專習正業之外仍令兼習
吉凶禮公私有禮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許百姓任立
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勅古者鄉有序黨有藝將以弘長儒教
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里置
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正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守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
為鄉學并上制置書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大和七年八月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以後不
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會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脩明經
進士業者並宜隸於太學外州縣寄學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
官學

褒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
後昆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創設禮樂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
窮法度之本源粵若宣尼天資濬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

之徒風流不歇惟茲二聖道生人宗祀不脩孰明褒尚宜令有
司於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
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正觀二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
云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
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
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
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宣尼廟於兗州給户二十充享祀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
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
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於大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為
先聖顏回為先師又
正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
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
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邱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
官釋奠于先師鄭玄註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
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
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著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
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違有得失所
以正觀之末新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

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于後昆韋革往代之紕繆而令新
令不詳制旨輒事改刊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
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
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
享寔賑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弘聖教于六經開儒風于千世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
已自漢已降爽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脩
入先師且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賑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今
從詔於義為先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樂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顗撰樂章
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至天授元年封孔子
為隆道公總章元年二月一日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

少保至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
太子太保並配饗孔子廟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
曰弘我王化在乎師儒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所以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
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遑旅泊固可歎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
大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
為文宣王令三公侍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皆
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
盛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
列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褒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立聖之風規

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云其
秩顏子贈兗國公閔子騫贈費伯冉有贈徐侯子路贈衛侯宰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子
游贈吳侯卜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
之目頃雖參于十哲終未殊于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
得其序人馬式瞻二十七日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
持節就國子廟冊命畢所司奠祭亦如奠釋之禮又追太子少
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二十一日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
像宜改服冕衮其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其衣服
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
贈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
杞伯樊遲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
柳肖伯冉孺伯有若下伯漆雕哆開武城馬期琴張琴牢琴
旬伯商澤睢陽伯石作明邵邑伯任不齊任城父須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
籍昌平伯顏濁鄒伯顏何開陽伯顏祖之常秦非汧陽伯施之
常秦氏伯顏噲朱虛伯左人郢臨淄伯燕級魚陽伯鄭子徒
駟伯秦商魯伯周子家臨濟伯卜子夏定新田伯伯顏襄臨
沂伯冉季黑父伯秦開彭衙伯夷齊下邽伯公肩定新田伯伯顏襄臨
后處營邽伯鄭單銅鞮伯向巸井疆其陽伯容箴下
公夏守元伯公良孺東牟伯

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升孔門傳習經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徽言試揚大義是
稱達者不其盛歟若古風載崇立聖至于十哲被寵章而曾子
之倫未有稱謂稱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
膺盛禮

曹邾曹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東平伯秦南夕梁伯

神龍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州孔子廟堂有不向南者改向正
南其年五月二十八日制鄒魯之邑百邑百户為太師隆道公
葉邑用供薦饗

太極元年詔給宣尼廟三十戶以供洒掃
開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
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在立侍准禮授坐不立
授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充入室既當配享其禮見立請
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
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
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
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
庠遂無圖繪請令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列
曾參孝道可崇獨授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回
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
于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三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
亞聖親為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蘓氏曰議曰檢正觀顯慶年勅並稱三十二賢又檢太
極開元年勅即稱二十二賢將前勅及學令比類於服
處之下有杜范賈賢未知何年月附入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為兗州司馬襲
文宣王
元和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參軍
十三年正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晊襲文宣王
會昌二年十月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為國子監丞襲文宣
王
大中三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
宗書額武后初改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去從之

大順元年二月宰臣蕘國子祭酒孔緯奏文宣王祠廟經兵火
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之臣各於本官料錢上舞一緡抽
十文助修國學從之

釋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監學親臨釋奠
博士雍相駁難久之
正觀十四年二月十日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
獻國子祭酒張復亨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
既而就講弘智演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回言
詩以美其事
二十一年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撥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

釋奠於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
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周家行禮所以不及先
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親學命有司典秩節制祭
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于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
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寔且名國學樂用軒
懸鎛鉦威儀並皆官備在于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
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令後國學釋奠令國
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
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
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通為終獻若缺並以次
差州縣攝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為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修
附禮令為永式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

部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學祭用少牢
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
開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景隆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
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
乘車馬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於隋世朝士又駕牛車至
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盼顧則鞍馬之設故行于
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乘馬則
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世稱其放
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燃然
之明驗也褒衣博帶草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
服且言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于風塵
之內出入于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厲車之右
遺履不收清道之旁絳縣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
馬衣冠切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
式

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延國子司業褚
無量執經

開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勅皇
太子及諸子宜行齒胄禮二十一日皇太子謁先聖皇太子初
獻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有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并禮記
文王太子篇初詔侍中宋璟為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為終獻及
臨享上恐齒胄之義乃改焉

十一年九月七日勅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府並停牲牢唯用酒
脯自今已後永為常式
二十六年正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宮
為之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内舉
人亦聽參焉遂為常式每年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
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臣道俗
皆合赴監觀禮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
建中三年二月國子司業師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
集朝官講論五經之義自大歷五年以前常行不絶其年八月
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依舊奏正元二年二月釋奠
自宰臣以下畢集于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
道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舉貢人謁先師令與親享太廟
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祀同日即用中丁謁先師請別
擇日從之十五年四月歸崇敬為膳部郎中奏時議每年春秋
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揖面而臣以為禮太重披大戴禮師
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叅酌輕重庶得其宜
元和九年十一月禮部貢院卷貢舉人見謁訖先師准格學官
為開講質定疑義常叅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
先師餘擢停自後雖每年舉奏並不復行

經籍

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
慕遺書重加錢帛增至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畢備至正
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

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脩
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庫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
詔東臺侍郎趙仁本兼蘭臺侍郎李懷嚴兼東臺舍人張文瓘
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
文明元年十月勅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
比部勾覆其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交領如有欠少即徵
後人
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
下搜檢圖籍
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及內庫及秘書增
籍上曰內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省比日常令宮人主
掌所有欠缺未能填補篇卷錯亂耳檢甚雜卿試為朕排比之至

七年五月降勅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
并官及百姓等就借寫之整比四部書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
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也七年九月勅比來書籍缺亡及多
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難可校尋今釐正
殿駕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為目錄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
者依劉歆七畧排為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為先
後以品秩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修補
十九年冬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揔八萬九千卷經庫一
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
一千五百四十八卷禁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雜有梁
陳齊周及隋代古書正觀永徽麟德乾封總章咸亨舊奉詔繕寫
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有勅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

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
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
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卷
從三載至十四載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天寶三
載七月勅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並稱於訓誥雖百
篇興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其尚書應古體文字
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書府其載十二月勅自今已
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
官長明申勸課焉
十一載十月勅秘書省檢覆四庫書與集賢院計會填寫
正元七年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
選通儒詳定從之

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籍共五萬
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並無文籍及新寫文書自今已後所與補
舊書及別寫新書者並隨日校勘並勅創立文案別置納歷隨
月申臺並外察使每歲末計課申數具狀聞奏從之
太和三年正月秘書省據御史臺牒准開成元年七月勅應寫
書及校勘書籍至歲末聞奏者令勘楷書等從今年正月後應
寫書四百一十七卷四年二月集賢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
以後至年終寫完貯庫及填缺書籍三百六十五卷計用小
麻緜一萬一千七百七張
五年正月秘書省牒御史臺從今年正月已後當司應校勘
書四百五十二卷

書法

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異風殊俗新巧疏瘦如凌冬之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拘束君嚴家之餓隸惟羈羸而不放從蕭子云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步步如綰秋蛇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媛于筆下以茲播美豈濫名耶所以詳古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曲而還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務力追此人而已

正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上書鍾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云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命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賫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宗自謂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革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初贈求人間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二十帋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則臨看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異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適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撝觀其陣即知弱強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輩而及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吾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為學生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間有善書追徵入官十數年間海內

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晏於玄武門太宗
操筆得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
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褫洎登牀罷當死請付於法
太宗笑曰昔聞倢伃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正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絶
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
賀朕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枝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
自愛書可於廟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
迹多矣魏晉已後惟茲二王然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
今見聖迹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

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正觀
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唯有一卷見在今亦進訖臣
十一代祖道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
代祖仲寶五代祖騭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
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之上御武英殿示羣臣仍
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為榮
開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土書鍾王等真跡得一
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迹及張芝張昶等古
迹揔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初正
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本異集令魏徵虞世南褚遂
良等定其真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秩以正觀
等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章迹又令遂良真書小事貼紙

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異等隋則江
揔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其後蘭亭一
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
借出入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
等檢校見換標為兩卷揔八十卷餘並失陸元悌又奏云前代
名賢押署之跡唯以巳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為印以
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
卷右軍真行書唯有黃庭告哲等四卷存焉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
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
士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都西
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太宗夏日與學士聯
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曰鍾王復生無
以加焉帝名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摳窓使
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魏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
書十一字曰永禪寺真草千字文得家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
助者焉哉乎也常評硯以青州石硯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墨

唐會要卷第三十六　　修撰　氏族　雷夷請經史　附學讀書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給事中歐陽詢奉勅撰藝文類聚成上之

正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三十五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揚州長史李襲譽撰忠孝圖二十卷奏之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時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秘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為五十卷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一五百卷上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秘閣初泰好學愛文章司馬蘇勗表請修撰銘許之於是大開館宇廣召時俊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物輻輳門庭若市泰稍怯過盛欲其速成於是分道諸州披檢疏録凡四年而成其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呂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四十七卷詔頒下之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僞穿鑿既其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摠令修撰其妄穿鑿拘忌者才駁之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於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即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流傳竟無所出之處惟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百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類姓暨於後代賜俗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助部雍曹滕畢原鄧鄒並是姬姓孔子殷朱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推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為大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又取録命曰謹按史記賈逵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禄命以恍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

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命而知骨體此則禄命之書行之
久矣言多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録但以積善餘慶
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
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孛夜
移學也禄在豈待生當建壬憂動損壽不閏月值空亡長平坑
卒未開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祠
魁之上蜀郡炎瞭豈由災厄之下今時有同建禄而貴賤懸殊
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
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禄之
空亡依禄命書法合貴賤又犯勾絞六空背驛馬生身刻驛馬
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大命七月生當病卿為人砥弱
身合羝陋今按舜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
趨蹌兮惟有問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
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
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命政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
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法無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
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法當望不到命金命
正月生當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
始無終老更彌凶惟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禄
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時亦
當禄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無官
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減
半禄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高祖孝文皇帝興元元年八
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昔命并驛

馬三刑身刻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主位定初於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理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推之祿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據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祖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劉邵劉濬並為篡宋幾失祧祿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後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世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晝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逾月而已此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軌助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始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

至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
以不避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
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併此則葬日不擇日二也禮記云周尚赤
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
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
秋又云鄭卿子產又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
君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
而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
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國選之大事無過
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其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
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辰三時並起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
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
促亦由墳壟所招然今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
及於無疆有德不建而人無援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
延促臧孫有後于魯不閟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曰遷厝
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
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北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
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
不倫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
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禮何從而生
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
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葬一定更不迴改

冢墓既成曾不草易何因名位無鄽安故之官爵弘之在人不
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
人因此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
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覓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
忌于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
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藨氏曰今世之人正惑於此故載呂才駁議用矯正之庶
乎惑者少悟也

正觀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廉等撰文
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秘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
令楊師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朱子
奢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呂才秘書監房
玄齡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褚遂良晉王友姚思廉太子
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人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宗撰帝範十三篇賜皇太子顧謂王
公曰聖躬聞政之道備在其中矣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符璽郎顏揚庭上其父師古所撰匡謬正
俗八卷令付秘閣

顯慶元年十月詔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等修東殿新
書上曰畧看數卷全不如抄撮文書又日月復淺豈不是卿等
用意至此因親製序四百八十字

二年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肱股論令敬宗等注釋名曰天
訓至三年正月五日修新禮成一百三十卷頒於天下其年五
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

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文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
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悉降馬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
一千卷上之
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
上注文選六十卷藏於秘府
龍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許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
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孔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進所撰瑤山
彩玉五百卷上之詔藏府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太子右庶
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
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詔付秘書省
調露二年二月一日詔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政典一部寫兩本
一本付秘書省
一本賜皇太子
永隆元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風進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
分為二十卷
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
使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
卷成上之初聖歷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
備遂令張昌宗名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
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
李處正高備劉如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
謩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於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
名方域等部

開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劉子玄上議令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
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是漢文帝時人結草菴于河曲因以為號
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空上天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
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處聞焉王弼詣義為優
請黜河上公輔嗣所注司馬徽亦注云漢史實無其人然所注
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請河王注令學者俱行從之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左散騎常侍元行冲上羣書四部錄二百
卷藏之內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庫是殷踐猷王恢編史庫韋述余欽子
庫毋煚劉彥直集庫王灣劉伸其序例韋述撰其後毋煚又畧
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於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
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
十三年詔康子元等注解東封儀注以進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
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
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上令左丞相張說修八陣圖十卷及經二
卷成
十九年二月禮部員外郎徐安正等撰文府二十卷上之
其年十二月十一日侍中裴光庭上瑤山往則維成前軌各一
卷上以賜皇太子及慶王
二十三年正月勅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縚與官禮就集賢
院撰藉田儀注
其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并脩疏義八卷并製開元文字

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
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
稱賀
天寶十四載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行用
其年十月八日頒御注道經并疏義分示十道各令巡內傳寫以
付宮觀
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日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卷制授秘書郎
集賢院待詔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真卿授撰韻海鏡
源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鑑撰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
三卷上之
正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十二年二月夏州節度使韓澤進統載四十卷其年十月昭義
節度判官賀蘭正九進用人權衡輔佐記各十卷舉選衡鏡三
卷
十四年十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撰郡國別錄六卷通錄四卷
上之十一月西川節度使韋皐進開復西南夷事狀十卷
十七年七月太常寺進大唐正元新集開元復禮二十卷
其年十月宰臣賈耽撰海內華夷圖一軸并序古今郡國縣道
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自蕃方來者必問
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間既脩因撰海內華夷圖廣
三丈縱三丈二尺率以一寸折一百里人有披圖以問其郡人
者皆得其實無虛詞焉
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

門取食貨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七篇州縣十四
篇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修通典識者知其必
登公卿之位其既出遂行於時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
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弁先敘書至二萬卷皆手
自刊正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給事中陸贄著集注春
秋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上之
元和二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年國計簿十卷上之摠計
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
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麟坊邠寧振
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巢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
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由戶口數目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
著三傳同異三卷其年七月製制君臣事跡十四篇上以天下無

事留意典文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正觀
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宗撰開元訓誡
思維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范班漢書三國志晏子春
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
篇一曰君臣道二曰辨邪正三曰誡擅諍四曰戒徼行五曰任
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
崇節儉十一曰奬忠直十二曰修正教十三曰諫田獵十四曰
錄勳賢分為上下卷上自製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
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
裴洎曰朕近撰此屏風親所觀覽故令示卿藩進表稱賀
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縣郡圖國三十卷百司舉要
一卷成上之吉甫又常綴錄東漢魏晉元魏周隋故事記其成

敗損益因為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絶域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

九年四月檢校左檢校左遺李渤撰御我新録二十卷上之

十二年十二月翰林院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畧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部請付史館從之其年處州刺史馬摠進武德至正元年奏議二十卷

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雲南紀五卷上之

其年八月洛陽尉禮院檢討官王彦威撰元和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自開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十三年正月已前新撰定禮典舊儀不同者謹備集録并禮勒成三十卷

其年十二月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宇撰鳳池録五十卷成上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商州刺史王公亮進新撰兵書一十八卷

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撰六經法言三十卷成上之

寶歷元年三月翰林侍講學士高重崔郾進纂要十卷

二年五月秘書省著侍郎韋公肅注太宗文皇帝範一十二篇上之

太和元年六月國子直講徐鄖上周易新義三卷

八年四月集賢學士裴潾撰通撰三十卷

其年九月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畧次柳氏舊史

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其年宰臣兼集賢大學士李宗閔准宣與校理修撰等撰五常傳二十卷并録一卷進上

二年二月戶部侍郎王彦威以所撰唐典七十卷上之起武德終永正

其年十月勅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為海內珠英

開成三年八月右拾遺韋籌追唐書唐史解表共五通

會昌二年七月宰臣德裕進異域歸忠傳兩卷

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思廉撰通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關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別於時者必載于時政監秩鹽和糴賑貸錢陌兵數虛實貯粮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驗皆叙之矣

其年十二月太子詹事姚思廉又撰帝王政統十卷上之

七年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玄上續會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氏族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有郡姓王崔盧鄭為大關中亦有郡姓韋裴柳薛楊杜為大代北則有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為大各於其地自尚其姓為四姓今流俗相傳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為五姓不經之甚也武德元年高祖嘗謂史內令竇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後魏三處外家今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皆緣戚里位忝鳳池自唯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此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三年高祖嘗從容謂尚書右僕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稱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後世胄名家厝職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

蘇氏議曰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後無如我唐高祖

八柱國唐公之孫周明懿隋元正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師竇毅女毅則周太祖之婿也宰臣蕭瑀陳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桓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彝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胤其將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竇琮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胄子弟比夫漢祖蕭曹韓彭門第豈有等級以計言乎

武德中李守素與虞世南論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獨相酬對及言北地諸姓次第如流陳其事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手而已不能復答歎曰肉譜寔可畏許敬宗曰肉譜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號倉胄為人物笥矣守素以稽時氏族時人謂之肉譜

正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東士人好自矜誇以婚姻相尚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請諫族族者普責天下譜約諸史傳考其真偽以為氏族志以崔幹為等一等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家有豈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能解人間何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幹為二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頒於天下

顯慶四年九月五日詔改氏族志為姓錄上親製序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贈台司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僕射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為二等各以品位為等級凡為九等並取

其身及後胤若親兄弟量計相從自餘枝屬一不得同譜初正觀氏族志稱為詳練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取皇明后武氏本望李義府以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量編錄遂主格以皇明得五品者盡入入譜者縉紳士大夫咸以為恥議者號其書為勳格李義府又奏收正觀氏族志焚之

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機撰劉氏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宣帝曾孫司徒居巢侵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柳冲上表曰臣聞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書之年應勢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大士廉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世實為盛典臣今願叙唐朝之祟脩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上從之遂令尚書左僕射魏元中工部尚書張錫吏部侍郎蕭至忠岑義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孫堅工部侍郎劉宽左補闕吳郡兢等重修

至先天二年三月柳冲奏所脩姓族成上之凡二百卷又於令判定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其姓族並得之久遠有餘俗諱及僻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大姓任自遂便穩其時值彥範孫改姓姜氏

乾元元年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其序旨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脩盡則存譜大譜所紀者唯尊官清職倚記本元分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須有剖析各於當族注之通為百氏以隴西李氏為第一至正元中左司郎中柳芳論氏族序四姓則分甲乙丙丁頒之四海匹族則先東載在唐厝

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祗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大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諸房請依舊姓
獨孤氏從之
元和七年七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
之
開成四年正月勅大理寺少卿李衢修撰王后譜諜
其年閏正月勅翰林學士柳璟修續皇家永泰譜二十卷成上
撰皇家永泰譜以永泰初璟
之至是復令璟修續其書焉
考為史官常
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得當司修圖譜官李弘簡伏以德
明皇帝之後興聖皇帝以來宗祊有序昭穆無差近日修撰率
多紊亂遂使冠履懸儀玄黃失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今請宗
子自常參官并諸州府及縣官等各俱始封建諸王及五代祖
及見在子孫錄一家狀送圖譜院仍每房納於官取高處昭穆
取尊即轉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屬籍稍獲精詳依奏
蕃夷請經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文
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
十卷賜之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令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
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秘書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昭諫
疏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國之利害不可以
示人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
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況西戎國之
遠蕃昌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厲
奔命俾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必不得已而去春秋當問德

既哀諸侯强盛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謀若與此書
國之患也表入勅下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識
禮經心昧德義頻負明約孤背國恩今所請詩書隨時給與庶
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使也休烈雖見情僞變
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上曰善乃以經書賜
與之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
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附學讀書

神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勅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
宜附國子學讀書

永徽二年正月十四日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從儒學以正風
教其月二十九日勅曰頃以戎狄方急虞於經畧太學空設諸
生益寡絃誦之地寂然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念每及此甚
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各鎮方面誠
茲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欲習業者自今已
後並令補國學生欲其業重纓金罷成琢玉日新厥德世不乏
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揀
擇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
粮及緣修理各委本司作事件奏聞

開成元年六月勅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住學生
員仰准舊例留二人衣粮准例支給

二年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學生共一十六
人勅渤海所請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

十人勒廻又新羅差八人朝宿衛王子并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
首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粮料又請舊住學習業
者放還本國勅新羅學生内許七人准去年八月勅處分餘時
服馬畜糧料等既非舊例並勅還蕃

唐會要卷第三十六

唐會要卷第三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
食實封四百戸臣王溥纂

禮儀使

五禮篇目　禮儀

服紀上

五禮篇目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
初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禮官學士修改舊禮著吉禮六
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
禮五篇揔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初玄齡與禮官建議以為
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謂日月已下近代蜡五天帝五大帝五地
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

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以陵天子大射告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件祭並依古禮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蕭氏曰五禮等威三代沿革蓋五聖有作情必倫於吉凶後世遵行事豈變於文質源清則流永根正則苗長我唐始基刊定禮樂去亡隋之繁雜備前古之雅正作萬代法成曰海家光闡皇猷永固帝業而修禮官不達睿旨坐守拘忌遂移凶禮實於末篇斯為佞矣房梁公魏鄭公庶務事殷一心有限雖統其事無暇叅詳為禮官所誤不然者白圭無斯玷矣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禮遂刪去國恤禮以為預凶禮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乘也且禮有天子即位為禪歲一漆而藏焉漢則三分祖賦而一奉陵寢周漢之制豈謬誤耶是正禮也且東園秘器曾不廢于有司國恤禮文便謂預於凶事何貴耳而賤目背實而向聲有以見敬宗義府之大佞也

永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挺太常博士史玄道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九十九篇至顯慶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自為之序詔中外頒行焉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備舉非臣子之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於是刪定之其時以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學者紛議以為不及正觀

禮至上元三年二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正觀年禮為定至儀鳳二年八月又詔顯慶已來新修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宜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常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正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代焉集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之所施行用焉

元和十三年八月禮官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勅格為曲臺新禮上疏曰臣聞禮之所始及損益之文布于前書不敢悉數開元中命禮官大臣改撰前禮五禮之儀始備又接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于聖朝垂九十餘年矣法通沿革禮有廢興或後勅已更裁成當時別稟詔命貴從權變以就便宜又國家每有禮儀大事則命禮官博士約舊為之損益修撰儀注以合時變然後宣行即臣今所集開元已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已後儀禮已自不同矣又檢修禮官故事每詳定儀制訖則約文為之禮科以移責於百司又約之以供備然後禮事畢舉禮科者名數之摠與儀注相扶而行者也闕一不可臣今所集備禮科之單復具肅給之司存欲使謁贊者引之徒官長辟除之吏開

卷盡在按文易徵其地五禮之儀式或舊儀所不載而與新創不同者莫不次第編録窃以聖朝於元和中集録又曲臺者寔禮之義故名曰元和曲臺新禮并目録勒成三十卷謹詣光順門奉表以聞伏乞裁下從之

禮儀使

高祖禪代之際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儀自後至開元初奏定禮儀者並不入衙無由檢叙

開元九年正月韋縚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禮儀事又至天寶九載正月除太子少師方罷禮儀事至天寶九載正月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為之至十五年六月更不改易

至德二載閏八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崔寧除兵户部侍郎知禮儀事至乾元元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璵兼知禮儀事其月十八日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禮儀祠祭等使二年九月七日太常少卿于休烈除工部侍郎充禮儀使

永泰二年八月十三日禮部尚書裴士淹除禮儀使

大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停禮儀使以太常卿楊綰為之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吏部尚書顔真卿除禮儀使建中元年停自後不置每有南郊大禮權置使畢日停

服紀上

正觀十四年太宗嘗從容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侔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秘書監顔師古議曰窃

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季之親嚴親是奉夫之昆季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絶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曷然玄黃不改靜言至理殊匪弘通無益防閑寔開偷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姨舅一例等屬服尊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義茲亦未安愚謂昆季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義時崇饋奠之勤誠愛兼極畧狐德棻等與禮官定議曰夫親族有九服紀有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權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考之終極去之彌遠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寔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展實逐末棄本善古人之情有所未寤今之損益寔慈乎禮記曰姨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基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李父之徒並非骨肉之親服重由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

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服衆婦舊服小功今請按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伏奉服小功制曰可　二十三年五月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遺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斯服敢緣斯義請延至葬畢後除從之

顯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為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正觀年中八座議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傍親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為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

為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為舅使同從母之衰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亦小功又庶緦麻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服尚

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已之昆季昆季為理請依典故為服緦麻制從之

龍朔二年八月司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有司奏請據令繼母改嫁及父為長子並不解官乃下勅曰雖云嫡母終是嫡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何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議曰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唯出母之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是以令著母嫁之服又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明所生嫁則言

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名止據前妻之子嫡于諸孌禮無繼母之文申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勅議定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窃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出之與嫁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為義絶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無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厭降杖朞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制杖朞解官交有妻服之舛又依禮庶子為其母緦麻三月既定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以嫡母嫁同一令條揔情改理為允惟者依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合解官不同

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孫昊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詞業官

司理狀者母非所生嫁已義絶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為母緦麻漏其終制並令文疎舛理難因襲望請依房仁裕等議加修附庶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謂准此改正嗣業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為範變故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為母止服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窃子之於母慈愛特深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為母止一朞自父之敬雖伸報母之慈有缺且齊斬之制是為差減更令同以一期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遂下詔依行焉當時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

編入格至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母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後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奠倍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協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勞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令議定刑部郎中田甫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感降殺之等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紙已来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自古以来升降不一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云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禮鄭玄云服緦麻三月王肅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玄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玄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肅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等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孎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轉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各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絶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為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子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以斬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亡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淳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宰嚭食稻衣錦所不忍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今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節制減至於期使後代士盡忘枯

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勞及姨之服並太宗之制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則有疑於是紛議不定虞氷又上疏曰禮女在室以父為天出嫁以夫為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理孝天下而不斷于宸衷詳正此禮但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虞氷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天地動靜合于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象形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憯三從之義斯在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為母期者見無二尊也往舊儀父在為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于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替秉政將圖僭篡先自榮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哀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初始編入格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偽符載初之元遂啟外氏之深制不蒙陛下英筭宗廟何由克復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忍忘子母之道諸議所非者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豈得與伯叔母同服同豈得與姑姊妹等此並道聽而塗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前狀草畧議者未識臣之愚誠謹重以聞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奏議曰古之聖人徵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厭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

正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狀狀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
而妻喪狀暮情禮殺者蓋遠嫌疑尊乾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
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
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
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于飛走別于華夷義農堯舜莫
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
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舅從母之名
又即母之女當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
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儀
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曰周公制
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裕令之內有父在為
母衰齊三年此有為而為非重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

服紀宜一依喪服之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議者自是非紛然元行中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但尊祖貴嫡欲其遠別禽獸近異至二十
年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元年勅父在為母齊
衰三年為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聖歷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
幼稚而卑孤其母貧屢不能守志携以適人為後夫之所鞠養
及長出嫁不復同居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否世上士
庶此例皆是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苦為議論堅答曰
儀禮喪服繼父同居齊衰暮謂子無大功之親而所通者以貧
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異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
財者築宮廟于家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
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于馬

融王肅賀循等並稱達禮更無異文惟傅玄著義以為父無可
繼之理不宜當制服此禮梵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
以為此則自制文亂名之大者窃以父為天地愛敬斯極豈宜
靦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貌爾孤女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
宗本族無鞠養之人因託得存其世嗣在其生也實賴其長育
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
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
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
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携重適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
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揔之儀無不單偏與築宮立廟實
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除日女子適人者為繼父
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適人者為
繼父服齊衰服繼父與不同居者同今為服齊衰三月窃為折
衷方慶深善其答　其年四門博士王玄感云三年之喪合三
十六月鳳閣侍郎張柬之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
也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
齊納幣左傳云禮也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
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
先王奉嗣王欲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攄此
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之明驗也禮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小
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之喪四時也七月之喪三時也三
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

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也議者以東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請天下士庶出母終者仝制書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齊斬之紀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赦文服紀之制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功也堂姨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以親情而服屬殊者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既未疎恩絶不相為服親舅母未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窮以古意猶有所暢者且以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疎者也諸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類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踈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服制之文並望加至袒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更詳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窃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教之所設本于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二揔一之義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内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正觀修禮時改舊

章漸廣渭陽之恩不尊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于外族此則禮亡微兆因斯見矣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進狀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于時衆議紛挐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開元八年特降別勑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以及遠稱情以立文差其輕重遂為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存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鄭玄謂外親異親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于外氏聖人之心良有已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父母同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于禰繫姓族而親近則別于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之喪蓋所存者遠而所抑者私也及若外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別于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狥情所務其本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並以其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季皆緦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過

於高祖也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季皆緦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其堂嫂既出於外曾祖若為之制服即外曾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曾祖合至小功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録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曾孫姪女之子皆須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皆其恩愛情之親者制服乃輕蓋奉于公者尊于私存其大者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不可得而隳矣外祖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功並為小功五月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序庸可正乎且舊章淪胥為日已久所存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遑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臣聞儀禮曰

其為舅緦麻鄭文正公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正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舅堂姨舅母並升為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于外孫乎如以外孫為報大功則本倫情之所泝何所不至理必然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況無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國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導涉于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為不可戶部郎中楊伯成右監門録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畧同議奏上又謂侍臣等曰朕以為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于舅有三年之喪是愛我而厚其報服制情則母舅之服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曰同爨緦若比堂姨舅于

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亦是不隔于堂姨
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復外曾祖父母及伯叔父母服制
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
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無厭降外舅
既為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之外甥既合報服則與夫之
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疎
徵臣愚蒙猶有未達上又手制曰從服有五此一也降殺之制
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為服數所在抑引盡是推恩朕情
未有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為外族之
親禮無厭降報服之節所引者疎其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
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可所引者疎而降所親服者又
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尤是睦親實欲令
不肖者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
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
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令
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源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
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祖免等服類新禮垂示將來通
於物情自我作古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制施行從之

唐會要卷第三十八

服紀下　奪情　葬　辰日　雜記

服紀下

正元二年十一月德宗王皇后崩上及百官已釋服唯皇太子及舒王誼冕以下則否將及三年之制也初禮官議大行皇后喪服節攝太常博士柳冕等士人奏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為大行皇后喪服既葬而虞虞而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則存厭降之禮既而事下中后宰臣君問禮官曰今豈可令皇太子衣服侍膳直至于既葬乎博士張薦等請依送齊皇后為父母喪三十日公除例為皇太子喪服之節既及公除詣于正內則服襂至本院衰麻如故庶允通變之情宰臣具以聞奏右補闕穆質上疏曰臣謹按禮經兼徵近古皇太后居母后之喪並無降

殺之禮唯西晉杜元凱有既葬除服之論蓋穿鑿詭詞以說時主誠不足為後王法也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乃得禮之中矣詔宰臣更與所司議之宰臣以穆賢所奏召問禮官而不言賢名禮官柳冕張薦對曰准禮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亦云皇后為父母服十三日其禫朝二日則十三日而除為皇太子為外祖父母服五日其泣朝二日則五日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服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變昭著國章公門線義亦在此豈皆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縗朝覲至本院依舊線麻酌而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對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議曰准禮子為母哀齊杖周更無貴賤降殺之別伏以聖上以大中立教以至孝興理憲章古道肅慎禮文皇太子稟訓膺哲因心孝德緣情酌禮復古為宜准禮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至於昏定晨省問安視膳不可服衰麻窓近宸伏請每詣正內覲謁輟服墨縗歸至本院依舊麻線庶適變通允叶情禮上令宰臣召穆質議焉對曰雖不能遂皇太子三年之志且遠依古禮猶愈魏晉之文請降制命宜行于外亦不妨皇太子在內墨線也制可之　其月詔百官及宗室諸親舉哀兩儀殿臨畢百辟素服視事及大殮成服百官服三日及甲辰之夕釋之用晉文明皇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其文武六品已上非常參官及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臨外命婦各于本家素縵朝夕臨五日　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察者以開元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

吏部告以奏差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奏曰准禮諸侯絶周
大夫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
官未葬欲人之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來降變而從權緦已上
喪服內衣縗謂之喪服假滿則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
事不可故江右潭殷仲堪並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
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今
國家行公除之令既以即吉於祭無令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
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限文進退唯谷
若以服為禁即惧廢祭祀若以例奏差則惧遠令文先王立禮
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也彼公除者人思君親
莫不欲祭使子得祭于父孝莫大焉臣等祭其君義莫重焉苟
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
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緦服既
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未葬雖公除
者請依前禁之庶輕有重倫以一王法從之 八年九月前以
奏行之

正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攄狀稱兄姪女子適李氏婿見
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
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
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稽其禮意抑有
其由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

人服以夫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以適人為父母何以
周也婦人不二斬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
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
報也雖有加降不甚相懸故舅姑為婦大功九月以卑降也婦
為舅姑齊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變之節十二月小
祥除服經十三月大祥除衰寢去經十五月而禫踰月復吉
三日而除從之
開成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皇太子今月十六甕白十六日舉
哀二十八日公除臣等參詳惠照太子例蓋緣在公除內今從
舉哀日數至二十八日十三日滿合公除不合更待輟朝日滿
臣等商量望令百寮二十九日橫行參假便赴延英奉慰勅旨
宜依
會昌五年正月兵部尚書歸融奏伏覩義安殿皇太后遺令皇
帝三日不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者
皇帝遵奉遺旨將欲施行臣等商量事貴得中禮從順變伏
以宣懿皇太后常侍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祔配廟室今
之議禮合有等衰伏請皇帝降服暮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
釋服其內外臣寮亦請以此除釋至于營奉陵寢制度法物即
請准舊例更無降制從之
大中六年十月詔有司宰臣周親慘故欲行宣弔之禮宜令參

酌太常禮院奏伏宰臣周親如是伯叔及親兄弟或會居重任
或位列朝行七品已上官則請行宣弔之禮如年齒幼官位卑
及其餘周親事並請不用遣使應輕重之宜有節降殺之義得
中若宣弔例以期年伏慮有煩聖聽從之

奪情

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尚書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
此為時多金華頗遵墨縗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
不復戚容如不糺勑恐傷風俗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
去職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
有遭憂者請百日之後量追赴上奉勑依侍御史劉思立奏曰
窃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禮
貴賤咸遵金革之事始有墨縗從此革小人先無俯就猶有在
其上者最以企及若遣釋服作樂則甚紊禮經帶絰理音又全
虧國體豈以其居家不能報禮遂欲曹司約為非法萬石身居
禮樂之官輒昧吉凶之本頒之卒士理恐未安既爽風化之源
請舉糺縵之典萬石請付法司科斷音聲人請停追至開元十
三年車駕將赴東岳太常追孝假音聲人從駕華州刺史楊瑒
奏曰臣窃考經傳喪紀有文歷代相因損益無替斯事體大人
誰敢違國家孝理天下起跡百王焉可以苴絰之人叶鐘磬之
樂既傷往教復玷清猷良史見書難為直對臣職惟宣化期不
奉詔上嘉之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
徒跣至城門外然着韤鞾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
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必衣衰絰號動無常國朝奪情者多矣
惟通能合典禮

長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勅三年之喪自非從軍要籍者不得
輒奏請起復至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勅三年之喪謂之達
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
輒有奏聞
景龍三年以前工部侍郎張說起復為黃門侍郎說乞終喪制
上表許之其年十一月以前昭容上官氏起復為婕妤
正元十三年七月張茂宗將尚公主太常博士裴堪上疏曰伏
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乃許公主
其年八月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昏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
端所以關睢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
以齊衰在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王知二端為訓之本不可
變也故制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聽命于廟
稱事立禮通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繼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
者其日久痛甚者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
謂之凶以送死者以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聽父慈子孝
馴致不失臻于太和歷代寶之以為至教昔魯侯改服晉襄墨
縗事于奪情義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喪禮處之以情
相因體或有類若茂宗釋縗服而衣冠棠去堊室而行親迎雖
云輟哀借吉是以亦凶瀆禮豈惟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為國家
之與法倘茂宗留侯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期下嫁又儀
注有嫌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體天
撫運統人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往聖之明謨下盡群言
上流鑒尋倫式序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弘
禮義之日大敦名教之時于無為之朝有興議之事衆情未達

疑惧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收天情于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彌光則天下幸甚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喪三年臣庶一致金革無避軍旅從權近日諸使及諸道多奏請與人吏職掌官并進奏官等起復因循既久訛弊轉深非惟大啟倖門實亦頗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已後除特勅及翰林并軍職外其諸司諸使人吏職掌官進奏官並不在更請起復授官限其間或要籍驅使官任准舊例舉追署職今勾當公事待服闋日即任依前奏官從之

十二年二月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以國舅光之子也

葬

舊制銘旌三品已上長九尺五品已上長八尺六品已下七尺皆書云其官封姓名之柩舊制凡詔喪大臣一品則鴻臚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儀以示制）舊制應給鹵簿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及京官職事五品已上身婚葬皆給之舊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論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獸之類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陽公主葬詔加前後鼓吹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謂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主竹舉兵以應義軍既常為將執金鼓有克定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亂公主參佐命非常婦人之匹也何得無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續至景龍二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

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准此左
臺侍御史唐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
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棡鼓曲有靈芟吼鵰鶚爭名墜崖壯士怒
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
錫假如郊事祀天地誠是重儀唯有宮懸而無案加故知軍樂
所備尚不給于神祇征鼓之音豈得接于閨閫惟式公主王妃
以下葬唯有團扇綵幃錦障之色加之鼓吹歷代無聞又准令
主官婚葬先無鼓吹官京五品得借四品鼓吹儀今特給五品
已下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
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
常典至元年建卯月三日婚葬鹵簿據散官封至一品事職官
正員三品并駙馬都尉許隨事量給餘一切權停

太極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臣聞王公已下送終明
器等物具標格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大明器者備物而
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傳曰俑者面目撥發似于生
人者也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
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燿路人本不因致禮更相扇動破
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庶若無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已下
送葬明器皆休令式並陳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
開元二年六月二日勅緣喪事非宗舊德別有處分不得輒請
官供四年七月王仁皎葬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
父竇孝諶故事墻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上表
曰臣聞儉德之恭移惡之大高墻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
非則知奢侈過度故非達識故周孔識齊斬緦免之差衣衾棺

槨之度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或云竇太尉墳最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鄧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況今之所設先作於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倘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若苦違即准令一品合陪陵墓者墳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使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臣忝樞近不敢不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古之送終所尚孚儉其明器墓田等令于舊數內遞減三品已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五品已上先是六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已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皆以素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綉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輀車不得用金銀花結緣為龍鳳及垂流蘇畫雲氣其別勅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不得別為華飾其墓田一品塋地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一丈八尺減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一丈四尺減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二尺減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減至三十步墳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已下墓田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高四尺其送喪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大歷五年五月十五日勅應准勅供百官喪葬人夫幔幕等三

品已上給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已下三十人應給夫須和雇價直委中書門下文計處置其帳幕鴻臚衛尉等供者所須載幔帳設人並合本司自備如時有處分定人夫數不在此限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勅如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已後不須止遏

正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師晟備禮葬于鳳政原是日廢朝上御南望春宮臨祭令中便宣弔於柩車文武常叅官皆素服送至長樂坡哭拜於路時太常卿裴郁草儀設引式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臣及二品已上官者哭而不拜禮官失也　十一年十一月勅故司徒兼侍中贈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發引百官不須入朝便于城外送發引　十三年五月宗正卿嗣義王巘奏簡王府諮議叅軍嗣寧王子澍葬請鹵宰臣等議以子澈官卑不合特給詔令給　其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並供鹵簿仍永為常式　十四年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應緣喪葬俱給鹵簿即逐便于街中宿幔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鄭元修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為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其無邑號者准大子品陰子孫未有官者降損有差其凶器悉請以瓦木為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　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時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五尺下帳高十三尺共置五十舁挽三十六輛車因開輙車油幰朱絲綱絡兩廂盡龍幰竿諸末庸流深衣輴車誌石車任畫雲氣不得置幰竿額等方相車除載方相外及魂車除幰網裙簾外不得更別加裝飾並用合轍車纛

竿九尺不得安火珠帖金銀立鳥獸旗旛等五品已上明罷六
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内園宅方四尺帳高方二尺共置三十舁減
減至石車輛竿減四尺旒蘇減二十道帶減一重披引鐸翼各
減二挽歌一十六人並無朱絲網絡方相用魌頭車轝竿減一
尺魂車准前九品已上明罷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内園宅方
三尺下帳共置二十舁減輛車轜車幰竿減三尺旒蘇減一十
五道披引鐸翼各減二帶減一重挽歌十人轝竿減一尺幛額
魌頭魂車准前已前明罷並用瓦木為之四神不過一尺餘人
物等不得過七尺並不得用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其散試官
但取散官次第如散官品卑者即擬試官品第五品已上通降
一等六品已下依本官制度内侍省品秩高各隨本秩有章服
者紫同三品緋同五品已上緣及應官並同九品已上命婦及
文武官母妻無邑號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高官聽從夫子無
邑號者各准夫子品輛車准令同用緣及紫色有品蔭家子孫
未有官品者三品已上降三等五品已上降二等九品已上降
一等所用品蔭以祖父為日升降庶人明罷一十五事共置三
舁喪車合用輜車幰竿減三尺旒蘇減十道帶減一重幛額魌
頭車魂車准前挽歌鐸翼四神十二時各減三道帶減一重所造明罷
並令用瓦不得過七寸以前刑部尚書兼京兆尹詳定品官葬給素有章程
歲月滋深名數差異使人知禁須重發明 制庶可經久伏
以喪葬條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獲之後自合准
前後勅文科繩所由不得處之喪孝之家妄有路捉獲不坐工
人亦不得勾留令過時日勅旨宜依 十五年閏正月時宰相
公卿僉議憲宗皇帝山陵前勅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太遠待詔

僧惟英請改用五月十九日太常博士王彥威復奏曰臣按禮記天子七月而葬國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睿宗五月而葬順宗七月而葬玄宗二聖山陵以聖誕吉凶相屬有司惧不給故並十二月而葬蓋以為而然非常典也今國哀在正月并閏至六月即合禮經七月之數按春秋之義天子告廟不志葬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故過期不葬春秋譏之待詔楊士瑞遠卜十二月二十八日今既葬訖而虞凡虞用九日虞訖而卒哭卒哭而祔廟並擇日行事計至來年正月中旬方畢即改元及朝賀賜之禮須發于始自國哀以至虞祔凶毀之詳禮文用六月為便故事豈惟禮經不合設臣謹參

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應百姓厚葬及于道逐盛設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氓罕知殽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哭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合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業以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並不許以金銀錦繡為飾及陳設音樂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結社之類任克死亡喪服粮食等用伏以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緣人心習于僭越莫肯循守總知變革彔則隳違臣今已施行人稍知勸若後人不改績漸清伏請臣當道自今已後如有人部置准法科罪其官吏已下不能節級懲責請常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所冀遐遠之俗皆知憲章勑旨宜依

太和元年十月勑故太尉王武俊妻晉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橫

流之中極定奔潰屬當葬事宜加贈卹宜令有司特給儀仗事
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請餘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喪
葬事三品已上輀用濶轍車方相魂車誌石車並須合轍油幰
旒蘓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人六鐸六翣明器並用木為之
不得過一百事數內四神不得過一尺五寸餘人物等不得過
一尺舁止七十舁內外同五品已上輀車及方相魂車等同三
品准不得置誌石車其輀車油幰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
鐸四翣明器不得過七十事數內四神不得過一尺二寸餘人
物不得過八寸舁止五十舁內外官同九品已上輀車魂車等
並同合轍車其方相魌頭並不得用楯車及誌石車其輀車除
油幰旒蘓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繒綵絡結兼銀器裝飾挽歌
一十人一鐸二翣明器不得過一尺餘人物不得過七寸舁止

三十舁內外官同散試官任于階官之中取最高品第五品已
上遞降一等六品已下依令品有品蔭家子孫未有品者用三
品已上蔭者降三等用五品已上蔭者降二等用八品已上蔭
者降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並須是祖父母蔭內外官同工高
百姓諸色人吏無官者諸軍人無職掌者喪車魌頭同用令轍
車喪車不用油幰旒蘓等飾兼不得以繒綵結絡及金銀飾挽
歌鐸翣並不得置喪車之前不得以鞍馬為儀其明器任以瓦
木為之不得過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時並在內每事不得過七
寸舁十舁伏以喪葬之禮素有等差庶士之家近罕遵守踰越
既甚縻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雖每令舉察亦怨謗隨生
苟金廢糺繩又職責立至至總以承前令式及制勅皆緣務
從儉省減刻過多遂令人情易踰禁將求不犯實在稍寬臣酌

量舊儀創立新制所貴高卑得禮置給
更懷不足之意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 流宣示一切
供作行人散綁城市及諸城門令知府所守如有違犯先罪
供造行人賈之立 其明器並 其哭木永無僭差以前條
供臣尋欲陳論伏 進止承前已於延英具奏訖
勅旨宜依
辰日

正觀六年二月御史大夫韋挺論風俗失禮表曰臣聞父母之
恩是天創巨之痛終身何已至于喪服之數哭泣之哀聖人作
範布在禮經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今朝廷貴臣縉紳士族衣冠
遞襲教義是聞丁父母重哀拘攣俗忌至辰日不哭謂之重喪
信陰陽之書惑吉凶之說忽仁孝之至道忘聖哲之丕訓浸以
成俗為日已久有斁皇風事須懲革至四月茹國公張公謹卒
太宗聞之將出次發哀有司奏子在辰不可哭太宗曰君臣義
同于父子情發于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雜記

聖歷元年十月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言准令朞喪大功未葬並
不得恭朝賀仍給喪不恭宴會比來朝臣不依禮法身有哀慘
陪列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更
令禁斷詔曰可

定格令　議刑輕重

定格令

高祖初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餘者死並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遂制為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于時其年十一月四日頒下仍令尚書令左僕射裴寂吏部尚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門(內)史舍人崔善為等更撰定律令

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內史令蕭瑀禮部尚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烏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頒于天下大畧以開皇為准正五十三條凡律五百條格入于所(新)律他無所改正

正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令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條以為通式至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刪定律令格式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尚書右僕射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尚書右丞段志玄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給事中趙文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敬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頒於天下遂分格為西部曹司常務為晉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散格下州縣留司格本司行用至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經遂無憑准宜廣名解律人修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參律

疏成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刑部尚書唐紹大理卿段志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敬行等同撰四年十一月九日上之詔頒于天下龍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勅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至儀鳳二年三月九日又刪輯格式畢上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太子左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恒太子右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載兵部侍郎蕭德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至垂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三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前詔勅便于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靜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

表智弘等十餘人同修則天自制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
為當司行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于
咸陽縣尉王守慎有法理之才故垂拱格式經詳密其律唯
改二十四條文有不便者大抵仍舊至神龍元年六月二十七
日又刪定垂拱格及格後勅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中書令韋安
石蕆騎常侍李懷遠禮部尚書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
中姜師度戶部郎中狄光嗣等同刪定至神龍二年正月二十
五日乙前制勅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表上之制令
上之制令頒于天下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龍元年所刪定格式漏畧命刑部
尚書張錫集諸明閑法理人重加刪定至景雲元年勅又令刪
定格令太極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上之名為太極格戶部尚
書岑義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
部員外郎邵知新大理丞陳義左衛長吏張處斌大理評事張
名播左衛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左事閻顗等同修
開元三年三月又勅刪定格式令上之為開元格六卷黃門監
盧懷慎刑部尚書李義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李延祚給事
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韓靜定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
閻顗等同修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舊名曰開元後格
吏部尚書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
耀慕容珣戶部侍郎楊綰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靜
此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同修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
嵩又以格後制勅行用之後與格文相違於是非便奏令有司
刪撰格後長行勅六卷頒於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刪輯

舊格式律令中書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
曹曹叅軍崔晃衛州司户叅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
部俞元祀等共加刪輯捴七千九十八條一千三百二十四條
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事損益三千五百九
十四條仍舊不改捴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
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于省覽奉
勅于尚書都省寫五十本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
尚書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勅不入新格式者並望
不在行用限至元年十月尚書省進正元定格後勅三十卷留
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詔刑部侍郎許孟容大理少卿謝登
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執易度支郎中崔光禮部員外郎
韋貫之等刪定開元格後勅其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為開
至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
令事類三十卷處分長行勅等自大歷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
正月兩度制刪之並施行伏以諸司所奏苟便一時事非經久
或舊章既具徒更煩文獄理重繫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刪
定至元和五年刪定畢所奏三十卷歲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
司其元和五年已後續有勅文合長行望令諸司録送刑部臣
請與本司侍郎官叅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其閒奏庶人知守
法吏絶舞文從之至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慶等詳定格後
勅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諷禮部員外郎敬休
著作郎王長文集賢校理元從質國子博士林寶用修上其年
刑部侍郎許孟容將又等奏詔刪定格後勅勒成三十卷刑部
侍郎刪伯芻等奢定修為三十卷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

戶部郎中王正臣司門員外郎齊推詳正勅格從之其月又請奏
本司郎中裴灒司門郎中文格本司員外郎孫革王永大理司
直楊倧與本司尚書崔植侍郎景重詳正勅格奏可至開成元
年三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　日制刑法科條頗闕繁兄主
吏縱捨未有所徵宜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要害重修格
式務於簡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者伏以勅令格式著目雖始
於秦漢歷代增修皇朝正觀開元又重刪定理例精詳難議刋
改自開元二十六年刪定格令後至今九十餘年中外百司皆
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一秉大公其間或恩出一時便為永式前
後矛盾是非不同吏緣為姦人受其屈伏見自正元以來累曾
別勅選重臣置院刪定前後數四徒涉歷三十歲未堪行用
此舜命文伏請但集蕭所刪定建中已來制勅分明比類刪去
前後相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編次具卷數聞奏行用所刪
去者伏請不焚官同封印付庫收貯仍慎擇法官法置省等所
斷刑獄有不當者官吏重加貶黜所冀人知自効吏不敢欺上
副陛下哀矜欽恤之言者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
瑑等奉勅大中刑法統類六十卷起正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勅都計六百四
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至七年五月左衛率府倉曹
參軍張戩編集律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
為一百二十門號曰法統類上之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勅應酬功賞頒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
例其制勅不言自今已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攀引為例文明

元年四月十四日勅律令格式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
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于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
遺忘
開元十四年九月三日勅如聞用例破勅及令式深非道理自
今已後不得便然
正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泗奏刑部掌律令定刑
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諸司尋格式之文比年
諸司每有與奪若出檢頭下更得生奸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明
勅當司格令並書于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
刑部獨有典章訛奪日深事須改正勅旨宜委諸曹司各以本
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録在官廳壁左
右丞勾當事畢日聞奏其所諸司于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
等了日停
寶歷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司丞盧綸所撰經法要録
十卷
大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勅六十卷得丞謝登
狀准御史臺近奏從今已後刑部大理寺詳斷刑獄一切最後
勅為定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于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贓
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准獄官令賜死于家者伏請永為定
式勅旨宜依

議刑輕重

武德元年八月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侯大將軍長孫無忌被
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校尉不

覺合死無忌誤帶入徒三年罰銅二十斤詔從之大理少卿戴
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無
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録功捨
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法罰銅未為得哀
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親使欲阿之更
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
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生死頗殊敢以固請乃免校尉死刑
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
有詐偽者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
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責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
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
者國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

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實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若忍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
憂也

正觀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不便于時者
四十事弘獻于是與房玄齡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則居其一及
肉刑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是謂六
刑然減死意在于寬刖足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
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作三年又舊條兄弟分後蔭
不相及連坐俱死祖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于
岷州以謀及伏誅強從坐太宗嘗録囚徒閱其將死令百寮詳
議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
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禮論情深為

未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

十一年五月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勅今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自隋季政亂徵役多人不聊生又稱為手足以避征戎或自折無賴之徒尚習未除故立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止當免死上怒挺曰十五年懷州人吳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乃作福于下而歸虐于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當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刪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寮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有異宜之文死則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胙土析圭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

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于道德之辰
建深文于刑措之日臣將不及物誰謂宜詔從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
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等詔付群臣議奏上怒令于朝
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史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于刑賞古先
哲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
法叙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
計今議齡之罪事有輕有重者至流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
委大藩贓罪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終須近法臣
窃以律有八載並依周禮著其罪異于衆臣所以待制議
法王族刑于僻處所以議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
深法今議官必于常法之
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臣既處法官不敢
以聞詔遂配流嶺南
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臣聞天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
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立無正條者應出
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條而廢其數
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由乎
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重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
之慟哭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
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
便下人難知則暗隘機穽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
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奸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
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

輕以明重不應得而為而為之類旨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有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立尊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正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遣中連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竄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迭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既不可輕豈可決罰上然其言嘉正不可退而謂說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權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說曰宰天寶六年正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上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律注云獄成謂賍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蹔回賍謂所犯之賍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若尚書省斷訖未奏即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欵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勅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請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詳議將為穩便如天恩久許仍永為常式勅旨依

二年六月十四日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勅除削絞死唯有四刑每定罪頒降死刑不免還計斬絞勅律平用法理難明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蠲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致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勅旨斬決刑宜依格律處分至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決六十無文至死者望請式處分又制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

著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
依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任宏奏其十惡中惡
逆已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
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
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斬李錡并男師回于子城西南隅初詔書削
錡屬籍宰臣鄭絪李吉甫等議其所坐親疏未定乃令兵部郎
中蔣武問曰詔罪錡一房當是大功內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
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錡即淮安王五代孫也淮安有大功于
國陪陵配享事著史冊今若以其高孫叔逆之罪而上累淮安非
也吉甫又問曰錡親兄弟當連坐否武曰錡親昆弟皆是若幽
之子若幽累著功勳死于王事即事錡之兄弟從坐若幽便當

籍沒者於典禮亦未安宰臣願以為然
五年四年五月勅李師古嘗經任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
重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于鄧州安置又勅李子兇很自
抵諸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故其徵細貸以刑章特示令弘載
寬緣坐其妻韋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上
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庭待以始終其妻于師道
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宜降等又宗奭雖抵嚴憲
其事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令與其子女俱在掖
庭于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凶
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寬恕實合弘覆之道上遂出之淮法逆人
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淮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

泣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懲理之泣乘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泣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將木鍤擊泣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比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雖雖是性孝非暴擊張泣是心切非兇以髫卯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同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以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焉

大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員外郎張諷大理少卿崔玘等奏議親議貴事其一議親曰皇至太皇太后皇后親有內外服同者皆在議條伏以親疎之序既有等衰即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實皇王大猷自家刑國親九族叶萬邦之旨也近者絳州刺史裴鋭所犯贓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親下尚書省集議此乃陛下知刑賞之理重與衆共之伏請今後親有任刺史監臨主守犯贓罪得蒙減死者必重其過直以贓罪為汚累定刑流決外其後子孫並不得任理人官及為監臨主守庶得家知其耻人革非心其一議貴曰謹按禮經貴謂近于君也非獨高秩厚俸之為貴

今後刺史非在朝文武職事三品官任者於所部犯贓抵死罪
並不得以刺史品秩議貴徵司議條免所犯罪如先任在朝三
品合在議條者即准議親條決流外子孫者未得任理人官及
監臨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官不詳官品妄有引議請科違勅
罪其功勤實故等有犯贓罪同者並請准親貴之法勅官必任
親賢貴無宜輕授罰不及嗣經訓具有明文若坐子孫慮傷事
理此一節宜且仍舊餘依
六年五月與平縣民王官與因醉殺人而亡官捕其父囚之與自
歸有司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與自首免父之
因其孝可將請制死詔兩省官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
悰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開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書官典犯罪不在
此限者伏以律載贓名其數有六官典有犯並科刑科其間有
入已者罪即懸別令請監臨主守將官物私自貸用并借貸人及
百端欺詐等不在赦限如將官物還充公用文記分明者並請
免勅旨宜依
會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開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書門
下奏准律竊盜五匹已上加役流今自涼河南尹建于牧守所
在為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以下褒賂或至數十千不死輕重
既違法律多以收禁為名法自專行人皆異政然禁嚴則盜賊
屏息閭里皆安政緩則攘竊恣行平人受褒定其取捨在峻典
刑自今已後天下州府竊盜賊計贓幾貫須處極法臣等商量
望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御史臺五品已上

與京兆尹同議奏聞仍編入格令所異選懦者政無寬縱剛者
刑不至殘各奉朝章法歸畫一其強盜賊法律已重不在此限
仍重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巡院察訪務令遵守不得慝
違者伏以竊盜本無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詔旨敢不
盡心臣請自今已後大不應竊盜贓至絹三疋即處極法如
未滿三疋即任節級科處不失罪人其計贓數即請准律以所
在上估絹為定其兩京及軍府浩穰之地或事繁一時制斷有
異則請許量情定罪務在得中自然法禁不虧刑名可守勅旨
朝廷施令所貴必行合于事情方可經久自今已後竊盜計贓
至錢一貫以上處極法抵犯者便准法處分不得已收禁為名
其奴婢本主及親戚同居行盜並許減等任長吏酌度輕重處
分如再四抵犯及有徒黨頻重懲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澤路劉積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之刑部
郎中陳商議曰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漢律云妻子沒為奴婢鍾繇曰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晉朝議
在室之女從父母之既適之婦從夫嫁之罰謹按奴婢舂槀罪
罰之類名則為重而非罪刑然事出一時法由情斷裴氏為惡
有素為奸已成分衣固其人心申令安其逆志臣等參議宜從
重典從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論公罪
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自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
不在矜論之限大中四年正月勅攘竊之興起于不足近日刑
法頗峻盜竊至一千便處極法輕人性命重彼貨財
既多殺傷且乖教化況非舊制頃議更改其會昌元年二月

二十六日勅宜令所司重詳定條流
四年四月 請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勅
每有盜賊贓絹三疋 已上決數不充量情科處
五年十月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
前能經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明兆雖未被追
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乾符四年正月五日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僥倖今後
應刪 吏所犯諸
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刑

唐會要卷第三十九

唐會要卷第四十

君上慎恤 臣下守法 定贓估 論赦

君上慎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刼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正觀七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祇是錯誤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因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或有可矜何用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過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古人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惡于人而利于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得使平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

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過次到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閱明堂見五臟之系咸附于背乃嘆曰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豈容以最輕之刑而或致殞死之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遂以決前一日三覆奏決日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著于令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瞽亂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為其刺史情在阿縱遂斬于東市既而有此詔矣至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後其犯極刑宜令本司依舊三覆其年十一月九日勅前勅在京決死囚日進疏食自今已後決外州因第三日亦進疏食因謂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數行刑戮使朕數食空飯公等豈不為愧宜各存心以盡匡救六年十二月十日親錄囚徒于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于家令明年來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皆不須追身

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于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于死其五十九條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千

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
開元十二年四月勅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斃
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今後抵罪人合杖勅杖並從寬決杖六十
一房家口移隸磧西其嶺南人移隸安南江淮人移隸廣府斂
南人移隸姚嶲州其磧西姚嶲安南人各依常式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勅官吏准律應枉法贓十五匹合絞
者自今已後特宜加至二十匹仍編諸律著為不刊　四年八
月十二日勅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貴於知禁今後應
犯徒罪者並量事宜配于諸軍効力
正元八年十一月勅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
決杖處之極法更傷殘惻隱之懷寔所不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
先決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勅農事方興時雨猶少言念囚繫
慮有滯冤京城百司及畿內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處極法
從寬典宜各決四十配流諸州其餘禁繫者委御史臺與諸司
計會勅到後五日內疎理訖聞奏
元和四年二月勅自今已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不承正勅不
得行決如事迹兇險須逸決遣并有時處分者亦令一度覆奏
時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璀奉勅令杖死殺人僧惠
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詔八年九月詔書減死戍邊前代美
政量其遠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南河東河北
淮南山西東西兩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手殺人外其餘
應入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有妻兒者亦任自隨又
緣頃年已來所有配隸或非重辟便至遠遷有司上陳又煩奏
限今後如有輕犯更不得配流五城

開成四年五月勅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推鞫未畢其有絕小事者經數个月不速窮詰延至暑時蓋由官吏因循致茲留獄炎蒸在候寃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裴元裕選强明御史三兩人各本司分閱文案難據理疎決聞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銜聞奏　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後將勅決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覆奏大和二年二月刑部奏狀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內官吏用情推斷不平因成寃濫者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當坐者不言有贓無贓今請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勅旨宜依　三年三月勅京畿之內萬類聚居觸刑章者多于天下加以百役牽應由斯致咎若一一不恕則殺其戮滋多應京畿內見禁囚犯死者降一等從流當徒者以遠近節級遞減一等處分　四年四月勅法寺用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法何安今後宜令每書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須頒示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用奸吏如有此色當即停解　八年四月勅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覩大宗因閱明堂孔六圖見五臟之系咸附于背乃下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計於臟腑針灸失所尚致夭傷鞭撲苟施能無枉橫況五刑之內笞最為輕豈可以至輕之刑至重之命朕恭承丕業思奉貽謀之言念于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伏臣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正正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處分事不得鞭背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仍速為疎理不得久令禁繫仍並委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為常式

咸通十四年五月勅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欲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間親事以此械繫之輩溢於狴牢逮捕之徒繫于閒牘寔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熇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順生成其諸州府罪人並委本道十日內速理或信任人更生情繫留觀察使判官本曹官必加懲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勅近日用刑皆隳舊例多黷斧鑕解行鞭笞今後應天下州縣科斷罪人切須明格律不得以軍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克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表諫曰今年十三日發雲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于天下斷當許以更新因何世克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欲還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

正觀元年太宗務止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吏受餽絹一匹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于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寮曰矩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理　其年溫州司戶叅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上令其自首若不首與爾死罪因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據法止合徒上曰我以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即殺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

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曺
司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鄒縣令
裴仁軌私役閉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奏曰法令者
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
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乘畫一之理臣忝憲司　十四年尚書左
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責有
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
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百姓無由賤矣但見司
農寺不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
伽遠矣遂罷司農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謀反上
令不待時而斬之侍中于志寧上疏諫曰陛下情篤功臣恩隆
后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虛故戮告人以明賞罰窃據左
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按禮記月令曰孟
春之節無殺昆虫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
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于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為
德陰為刑主殺為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生育長養為事陰
常居大冬而積于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伏惟陛下暫迴聖慮察古之言倘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從
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
義並為斫服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
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罪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
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

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則難居堯舜時則易臣今幸堯舜不惧比干之誅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于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于象徒罪死罪其有等差豈有犯罪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二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政以法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以非法害之思正又固爭之三年節愍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守門者並配流未行韋氏有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以可殺不可辱也　十八年四月日巢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綿御名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

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新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鬼魏苑驚馬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餕而捨罪念切並垂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赦令理合遵行一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賦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者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道路已遙付納無處既經恩赦須為商量將誡來者之心必舉贖刑之典已書罰訖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諸道長更更有離任赴闕庭者並不得取本道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進與柳晟不相關先釋放訖閻濟美制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已在近物須有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晟濟美二人皆當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愛小信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嘉納之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

固有褒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仇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宜)論辨宜(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仇見于春秋見于禮記見于周官見于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執)(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若(者)子得(復)仇也如百姓見(相)仇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加)師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令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仇(先)免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其事白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八年二月僧鑒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虛在正元中以講說丐(斂)用貲利交(權)貴恣為奸濫事發中外

掌權者欲使搖動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卽存誠不
受詔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
鑒虛陛下欲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開成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謇問李伯展獄
如何兼謇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知場
官盧玄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法臣是法官只有法陛下若欲
原宥時降恩卽得上嘉嘆之曰從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定贓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
高下如山南絹錢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卽入死刑貴處至七
百已上方至死刑卽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
疋計五百五十價為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
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先准格例每犯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
疋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庶叶從寬俾
在不易刑部尚書盧正已奏
天寶六年四月八日勅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斤一百二
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征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
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疋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勅名利律評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
估評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為絹三尺牛馬驢騾車亦同其船及
碾磑邸店之類各依當時賃直庸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自今
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
元和三年正月勅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
官一人專勾當及時申報如數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如罪不係

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贓贖不得以贓罰名其觀察判官差定後先具名聞奏

大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玄奏准旨條云雜物依上估絹結贓所犯若干疋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鑒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憂有屈今請盜擭疋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擭疋綀段綿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疋段等請准法式估定數依上絹結贓科斷勅旨依奏

大中六年閏七月勅應犯贓人其平贓定估等取所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萬州事發鹽以價使依令懸平即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上絹之價於萬州決斷之類縱有賣價貴賤不同一同亦依估定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其犯贓人平贓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或有不出土絹處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為勘估因其貴賤便生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于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許有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上絹估每疋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色目即請取十為陌計贓絹一疋

論赦宥

正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有小人

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嗜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
究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人者大仁之賊故我
有天下已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
巢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幾道上表曰臣聞小不忍則亂大謀
小仁者大仁之賊切以赦之為用復何益于國哉若乃皇業權
輿天地初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籍非常之慶申以再造
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為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
彼謬恩原茲罪罰者乎是以歷觀覆古兩漢舊事匡衡儒學之
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于讜言規主唯願勿赦劉先主亦嘗
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理之道備矣
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可益于理及後主
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主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
奸究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于明德哉自
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澤可謂多矣近則
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
編戶則敓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設
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其天澤重陽之節佇降
皇恩如其忖度或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肆眚每
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庶隅為善
者不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
之夫每欲覽轡埋輪放鷹鸇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
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閱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

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費孟之
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
臣李石曰但朝廷法令即理上曰凡犯罪過人不得赦宥

嘉慶己巳八月初十日晚閒居士手校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斷屠釣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雜記

斷屠釣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

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儀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以鸞刀烹之鼎昇所

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穆百王千帝殊途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主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又貧賤之流剉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絶但益恐嚇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革改方為盡善景龍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義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沾于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殚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有闕在于極物豈若優人且生驚之徒惟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八日勅鴈雀昆虫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縣市司嚴加禁斷

先天元年十二月勅禁人屠殺鷄犬　二年勅殺牛馬驢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錢隸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勅諸州有廣造簺滬取魚並宜禁斷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兩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如犯者王公已下録奏餘委所

司量罪決責

天寶五載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採訪使張倚奏諸州府今後應緣春秋二時私社望請不得宰殺如犯者請科違勅罪從之

六載正月二十九日詔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于含養必期遂性其滎陽僕射陂陳晉蓬池自今已後特宜禁斷採捕仍改僕射陂為廣仁陂蓬池為福源池　七年五月十三日赦文自今已後天下每月十齋日不得輒有宰殺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三長齋月并十齋日並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勅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

建中元年五月勅自今已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縣禁斷採捕弋獵仍令所由斷屠宰永為常式并委州府長吏嚴加捉

其應合供陵廟並依常式

正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勅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日自今已後逼節放三日開屠

開成二年八月勅慶成節宜令內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殺永為常式

會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九月五月斷屠伏以齋月斷屠出于釋氏緣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斷屠羊宰殺驢牛其數不少鼓刀者生獲厚利糾察者皆受財賄比來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歲之首萬物生育之初請起元日斷三日每遇列聖忌日斷一日家國崇玄祖之道竭嚴奉之誠既以廣闡其風即須參用其教仍望准開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勅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斷屠

三日餘望並停緣斷屠日數既少法令所宜畫一望委御史臺
別條流聞奏從之
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絶其屠宰須峻科條天
下諸州屠牛訪聞近日都不遵守自今已後切宜禁斷委所在
州府長官并録事參軍等嚴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殺牛并盜窃
殺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斷其
本界官吏不鈐轄即委所在長吏節級重加科責庶令止絶
五年正月勅畿甸及天下州府應屠宰牛犢宜起大中五年正
月一日後三年内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斷如郊廟饗祀合用牛
犢者即以諸畜代之其年五月勅壽昌節天下不得屠殺
咸通十一年六月赦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間宜權斷屠殺
天祐元年九月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軍使諸道進奏官准故
事于寺觀説齋不得宰殺秪許酒果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正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
要之州十五年四月勅犯反逆免死配流人六歲之後仍不聽
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勅犯罪之色授以文武遠官年考未滿
方便解退者宜令依舊重任續前考滿
長壽三年五月三日勅貶降官並令于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
宋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開元七年二月十六日勅左降入考未滿間重有犯應解免及
放歸田里者並申奏更據狀輕重量貶若是五流及餘犯自依
常法 十年六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准格及勅應合決杖人

若有便流移左賬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勅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已後左降官量情權稍重者日馳十馹已上赴任流人押領綱典晝時遞相分付如是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　十三載二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遣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未通情禮之間深可哀愍如有此數類並宜放還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已後編入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名敎枉法強盜賊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侍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勅諸色流貶人及左降官負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御史臺天下斷獄一切請待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當罪自徒以上結竟者並徒置邊州京兆尹嚴郢殿奏曰臣伏以徒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流惡重罪造偽刻即并主典偽用印及強盜殺人等若一切免罪徒邊於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鬬毆爭競小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絶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今一切徒邊與十惡造偽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唯刑部格京城殷雜僭犯百端觸網隔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寔多其徒已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縣例量事處分令若天下徒悉申所

司皆待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比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又邊州及近邊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伏勅下冊定使詳覆然復後施行從之

正元三年五月詔停省天下州府官員其左降官仍舊十一年十五月左降官于邵劉昺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已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特授之

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廬州奏量移官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顏頫母在揚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請奔喪者准正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勅自今已後流人在降官稱遭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奏聽進旨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窃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惟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役小吏或是鬬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流人先流人等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兼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絶其愁怨從之

十二年四月勅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賞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其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考滿後委本任處州府具元敭事例及到州縣月日申刑部勘責牌吏部量資望注量移官仍每季具名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刑部檢勘其所犯事由聞奏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其月勅左降官等考滿量移先有勅令因循日久都不舉

行遞使幽遐之中恩澤不及自今已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
等宜並從到後經五考滿量務令日已後左降官　等官量移
未復舊官亦宜准此處分如是本犯十惡及指斥乘輿妖言不
順假托休咎及逆緣餘累及贓賄數多情重稍重者宜具事由奏
聞其曾任御史都督郎中御史五品以下常參官刑部檢勘具
元犯事由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未滿五考以前遇恩
赦者准當時節處分其復資度數准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勅諸道左降官等經五滿　考日許量移者其貶降官日授正員
官或無責授並請至五考滿然後許本任處申牒并餘左降官
緣任處州府多是遐遠至者滿日其有申牒稽遲致留滯者
其刺史本判官錄事參軍等並請准天寶貞元兩度勅文依舊
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仍請依舊從之　其年七月
勅自今已後流人不得因事差使離本處　十四年十一月吏
部奏今請應責授官前制已改轉者各勒依今任考數停替日
便放東西合選時任自參選不要更有檢轄庶使人無凝滯事
有指歸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莊田不
經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到並委州府却還務令
安業　四年四月刑部准奏其年三月三日起請准制以流貶
兩移輕重相懸貶則降秩而已流為擯死之刑部論理條件闊
奏今謹詳赦文流為減死貶乃降資量移者却限年數流放者
便議歸還准今年三月赦文放還人其中有犯贓死及諸色免
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與量移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內
已下者則約一千里外量移校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內與量移
近處如經一度兩度量如本罪

不是減死者請准制放還如左降官未復資遇恩滿五考者請准元和十二年勅九月勅與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諸色流人與減一年除減外滿五年即放還收叙其流配在德音已後者不在減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為限又限准三月十二日勅縱逢恩赦不在放歸限令請待十年滿即放歸仍任取配流日計年數不在援引德音減年之限制可之開成元年二月勅其別賜責降資授正員官及曾經誤累停免未經引用者並與進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稱者亟中書門下量才處分　四年五月勅諸州府有責授六品已下正員官起今已後宜委吏部許終四考滿與替仍先具事由申中書門下取指揮不得同尋常員闕使用　其年十月五日勅

節文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後聽叙無官爵者六年滿日放歸

會昌六年五月赦書節文應徒流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粮種俾令耕田以為生業

大中三年六月勅先經流貶罪人役于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絶遠之處仍量事給棺槨　四年正月勅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年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任者亦聽　其年十一月勅收復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除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罪配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人例七年放還　其年五月御史臺奏起請赦書節文流人謏恩例須磨勘文書雖曰

放還尚為拘絆其人經三度量移者赦書後委所在長吏子細
磨勘無可疑者便任東西訖具名聞奏臣今條流其流人每每
量移之時請委刑部具先流甚處相承牒准赦文當日放東西
訖具名聞奏其流人未有處分者請委刑部准此磨勘牒報本
道并其事由報臺庶免留滯五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後有
配長流及奔本罪合死遇恩得減等者並勅將妻同去有兒女情
願者亦聽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並許東西州縣不在勾留
情願住者亦聽
乾符二年九月十六日勅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
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已下者准律文處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莊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
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為一等准律諸犯流應配
者二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
者即於配所從戶口例令後望請諸流人應配者依所配里數
無要重城鎮之處仍逐罪配之唯得就近勅旨從之

酷吏

載初元年九月來俊臣主制大獄每鞫囚不問輕重多以醋灌
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甕圍炙以火絶其餱粮至有千抽衣絮以
嗽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但入新開獄者自非身死絶終
不將得出每有制書赦宥囚徒俊臣必遣獄吏盡殺之然後宣示
公卿入朝默遣收捕故每出必與家人訣曰不知重相見否
其月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謂開獄之新作大枷凡有十號
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
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即是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

破家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為開竟門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
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
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國家良
實少當有兇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國家良
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來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弗
違至如羅織之徒即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
用刑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林之下與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
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
家隨斷不令重推或有臨時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
慎之法倘有寃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既不在
秋官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驗誤尤子云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今者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之利器也不可不
慎
長壽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
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
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濱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
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
不遜則天然其奏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
處正屈正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于
是光業誅七百人德壽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時輿論
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又與侯思正王弘義郭霸衛遂忠晉等
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羅織經一卷其

意旨皆羅織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惧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說嚴行冀以懲創勸于天下或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不自固海內頗聽以相驚恐愚臣昧馬窃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因百千輩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奸臣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之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萬年縣主簿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著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行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倘萬分之中有一不寔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奸遂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奉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鳳闕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今使四海多銜寃揚察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于窮竟連坐相率數不絶遂使巨姦大猾伺察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御名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命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臬陶為理於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柩

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惔獄緩死及覽辭狀便以周密皆
謂勘鞫得情是其寔罪雖欲寬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誅大
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御名仇嫌將申服從復皆
徒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弄法侮文傷人
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葢醞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世安
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遂名為良輔國之幹棟稱此二人何乃
前非而後是耶誠由枉隔被勘鞫之際亦皆以自誣向非
者並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彼此所隔
罪元非陛下之意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資嬌以事君
行刻薄以臨下矯侯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
僥法臣見周興來俊臣等恣愚騁暴縱虐含毒仇疾在位安忍

朝臣遂情加刑隨意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訴靈
不昧寃魂有託窈見來俊臣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
忠賢籍沒以勸將來明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
傍泊貴臣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使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趍
遷裴談受榮賞中外稱慶朝野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
被其陷者豈可啣寃歲累且稱及之徒須反狀唯擾片辭即請
行刑拷楚妄加疑似何限臣又聞之鄂霸自剌而唱快萬國俊
被逮而遽亡崔献可臨終膝拳於項李仁敬將死舌於臍備在
人謠不為虛設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
至愚不識大體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
獄庶鄧艾艾獲申于今日孝婦不濫于昔時滇恩一流天下幸甚
来俊臣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寃濫者並皆

雪免聖歷元年則天謂侍臣曰往者来俊臣等推而制獄朝臣
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
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已前受戮者
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被家者皆是枉酷自誣
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鉷陛下令近臣就獄親
問者近臣亦不得自保何敢動搖今日已後臣之一門百口保
見在内外官更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收掌更不須推則天大
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承其事陷朕為濫刑之主
萬歲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神兵道大總管河内王懿宗
按撫河内諸州懿州所過殘酷有犯法應死者必生取膽然後
殺之雖流血盈庭言笑自若先賊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
害仕女故時人號懿宗阿小為兩河語曰唯此兩人殺之最多
嫉之甚矣
神龍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事平恕追贈越
州都督時受一子官又以劉光業王德壽王處正劉景陽屈正
筠立神勣来子珣周興来俊臣魚承翽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
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鮑
恭等二十三人自垂拱已来任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唐
奉一李奉授依前配流至開元二年二月一日勅周利正裴談
張福正張思敬王承劉暉楊允東妻暐封行珣張知默
衛遂忠公孫琰鍾思薦等十三人皆為酷吏比周興来俊臣思
止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莫澤終身勿齒至十二年三月十一
日勅周酷吏来子珣等身没者宜長流嶺南遠身没子孫亦不
許仕
陳嘉魚言承暉皇甫文備傳流藝宜配嶺南身没子

著即閉絕又卧
囚于地以門關
輾其腹號肉餺
飥掘地

孫亦不許子仕通

元年建子月御史史中丞敬羽貶夔州刺史初肅宗將收大以姓官多以失出得自虛敬羽以深文巧詆相繼為中丞皆為上親信乃作大柳有既尾檢饒為坑寔以叢棘韋以貶靡覆之囚至則臨坑以訊痛絕者投于萬刺之中人多死又有節文裴畀罪曜亦以酷陸間當時號曰毛敬裴畀畢以就

正元二十一年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實為京兆尹自國哀已後殘害人吏悉不聊生無辜斃踣者甚衆及譴日市井歡呼瓦礫間道獲免將碎其首

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觀察使王遂為衆所殺遂初到鎮好以汙俗詆將卒曰反殘賊喜怒不中理其將王弁乘人心不堪率衆為亂遂竟遇害始遂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制既遇禍監使封其杖來獻命中出示于朝以作誡焉

雜記

正觀十一年正月勅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十三年八月四日勅曰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合毀傷比來訴競之人即自刑害耳目自今已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詔盜賊之作為害寔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言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紲有一於斯寔虧皇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贓一疋已上先決一百然後准法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咸應具悉近遂有人向朝堂之側投書于地藏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為蠹方深自今已後內外法司

及別勅據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為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

永淳二年二月制犯官人犯法經斷後得雪者並申尚書省詳定若前被枉斷及有妄雪者具狀聞奏

延載元年勅盜公私尊像入大逆條盜佛殿内物同乘御物神龍三年八月七日勅及逆緣坐人應没官者年至十六已上並配嶺南遠惡州為城奴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勅新授官已上者不得更訴屈開元三年二月勅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已上貶遠惡處婦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勅除長官以外因公事責決罰不過十下其使及專執當者不得過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勅犯罪逃走者其贓即先徵納後捉獲推勘贓數減少不在却還之限

天寶五年十一月五日勅其偽畫印宜用偽刻印鑄印之例處分

永為常式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責情狀專知官有二十減十下自今已後判司縣令一人犯奪太守一季禄丞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已上既量事貶黜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勅責情狀宜准格式處分至正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勅自今已後太守縣令有犯贓者宜令加常式一等

至元年建丑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遊奏令長職在親人丞簿尉有犯無不委悉比來各相蒙蔽悉狥人情百姓艱辛職由于此今已後丞簿尉百姓犯贓私連坐縣令其罪減所犯官二等與通相管轄不得為非勅旨依天下諸州准此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州縣佐官已下笞杖不得過十下

已上須取長官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勅節文應天下刑獄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中書門下處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後者不得申時如州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日仍請勅本司官准制與御史同監行決從之

長慶二年九月勅應犯贓罪合令後不得以散試官當罪

元和三年四月勅應勳官及六品已下階宜准散試官例不得當罪

大中五年四月應勅諸道州府及京諸司所有推勘奏狀宜令其小節目狀于大狀前同進今天下謂之小狀自此始也

七年四月六日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制法守常規

歷　渾儀　測景　地震　日蝕　月蝕

歷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庚唐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為歷筭於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歷是歲九月歷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更歷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即上元之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懸于合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轍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蝕辛卯

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蝕即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却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歷日蝕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蝕或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于朔月蝕常在于望却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子半命度起于虛六度命辰得中于子符陰陽之始會歷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朔已西眺臣今已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員外散騎侍郎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歷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日望乃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其後中書令封德彝奏言歷照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歷法駁仁均所繆仁均援引答難孝孫乃畧去尤疏濶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六年九月詔大理卿崔善為考正歷數善為所改凡三十餘條至正觀元年將仕郎李淳風又奏駁太史歷十有八事詔下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歷以癸亥為朔旦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異張賾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為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頤等並云自初及半日月全食末相風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奉勅付所司及者詳加考定謹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一十一人尚書

八座參議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請
從淳風議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淳風與司歷使士通等上言故
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云歷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于朔望者
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至參差今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
之蝕必在朔望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即
仁均之術于古法有違詔令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取定其後制
令所造歷還依傅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至二年正月二
十日以祕閣郎中李淳風所撰麟德歷頒于天下詔曰朕仰觀
改元之初占歷歲推甲子得於天正合朔之夜應以嘉祥五緯若
連珠二曜如合璧以授農升平可致昔洛下閎漢歷律云後八
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我大唐我將年八百事與當仁聯亦何讓宜
即宣布永為詔範可名曰麟德應來年頒行用之又太史瞿曇羅
上經緯歷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歷相參行
乾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歷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勅來年正
月宜用朔故加癸未焉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為閏十月臘月二日為
正月一日臘月詔曰頃者所司造歷以臘月為閏稽考史籍便
紊舊章遂令一歲之中晦仍見月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本月
為閏十月來月為正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歷加時浸踈遠詔更理乙巳
歷至景中成之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歷命有司行
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驗詔沙門一行刊定律歷上
本頒下至麟德泊十五年一行定草詔說成之因編以

勒成一部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五成法天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顓等所造新歷每節後加舊歷西日

德宗用徐承嗣正元歷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歷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歷

渾儀圖

正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儀法制疎畧難為占步上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為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成奏之置于凝暉閣其制度以銅為之表裡三重下擾准基如十字末樹鼇足以表四極焉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二辰經緯三百五十五度第二儀名三辰儀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並倫于此轉于六合之內第三儀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簫而貫約矩規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說奏渾天圖空有其書今君象陽臣象陰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深然之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春宣慰又令左丞相蕭嵩致祭于秦州地震金倉部員外郎韋伯陽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解宇及居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連時不定計殺官吏及百姓四千

餘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
二年三月河西地又震
大歷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
年五月辛巳夜京師又震
正元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鳥驚散東都關輔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
卯又震庚午又震詔修政以答天譴癸酉又震甲戌又震乙亥
又震是年金州房州地震甚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
未又震甲申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
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

謂宰相曰朕敗德數震當修政道以答災譴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屋壁廬
舍或地裂湧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須臾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
何祥也宰相李絳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于天人之
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
政乖錯則天感陰陽之氣臣既脩九曜占書要須量校星象
望請造兩敬一進內一留晝晝司——許之至九年太史頻奏日
蝕不効詔改新歷沙門一行奏云今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進
退請更令太史測度星度有司云承前惟依赤道推官無黃道

遊儀無由測候時尋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待制于麗正書院因
起遊儀木樣甚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遊儀古有其術而
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
得令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
要就令書院更以銅為之庶得可驗星度無有在外從之至十
二年十月三日造成又上疏曰舜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說者以為取其運轉者為樞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用齊七
政之所在即古大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儀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歷之學
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
宿相距晷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歷今赤道
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前上傳
安等用黃道月日度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
天合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與待詔星象考校奏
可得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寔從黃道官
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
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
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
元四年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
分度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法望雖密近而不
來為望日銅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驗是以少條其事其後劉
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理歷者不遵其法
更從赤道命之以驗貫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歷者之大惑也
今是臺鉄儀後魏明元時都匠解蘭所造規製樸畧度刻不均

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准此據赤道月行以驗
入歷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小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
敬授人時近秘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法備載黃道渾儀法以
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頗雜
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
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于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凡二十四度
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
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上親為制銘置之于靈臺
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
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為之若圓天之象
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
轉壹周又別立二輪絡在天外緻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
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十九凡二十九轉有餘
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
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平地
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
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軸鈎交錯關鍵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
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儀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
百僚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收置于集賢院不復行

測景

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玄辨奏于陽城測影
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
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陽城周天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
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太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南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一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尺三分定春秋分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秋冬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定春秋分襄州常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五尺二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六分定春秋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九分定春秋分太原府常春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九寸定春秋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尺六寸定春秋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尺六寸定春秋分

下衆星燦然其明大者甚衆史所不載莫辨其名天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自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蔡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

州浚儀太岳臺北極高三十度七分襄州北四尺八寸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

地震

正觀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
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壞
人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地屢震謂
羣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
也地陰也陽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勝于是有地震日
蝕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變異自是書之示戒
用勸後王伏願陛下勉保慶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為慮
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
九年三月景辰嵩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晝夜半則已下

元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屋瓦皆墮一本作開成元年二月
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夏州監州皆奏地
大震壞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荊南押防秋兵馬小使並壓死
儀卒死者數十輩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上言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有
死者

日蝕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
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正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
月戊申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正月丁卯朔六
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一
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
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
朔

高宗朝十二　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丑朔
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
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
月乙巳朔十一月壬申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
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二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未朔天授
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二年九月丁亥
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
酉朔聖歷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
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己丑朔

睿宗朝一　大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玄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
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乙丑朔九年九月乙丑朔十二年
閏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壬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
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
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
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三載六月

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己未朔而大星見至德元年十月
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歷三年三月己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正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准禮將伐
鼓于社未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群陰助陽光
也所宣詔命不合經義奏請不報竟不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
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
六月庚寅先是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是以陰雲不見百寮稱
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嗣奏
據歷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強半准占君盛明則陰匿
而潛退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冊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
奏四月癸卯朔太陽虧已後五刻食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
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准開元禮太陽虧皇帝不視事
其朝會合停勅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二年八月
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卯朔太陽虧已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
虧及朔日上瞻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
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
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
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
精當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急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
所掩即陰侵于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記云男

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皆所以懼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則天人合應百福来臻陛下恭己嚮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勝欣感之至因與百列稱賀上深然其言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人交感妖祥應事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及自貶之旨朕自惟不德實懼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心務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

十三年六月壬子朔日蝕

穆宗朝一　長慶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准開元禮其日廢務皇帝不視事居数日上謂户部尚書韋綬曰災可禳福可禱乎對曰災可以德禳宋景公善言而法星為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漢文帝於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變已成之災享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福苟有知當因致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陰雪不見

武宗朝四　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蝕十五分

之三
哀帝朝一　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胃十三度屬趙分太
常禮院奏准故事伐鼓于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各守
本局于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端立俟明復而止
月蝕
高宗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乙卯望四年
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望七年十月乙
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　正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望八月
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
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
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
月乙酉望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
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
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五年九月戊子
望顯慶元年閏正月甲辰望七月辛丑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
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年閏十
二月辛未望總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
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
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月乙亥望永隆元年
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未望
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

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
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長壽
二年二月乙亥望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
望聖歷二年正月辛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
元年九月乙酉望長安二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
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
中宗朝三　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
元年十月己丑望
睿宗朝三　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極元年三月乙卯望八
月辛未望
玄宗朝十　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
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
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
天寶三年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　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寶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藤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
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
也彼有虧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謂為災或云蓋
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亦國史之支也
學于史氏宜取法春秋以是皆不書

唐會要卷第四十三

彗孛　五星凌犯　星聚　流星　山摧石隕　水災上

彗孛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孛星于胃昴之間二十八日又有星孛于畢舌正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有孛星于虛危歷于西十一日乃滅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星滅臣聞政德不修雖麟鳳數見終不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變何損于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墮慎終如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臻于此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

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有是乎秦始皇平六國煬帝富有四海
既驕且逸一朝而變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于此不覺惕懼魏
徵進曰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温彦博
進曰宋公一言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銷乎
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有孛于畢昴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有孛于太微犯即位七月甲戌滅
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以
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
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敬宗又進曰星孛于
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
過于小藩哉二十二日星滅
上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彗見于角亢之南長五尺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見于東井指北河積薪長三尺餘漸向
東北光芒益長半天掃中台指文昌宮經五十八日乃滅八月
十九日御史大夫樂彦瑋卒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靜凝乘白馬着白衣男子
從者八九人入太史局昇令廳床座問比見有何災異太史令
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星見天市中長五尺漸小向東行出
天市至河鼓左旗十七日滅
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見于五車之北凡二十五日滅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北方有彗長丈餘經四十二日滅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見西方
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彗見于西方經四十二日滅
二年七月七日有彗于胃昴之間

三年八月八日有孛于紫微宮
太極元年七月四日有彗入太微宮
延和元年六月彗自軒轅入太微至太微至大角滅時睿宗以為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乃下詔傳位太子
開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見于五車三十日有孛于畢昴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有孛于紫微垣中歷斗魁十餘日皆陰雲不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彗見于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四尺疾行向東北歷昴畢觜參井鬼柳軒轅宿至太微西右執法星西七尺許滅凡經五十餘日
上元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見于西方長數丈至五月滅
大歷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彗見于匏瓜侵宦者星長尺餘色漸二旬滅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彗出于五車長五尺餘六月二十八日滅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長星見
元和十二年正月戊子彗見于畢南指西南凡三百日南近參旗滅
長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孛于東南方二十九日又有孛于辰上
大和二年七月甲辰彗出西攝提南二尺
八年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近即位西北五尺乃滅庚申彗復出東方張三尺芒耀甚偉
開成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在危西指辛酉彗復出長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虛一度半壬戌漸長二丈餘廣三

尺在女九度三月乙丑夜彗長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至戊申漸長八丈西北行在張十四度勅尚食云自後每一日食料分為十日仍停內中修造以答天譴

三年十月十九日有彗于辰上長二丈餘二十日又見于辰上長三丈五尺二十一日又見于辰長三丈餘西指軫東南星二十二日又見于辰上三丈五尺餘西指軫魁

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彗見于室南歷壁奎婁胃等宿至閏月二十三日又見于卷舌北凡三十有三日後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陰二十六日晴已滅

會昌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見于西南室宿之分凡五十六日滅

大中十一年九月乙未彗出于房長三尺

元啟二年五月星孛于箕尾歷北斗攝提

天祐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長三丈在西北方詔以彗孛誠見故軍畿軍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遞減一等限三月內疎理其年五月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十餘尺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其長竟天

五星凌犯

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軒轅

七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右執法尚書左僕射蕭瑀上表請遜位不許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熒惑入太微

九年五月傅奕密奏太白于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傅奕謂曰汝前奏事幾累于我朕今日之後但須悉心盡言無以為慮

貞觀十三年五月熒惑犯右執法表請空長孫無忌上遜位不許
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熒惑逆行犯太微東藩上相十七年正月
魏徵卒四月六日吏部尚書侯君集卒六月十九日尚
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七月二十七日特進
十七年三月丁日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舍
其月二十二日又犯鉤陳四月一日大理卿于承基上變稱
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左執法光芒相及十二月
子廢為庶人元昌並賜死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太微西藩上將
侍中劉洎賜死
永徽三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左執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
法四年正月侍中流九月
日右僕射張十二月侍中高季輔卒
顯慶五年二月三日熒惑入南斗
龍朔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乾封三年五月十日熒惑入軒轅
咸亨元年十二月熒惑入太微
上元二年正月九日熒惑犯房星
儀鳳四年四月九日熒惑入羽林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長安四年熒惑入月及鎮星犯天關臣伏罪
餘誅張易之兄弟
神龍二年九月十一日熒惑犯左執法其月十七日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卒
景龍三年六月八日太白晝見于東井
景雲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太極元年二月三日熒惑入東井四月十三日熒惑與太白守
東井

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熒惑入南斗
天寶十三年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
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與太白同犯昴
大歷四年三月三日熒惑守上相經二十一日退入氐十一月十九日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卒七月五日熒惑犯次相星十二月四日左僕射同三品裴冕卒
七月十二日熒惑入羽林
九年六月十三日熒惑入太微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其年六月癸卯熒
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閒容一指戊熒寅惑犯鎮星不及
者一寸

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
十一年八月熒惑太白犯上將星其年北平王馬燧薨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永正元年十二月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
元和十五年七月庚申熒惑逆行入羽林
長慶元年八月壬辰太白犯太微西垣戌入太微
四年二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三月甲子熒惑犯歲星壬申
太白犯東井八月丁丑熒惑犯鎮星癸未犯東井丁亥復入東
井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
寶極元年九月癸未太白犯南北斗
太和六年九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其年九月八日熒惑犯氐西南星
二十八日又犯鈐鈐
開成元年十月三日熒惑入氐
二年五月十二日太白犯畢十月二十五日又犯房
三年五月五日太白又犯輿鬼其年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
日犯右執法十月七日又犯南斗
會昌元年九月癸巳熒惑犯輿鬼閭九月丁酉貫鬼宿戊戌在
鬼中
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丙寅太白犯東井
三年七月癸巳熒惑合赤色動搖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輿
鬼
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鎮
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
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二十九
日熒惑犯上將星
大中十一年八月熒惑犯東井

星聚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鎮聚于東井
九年六月十一日辰歲會于東井二十三日辰歲又會于東井
正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合于東井
十九年九月太白入太微初下白巖城也時太宗平高麗
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
景雲二年七月太白鎮同在張宿
太極元年四月熒惑太白同守東井

至德二年四月乙酉太白與熒惑集于東井
乾元元年四月庚戌熒惑與鎮星聚于營室（立張氏為皇后太鎮星老女生之象）
熒惑　者大　道官今為立　上　天心　有
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于東井九月肆星聚于井
正元四年乙亥熒惑歲鎮三星聚營室三十餘日
六年閏四月庚戌太白辰聚于東井
元和十一年五月丁卯辰星與歲合東井六月己未辰星歲星
合于東井相去一尺十一月戊子鎮熒惑合于虛危
十四年八月丁丑太白辰星歲星聚于軫
太和九年八月三日太白熒惑合于角五度
開元四年正月丙辰熒惑太白辰合于斗
流星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于東都城南殷殷有聲高祖
謂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昔司馬懿之伐遼
東也有流星墜遼東梁水上尋而其正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
墜所斬之此即三兇滅亡之兆也
正觀十六年五月甲辰有星狀如月西南流三丈乃滅
十八年五月五日有星大如斗出東壁光照聲如雷
景龍二年二月十九日天保星墜于西南有聲如雷野雞雊
景雲二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
左執法（正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為寺奴不許）
蘓氏議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變豈
有位宰輔名踐國公以謟諛為政事用姦妄為身計而
欲上遊無誠下就臧獲其可得乎先天之誅諒天道昧

矣
其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有流星出中台至相滅十月三日幸安石鄂元振張說
李日知
並罷相
太極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流星出太微至相而滅
天寶三年閏二月十七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角有流星有尾跡散落亦天
九年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尾迹長五丈光照地至右攝提
西三尺滅
十一年正月壬辰夜有流星長二丈餘出天井之西有尾迹
十三年七月庚寅有星色白尾長一丈五尺東南入濁八月己
未東方一大流星其色赤西流至危滅
十五年五月己亥西北有大流星長二丈餘出北斗魁南抵軒
轅而滅其年七月癸亥有大流星出鉤陳南至婁北滅
寶歷元年閏七月庚子有流星出北極至南斗柄滅
二年七月丙戌日初出已有流星向南滅八月丙申北方有大
星長四丈餘出王良流至北斗柄滅
長慶元年正月丙辰南方有大流星色赤尾迹長三丈光明照
地出狼星北三尺東北流至七星南三尺滅其年六月己丑東
方有大流星色黃有尾迹長六七尺光明照地出參西北西流
至羽林滅
二年八月丙子東方有大星西流至鼎滅有聲如雷
四年七月丙子有大星出天將軍東北流入濁滅其年十一月
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
太和四年六月辛未南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有流星縱橫大小約有二十餘出沒多近大河

開成元年十一月十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斗器光明照地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上台經中台西北城滅

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東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良久不滅出天市中帛星經宗人星東南滅其年七月六日未後東北方有流星尾迹光明東流三丈餘滅其聲如雷九月五日北立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至室宿向南滅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從四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約有流星大小共二百餘並西流皆有尾迹長二丈或三丈至五丈三月二十三日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有流星大小百餘交橫出滅其年八月辛未夜有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雷

十月二十六日南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出參右足近九斥遊南滅

會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從一更至五更有小流星五十餘于四方交橫散流七月二日北方有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十一月六日上方有大星流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六年二月丁酉東北流星色赤其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有

山摧石隕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嵩州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秘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災異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左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出次祝帛以禮焉

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羣國無來獻施惠于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後帝時大蛇長三百步經市入廟蛇亦不足怪也惟修德可以銷變上山澤並深山大澤寔生龍蛇亦然之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于同州馮翊縣光曜有聲如雷上問于志寧此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也對曰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生自古災變竟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然未必關于人事今陛下發書誡懼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風震雷藍田山開百餘步

大歷十三年十一月郴州黃岑山摧震殺百人

正元十五年正月郴州藍山縣山摧得古鐘四枚

水災 上

正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一十九所損六百餘家中書舍人岑文本上疏曰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刑罰進賢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惟陛下行之不怠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係聖心哉特進魏徵諫曰昔正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

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辨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
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
之至忠雖矯偽而无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
尤至於窈發生疑投杼致感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
爭榮惑視聽欝於大道妨理損德其在茲乎而欲無水之災不
可得也　十三日詔曰暴雨為災大水汎濫靜思厥咎朕甚
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
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七日滻池河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總章二年七月冀州大雨壞居人屋宇凡一萬三千三百九十
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處州海水翻上壞永
嘉安固二縣百姓廬舍六千
牛五百頭苗四千一百五十頃
咸亨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婺州暴雨山川泛溺死者五千人
永淳元年五月十四日連澍雨二十三日洛水溢壞天津橋損
居人千餘家
文明元年七月溫州大水損四千餘家
如意元年七月一日洛水溢損居人五千餘家
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
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強諫右衛騎參軍
宋光務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大哉德

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罪己也臣嘗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
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
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輙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即國身罹其災去月二十
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祭則
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響
多獲福祐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時不殷薦山
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
之道陰氣盛滿則泉逆溢加以虹蜺紛雜澍雨滯霪雖丁厥時
而汩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
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天變杜絶其萌以萬方為念不以
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蹔勞宵旰用緝明良豈

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若乃雨
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災榮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即閉
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遂術時偶中者安即神耶蓋當
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
開蹔閉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若巷議街談共
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悠悠蒼生復何望哉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以水雨為害咎在主
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以人代之而理神行其化為政資之
以和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
惟其難論道於邦官不必備頃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
為人害夫水陰氛也右樞致此陰沴是理之致此陰沴是不能
調理其氣而曠居其官乖

雖運屬堯年則無治水之用

位俾殷相宜相關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
天宮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窃在聖朝臣宜居
私門冀移陰谷之徵復免夜行之責
二年四月洛水漲壞天津橋損居人廬舍溺死者數千人

水災下　火　木冰　蝗蜮　雜災變
太史局　雜録

水災下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都穀洛漲溢三水溢損居人九百六
十一家溺死八百一十五人許衛等州蕃州掌閑溺死者一千
一百四十八人

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瀍水暴漲入洛損諸州租船數百艘損租
米十七萬二千八百石十八日懷衛鄭汴滑濮大雨人皆巢居
死者千計

大歷四年京師大雨水丰米直八百佗物稱是命閉市北門置
一十一臺臺高五尺上置五方壇壇上立一黄幡以祈晴

正元三年閏五月東都河南江陵大水壞人廬舍汴州尤甚揚
州江水泛漲
四年八月連雨灞水暴溢溺殺渡者百餘人
八年八月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
人又幽州奏七月大雨水深一丈已上鄭滁檀平等五州並
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十月徐州奏從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
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田苗屋宇漂蕩倒塌村閭伺盡
百姓多就高處及移居鄰郡
十一年復州竟陵等三縣遭郎蜀二江水泛漲沒溺損戶一千
六百六十五田四百一十頃
十二年四月福建等州大水六月嵐州暴雨大水深二丈餘損
屋宇田苗
十五年鄭滑大水
十九年蔡申光等州水賜物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以賑
貧民
永正元年九月郎州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暴漲漂萬餘家十一
月京兆府長安等九縣山水泛漲害田苗
元和元年十二月幽州徐州水損田苗
二年蔡州上言大水地深八尺
三年京師大雨水
四年七月渭南縣暴水泛溢漂損廬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
有六頃溺死者千人命京兆府發義倉救命之
十年正月振武界黃河溢毀東受降城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
山水暴風沒毀廬舍虔州尤甚深處四丈餘

八年許州大水摧大嵐山其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揚瓦人有壓死者水積於城南深數丈餘入明德門猶漸車輻卒卯渭水暴漲絶濟者一月時所在霖雨百源皆發川澮多不由故道

九年十二月淮南宣州大水

十二年五月昭應雨水流溺居人是月衢州山水湧出三丈餘蕩州鄆百姓溺死損田千餘頃是月浮梁梁平二縣暴雨百姓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其為漂泛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户關兩稅錢三萬五千貫十一月潤常湖陳許等州以水害聞田不發者萬餘頃又京兆府奏水害田四萬餘頃十二月京兆府水害田苗潤常湖衢陳許六州大水

十三年六月京師大雨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河北水灾邢洺尤甚平地咸深二丈

十四年六月淮水溢壞人廬舍十二月奉先等十一縣水害麥苗

十五年九月滄景大雨敗田三百頃壞屋室二百九十間又江西奏吉州大水

長慶二年七月好時山水泛漲漂損居人三百餘家其月詔陳許兩州災頗甚百姓廬舍漂溺復多言念疲氓豈忘救恤宜賜米粟共五萬石充賑給以度支先於管内見收貯米粟充本道觀察使審勘責所漂溺貧破人户量家口多少作等第分給聞奏

寶歷元年七月乙酉鄜坊大水其年九月華州暴水傷稼

太和二年六月陳州水害秋稼其年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縣

水
三年七月宋亳州害秋稼水
四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災溺民户六百八十詔本
道以義倉斛斗賑貸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
害稼詔本道節度觀察使出官米賑給
五年六月蘄杭湖三州雨水害稼東川秦玄武江水漲二丈壞
梓州羅城八廬舍
六年二月以去歲蘄湖大水宜賑貸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
義倉斛斗充給
八年十一月滁州奏清流等三縣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破洪
水漂溺一户萬三千八百
開成二年八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詔大河南
北幅圓千里楚澤之北連亘數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潰溢既壞廬
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宜令給事中盧一宣刑部郎中
崔璡宣慰

火
正觀二十三年三月少府監甲弩庫火
證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災至明並為煨燼
景龍四年二月東都凌空觀殿宇並煨燼唯一貞人獨存目有
淚迹
開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大雨雪俄又震雷飛龍廐災
天寶二年六月七日應天門觀災延至左右延福門經日火不
滅
九年三月西廟藏災

十年正月陝州運船火燒船二百一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
人死者六百人商人船數百隻八月六日京武庫災二十八間
十九架燒兵器四十七萬事
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鄂州失火燒船三千隻延及岸
上居人二千餘家死者四千餘人
正元七年四月蕲州火大
十三年正月東都尚書省火
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
二十年四月開業寺火
元和四年三月御史臺佛舍火當直御史李應罰一季俸
七年七月鎮州甲仗庫火燒一十三間兵器皆盡王承宗久畜
叛謀至是兇氣稍息

十年四月河陰轉運院火盜所為也是日昏暮有盜發於河橋
凡數十人縱發弓矢人吏奔驗因斫毀院門又東藁藪火以焚
之十一年十一月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十一年十一月元陵火罰李佑一月俸十二月未央宮及飛龍
草場火
十二年五月神龍寺火
十四年十一月戊寅度支火焚死者衆
十五年正月京師西市火梵德市宮火延燒宣政殿之東垣及門下
太和二年十一月禁中昭德市火延燒宣政殿之東垣及門下
省至晡北風起火勢益甚迫暮方息初火發上命神策兵士救
之公卿內臣集于日華門外御史中丞温造不到與兩巡使崔
蠡姚合等各罰一月俸

八年五月飛龍神駒中廐火
九年六月西市火
開成四年十二月乾陵火
會昌三年六月萬年縣東市火燒屋宇貨財不知其數又西内
神龍寺火
大順二年七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晚微雨震電寺僧見
堰火在三門藤綱中良久火發復飛越前殿延燒佛閣二夕方
止

木氷

儀鳳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雨木氷其月三十日黃門侍郎同三
品来恒卒
四年正月十日戶部尚書許圉師卒

十九年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卒
開元二十二日雨木氷凝寒凍裂數日不解
寧王憲見而嘆曰此俗謂之樹架諺曰樹架連官怕必有大臣
大歷二年十一月辛未紛霧如雪草木氷

蝗蜮

正觀二年六月十六日終南等縣蝗上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
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无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曰恐致疾遽
来諫止上曰所冀無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諸州大蝗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
若水拒御史執奏曰蝗是天災是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滋

深宰相姚崇牒報之曰劉聰偽主也德不為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飢饉將何自安卒行埋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復以問崇崇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有反道而擇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又曰殺虫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對曰若殺人殺虫為禍崇所甘心八月四日勅河南河北檢校殺蝗虫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高道昌賈彥疇等宜令待虫盡看刈禾有次第即入京奏事諫議大夫韓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之所能剪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虫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多損今漸翾飛向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蝗惧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揔停上出思復疏以付姚崇崇乃請思復往山東檢屍蝗虫所損之處還具實奏

正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颺去足翅而食之五月有蝗起自東海至西壠坻羣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無遺八月大旱關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颺去翅足而食人心大恐

開成二年六月魏博淄青河南府並奏蝗害稼七月乙酉京兆尹李紳奏蝗入京畿不食民田詔書褒美仍刻石以紀之

三年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

四年十二月鄭滑兩州蝗兗海中都等縣並蝗

五年四月鄆州兖海管内並蝗又汝州有虫食苗五月河南府有黑虫生食苗汝州管内蝗兖海臨沂等五縣有蝗虫于土中生子食田苗六月淄青登萊四州蝗虫生河陽飛虫入境幽州管内有地螪虫食田苗魏博河南府河陽等九縣沂密兩州滄州易定鄆州陜府虢州六縣蝗

會昌元年三月鄧州穰縣蝗

咸通三年五月淮南河南蝗

九年江夏飛蝗害稼

光啟二年二月荆襄仍歲蝗来斗三十千人相食

雜灾變

正觀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雲陽石燃方又畫如灰夜即光見投草木于其上則焚歷年乃止

十七年閏六月司農寺死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為二體其年七月京師訛言官遣捉捵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指如鉄爪每于暗中捕人必相肝心更相震怖皆發弓矢以自防太宗惡其妖訛遣夜閉諸坊宣旨慰諭稍定

永徽五年七月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龍朔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洛州言猫鼠同居

調露二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有鳴鷄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至靈而稟生含氣同於萬數故吉凶兆于彼而禍福應于此聖人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初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

知已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来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神之昭臨惧患難之及已也雉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叙命卒無患者德勝妖也

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揚州地生毛如馬鬣

長壽三年三月大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修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乃止

神龍二年三月九日洛陽東北里有水影側近樹車馬皆歷影見水中月餘乃滅四月己亥雨毛於越州之鄞縣也

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止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霓竟天

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

蘇氏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為名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畫藻井之文於梁上用厭火祥也今呼為鴟吻豈不誤矣哉

天寶元年十月一日魏郡上言猫鼠同乳經二十六日望編入史冊詔從之

寶應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流于東漫北方照耀數十里也

大歷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隴右節度使奏隴州汧源縣趙貴莊猫養鼠衆以為瑞中書舍人崔祐甫上議曰中使吳承倩宣進

上以猫鼠示百寮者臣聞禮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
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則雖微必録今此猫鼠而不食仁則
仁矣無乃失其性乎猫受人養棄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
觸邪壇吏不勤奸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曰
以茲稱慶臣所未詳

建中四年天下地生毛

正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黄黑地狀如浮埃
五月日有暈黑白辰及申方散

四年正月上御丹鳳樓宣赦是日含元殿前階檻三十餘間崩
甲士死傷者十餘人又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
通中所下其立如植二月太僕郊牛犢生六足卿周浩白宰相
李泌請上聞泌戲答之而不許其時京城民家豕生子兩首四
足以白御史中丞竇參亦不許上聞七月自陝州至河陰水盡
黑其黑水流入汴河止於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又鄭汴二州羣
鳥皆去界内入田緒李納境内衝木為城高二三尺緒納令焚
之信宿復如之鳥口多流血

十年十一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數月獲之不食而死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二尺竹多死壞王國所獻犀牛甚珍
愛之是冬凍死

十七年二月丁酉京師雨雹已而雨霜戊申夜震霆雨霜庚戌
大雨雹

元和元年京師大風折樹

三年四月大風毀含元殿西關欄干十七間七月六日舒州上
言桐城縣梅天陂内有青黄白三龍自陂中乘風雷躍起高二

百尺六里入浮塘陂
八年三月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吻折門戟六月四日長安
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白尾分為二
長慶二年六月乙丑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御史臺樹皆仆
其年十一月頻雪後恒燠水不氷凍草木萌發如正二月
四年六月庚辰大風吹敗延喜景風門
寶歷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氛或深
或淺久而乃散
四年四月壬戌有麞出太廟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啄皆紺色其聲曰
甘人呼之為甘虫
咸通元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其年十一月丁酉戌時妖

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
廣明元年四月大雨雹大風雹拔京兩街樹十二三東都長夏
門內古槐自拔而仆殿鴟吻皆墮地
中和元年五月大風天雨土
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有赤氣如絳竟天其年九月太原上言
諸山桃杏有花結實其年十月西北方無雲而雷鳴天狗墮
光啟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光化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光化三年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
天祐元年四月東京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暄稍止是年
昭宗移洛陽車駕以其日入京城而有是變朱氏革命之兆也
其年十一月辛酉日有黃色白暈旁有青赤紐

太史局

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故太史局為渾天監不隸秘書省天后召尚献輔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遂改為渾天監至七月六日又改為渾儀監

長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獻輔卒渾儀監依舊為太史局隸麟臺緣監置官並廢

景龍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

景雲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又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八月十日又改為太史監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改為太史局

二年閏九月十日又改為渾儀監

開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改為太史監

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至

天寶元年十月三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至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太司監改為司天臺仍置五官正邱人司天臺內別置一院名之曰通玄院應有道術人並徵辟到京皆于通玄院安置司天臺總置官六十員太監一人正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丞三人正六品上主簿三人正七品上主事三人正八品下五官正各一人正五品上副正各一人正六品上五官靈臺郎各一人正七品下五官保章正各一人從七品上五官挈壺正各一人正八品上五官監候各一人正八品下五官司歷各一人從八品上五官司辰各三人正九品上觀生歷生七百二十六人其臺宜于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制曰建邦設都必稽玄象分曹列局皆應物宜靈臺三星主觀察雲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所合以致靈臺

宜令所司量事修理舊置任秘書省南至寶應元年六月九日
司天少監翟雲讓奏司天丞請減三員監候減二員司辰減七
員五陵司宮五員勅旨依至天寶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勅太史
監官除朔望朝外非別有公事一切不須入朝及充保識仍不
在點檢之限
大定元年九月十九日勅在史局歷生天文觀生等取當色子
弟充如不足任於諸色人內簡擇
開元二十三年九月八日勅太史局歷生每番留兩人當上餘
並七月一日上至十日三十日下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權知司天監韓穎奏司天臺五官正既配
五方上稽五緯臣請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并奏本方
事各依本方正色其冠上加一星珠仍永為恒式從之

大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勅頻難已來疇人子弟流散司天監
官員多闕其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解天文玄象者各委本道
長吏具名聞奏送赴上都
開成五年十二月勅司天臺占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
司官吏及所由等多與朝官并雜色人等交游既乖慎守須明
制約自今已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
往來仍委御史臺訪察

雜錄

武德九年八月詔私家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祈禱一切禁
斷
貞觀元年六月勅相書及朔計家書多妄論禍福並宜禁斷
開元十年六月勅百姓不得與卜祝人交游往來

功臣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詔曰朕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宏材尚書令秦王右僕射裴寂或合契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理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及所司進簿尚書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加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竇琮衛尉少卿劉政會鴻臚卿劉世龍吏部侍郎殷開山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左屯衛長史許世緒李思行李高遷等並恕一死

三年二月十日詔曰貴爵尚齒列代通規進善優賢有國彝訓
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寂太子少保新昌縣公綱左武侯大將軍
陳國公杭太常卿沛國公元璹納言漢東郡公叔逵內史令宋
國公瑀兵部尚書蔣國公通戶部尚書滎陽郡公善果右武侯
大將軍羅侯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並職司近侍任兼心膂恩
禮所加義從隆渥寂已下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其年隋尚奉
御鄠弘道來歸引見帝泣曰臣識龍顏在天下之先今拜闕廷
在衆人之後遂拜同州刺史每叅見奏事並升殿
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詔曰寢賢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國
彝訓吏部尚書上黨縣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臨淄縣侯房玄齡
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兵部尚書建平縣男杜如晦左衛將
軍全撝縣子侯君集等或夙叅謨謀綢繆帷幄竭心懇到備申

忠益或早從任使契濶戎麾誠著艱難績宣內外義冠終始志
堅金石誉以山河實允朝議無忌封齊國公玄齡封邢國公敬
德封吳國公如晦封萊國公君集封潞國公食邑各三千戶遣
侍中陳叔達於殿階下以名唱之上謂曰朕叙公卿勳勞量定
封邑恐不能盡當宜各自言從叔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
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
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悍兵未嘗身履行陣
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望風
而敗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
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戚誠
無所愛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初將軍邱師利等咸
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淮安王理屈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宜妄訴
正觀六年九月宴於集善宮時有班居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意怒
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諭之敬德拳毆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懌而罷嘗謂敬德曰朕舊覽漢史見漢高祖功
臣獲罪者多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恒欲保全功臣令子孫
無絶然鄉居官輒犯憲綱方知韓彭戮非漢祖之僭國家大
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數年敬
德遂飛鍊金石閑居服雲母粉穿鑿池臺常奏清商樂以自奉
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至顯慶三年十月卒許敬宗請加
贈上曰敬德功業誰之儔也對曰武德末年二凶御名亂經綸中
興之業能置宗廟之安者敬德功當第一太尉無忌曰敬德早
從征伐勳庸明著正觀之初特効殊績比諸將帥超越等倫李

靖南定荊吳北伐突厥外内之功雖別論其勳効實宜相準上
以為然遂贈司徒并州都督
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名於鍾
鼎又圖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
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
公如晦故太子太師鄭文正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
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宋國公瑀故揚州都督忠壯公志
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
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節節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紹故
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
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書渝襄

公劉政會户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世勣故
徐州都督敬莊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
並圖畫凌烟閣庶念功之懷無謝于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
昆
永徽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功臣正觀二十三年已來簡退
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從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階先有正
四品者不在此例五年四月二日詔屈突通般開山並贈司空
長孫順德贈開府儀同三司竇琮贈特進史大奈贈輔國大將
軍温大雅贈尚書右僕射權弘壽贈太子少師劉政會武士彠
並贈并州都督張公謹贈荆州都督李高遷贈梁州都督李思
行贈洪州都督張平高贈潭州都督時武昭儀用事贈其父故
引功臣以贈之

總章元年三月六日詔太原元從西府舊臣今親詳覽其為等
級贈司徒士彠贈司空開山贈司空滕王神通并州都督劉政會
弘基贈并州都督唐儉左衛大將軍竇琮荆州都督長孫順德梁
州都督史大奈贈幽州都督龐卿惲潭州都督段志玄益州都督程知節徐州刺史秦叔寶涼州都督柴紹贈潭州刺史張平高贈工部尚
書裴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師靈州都督許世緒
涼州都督李高遷蔣州刺史劉義節贈太尉高士廉贈司空屈
突通贈太尉房玄齡贈司徒尉遲敬德揚州都督段志玄益州都督程知節徐州刺史秦叔寶涼州都督字文及荆州都督張公謹荆州都督杜君綽荆州都督公孫武達涼州都督李安遠代州都督鄭仁泰荆州都督李孟嘗幽州都督獨孤彦雲始州刺史劉師立並為等一功臣其家見在朝無

五品已上官者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者加授子孫等一人兩階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功臣見在朝無五品已上官者其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從六品若有五品已上者加一人階六品官者加兩階三品已上官者加爵一等時皇后欲褒崇其父時在功臣之上故也

神龍元年七月制段志玄屈突通蕭瑀李靖秦叔寶長孫順德劉弘基宇文士及錢九隴龐卿惲竇琮苑君璋李子和張平高張公謹梁洛仁安修仁秦行師獨孤彥雲薛定方李安遠鄭仁泰杜君綽李孟嘗等二十六人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其年九月勅自弘道以前經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晉府寮佐四品已上并食實封功臣雖經罪責不致破家子孫無仕京官者特宜優與一官英府周府舊寮五品已上子孫亦宜準此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勅扈從劍南縉御名靈武册勳共三十二人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加開府儀同三司三百户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高力士加封三百户右龍武大將軍潁川郡公陳玄禮封蔡國公封三百户左龍武大將軍南陽郡公封三百户左羽林大將軍鳳翔伯杜休祥封馮翊郡公封三百户尚書左僕射裴冕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冀國公封三百户殿中監同正判行軍李輔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殿中監封五百户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鄭國公封二百户鴻臚卿中軍都虞侯李鼎加開府儀同三司封保寧郡公封一百户鴻臚卿同正中軍都知兵馬使管崇嗣封鉅鹿郡公封三百户右武衛大將軍王乾加特進太原縣侯封一百户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朔方軍節度使郭子儀加司徒代國公
封一千戶鴻臚卿朔方兵馬使僕固懷恩封豐國公封二百戶
右金吾衛大將軍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李嗣業加兼衛
尉卿封虢國公封二百戶司徒兼戶部尚書太原尹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薊郡公李光弼加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封八
百戶御史大夫兼工部尚書招討兩京并定遠武威興平等軍
兼管內節度使河西隴右伊西四鎮行軍兵馬使王思禮加開
府儀同三司封霍國公封五百戶太常卿司正兼御史大夫淮
南西道節度採訪使潁川郡公來瑱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潁國
公封二百戶太僕卿南陽太守知襄陽郡事金鄉縣公魯炅加
開府儀同三司初國公封二百戶京兆尹京畿採訪計會招討
宣慰使崔光遠加特進禮部尚書封鄴國公封三百戶開府儀
同三司李光進封范陽郡公封二百戶左相苗晉卿加特進
行侍中封韓國公封五百戶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
麟加金紫光祿大夫封褒國公封五百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崔圓加特進行中書令趙國公封五百戶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節度採訪使張鎬加銀青光祿大夫
南陽縣公太子少師房琯齡金紫光祿大夫越國公李峘加金紫光祿
保嗣虢王巨加光祿大夫御史大夫清河郡公太子少
大夫戶部尚書吏部尚書鄭國公韋陟加光祿大夫禮部尚書
李峴加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涼國公戶部侍郎
糝震加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詔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宜號尚
父兼太尉中書令加實封通前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粮二百

四馬匆穀其年六月一日制條武德已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
孫沉翳者量與一人正員官七月二十六日吏部奏請委史館
精加檢勘審定名跡至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館奏武德已來
實封陪葬配饗功臣名跡崇高者
一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國公裴寂納言鄭國公劉文靜太尉
趙國公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中書令崔玄暐侍中平陽王敬暉侍中
扶陽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王袁恕已上尚書左僕射徐國公
劉幽求
二十四人第二等司空河間王孝恭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
遲敬德特進莒國公唐儉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輔國大
將軍邳國公長孫順德行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行臺
尚書省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户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工部
尚書應國公武士彠荆州都督譙國公柴紹揚州都督褒國公
志段玄右驍騎大將軍鄭國公秦叔寶禮部尚書永興縣公虞世南
程知節徐州都督胡國公張公謹右領軍大將軍盧國公
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左武
侯大將軍邢國公蕭定方夏官尚書耿國公王孝傑右武衛大
將軍韓國公張仁愿光禄卿琅琊郡公王同皎兵部代國公鄚
元振尚書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兵部尚書中山郡公王晙等
三十四人第三等司空淮安王神通特進江夏王道宗中書令
鄅國公宇文士及行臺左僕射鄧國公竇軌太府卿葛國公劉
義節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思立右驍騎大將軍梁國公劉
安興貴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左衛大將軍譙國公竇

琮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猷黔州都督夷國公李季和右光祿
大夫羅國公張平高左監門大將軍榮國公樊興左武侯大將
軍鄎國公錢九隴右武侯大將軍沔陽郡公孫武達左武衛大
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右驍衛將軍安化縣公龐卿暉涼州都
督廣德郡公李安遠涼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刑部尚書吳
興郡公沈叔安左領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右衛大將軍安
國公阿史那社爾右武衛大將軍琅琊郡公牛進達輔國大將軍
嘉州郡公周護仁右武侯大將軍天水郡公邱行恭尚書左僕
射宋國公唐休璟右羽衛大將軍遼陽王李多祚吏部尚書濟
國公崔日用户部尚書越國公鍾紹京左武衛將軍平陽郡公薛
訥右金吾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光祿卿申國公許乾輔中書
侍郎趙國公王琚特進鄧國公張暐等

至德已來將相功効明著已亡歿者
八人第一等尚書左僕射兼國公裴冕吏部尚書清河郡公房
琯門下侍郎衛國公杜鴻漸開府儀同三司武城郡王李嗣業
衛尉卿顏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謙御史中丞張巡將軍南霽
雲
八人第二等太尉臨淮王李光弼兵部尚書涼國公李抱玉司
空霍國公王思禮御史大夫劉正臣范陽長史賈循尚書右僕
射信都郡王田神功左羽林大將軍薛景光睢陽太守許遠
七人第三等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侍中韓國公苗晉卿尚
書左僕射趙國公崔圓尚書右僕射辛雲京尚書右僕射扶風
郡王馬璘右散騎常侍尚衛太原尹鄭景山　史館奏按史傳
考詳事實約為三等具件如前勅旨宜付尚書省百寮與史官

對定奏聞
建中元年十二月勅國初已來將相功臣名跡崇高功効明著
者宜差次分為二等其月定武德已來宰臣以房玄齡杜如晦
蕭瑀高士廉魏徵王珪戴胄岑文本馬周劉洎褚遂良于志寧
張行成高季輔韓瑗來濟張文瓘郝處俊李義琰裴炎薛良嗣
狄仁傑婁師德王方慶王及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則薛璟宋璟
魏知古陸象先薛顗張嘉正李元紘韓休張九齡三十七人為
上等竇威陳叔達等四十人為次等功臣以裴寂劉文靜長孫
無忌河間王孝恭李靖李勣尉遲敬德屈突通殷開山劉弘基
長孫順德唐儉柴紹段志玄劉政會張公謹程知節秦叔寶虞
世南李大亮薛定方王孝傑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
己張仁愿劉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張說王琚王晙三十四人為
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為次等至德已來將相既歿者以
裴冕房琯杜鴻漸李嗣業劉正臣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許遠盧
奕南霽雲十一人為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為次等
二年六月中書令郭子儀自蒲來朝子儀勳伐居最代宗不名
常呼為大臣洎幸陝還賜以鉄券圖形凌烟閣及上即位恩意
益厚每謁見乘肩輿入自光順門以造內殿崇貴近古無匹既
病上御紫宸殿命舒王謨制書省之是日子儀薨上聞傷痛久
之為廢朝五日冊命曰尊為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
望尤重斂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載墓重文終
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可贈太師仍令所
司備禮冊命贈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凶喪所須並令
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特賜謚為忠武配

饗代宗廟庭

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軍諸使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二等四月詔諸軍從奉天隨從將士並賜名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從谷口已來隨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

正元元年八月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饗祀

三年三月冊拜李晟為太尉兼中書令四年詔為晟立五廟贈晟高祖之隴州刺史贈高祖嵩澤州刺史贈祖思恭幽州大都督及令官給牲牢祭器床帳禮官贊儀以祔焉尋詔晟長子愿為嫡自兼監察御史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上柱國使其得列棨戟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乃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叅翊締御名昭文德恢武功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俾懷柔于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明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一以無忘于朝夕一以永乖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正元乙巳歲孟秋七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御名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王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蘊其材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匡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則郭子儀等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盡力肆勤光復宗祏繼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昌

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列于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自命紀于壁焉庶永播嘉庸昭示天下俾後之來者知元勲之不朽于是史官考其功績第其前後以褚遂良蘓定方郝處俊等二十七人充之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七年二月詔授張巡男去病涇陽令許遠男峴饒州司馬南霽雲男承嗣温州別駕顔真卿男羣府河中户曹叅軍顔杲卿孫謨左内率府兵曹叅軍旌忠烈之後也

九年八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晟薨上聞之震悼出涕比大歛遣使親致書于柩前曰皇帝遣宮闥令第五守進伸旨于故前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寔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于人神功業施于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勲方將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落君臣之義進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況愿等兄弟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朕與卿長乖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遣申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辭魂而有知當體朕意時初城塩州復塩池上賜宰臣新塩惻然思晟命致塩于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致每聞其子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鴻勲盛業恩寵始終自古及今無與晟比其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馬燧對于延英殿初燧以足疾許不朝謁是日燧以冬首朝請上召對命無

拜而坐謂之曰曩故太尉晟常與公俱來今獨覩公不覺悲慟歔欷久之既而燧請退病甚仆于地不能興上親起之送于階命中貴人扶掖燧頓首泣謝而出先是燧自平汴宋魏博河中二鎮并序勒石于起義堂西偏上為題額其恩寵如此

十七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薨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奉慰如渾瑊故事太常謚曰威烈上曰武俊竭奉國賜謚忠烈

元和二年七月錄配饗功臣之後以蘇瓌孫繫為京兆府司録參軍崔玄暐孫元方張說孫整並為監察御史狄仁傑孫玄範為右拾遺敬暉孫元亮桓彦範孫元恕已孫師德相次録用焉

四年三月上覽正觀故事嘉魏徵諫諍匪躬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則質賣更數姓折為九家矣上愍之出内庫錢二百萬贖之以賜其孫稠及善冯等禁其質賣

六年九月勅奉天定難功臣子孫有犯殺人宜令所司準法其餘並準處分

八年勅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攸載如聞身歿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勳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其年八月詔曰君臣運合故徇國以忘家勸賞義明在褒功而顯節存則酬其爵禄歿則録其子孫然後忠義不遺典章斯在故磁晉隰等州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康日知故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涓等一十家皆有懋功藏于盟府故命搜訪後裔光賁前人今志寧等或服或著緒或從官有成或投迹軍府之

中或滯才州縣之職咸皆甄録各茂官榮庶乎有禄者無忘于
聿修懷忠者使知其必報勉膺光寵無替前勞
十五年六月勅以大理正段文通為殿中侍御史前淮南營田
副使為殿中侍御史頵顒為監察御史並準二月五日制勲
知大理正渭南縣尉郭承嘏為
闕之後可任臺省官者故有此命
大和二年六月詔曰朕詳觀列聖紀冊祖宗盛業燦然在前其
或道有汚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于當時輔弼常因便殿言諸
宰臣勉其匡益叶心推戴且以去歲乙巳登應門敷大號俾疇
賢相以訪遺裔或血食不繼宗祊已蕪如遂良之委笏一面諍
名垂史書仁傑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吏骨鯁功叅
治平元紘之守規畫一持成有裕于胄僅存不絶若髮各授邑

吏使其自試其故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虔可汝州臨汝縣尉
内史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修武縣尉侍中宋璟曾孫澈岳州
沅江縣尉中書侍郎李元紘曾孫激鄧州向城縣尉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功臣墳墓無子孫者無子孫代委
所在長吏差人巡檢
其年七月十一日史館奏續選堪上凌烟閣功臣除所有舊圖
形并有子孫在中外任官令寫進外三十七人禮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峴侍中永寧郡公王珪吏部尚書戴胄中書
令岑文本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兼修國史韓瑗侍中兼修國史
郝處俊納言婁師德文昌左相王及善同鸞臺鳳閣平章事朱
狄則侍中梁國公魏知古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同三品陸象先
中書令張九齡司空魏國公裴寂納言魯國公劉文静中書令

漢陽郡王張柬之中書令博陵郡王崔玄暐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尚書左僕射劉幽求兵部尚書鄚元振吏部尚書房琯常山郡太守袁履謙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御史中丞盧奕右驍衛將軍南霽雲中書侍郎蕭華中書侍郎張鎬司徒李勉平章事監修國史張鑑門下侍郎蕭復兵部侍郎賈耽北平郡王馬燧東都留守李愬勅旨宜令御史臺散牒諸州尋訪子孫圖寫真形送進

三年四月宰臣奏伏以勳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錄所以興廢繼絶尊賢報功事歸勸奬義主況翳近日諸家自論衆者吏曹官關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準前後制勅令搜訪與官者望許于吏部陳狀便磨勘

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正員解褐官如有出身及已曾任官者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當登科第及有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及先因奬録已授正官者並不在此限即與所加恩例式叶本條勅旨宜依

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觀察使高駢奏愛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書令河南元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耿大中六年因訪邱墳別立碑記云顯慶三年歿于海上歿于此地二男一孫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勅嶺南各委本道搜訪如有褚氏事跡相類者尋訪聞奏當加優憫

乾符六年十月京兆府奏故尚書父子儀廟因霖雨倒塌勅減于廟時禮部員外郎崔祐甫與諫官並稱過當章疏屢上宰臣

亦相次奏之惟中書舍人李拯上疏請行前詔乃以太牢祀之而是非相半

其月勅以故衛國公李德裕孫延吉起家為集賢校理

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烟閣畫圖圖國初功臣今遷都東城乞委營造一閣圖寫梁王全忠勅旨令于皇城內擇地營造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

前代功臣　封建雜錄上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贈尚書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孫旌之

其年五月詔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並標忠烈其子孫令所司量材叙用先是有詔追録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總管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于周室為隋所誅上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迥死節于周宜有甄録褚遂良進曰竊窺史籍咸以赦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于陳北達

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若謂之忠鯁臣所深惑羣議然之

封建

崔氏曰蕭冕所載封建篇蓋以正觀初太宗文皇帝嘗欲法周漢故事分王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諸儒議論紛紜事卒停寢故有表疏可編自後封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劉秩所謂設爵土署官不職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遠疎者非有功如周之郇滕如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敢睦九族一切封分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于是卒以屬疎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為縣公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皇子元吉為齊王封宗室子孝基為永安王道玄為淮陽王叔良為長平王神通為淮安王神符為襄邑王幼良為長樂王道素為竟陵王博乂為隴西王奉慈為渤海王八月涼州賊帥以其地來降封為涼王十月封皇從弟琛為襄武王瑗為廬江王十二月封柱國李孝常為義安王元景為趙王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酆王皇孫承宗為太原王承道為安陸王承乾為恒山王恪為長沙王泰

為宜都王
四年二月徙封宜都王泰為衛王四月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
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荊王元茂為越王十二月徙封
宋王元嘉為徐王　正觀二年正月徙封漢王恪為蜀王衛
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為鄫
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
元曉為密王又封皇子愔為梁王正為漢王惲為郯王慎為申
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
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
吳王元軌為霍王豳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
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

愔為蜀王郯王惲為蔣王漢王正為越王申王慎為紀王
十一年正月徙封鄫王元裕為鄧王譙王元名為舒王六月徙
封任城王道宗為江夏王趙郡王孝恭為河間王許王元祥為
江王　十三年六月封皇弟元嬰為滕王
二十一年八月封皇子明為曹王
永徽元年二月封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祀王素節為雍王
六年正月封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
顯慶二年二月徙封為雍王素節為郇王
文明元年三月徙封祀王上金為畢王郇王素節為葛王
嗣聖元年改封上金為澤王素節為許王
垂拱元年五月封皇子成義為恒王
其年十一月改封千金王復為零陵王

三年正月封皇子隆為衛王業為趙王
聖歷三年十二月封皇太子男重潤為邵王重福為平恩王重
俊為義興王重茂為北海王
景龍元年五月封韓王元嘉男訥為嗣韓王故霍王元軌長子
江都王緒男暉為嗣霍王號王元鳳男巨為嗣虢王故紀王慎
男安封郡王鐵成為嗣紀王故魯王靈夔孫范陽郡王譞長男
道堅為魯王故曹王明孫脩為嗣曹王各賜實封四百户又封
皇從兄境為歸政郡王睿宗子成器為蔡王千里為壽春郡王
禧為天水郡王初侍中敬暉以唐室中興削武氏諸王封宗姓
為王爵故有是命也
唐隆元年六月進封皇子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巴陵郡王隆
範為岐王彭城郡王隆業為薛王

卷四十六

景雲元年十月以故吳王恪孫禕為嗣江王其年九月封皇太
子男嗣直為許昌郡王嗣謙為真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封皇太子男嗣升為陝王嗣直為郯王嗣謙為
郢王
開元二年十一月封皇第四子嗣真為鄫王第五子嗣初為鄂
王第六子嗣玄為甄王
十二年四月封皇再從兄將作大匠禕為廣漢郡王再從叔太
子員外率更令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再從兄太子家令嗣越
王琚為中山郡王勑曰傍繼國王禮有停廢以朕
封郡王
十三年二月封皇第八子琚為光王第十二子濰為儀王第十
三子澧為潁王第十六子澤為永王第十八子清為壽王第二

十子泗為延王第二十一子沐為盛王第二十二子溢為濟王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灌為陳王澄為豊
王潓為恒王淀為梁王滔為利王
二十八年九月封皇太子之子僖為南陽郡王倓為建寧郡王
佖為西平郡王僅為新城郡王僩為潁川郡王又封慶王子儼
為新平郡王仲為平原郡王封棣王子僎為汝南郡王僑為宜
都郡王封榮王子俌為濟陽郡王偕為北平郡王封儀王子侁
為豫章郡王健為廣陵郡王封永王子偒為襄城郡王封壽王
子伾為河間郡王封延王子倬為彭城郡王封濟王傃為永嘉
郡王
至正二年十二月進封南陽王傑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
川王僩為兗王第九男瑤為襄王第十男佋為興王第十一男
偲為祀王第十二男侗為定王
元年建丑月封皇太子第二男邈益昌郡王第三男迥延慶郡
王越王長男建為武威郡王第二男逌為興道郡王彭王長男
述為常山郡王
大歷十年二月封第四子述為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大
使第五子逾為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第六子連為
恩王充汴宋等州節度大使第八子遘為鄜王第十三子造為
忻王充昭義軍節度大使第十四子暹為韶王第十五子運為
嘉王第十六子遇為昭王第十七子適為循王第十八子通為
恭王第十九子逵為原王第二十子逸為雅王
十四年六月封元子諱為宣王次子誼為舒王諶為通王諒為
虔王詳為肅王又封皇子迺為益王迅為隨王又封彭王第三

男適為湯城郡王襄王長男遥為伊吾郡王祀王長男連為同
昌郡王頴王第六男俾為鄒國公延王第八男代為兖國公陳
王第五男佼為潭陽郡王儀王第八男佖為南川郡王恒王長
男循為清汪郡王又封蜀王長男訓為東平郡王聽王長男謂
為恭化郡王長男讚為武都郡王諗為馮翊郡王
建中元年八月封嗣舒王藻為嗣郢王
三年正月封涇王迨男為延德郡王
四年六月徙封郴王逾為丹王鄜王遘為簡王豫章郡王侁為
汧陽郡王
興元元年八月合川郡王李晟改封西平郡王楼煩郡王渾瑊
改封咸寧郡王
正元元年四月改封晉王誼為舒王

四年四月封皇第七子諒為邕王仍拜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
長子淳開府儀同三司封廣陵郡王二子渙為建康郡王三子
沔為洋川郡王四子洵殿中監臨淮郡王五子浼秘書監弘農
郡王六子沭漢東郡王七子湜少府監晉陵郡王八子淑國子
祭酒高平郡王九子滋雲安郡王十子準太常卿宣城郡王十
一子浚德陽郡王十五子浥光禄卿河東郡王十六子況衛尉
卿洛交郡王舒王第二子涉太僕寧塞郡王三子汭太　府卿
清河郡王睦王子諷太常卿洪源郡王丹王子訪宗正卿寧邦
郡王恩王子誨大理卿景城郡王簡王子証司農卿平恩郡王
忻王諸子太常卿武威郡王韶王子詡鴻臚卿晉昌郡王嘉王
子訢太僕卿新安郡王端王子子誠衛尉卿新興郡王循王子
護光禄卿平樂郡王

二十一年四月封第十弟諤為欽王第十一弟誠為珍王男建
康郡王沔為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為淑王改名縱弘農王
浼為莒王改名紓漢東郡王泳為密王改名綱晉陵郡王湜為
郇王改名總高平郡王淑為邰王改名約雲安郡王滋為宋王
改名結宣城郡王準為集王改名緗德陽郡王湑為冀王改名
絿河東郡王浥為和王改名綺第十七男絢封衛王十九男纁
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
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繕封
翼王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為平原郡王二子寬為同安郡王
三子宥為延安郡王四子察為彭城郡王五子寰為高密郡王
六子寮為文安郡王
元和元年八月制封皇太子男平原郡王寧為鄧王同安郡王
寬為澧王延安郡王察為深王高密郡王寰為洋王文安郡王
寮為絳王第十男審為建王
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恂為沔王懌為婺王
愔為茂王忱為光王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恍為澶王皇子湛為
鄂王溜為江王湊為漳王澶為潁王宜令有司擇禮冊命鄂王
尋改為景王
太和八年十一月勑改澧王長子漢可封東陽郡王次男源可
封安陸郡王次男潢可封臨川郡王故深王長男潭封河內郡
王次男淑封吳興郡王故絳王長男封新安郡王次男滂封高
平郡王故洋王長男沛封潁川郡王淄王長男幹封許昌郡王
沔王長男瀛封晉陵郡王鄜王長男溥封平陽郡王
開成二年八月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封梁王第三子執中封

襄王第四子言揚封紀王第六子成罷封陳王
五年三月故襄王男寀封樂安郡王故陳王第十六男儼封宣
城郡王
會昌六年五月勑長男溫可封鄭王第二男涇可封雅王第三
男滋可封夔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
大中二年二月封第五男澤為濮王
三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七男惕為彭王
五年封第六子潤為鄂王
六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八男惴為棣王
八年封第七子洽為懷王第八子汭為昭王第九子汶為康王
十一年封第十子灌為衛王第十一子瀍為廣王
十四年封憲宗子憺為信王

咸通三年封長子俗為魏王第二子侹為涼王第三子倍為蜀
王四子侃為威王初封郡王封憲宗子情為榮王
八年封順宗第二十二子緝為蘄王
十三年封第六子保為吉王第八子倚為睦王
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長子震為建王
光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第二子陞為益王
乾寧元年十月十八日封第二子祁為棣王第三子禊為虔王
第四子禋為沂王第五子禕為遂王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封第六子祕為景王第七子祺為校王
光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封第八子禎為雅王第十子祥為瓊
王

封建雜錄上

正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字內晏清思以致理謂公卿
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
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
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
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分
封裂土之製禮部侍郎李伯藥論曰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
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
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
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
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
籙締搆遇興王之運殷憂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
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存情揖讓守
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
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罷猶存斯則龜鼎運祚已懸定於
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
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
異禹湯維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
問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
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為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
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
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
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鑿船求劒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

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惧覇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
授不悞望夷之釁未甚昇涎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申鄂之
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
之後王室寖微自藩屏仇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
寡疆埸彼此干侵戈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髮崤陵之師隻輪不
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然云嗣王委其
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而設官分
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剌舉分竹何代無人至
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
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
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
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

增淫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台
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
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
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
代及用賢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
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
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
哀平之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
一言蔽焉陛下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
國而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勗華既往至公之
道斯革請待琢琱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

論封建表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卿士議
欲封建既合事宜實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
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
云凋弊之後人稀土曠封建之事蓋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
失其中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
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
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
陛下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寮皆一省選用法令之
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
狂狡絶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
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
恭齊桓有名陵之舉諸呂搆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

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扞
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
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
特時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
蒙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
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
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有事未暇其未可二也
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
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
若並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
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
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

聖人舉事責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蒭蕘之議惟明主擇焉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所脩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為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絶之則子文之理猶在正欲留之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曰設百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于致理崇其賢戚志在于無疆者也今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理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矣已有詔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列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涼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元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壽州刺史舒王元明鄧州刺史鄧王元恪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恭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惲揚州都督越王正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

乃聞平早稱才藝並爵崇土宇寵燕車服誠孝之心無忘于造次風政之譽克著于暮月宜冠藩垣胙以休命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孫世世承襲

封建雜録下　封諸岳瀆　議釋教上

封建雜録下

正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越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李靖為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高士廉為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趙郡王孝恭為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光禄大夫李勣為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為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弘基

為郎州刺史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為澧州刺史改
封鄖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于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于
于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
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
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
策名運始功參締御名即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
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
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
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
以封功臣古今之通議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久藩翰
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
强公以土宇邪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

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永傳
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從羣臣之小議
挫為國之大體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
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于后氏社稷絕而復存之由在于
取順而難逆絕欲奪之原在于單弱而無所憚此即事之明驗
也百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
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
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家嫡安父子之分使不
相猜夫豈屏藩王室而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于永
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則責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
則從化從化之行因于封建封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而禮
殺禮殺然後可宣化教宣化教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

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故廣其澤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國邑空封官寮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二十二日勅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剖土分疆雜用相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比之造制道高前列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蕃息遇一不善閭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天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慈已降取為準的封立諸王使各有國土年尚幼小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餐和梁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詳察焉上深納之大足元年二月巂州人蠻安恒上疏曰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百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于事未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從今年尚幼

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
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嚮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韋玄正為上洛郡王左拾遺
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
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
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而知不可史官執
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憚改成命
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沖謙之德
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制其
王爵乃率羣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于有德
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
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
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木衰木衰則金盛天地
之氣運必順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
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
變變之則霜露不時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四海內分崩天歷之重
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
有功于四海有德于蒸人自則天皇后臨御帝問明目達聰躬
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惑睿哲名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士
寶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弟咸預封建十餘年
間寶亦榮極于時國家藩屏豈得並封物不兩盛時使然也今
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兩盛
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

皇階及正天命維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住者既加茅土死者
仍進賦邑萬夫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未有斯理帝王
之道寔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歷數乎
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窃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
有損何則處之未得所居之寔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
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私情
之小愛上崇經邦之要外制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等
諸王並遭非命枉被誅戮今遺孤餘緒雖罕有聞者繼絶興亡
義無或闕伏望謀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土並列于朝豈不
不固宗社之本凡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
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既為
唐臣實為唐計伏乞睿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為郡
王懿宗等為國公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勅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
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各罷殊
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
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岳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于四瀆封嵩山
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嶽天中王可尊
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復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八

月二十日封華嶽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二月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王公一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萬物阜
成雲雨極其潤上帝攸宅震(宸)區是仰且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
中嶽等三方典禮尊崇未齊名秩永言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
封為中天王南嶽封為司天王北嶽(神)封為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蓋同利
物崇號聽及(所)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庶從加
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為靈源公(江瀆封為通源公)齊瀆封為清源公淮瀆封
為長源公仍令所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玄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

諸嶽並(外)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為廣德公(王)南海為廣利公(王)西海為
廣潤公(王)北海為廣澤公(王)封沂山為安東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
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鑿(鑿)卯無閭山為廣寧公
上元二年十月改封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勅)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
嶽故事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勅北嶽宜改為鎮嶽(宗)避穆宗諱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勅如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山興雲即
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佗至竟不沾霑(霑)況茲山北面關廷日當
顧矚修其望祀寵數(數)宜及今聞都無祀字炭(嶽)谷湫却在命祀終
南山未備禮秩湫為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關于興雲致雨之

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先宣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
仰日以聞然命有司即特建立其年九月勅終南山宜封為廣
惠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准去年十月六日勅終南山封廣惠公冊命
訖宜准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
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事並令本州府脩其祀文所司
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勅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勅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草湖君為
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祖付羣官
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
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
終于奉上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
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
獄所設正謂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卿
獨不悟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遵尚其道皆是
邪僻小人摸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于百姓無補于國
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跡
留京師寺三所觀三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
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正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令
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

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輿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云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教亦不道須人日到叅議

顯慶二年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皆忘豈自遵崇然後為法周孔之教異教同歸弃禮悖德朕所不取與夫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尊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數褻倫典自今已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

至開元二年閏三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庶能正此頹弊

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因為姦濫富户强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損污精藍且佛不在遠于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外壞正法上乃令有司精加銓擇天下僧尼僞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大歷十三年四月勅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久遠空門不

行五濁比邱但行麁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教滅其亦數
四或至坑教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也
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
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
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契在于王者已無用矣今明
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
益于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
耳臣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
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道也今天下僧尼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下
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寔可知陛下日旰憂勤
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

輸絹四疋尼及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
有才智者令入仕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
臣切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國之賦寔
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生五十歲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
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
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斯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
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千年
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命中使領禁兵與僧
徒迎護至京上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
王公士庶瞻禮舍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燒頂灼臂而云

供養者又有開肆惡子不苦焚燔之痛請譎言供養而竊其肌膚由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于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京師僧于鳳翔迎取佛骨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迎送供養臣雖至愚人之心為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亂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

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
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賤微于佛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傚傚惟
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鑽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
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
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
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
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除去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臣竊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
天下之疑絶萬代之惑使天下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
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上怒甚間一日出以示宰臣將加重法
裴度崔羣對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其非內懷忠懇不
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
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乖誕
也愈為人臣而敢爾狂忽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至于國戚亦
以罪愈為人臣戒而給事中崔植泊諸諫官皆上疏論救不納遂
貶潮州刺史

會昌六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法寖
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國風

而漸不覺以至于誘惑人心而衆益迷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木土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移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餒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得蚕而衣待農而食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名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正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行滋多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叶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從所陳懲千古之蠹原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千六萬餘人收克兩稅户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户十五萬人隸僧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數勒大秦穆護拔二萬餘人違俗不雜中華之風于戲前古未行已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情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雘無用之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為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嘉慶己巳八月廿三日校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準累年赦文及別勅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羣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度廣僧尼興作勞人實竭力物近日天下州府未諭聖心建置漸多剃度彌廣相尚以日繫時臣恐黎甿因茲受弊臣職思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小蠹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見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拯濟為業國家弘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隨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寔當職分但須

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今後應諸州準元勅置外寺如有勝地名山古蹤靈跡宜可留情為衆所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却仍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商旅輻湊願依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州下抽三五人住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憩留亦任因依舊基却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自發心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抑斂鄉閭此外更不得輒有起建如引別勅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源皆緣私度本敕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建如可容姦必在禁絶犯者準元勅科斷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上文牒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闕即仰本州集律僧衆同議揀擇聰敏有道性已經脩鍊可以傳習參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為限若惟求長老即難奉律儀制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有志行堅精願尋師訪道遊歷但有本州公驗即任遠近遊行在所關防切宜覺察不使真偽相雜藏庇姦人制可

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于朝政左散騎常侍蕭倣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帝王之風以仁義為本如佛者尚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正觀中高祖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萬上言度僧以資福寺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在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此哲王之心安可及是哉陛六年尚書右丞李蔚上疏諫曰臣聞孔邱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諫誠以事求師古辭貴達誠情陛下自纘圖丕克崇佛事臣畧採本朝名臣啓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

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幸替否諫曰自夏以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費六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今三時之月穿池沼損命也殫府庫損人也廣殿守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時言未嘗不廢卷痛息其言不行也伏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啟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西京

開業寺豐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為尼明照廢宮置証果寺正觀九年廢寺立為高祖別廟號靜安宮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勅廢宮立開業寺其宮中今內人移就獻陵

會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義師入關太宗頒兵于此武德元年因置為寺

崇義寺　長壽坊本隋延陵公于銓宅武德三年桂陽公主為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五子智雲在京為留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王因此立寺

興聖寺　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正觀元年立為尼寺

龍興寺　頒政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為並光寺神龍元年二月改名

興福寺　修德坊本王君廓宅正觀八年太宗為太穆皇后

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公主居
住正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為寺
慈恩寺　晉昌坊隋無漏寺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高祖春在宮為文德皇后立為寺故以慈恩為名寺內浮圖
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青龍寺　新昌坊本隋靈感寺龍朔二年新城公主奏立為
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靜安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尼寺高祖
崩後改為宮以為別廟後又為寺
資聖寺　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文德皇后
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

招福寺　崇儀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隋正覺
慶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
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楊恭仁三年十二月改為魏國寺載初元年
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勑令掘得
石留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
薦福寺　開化坊半已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
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不欲姑與異居遂於園
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勑
為高宗造太后立為罔極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日賜額改為
薦福寺也

興唐寺　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勅太平公主為天后
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興唐寺
永壽寺　永樂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舊宅為寺
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通化門外大歷二年七月十九日内侍魚朝恩請以
城東莊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因折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看屋
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道正坊大歷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郎王縉捨
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

東京

龍興寺　寧仁坊正觀七年立為衆香寺至神龍元年二月改
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
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替鴻名窃未有安劒言是獻至如
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
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
古先帝代未之前聞況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
興雖有三朝而化侔一統況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
有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
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
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
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歷共叶神聽上
納之因降勅曰文叔之起泰陵少康之因陶政中興之號理異
于茲恩革前非以歸事寔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

下大唐中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天宮寺　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正觀六年立為寺
天女寺　敦業坊正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之
敬愛寺　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宮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
敬愛寺為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為佛授記寺其後
又改為敬愛寺
福先寺　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太原寺垂
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福先寺
長壽寺　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稱齒生髮變大赦改元仍置
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為寺開元二十四
年九月一日改為廣福寺

聖善寺　章善坊龍神元年二月立為中興二年中宗為武太
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寺內報慈閣中宗為韋后所立景龍三年
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
房計破百姓數十家監察御史宋務光上疏諫曰陛下孝思罔
極崇建明因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
場經營已足更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擠之憂富者無安堵
之所行非急切何至于斯以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復丁匠廢
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
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
可親戚而謝惟失姓百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
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諸俟農隙疏奏不納
安國寺　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恩寺後改

為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國寺
荷澤寺　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為武太后
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為荷澤寺其時于西京亦
立荷恩寺
奉國寺　修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太平公主
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為寺
招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立為安樂
寺韋氏誅改為景雲寺尋又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招成寺
花嚴寺　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為寺開元二十一年改為同德
唐興寺正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揔
元戎致茲明伐警牧登陴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
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
利招延勝寺望法蔵所振錫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
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為事
條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
子奢等為碑記銘功業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宗正卿李
百藥為碑銘破宋老生于莒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宗為碑
銘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為碑銘破王世
充於邙山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南為碑銘破竇建德于汜水
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師古為碑銘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
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銘已上並正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正觀五年為太穆皇
后故並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遂良諫曰

關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間衛士已上悉是陛
下牙爪陛下必欲乘釁滅遼若不役關中人不能濟事猶此言
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為公造寺唯欲早成其功雖云知顧
皆是催迫發遣豳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
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弘福寺僧云我義活蒼生
最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准禪定寺則大弘福寺自不可
大於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宜漸次修營三二年得成未
為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鶴
萬歲為稱寺以封岳非烟重輪為名各度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
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淨為本慈
悲為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故恒去已以全真
不為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
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
清淨豈大聖大神之乎臣以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
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
盛而國彌空信稱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圖晉臣以奉
佛取議梁主以捨身御名隧若以造寺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
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其不長
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
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
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

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
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來之仁罷營御名之直以給邊陲
是有湯武之功減不急之祿以名御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
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
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切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
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唯貧與善人耳將何
以作範乎將何以刀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
俗離朋黨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
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嘗欲填池
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令天下佛寺蓋無其數一寺堂
殿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
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陛下六合為家
萬邦作宗布慈悲于沙界樹功業于玄刼蜺旌寶蓋接影都畿
鳳剎龍宮相望都邑然釋氏真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
以布施伏願陛下廣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回營御名之資充疆
場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飢寒則如來慈悲
之化也經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臣謹按金剛
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是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者
臣所未諭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於梨園因問以時
政得失絳州刺史成玄琬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為主蓋欲
饒益萬姓濟牧羣生若乃遽宇珍臺層軒寶塔耗竭府庫勞役
生人惧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

膺洪化敢陳蘁蓺狂妄死罪中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務存農事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太琬之言伏希採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環麗大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運木石人牛不得廢人功害農事既非急時多恐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人力但學相誇麗豈關降伏身心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蟲虫在土種類是多每日殺傷動即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乘在生入極為損陛下豈不深思之

正元十三年四月勅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正元普濟寺

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十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之初有兩泉湧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恩名之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上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者亦宜毀除但國忌日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

其月又奏請兩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勅旨宜每街各留寺兩所僧每寺各留三十人

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准奏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先各留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置寺八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析如後兩所依前名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緣閒架數少取華陽寺連接充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準勅留西明寺請改為福壽寺莊嚴寺八所添置二所請依舊名額僧寺一所千聖寺尼寺一所興聖寺六所請改名僧寺五所仇度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福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謹定揀定添置及改名額分析如前勅旨宜依

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敝無損為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街更宜添置寺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二所尼寺仍每寺度五十人益荊揚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各添置一所並充僧寺合度三十人諸道管內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人五臺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便令修飾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幾限約并諸

條流並準

會昌六年五月五日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許度僧尼任持營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臣子皆願奔走處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令兩畿及州府長吏與審度選有道行為州縣所稱信者不得容隱兇惡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長吏精加揀擇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後建置為便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勅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今邊事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伏以釋門之教本貴正真奉之精嚴則人用加敬今諸州府寺宇新添功悉未畢百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併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請置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明曉示待一切畢後或有去州府遠處大縣即許量事建置一所其餘村坊不在更置佛堂蘭若限制可

燃燈

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陀請夜開城門然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曰竊惟陛下敬授唐政業業兼戒蓋天下為心深戒安危之理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鋪果日兼夜臣恐竊所未喻且臣卜其蓋未卜其夜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路羅伎坐於中宵陛下反樸復古宵衣旰食不於細行且非聖治所宜臣以為不可一也詎何異夜伐鼓逐暴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寔封四伯戶臣王溥纂

像　僧道立位　雜錄　僧尼所隸

燃燈　病坊　僧籍　大泰寺

摩尼寺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一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遇宮闕功不使鬼必役于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奏恒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道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

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閭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
皆託佛法詮誤生人里閈動有經坊闌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
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
凡有幾萬且一夫不耕猶受其獘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思
惟實所悲痛令之大像若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
力一旦有難將誰救之
大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王法慈敏菩薩護持
養無煩更有修營窮見白司馬坂欲造大像雖稅非戶口錢出
唯擬饒益衆生亦要營土木殿堂佛處處皆有見在足堪供
僧尼不得州縣私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但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饑粮亦有賣舍貼田以
供王役伏聞造像之錢見有乙千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

窮人與一千自然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獘省勞役之
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
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垂九霄之澤收萬姓之心聞此恩
造誰不感悅長安四年十月九日勑大像宜于白司馬坂造為
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監察御史張廷
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
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
如來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裝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于天
下矣蓋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
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
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
佛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夫之力窮山之木

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于殫勞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維理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盡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造事殷土木或開發磅礴峻築階陛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碾壓虫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慜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飰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慜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伏惟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作色布施不作聲香味蠲法布施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量思矣何必勤勤于住相凋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帝從其言即停作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以為壽上使謂曰有為功德吾不欲吾為久矣舁而還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此下接寫僧道主位以下主客為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及當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為鴻臚寺亦未允當又據六典掌朝貢之國七十餘番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西衛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雜録

正觀二年五月十九日勅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為恒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勅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弊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齋者皆依州縣陳牒牒等觀後依數所去二十九日勅佛教者在乎清淨存乎利益令令兩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如聞坊巷之内開舖寫經公然鑄佛自今已後村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亦宜準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勅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階院宜入寺大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朕先知僧徒至獎故先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鍾磬等委諸道鑄事具錢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象並限勅到一月内送官如違此限並準盜鉄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京城及畿

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折寺已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準舊條處分勅旨宜依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鉄像望令所在銷為農器鎗石之像望令銷付度支勅旨依六年八月勅準今年五月三日敕書節文如緣修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銅銀鉄及寶玉等如有犯衣冠録名聞奏 此下接燃燈等條

僧道立位

正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公私齋會及叅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已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已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務就宗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聞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

合係屬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就山林別為蘭若亦聚衆公然來往妄說生緣輒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尊崇道教　觀　雜記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伏以至道

沖虛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
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
科罪仍書中下考勅旨宜依五月上旬玄元皇帝降于
分送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
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
尹喜臺而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廟于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
於積善坊臨淄舊邸廟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抵石為玄元皇
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又于太白山為玄宗聖容侍立于玄
甫陳希烈之狀甫又改刻石為楊國忠代焉至德中克復
上都盡毀之其年二月二十日勅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自今已後每有添新先獻玄元廟其緣告享所奏樂宜令所司
詳定奏聞并差宗正寺官一員及差戶洒掃兩京崇玄學各置
博士助教一員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國子學例每祠享所齋
即便以學生充當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玄學生等
准開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玄
冲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為洞靈
真經准請條補崇玄學生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
近令諸觀寺尋訪道士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寔難成并充玄
通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
付所司各寫千卷較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
京崇玄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令各崇玄學生望且准開元二
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其洞靈真經請業成後准試從之六
月勅大道先于兩儀天地生于萬物是以賢哲之後咸竭其誠
令後應緣國家制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

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九月二十五日勅西京玄元廟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況惟帝號豈可名宮其在京玄元宮宜改為太清宮東都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為紫極宮　二年二月勅兩京玄元宮及道院等宜委崇玄館太學士都檢校務在精修勿令喧雜仍不更隸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三月十一日勅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無取于尚幽情實緣于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理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昭格宜改用卯時以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勅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及新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永為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以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
正元元年正月二日勅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軰以賜興唐觀
長慶二年五月勅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在入道其度人經情願以黃庭經代

之亦著聽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
今年十月內試畢
寶歷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時主
役于御院忽于院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道真
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惧領役人修之其處
已隘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
神告默不敢告展轉傳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以事上聞
上既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于馬前
蹈舞稱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
公權書石于實井之上以表神異名曰聖瑞感應記乃賜翦緋
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勅玄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寶二年勅
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今
太清宮荐告皆用朝謁之儀即降誕昌辰理難停廢宜改為降
聖神節休假百官度表賀謀之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內于三殿造九天壇道
令上食供食駕幸三殿九天壇道場受籙其月右拾遺王哲進
狀請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
其月右補闕劉彥謀又上疏求仙事貶河南府士曹參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為歸道門兩街都教授博士時武
學神仙歸真承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
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勅取東都弘聖寺改修太微宮其年十月勅傳度道
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玄靜可加銀青光祿大夫充元館學士
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玄元館真容即欲移就玄
宗正像便合從遷伏以聖祖尊榮嚴奉須備移動之日宜擇良
辰伏乞天恩降勅有司擇日奉勅宜令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玄皇帝聖容
玄宗肅宗玉真容今已就位望差右散騎常侍裴泰章充使薛
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玄靜奏皇帝十月十五
日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勅旨從
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都玄表請謚通玄先生

觀

京龍興觀　崇敎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
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臺觀神龍元年又改
為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改為龍興觀
昊天觀　全一坊地正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二十四
日為太宗追福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宗題
東明觀　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弘道觀　畫一坊地本修仁坊舊有隋國子
軍麥鈇道宅顯慶二年盡併一坊為雍王第王升儲後永隆元
年八月立為觀
崇福觀　頒政坊本楊士遠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
為母度太平公主為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宮垂拱三年改為
魏國觀載初元年為崇福觀
太平觀　太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頒政坊
宅為太平觀尋移于此公主居之時頒政坊觀改為太清觀

光天觀　務本坊本司空房玄齡宅景龍二年閏九月十三日
韋庶人立為觀名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為景雲女冠觀天寶八
年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年改為光天觀
景雲觀　脩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為翊聖觀景雲元年改
名景雲觀景龍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順上疏曰伏準去年
閏九月十三日
勅宜於兩京及荊揚益蒲等州各置景龍翊聖等觀圖樣內出
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有起率記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
為役凡几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據元勅重人遵道
式稽先氏無為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日短至可
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藪天害昆虫既違順時之宜且非好
生之義夫修建塔廟不在朝夕務茲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
所聞有妨農要伏望天恩重申前勅使移此功力或勤播殖待
及有秋式遵撰日又諸州申請欲用當處官錢既違成規亦不
可允
景龍觀　崇仁坊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衛神龍元年
併為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仍以中宗年號為名
福唐觀　崇寧坊新本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
主子武仙官出家為道士立為觀
金仙觀　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第八女西
封金仙所造觀至正德元年四月十四日為公主改
便以金仙為名
玉真觀　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宅武后時
為崇先寺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為第九女昌隆公主立為觀
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觀便以玉真為名諫議大
夫寧悌原曰臣觀老尚虛無釋崇寂滅義極幽玄之旨思遊通

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靜慮玄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教其有鬻敗先覺說飾浮言以複殿為經坊則層臺為道法皆無功于玄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放前先朝殷鑒非遠咸耳目所接黎元憤咎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詔報之誠有妨於天旨而社稷之計難踰于安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為服福則靡効于先朝樹怨則取謗于天下又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緇黃之衆更為建立罕見其宜後請收其弊未遠上覽善之

諫曰陛下為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季夏之辰與土功犯時欲益反何功德之有焉況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携投竄無所剔椽發瓦吁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搖搖衆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心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勑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

吏部員外郎崔涖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為七聖崇福下為萬邦作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崇者乎無置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修福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非直古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可然則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虫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暑之月

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則必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衷獎勸阻矣昆虫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灾變生灾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為痁癘則必多夭枉多夭枉則人情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財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六者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傳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所以順于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言宮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四伐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將欲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正而修裁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離異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窃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不安寧非慮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時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從臣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應神理須然用厭机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恩養人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今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為灾

中書舍人裴漼上疏曰臣按禮記春秋月令曰無聚大衆無起

大役不可與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戾役使不時則人加疾
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
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降陛下雖降哀矜之旨雨都仍有寺觀
之作時旱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丁壯就功之日
何益聖德此臣窃為陛下不取也況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
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曰我好靜而人
自我正我無事而人自富又曰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
難理以其上之有為此皆抱素守真薄己厚物輕稅節用清淨
無為之旨也今欲困人病國峻宇雕墻思竭班輸飾窮壯麗以
希至道其可得乎次有駕鶴登天驂龍上漢玉京金闕自建于
神功紫府清都不資于人力廣為廊廡又何益哉近古修黃老
術者漢之文景豈造觀乎寡欲清心愛人省費此得之矣臣伏
見勅停西觀以救農時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攝又太
清觀內所費不停諸觀修營見將錢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
用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職守敢忘寧寢竊
懷正族弟詹事府司直維金冼謂懷正曰兄伍極台衮當思獻
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
所瞻仰懷正不能對及尹思正為匠作大匠懷正調發夫匠思
正減之懷正大怒思正曰公盛興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諧
輒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杜門不出
上聞特令視事及懷正被誅代懷正為御史大夫
咸宣觀　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肅明
皇后廟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九月八日勅肅明
皇后前于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日肅明皇后祔入太

廟遂為道士觀寶歷元年五月以咸宣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縣神龍元年都玄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縣廢遂為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七月改為都玄觀

安國觀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元年睿宗在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十月立為觀仍以本行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

玄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之日而土木功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不時

作南門勞人興役伏望陛下降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正觀故事且正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作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出家修道不叅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夫尊欲無無營不虛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伏願陛下以兩觀之財為公主代貧之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于前朝矣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制為金仙玉真出家造造兩觀宜得其觀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煩將為公主所置其造兩觀報先慈也外議不識朕意書奏頻司令寶懷正撿校所有財物兎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掌

朕別更創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修營公私無損若有干誤當
寘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臣窃計即時庫物如比日常用
備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功土木所料動支鉅萬空竭之
必不支一世矣今所造觀寺者蓋謂為善修德將禳以害延祥
也以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修德有異于是昔殷太戊時桑穀
合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于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
德太戊惧早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
桑穀自枯死殷道中興此起超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禍當君躬雖然可移于宰臣曰宰相所與
理國家也無宰相誰乃為之為理乎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寡人
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曰歲飢人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人誰
以我為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
舍行七星一星當一年三十一年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人發
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行至公于萬姓不狥于私已任
忠直退諂諛輕其賦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灾不
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命崇棟宇于空祠適足為妨名至
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精善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
荊朏亦出道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
之士無不由荊公之門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
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
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與善
寺以鎮之
三洞觀　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正觀二十三年
朱崇坊移換于此

清虛觀　豐邑坊開皇七年隋文帝為道士呂師辟穀鍊氣故以清虛為之名

天長觀　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隋文帝為秦孝王後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改為天長觀

五通觀　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能役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順開府桂國辭不受常咨謀軍國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通為名旌其神異也號曰焦天師

崇真觀　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有敕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宮乘雲合造門屋樓臺蓮花殿精思堂屋拆甘泉殿造老君殿

昭成觀　頒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中為太平公主置太清觀尋移于大業坊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立此名

九華觀　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其地本左光禄大夫李安遠宅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軍李思順宅

玉芝觀　延福坊本越王正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捨宅為新都寺廢為郯王府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觀

新昌觀　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東都太平公宅其後勅賜西都護郭虔瓘令愬並為觀號華封

玄真觀　崇仁坊半以東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左金吾衛
神龍中為長平公主宅又吞人數十主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
綺閣驚絶一時韋氏敗後公主隨夫外住遂奏為景龍觀初欲
出賣官估木二十萬山池仍不為數天寶十三載改為玄真觀
福祥觀　布政坊本興信公主宅賣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其後
入官大歷十二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
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献帥徒三百人脩唐興觀賜錢十
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為行幸之所是日
又命以内庫絹千疋茶千斤為興唐觀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
宅錢五十萬
雜穀千石充修齋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勅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及白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内人奉天宮
置一道士觀芳桂萬全等各為僧寺各以舊官為名
其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尊像于老君廟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勅王公以下不得輙奏請將莊宅置寺
觀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馬承正上言今五岳神祠山
林之神非正直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在其職
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免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
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戒朕嘗精意久矣
而物未蒙福今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

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
並宜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勅每年春季鎮金龍玉殿功德事畢合
獻投山水龍壁出日宜差散官給馹送合投州縣便取當處送
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勅諸州玄元皇帝廟自今已後每年
二月降生日宜准都福唐觀例一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開元為
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主李昭宗奏本觀先是清都
觀勅改為開元觀屬玄元降符陛下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
字今日崇便合兼天寶之名其額望請改為大唐開元天寶之
觀勅依其天下諸州開元觀並加天寶寺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觀寺准
式以同華等八十二州鄜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國忌日各就龍
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
舊觀寺為定惟千秋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餘依
至正元五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黃奏當州不在行香之
數伏乞同衢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
並宜准此仍為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開元觀安置其
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本州府寫貌分
送安置至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
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敕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所著書為

南華真經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下更討論奏聞至其
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
請號通虛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其莊子
文子列子庚桑子並望隨號稱從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親祠玄元皇帝廟追尊玄元皇帝父及周
上御史大夫敬復為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捨舊稽
宅為千秋觀至七年八月十五日勅兩京及諸郡所有千秋觀寺
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坟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南華真人
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集音義等書以宜道德經在諸經之
首南華等經不須編列子書
五年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祖玄元
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請四月八日佛生日唯令
休暇一日從之
七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太天師冊贈太師梁正白先生陶弘景
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雖考言比
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序經跡親授受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德一之
尊宜于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
右其年八月二十日司空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恒式至
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勅道士女冠宜依前屬司封
正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閻寀上言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遺營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仝隸左右街坊德使自是祠部司

封不復関奏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之本雕墻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備為科制修例聞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士侯道華上昇詔改所居道淨院為昇仙院仍賜帛百疋以飾房廊

八年八月勅改望仙臺為立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於大明宮築臺號曰望仙及上即位殺道士趙歸真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論立罷修營遂改為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齎詔就羅浮山迎道士軒轅集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延傑上疏極諫上謂宰臣崔慎由曰為朕言于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但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長生可致乎曰徽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施德周洽自然與天地合德何必別求長生耶上深嘉美之

官號

侍中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侍中

隋為納言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二年三月十日改為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納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侍中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監五年九月六日改為侍中天寶二年二月二十日改為左相正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改為侍中舊是三品大歷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為正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為內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臺右相至咸亨年改為中書令開元年為紫微令五年為中書令天寶二年為右相至德二年為中書令

舊制宰相常為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皆知門下事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其政事堂令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至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正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

正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參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秘書監參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戴胄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並平章國計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小瘳每三日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參議政事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劉洎除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年高士廉除開府儀同三司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師除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大舉等各守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初上欲用大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謂參知政事崔知温曰大舉等

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以平章事為名稱十二月劉濟賢除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加平章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懷正除尚書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劉幽求中書舍人參議機務

藉氏駁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雜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尚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乘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令之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與延英殿內沃朕虛心

大和四年六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勳封如故度勳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時上將去相印而又惜之故有此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正觀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卷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此事何如德彝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御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

案求疵則太為煩碎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何不更執論淹曰
臣荷重寄唯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義所執亦是大體
臣伏詳其議更先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之七年
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多齎金銀錢帛將歷
諸國市馬侍中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立
便歷諸國市馬彼必謂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
不甚懷恩不得立為深恐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願使彼安
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八年蜀王妃父楊譽
在省兢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與奪其子為千
牛于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
肯斷決淹歷歲年上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
難即令杖二百解所任官侍中魏徵進曰仁方既是職司能為
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
起後必悔之將无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唯陛下一人先倫不
虞國家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欲自毀隄防臣窃思度未見
其可上曰誠如公言向者寔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玄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少
監豆德素問北門近来更有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玄齡等
曰卿知南衙事我北門小營造何妨事玄齡等拜謝特進魏
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等既任大
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
未改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所
為不是雖營造當奏罷之此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齡等不識
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上深然之二十年太宗于寢殿側置

一令太子居之絶不令往東宮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褚遂良諫曰聞文王問安三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就于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愛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體人間之燕事識君臣之大道況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寔深乖關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元暢經籍之設篾如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馥于天下則微臣雖死猶生年上從之總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盧伽逸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正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你娑婆寐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僧既有異術徵永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欲歸罪于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攝理國政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至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王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无疑則

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
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亨為西朋
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進諫曰臣聞禮所示童子元誑
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
功讓美相視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遍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
无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
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命止
之
天授二年太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澇乞假還上臨軒曰
情有所切特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而言曰聞君人者當
深視高居黈纊塞耳唯生殺之柄不以假人至于簿書期會之

間則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
判以其漸貴所致況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一丞簿事耳若特降
一勅則效者相尋胄子三千凡須幾勅為恩不普聚怨方深若
聖旨弘慈不欲違願請降明制一以論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
聞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陽人王慶適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
太子則天命內史李昭德詰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曰承嗣
陛下之姪又為親王不宜處机衡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
之間猶有篡奪況姑姪乎臣又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
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者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
為萬代計天子之子續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顧托而有天下若
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常召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

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辟務不敢以煩聖覽
聖歷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
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蓂夭以過
也鳳閣侍郎杜景倫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
之即為災春秋云冬夭惡陽夏夭伏陰春夭凄風夏夭苦雨今
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
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
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戚分懼不全請計于天官侍郎
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于天下罕有全者唯有
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敢
謀易之兄弟泣涕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
武氏諸王殊非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
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解易既知頊之謀乃召問頊頊
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于陛下當有所主上意乃追
宗焉其事密　王命中廑宗乃發明遂追贈頊為御史大夫制
詞云　絶人謀未緝首陳反正之議創祈天之本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常于內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
霸子等數人博于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估賤類不合叅
登此筵乃頊左右逐出之時坐者失色陸元方退而告人曰向
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為之寒心此真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卧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鸞臺侍
郎知政事崔玄暐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
至于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入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景龍三年九月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許
獻食名曰燒尾瓌因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
燒尾豈不善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
物令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
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至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
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
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今既請皇
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
若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
御等為朕備之中書侍郎張說進曰此是讒人詭計搖動東宮
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窺窬望絕姚元之曰如說之

言社稷之計上大悅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月上吝中書令韋
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可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
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
稱願陛下无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
也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為皇太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
號又令別進一佳名者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奏曰七子均
養百王至仁令若同等別對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
言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
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今並同進更不別封
上彰覆載无偏之德上稱嘆久之二十一年范陽節度使張守
珪使安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廷曰亂幽
州者此胡人也及祿山為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

批曰穰苴平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
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白衣展効九齡執請
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玄宗至
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就曲江祭酹之至建中元年十
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覩未萌追贈司徒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父子儀年
老久掌兵權其下裨將皆以崇貴慮子儀一旦　而難相統
攝遂罷子儀儀而命懷光等分統其衆論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軍
十餘年權傾中外上初即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慎其生變祐甫
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
李正己畏懼上威德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復慮以他
計逗遛如止之又未有其詞顧問祐甫進曰正己多譎詐誠如
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軍人且遣
深荷聖慈又令外方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
心畏服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復正觀開元之太
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
縱下御史當千於內省于是宰相張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
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正觀二年三月太宗侍臣
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
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
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敎化之本既
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貴在防微頃

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崔鷗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壞
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亢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詔書曰惟闘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誣叛以上同自首
法並准決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息縱事非叛逆奴寔奸
宄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永正將相之功莫大乎
子儀人臣之位莫高于尚父身歿未幾墳土僅乾兩塔前以當
辜趙縱今又下獄詵令縱寔抵法非告非奴總經數旬連罪二
塔録勳念舊或猶可容況在童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群賊大
用武臣雖見寵于當時恐怠望于他日太宗之典尚在陛下明
詔行之一朝背違不與衆守于教化恐失于刑法恐頗所益惡
元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臣弼斯事
体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于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

而已當千殺之鑑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回與諸相對訖
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賞唯旌善懲惡未有區
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貶臣節韋皋名位最卑特建忠義
請令韋皋代少游則天下昭然知逆順之理上從之復出諸相
李勉盧翰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續至揖從一附耳語退諸相
各歸閤從一詰復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来所奏便進擬
来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来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而
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陳事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
廷每事上合與公卿同議今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
在合同商量故獨避之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无爽但恐漫以
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奏之上寢不悦復之言先是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役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皐先知隴州以隴之叛卒數百人拒此故復請行勸懲之命焉

正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為帶有一銙誤墜地壞焉工者六人私以錢數萬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銙相埒矣及獻上即指其所補者曰此銙光彩何不相類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於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責其欺用伏詔至中書宰相柳渾執奏曰陛下若使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況玉工之罪或未詳審只緣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傷和氣容臣條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以壞玉者以誤傷乘輿罷服杖六十餘五人並釋之以聞詔可其奏先韓滉自浙西入覲上盧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鹽鉄勾官吏贓罰鉏豪強薦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无暇无敢枝梧者滉常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惡其專權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狷察為相不經年而罷況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日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滉感悟媿悔為霽震威焉渾判門下省吏曰當過官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吏紛擾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徼禄小邑主辦豈慮死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无退量者及渾珙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其日上御便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帥事與卿同歡焉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內更无蕃寇之患渾跪對曰五帝无誥誓三王无盟詛是知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豈可復行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今日會約臣切憂之李晟繼前曰臣

生邊城倫知蕃人動先詐偽今日之事誠如柳渾所憂上變色
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術英果亦有斯言乎渾晟咸頓
首俯伏遂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郤寧節度使韓遊瓌遣使叩閤
遠門奏云盟會不成將士覆沒上驚翌日臨軒慰勉渾曰卿文
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偽言成先覺自此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則連坐
舉主上許之俄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
不得寔才今後卿等宜自選擇贄曰今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
華選孰肯狥私妄舉以傷名取利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
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
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即將来
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
能擇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
頗甚上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以王叔
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
歸卧諸宰相方會食于中書故事百僚无敢通見者王叔文白
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執誼起迎就其舍語時杜佑高郢皆
停筯以待報云王嗣使索飯索飯常相公與之同食佑郢心知
不可畏而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索
馬徑歸不起叔文亦无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群議未決宰
臣杜黃裳堅請討已徐高文為行營節度使文珍為都監數月
崇
崇文无功黃裳奏曰往年討吳少誠于淮西韓全義兵敗緣當
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軍故也今日用兵與正元時

不異臣切陛下惜之若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諸相入賀上獨勞黃黨曰卿之功也黃黨自始經營討闢至于成功指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瀍黃黨謂曰若不盡命以劉瀍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征者甚衆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大驚及王師入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二年二月上謂宰臣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急于聽理或煩于親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黃黨對曰帝王之務在于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訟官吏能否本非一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次事見嗤前代諸葛亮伯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自省之亦下為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按省尚書疑事陳矯稱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正而已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之道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道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于理

上深然其言　十月淮西節度使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來朝覲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詐窮而反　三年十一月上問為治之要何先宰臣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灾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封曰臣切

觀自古聖賢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于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大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為天道助順繫于所行已見全德无媿屋漏故荅子路云邱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感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之也況于神明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于此寔難致福故堯舜之務惟求修已以安百姓管仲云義于人者知其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恣祈以遭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子之意為則百福俱臻矣上深嘉之　卷終

唐會要卷第五十二

識量下

識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謂宰臣曰神仙長生之說可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然道之所宗以玄元五千言為本按其文皆去華尚樸絕弃健羨以執柔見素為道少思寡欲為貴其言不死之說後代虛誕之徒假托聖賢之言為怪譎之論末流漸廣及秦始皇漢武帝志求長年延召方士於是有盧生韓生少君欒大之類售其欺詐以為禱祠神仙可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靈藥遂外匿不歸漢武以女妻方士欒大後亦無驗欒大竟坐腰斬此則前代帝皇惑於虛說著在

忠諫

前史其事甚明正觀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生之藥文皇帝頗信待之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慮為外夷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實為至誡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據宇宙之廣撫億兆之衆但當嚴恭夙夜務為理安則四海樂推無思求服天命所祐自知延長不可聽誘惑之虛說陛下春秋鼎盛方志昇平倘能深鑒流弊斥遠方士則百福自至坐臻永年伏願詳考古今以保至正天下幸甚　十

月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為檢校司徒充太原節度使初鍔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奏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以為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別宜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又續有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歷已來又有枝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大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從之

崔氏曰此乃不諳事故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今日出便不可止尤為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

六年上謂宰臣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絳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亦不敢專

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于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勝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叅之見聞用以剌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況近者風俗近巫成此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七年五月上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等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灾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李絳對曰臣一昨見浙西東及淮南奏狀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攜意惧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況天灾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必能覽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日近有兩輩御史至江淮推鞫令理當請遂不知言者之名伏望

明示典法推誠於人夫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濟其飢寒況可疑之耶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知言之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飢饉之境速蠲其賦　其年十一月救王稷家吉事奴付京兆府決一頓處死初奴告稷換其父鰥遺表隱沒所進錢物即令鞫其奴於內仗有發中使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宰臣裴度奏曰王鰥亡歿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十四年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必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无偏黨朕命李士集前代曖昧之事為謗畧每欲披閱以為鑒戒耳崔群對曰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

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
矇昧難辨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
孰敢行偽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寔天下幸甚
十五年十月上謂宰臣曰用兵者必有勝敗之道乎蕭悅對曰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仁討不仁義討
不義先務招懷不施掩襲古之明王之討叛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如救人於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輕動衆敵人結怨師
出无名非唯不勝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言
長慶元年穆宗謂宰臣曰前史稱文帝惜十家之産而罷露臺
又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
此乎宰臣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
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内彫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
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
風由是海内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
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谷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
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户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
丞相為富民侯皆漢史明徵固是實事且耕蠶之勤出自人力
用既无度何由以致富强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
比固當因文帝勤儉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開成三年文宗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宰相
楊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符讖之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
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
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

諸人事上又曰天后用人不有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楊
嗣復對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
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无事之日不如且
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
問新修開元至要敘置何如嗣復對曰臣昔未見陛下若欲傳
之子孫請付外參詳可否玄宗好遊畋或好聲色與正觀之政
不同故取舍須當方可流傳從之　四年文宗謂宰臣曰朕
在位十四年屬天下无事雖未至理平亦少有如今日也李珏
對曰邦國安危如人身四體平和之時長宜調養如恃安自忽
則疾患旋生朝廷當无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亂不作
矣　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
留後事上令宰臣議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
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貞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
宗尚不許繼襲令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進長慶中頗亦自
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令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
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上曰卿若用兵必剋
否德裕白劉稹所恃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
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
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其山東三
川委鎮魏出兵攻之至四年果平劉稹德裕以功兼太尉進封
衛國公
大中三年以戶部侍郎魏謇兼平章事中謝日奏曰臣无夔契
之才居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
切陛下未立東宮伊征人傳道以存儲貳之重因泣下宣宗感

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蓦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天祐元年四月初三傳張廷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汴滑節度朱全忠以延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延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忠諫

正觀元年太宗嘗閒居與侍中王珪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嬪人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耶珪曰臣聞于管仲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桓

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嬪人苟在左右臣窃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温彦博曰陛下為政若正觀之初則无憂于不理矣上曰朕其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正觀之初勵精思理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為善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志懷節儉无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上十五年於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玉珠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

之臣實深恥之
永嘉五年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疾不至
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
元勳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勣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勣上之
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
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及
入上謂長孫无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為甚皇后無亂息昭儀有
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
所娶伏事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
兒好新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未有愆過
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翌日又言之
遂良曰陛下必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
且昭儀經事先帝衆所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代之
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倘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
端自此始也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
鑊遂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
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
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即便廢出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
累有廢立非長久之計也願陛下為社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
良貶官瑗復上疏理之曰遂良竭志公家親承顧托一德无二
千古懍然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之矣无聞罪狀斥去朝廷上
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瑗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
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哀伏願違彼覆車救以往過不

納表請歸田里不許瑗又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后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日月並明則照臨四海如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簡擇況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于皇帝妲己傾覆于殷王前載之事殷鑒不遠詩云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如今不法後嗣何觀伏惟陛下詳之无為後人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于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荊棘生于關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合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敎名家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自古周文造周姒氏興閨睢之化百姓

蒙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中絕社稷淪傾有周之祟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何思此術為職且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一飢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食天下食公遺之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蚕妾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為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顧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依舊役丁為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令正課外无別徭役足為穩便

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

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得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皇有興娚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覆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參預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言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及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出入禁闥撓亂國政陛下又微行數幸其私第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又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弃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衆者殺今慧範之罪甚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斷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進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又聞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于嶺外黃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　程伯獻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叵猾豈能无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
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為河西節度奉河西軍資儲蓄萬
計遂令刑部員外郎張利正覆之有實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
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若非歷踐內外清貴之地
妙有德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
此官邪也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
常而陛下賞之金帛即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
寒士嫌之邪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臣荒鄙賤類陛下以
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
灌齊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恥之
元和六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恒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
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之所不
免故天子置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治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
於未亂銷亂於未萌主或有過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
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
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
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上曰
朕擢用卿等所欲興直言各宜盡心以匡不逮元以獲失為慮
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邽令裴寮之罪初寮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
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輩恃恩恣橫郡邑惧擾皆厚禮迎犒
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日方更其所至
是行恣下邽寮為令嫉其強暴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

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于延英懇救理之上怒不解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上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言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則當決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將欲內宴因是稍恢宮觀廣制度詔六軍使剏修麟德殿之名廓公費不足至有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於執政裴度從容上言曰陛下有將作內作營御名之役有司具存豈可使功臣破產修造上怒奉國輩漏洩令奉國致仕斥李文悅梁希逸歸私第俄釋不問其年十月杖殺五方使楊朝汶初有賈人張陟負五方息利錢微理經時不獲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訖悉囚捕重令償之其間或有不伏者即列栲棰之具于庭平人恐懼遂稱實負張陟錢互相牽引繫囚至數十百人中書門下御史臺皆為追捕又於陟家得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夫書跡遂追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家僮促期使納坦男不敢理盡以償訖徵其手記乃鄭滑節使盧群筆也群字載初既而坦男理其事五坊使曰此錢已上進不可得矣于是御史中丞蕭俛洎諫官累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宰臣裴度崔群因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裴度進曰小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上不悅及對罷上乃大悟合五坊使數人曰嚮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杖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

臣人事主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
度對曰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但
君子為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事外甚相佰
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事以辨之耳上良久曰他人有言
亦與卿等相佰豈亦辨之度等退相謂曰聖上今日所論君子
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旨以為難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為
辨之難則君子小人殫久當自區別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
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為臣事君之道上必往復詰問既盡理之
後則曰凡好事只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當須行
之勿空陳說而已宰臣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
下今日處分可為至言臣等敢不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
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亦願陛下无言之在行之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録見開元之初銳意求
理至十五六年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
群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
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繼以張嘉正李元紘杜暹
韓休張九齡皆效忠守政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于逸樂
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字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
上志而終之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
末為戒是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時有以謠刻欺蔽在相位者故
群以是諷焉長慶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正觀中致理昇
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啓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
宗臨御興復而一朝聲明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

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置丕業皆能
勵精太宗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正觀一朝四海寧
泰又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比為輔佐動皆直言事无
不理玄宗守之繼體嘗經天后朝危懼久遭艱危開元初得宋
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材公直動每推公又每進忠言
致君于道璟常自寫尚書无逸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
入觀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末因无逸圖壞
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奸臣用事希恩眷慾
實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
此事陳奏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
多伏願陛下以无逸為元龜天下幸甚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建別殿以新
謙遊及庀徒蘵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
資儉德以化天下況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已見在厄
木及工役之費田奉陵寢上嘉納焉

咸通八年懿宗命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中書侍郎監修
國史曹確執奏曰臣覽正觀故事太宗初官品令文武官共六
百四十三員顧謂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商工雜色之
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大和中文
宗欲以伶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捨遺寶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
史伏望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十一年同昌公
主薨懿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邵等用藥无效繫之獄
宗族連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召諫官令上疏官无敢言之者
瞻乃自上章極言帝怒貶為康州刺史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舉賢

委任

崇奬

雜録

正觀元年三月上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行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者取士於當時何代无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德彝慚而退三年太宗謂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正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皆宰相親故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

便為形迹古人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百讎嫌不能不舉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事宰相皆言其青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无罪必當理之不可捨也特進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正自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至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末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末為有罪審其清者死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實好善未篤臣窃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十五年太宗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唯在得賢才卿等既不能知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浇競之風丕奏曰恨其從父長犯逆為累耳則天曰苟有材幹何限徵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

人省

開元四年黃門監盧懷慎上疏曰臣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許推賢之志終未克申臣自染疾疹轉益危頓雖息雁之飛未為之志終莫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窃見廣州都督宋璟立性公直執心正固文學可以經務試畧可以佐時動惟直道不苟合聞朝野之說實為社稷之臣衛州刺史李朝隱操履堅正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鉄石之心

事上竭誠實盡大臣之節豫州刺史盧從愿清正謹慎理識周
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世
良臣比經任使有愆失所坐者小所乘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
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瞑目不遥厚恩
未報　殯之義不敢庶幾城郢之言思有聞薦謹令外生監察
御史鄭齊嬰奉表以聞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南河少尹崔祐甫代常袞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先是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阨塞官由
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倩
榮四方齎金帛者相屬於路綱紀大壞及載敗後楊綰尋卒常
袞當國杜絶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與匹夫等非詞賦
登科者莫得進用賄賂雖絶無所甄異而賢愚同滯及祐甫代
袞薦延推舉先復凝滯作相未逾年除吏八百員多稱允當上
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授人多涉親故也祐甫曰頻奉聖旨以
所任庶官必須詣其才行者臣粗相識即　若平生未相識
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在此上深然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于聽政然於決斷宰相韋處厚論奏曰陛下
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乃
中變若出自宸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議臣等何名執政
且裴度元勳舊德歷輔四朝陛下固親重實易直長厚忠事先
朝陛下固宜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委任

正觀元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狀論
事無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

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用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故也此人妄事毀謗上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尊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此于是流言師合于嶺外

上元二年張文瓘加特中或時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臣宰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即可奏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嘗謂中書令薛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自冬染疾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居私第享除大事必密訪以決焉

元和三年十一月上銳於為理既相且喜得人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録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嘗謂垍等曰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當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力匡救垍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宗社无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垍亦攻攻奉上每思敷奏伏引太宗朝勤聽覽以諷上上嘉納之自是延英議政書漏率下五六刻自正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端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脩位而已上在藩累月言事者煩以此為言上亦知非及永正監國群臣謁見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聞黄裳之言聳聽延納黄裳首建誅劉闢之策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平蜀蜀平而吉甫出鎮垍又繼之故自臨御迄于元和軍國

樞機盡歸之宰府由是咸理綱目用張焉
十二年八月時以討元濟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財殫力屈宰相三人唯裴度獨言賊可滅上病之因使三相俱以狀陳利害唯度獨不言利害唯請以身自楯戰明日延英對宰臣將出上獨止度謂曰卿必能行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為之動度又言賊已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即用度為淮西宣慰使但以彰義軍節度使韓洪故未為都統而度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理所

崇獎

總章二年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即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以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衆乃止

聖歷三年四月初三日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

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慼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曰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正兵部尚書張鋭等忠誠輔弼以致昇平褒德賞功先王制也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户自我禮賢為百代法仍令所司即令支給

二十年十二月為宰臣兼官者並兩給俸料

天寶五載六月三日敕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天寶十三年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居位旬日為夙恙所中優詔令就中書攝養每引於延英殿特許狀入及綰疾亟上

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又出內醫藥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臨終中使在門以函問馳報本上驚悼久之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樞前冊授令及未斂宰臣百官就第弔喪上令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太常初謚曰文正有詔改謚文簡

并百官並許迎送不須聞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家其實可食數人常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厨食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國政也不能辭位不宜辭祿食

正元十三年七月宰相盧邁請告四上表乞避位上命群臣問疾於私第

元和三年杜祐以去年春已乞致政上於舊臣極隆恩禮表請再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議政事是復以不逮為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

四年二月詔曰司徒兼中書令裴度盛有勳業累踐台衡比緣疾恙仍未謝上須加優異用示恩榮其本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給

其年宰臣楊嗣復累上表請退優詔不許尋又遣內官弓箭庫使張克已就第宣曰凡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義卿心以為知止朕却以為近名大臣進退須繫朕心不可因僭列之一言決然捨朕於理未當卿更思之明日朕開延英即便須參假候對卿若不　朕亦不坐及翌日惶處

朝謁上又慰安勉勵曰我未放卿馬得捨我其委重如此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祐為先禄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
日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匹錢五貫文以祐前後懇請休退遂
有優賜
長慶元年五月敕宰相裴度自今後不用早入以伏下赴中書
及候對

雜録

正觀元年五月二日敕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辭衆庶已上有
陳事者悉令封上朕將親覽焉
顯慶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任賢卿等用人多
作形迹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為美
説即使卿等兄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乾封三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
朝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乏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薦引即遭
罷謗以為朋黨況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
為緘默若陛下虚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誰毀
亦不能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
深然之

神功元年納言婁師德密薦狄仁傑除鸞臺侍郎平章事仁傑
不知師德之薦也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則天覺之
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
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知卿師德薦
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

際也
聖歷三年則天曰朕　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
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蒞事有聲則天謂仁傑曰卿奚內舉果
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狄仁傑舉賢仁傑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
雖老真宰相才也日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乃召為
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有未用也則天
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
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令武大摠管姚元之將赴鎮則
天命舉外内堪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
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五年則天嘗令宰臣
各舉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岑義

垂拱元年四月司門員外郎房先敏累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
陳訴太史竇味道請曰此是皇太后處分中書侍郎劉禕之謂
先敏曰緣坐官列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
推君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因謂侍臣曰夫為人臣之
體寔須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美事且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豈聞手足有疾移于腹背而得一體
安乎納言王德真奏曰昔戴至德雖先異行殊能為時所服然
其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此事逮其終沒
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斯也傳名萬代可不善歟
蘇氏駁曰謹按房先敏通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長史除司
門員外郎聖歷二年四月改冑州長史比垂拱元年在後
十四年矣竇劉二相昇出年月即同且稱皇太后非通天

二年之事明矣先敏又不曾在衛州司馬恐是別人前史誤耳

景龍元年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伏見正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近來勢要親識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崇伏望降明敕令宰臣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當家內外緦麻已上見任京兆官九品已上者精加簡擇每家量留一兩人在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

開元九年四月侍中源乾曜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又三士多在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之

十三年正月國子祭酒楊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顯著質性正庶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于財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寧行營聞綰拜相音樂咸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省（損）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

建中三年正月詔曰古者天子不修下人羅其禍則內府損服御太減常膳以克貴朕德信不著姦臣不判命兩河之間兵革未戢那道疲於徵斂百姓失業不得農桑朕是以對案輟食私自貶損其供常膳有司宜省之太子諸王已下食物亦各節其數于是宰臣上言堂廚錢并百官月俸各請三分省一

四年常袞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政事堂舊有後門蓋宰相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欲自尊大乃塞其門以絕往來

正元九年七月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

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
司門白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東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
日更秉筆迭以應事
十一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進上書六議憬初為尚
書左丞甚有稱望時宰相竇參惡其不附已將加黜貶德宗不
從及參逐以憬與陸贄同為宰相深於理道論議多正時裴延
齡傾巧特承恩幸頗欲中傷良善憬每為保護而清正守約德
宗尤器重之嘗於延英獨對開陳大體以任賢尚書為本至是
又上審官六議上甚嘉納之
十二年八月賈耽私共絶宰相班中使出名主書承旨
永正元年八月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守本官平章事時滑渙猶
干大柄宰臣等漠然不測遂與渙狎及餘慶當國復以胥吏畜

之時論歸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謂宰臣曰當今之政何者為急李吉甫對曰
為政所重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致於政理然國以人
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寔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
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蠹寔甚由是而言觀察刺
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
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涉
以藩部自
然非才
亦然非慎擇加以更代勿遽人无安志迎逆之
費財耗不供此最為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能以
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无苟且之心矣上深納之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
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

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三年七月以御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宣示
宰臣李藩等表謝之
八年六月時以積雨延英不開者十五日至是上便謂宰臣等
曰每至三日雨一對來
十年宰相裴度奏群賊未誅宜延接其士共為籌畫乃請就私
第見客從之自德宗朝官相過從多令金吾密奏故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至度始奏之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鎛奏舊例平章事判度並中書省借關
官廳置院臣以為事體非便今請權借外命婦院內舍十數間
隔截置官典院又舊例置郎官二人於中書判案人中差定并
兩量抽官典七人隨官勾檢文案伏以臣職在中書務兼司計
錢谷事重須自躬親臣今酌量簡要並自判抽其餘尋常公事
各有本判郎官令依條流勾當處置臣仍請每月三度侯中書
事簡入南省從之
太和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
坦懷然自魏晉已降參用 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大
信實人心腹自今後紫宸坐朝衆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
宜停
九年五月敕江西湖南共以憲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
頒召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為劍南節度時值中元假十
四日三更三點通事舍人无在館者宣令捧麻皆兩省人吏自
後令通事舍人雖遇假在館俟命

省號上

門下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侍中

門下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三日改為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為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門下省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省五年九月六日改為門下省至今不改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內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省龍朔年改為鳳閣神龍年後中書省開元改為紫微省五年復為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

寵命尊賢臨軒備禮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賛能勸勉勸勞則用之四曰發敕曰謂御畫發敕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禄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以上則用之五曰敕二日謂百司承二日而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論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二日不易舊典則用之也豈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於上其有六曰奏抄謂祭祀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弾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用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武德三年高祖嘗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乘者所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　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乘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正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尚過遂无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敕文書而已人雖不堪何須簡

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言
理歷三年四月三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
品準三品其年四月三日敕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録賜
物色目附入敕函內
神龍三年二月十九日敕諸色理訴兼抑論內狀出付中書應
制敕處分者留為商量自餘並封本狀牒送所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功賞賜須依格式无文然始比例
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後乃永為恒式者不得攀引為例
開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書門下厨雜料破用外有餘者宜分
麻紙
取
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二月詔制敕並用黃
麻紙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
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效正者有便即落下以墨
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敕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過中書門
下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并諸軍應緣
奏事或有請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陳奏皆斷自天心在
於臣下但宣行制敕奏之內則不合列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
此乘越自今已後應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中書門下如有奏
達聽進止敕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敕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狀應合宣
行三紙已上皆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過中書省將兩本與

門下省
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内外六品以下正員自今已後差主
事一人令史四人專知至建三年閏正月十八日中書門下奏
准正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
皆立簿書謂之具真取其年果以為遷授此國之大經也自艱
難已來此法遂廢垂拱三年載伏望自大歷十四年已來量署
具員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其昇進黜退並准故事處分
仍下天下州縣審勘責前資見任其鄉貫歷任官諱同一狀中
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敕中書門下兩省自今已後所補
不得取郎將已上官　大　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敕中書門下
先置法宣兩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
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送諸司文狀檢勘節
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行之事尚書省各依限録奏舊例
經一宿即出如經三日不出請本司更修單狀重奏又三日不
出即請本司長官面奏取進止其内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内具
省案及宜黃送到中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即事免稽滯
及准　開元十九年四月敕應加階并授及勳封甲并諸色闕
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駁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塗
訖仍於申上宜注事由牒中書省敕旨從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
御省臺現任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
使仍永為恒式

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授宜依元和二
年具員敕處分
大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内外文武官除授伏以為官擇人
寔資進選舉能考績固切勞求必當按寔循名聽言觀行事令
先於狥衆道必惡於自媒進退之間風俗所繫近日人多于競
跡罕正修或日詣宰司自陳功狀或以瀆宸曲祈恩波之受
爵讓能之賢啟善人伐善之孼亦有粗因勞績以授官榮及居
今任別無課効唯引向前事狀祇希更與遷陞凡是此流稍要
立制伏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選吏跡有聞行已務
實者隨才奬用如有志涉浮躁事近激求者量加擯斥所覬官
修其方人思勵行敕旨宜依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内外常參官改轉伏以建官蒞事日賢
與能古之王者用此致理不聞其積日以取貴賤年而遷秩者
也況常人自有常選停年限考式是舊規然猶慮拘條格或失
茂異遂于其中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禮三傳三史等科目
以待之今不限選數聽集其是年數考數非擇賢能之術也故
汝作唯繫人才黜幽陟明在課職業今據元和二年五月十八
日具敕敕内常參官並限年考各與遷轉則官修者出滯職曠
者僥倖恐非朝廷循名責寔之意結果語勞之道頻奉進止數
遣商量須令百吏勤官衆官得人舉直措枉行於受授之際伏
望涖今以後内外常參官並不論年考議事而遷位位均以才
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後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則與有司竭力
盡知務治其職而以起功唯御史臺刑憲是司憂貴願重其三
院御史望納舊敕例此量處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敕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為三庫以防濫
如聞近日請處奏官不經司檢尋未免姦偽日起今已後諸司
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并
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及登科衆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
部及中書門下及三庫委給　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甲庫
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與依資進擬
如諸司諸道奏論不實以有為無者臨時各加懲罰務使仕進
稽寔永絶僥倖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舍人郎將等其堪送名者
請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敕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如閑錢
穀刑獄等事有宣付諸司處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正敕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為黃門侍郎天寶元年改
二日改為鸞臺侍郎咸亨年改為黃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
二十日改為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為黃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
一月四日復為門下侍郎大歷二年十
門下之稱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將為中書侍郎對居
近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
又為中書侍郎
正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內外官人諸王僚
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頓少于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說
窃語殊非光益臣伏事聖主奉議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滋或

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寧使儉急不足雖不比于皇子亦須
微允物望臣是以謹防荊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滕密霍道四
王尤為缺少臣于芳春殿昌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苦厚
于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主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
陋即似　季昆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
帝每賜子弟必語群臣云不得使朕子多于先帝子美哉斯言
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為法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
上行謂之俗陛下厚于諸弟太子亦厚于諸弟相承恩篤豈不
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寵嘗請託於黃門侍郎宋璟正色謂
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
開元二年八月李　為黃門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崇遂薦
為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紀駁之權建中二
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密啟中書主事過咎逐之楊炎怒曰中
書吾局也吏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中書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號內史侍郎三年五月十日改為中書侍
郎龍朔年改為西臺侍郎咸亨年改為中書侍郎垂拱元年二
月改為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為中書侍郎開元元
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侍郎大歷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為
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復為中書侍郎正觀十九年中書侍郎
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上疏曰切見廢
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頓歷寒溫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

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臣所同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
可防萌官內僚官迴無關及令乃投鼠忌器龜謂無窺焚出
毀玉稱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
于劉漫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于彭
越比于田叔亦委質于張敖至以凶逆陷諸夷臣以忠良荷收
擢令張玄令孤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
望于當朝經明行修擯芳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箝撲或以
忤旨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永孚其年
四月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
練政事長于文誥時無逮者奠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
公勿憂也于是以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
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
文本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
高責重古人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及與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切委之神用頓竭太宗見而憂之
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定州遇疾暴卒時年
五十一
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禕之嘗窃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
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蕭州刺史王本立推
鞫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為敕則
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詔宰臣謂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
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
令宰臣宣旨秘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今知制
事食者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一好官缺誥有政
即望諸宰相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賢卿者朕常嘆息中書

侍郎朕極重自情陸象先改官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二年弟詵除給事中題屢陳情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耶題曰彼大夫祁奚是也若然者朕自用蘇說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等至公卿至三年二月上謂曰前朝有李白蘇味道時人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亦不讓又卿所制文朕自識之自今已後每進書皆別錄一本云臣某進朕與留中迄今已為故事

十一年九月中書令張說薦崔沔為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下上相維各申所見方為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異同張說頗不悅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冊贈太傅故事中書侍郎未嘗有三師者上以祐甫謇謇有大節特窺　異之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為從三品散官正觀十七年六月四日改為職事官置兩員以黃門侍郎劉洎為之隸門下省顯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龍朔年改左右侍極咸亨年改為左右常侍廣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為正三品中書門下省各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加一員正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元額四員其新加員宜依元數依停

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帝皇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而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机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

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天辨若納莊生言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篇窃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讖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有性自傷乎切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正觀之初則可矣如秦政雖辨失人心才辨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茲雄辨浩然養氣簡彼紬圖馬怡目占萬壽于南岳齊性于東邱則天下幸甚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慮此有談論道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神形心氣非足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寶應二年五月一日敕散騎常侍宜各置叅官兩人合自簡擇

典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賈隱林　舞因賡言曰陛下性多大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虛懷納之正元四年二月十八日敕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謂之侍極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兼在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別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諷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例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敕令准故事行其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謀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騎常侍崔玄亮與諫官乃改用勞之申錫方免死責授開州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給事中龍朔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改為給事中正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忘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精苦心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待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卨伊呂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寔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臣輒陳狂直伏待誅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慱陵崔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若有知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公主合與同皎合葬以否報之

正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群議以為超奬過當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窃有

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于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
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有此超授群情驚駭
又齊總是判官今詔敕擢淅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
未有敕令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使人
疑陛下臨御以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所難改移即
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録陛下必須酌能即明
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臣聞四海舉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
衢州淅東大郡自大理評事與監察授之遐邇不甘兎惡騰口
伏乞聖慈少回神理覽臣所奏允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
懇伏乞陛下試停此詔密使人察聽必賀聖明聞納必賀聖朝
無私臣授中官謝具日以面奏詔敕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令齊
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
由是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親事特開延英召孟容
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自袁高俞
厚已後未嘗有可否時齊總竭淅東進奉超授逾等江淮之間
人多困急無不罪總及此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心之德嘉
孟容之當官不面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
事張正元為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論奏張正元次
非遷授右補闕張正一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使宣諭孟容
詔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竊聞陛下數敕有司走于
群望祈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米入豈觴牢有闕巫祝非誠
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天
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

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征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灾為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歉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寔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罪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通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況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例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仍詔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天不鑒歲不稔從古未之有也疏寢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為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以為有宰相罷俄而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嘗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忽嫉累請貶降始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佗罪論奏更不驗理或黜或徙詆正元軍府化之至是上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吕元膺封還奏曰孔戡以公正為盧從史所忌且慮職已久吉甫以宰相出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史官崔周正或處近或萃戎府皆為吉甫奏在幕庭從史以嫌忿千黷朝典豈可曲狥其志且孔戡官序雖非黜退但因此改

易則長奸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懷疑懼事不可許上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異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舊挾名救外別定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詣宣下 府為定額特免差役時給事中薛存誠以為此皆奸人竊名以避徭征不可以許又咸陽尉袁儋與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遠肆侵誣儋反受罰一救繼志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曰是選拜御史中丞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正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奬用上命宰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兩稅榷酒鹽利米價等足段加估定數又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抬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雖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論許輟己行之詔物議美之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當各令論駁舉其職業時以李遜為浙東道監察使有政能入遷為給事中嘗容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豈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俟隻日是

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憲宗嘉之遷户部侍郎
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名給事中丁公著問曰比聞
外間自公卿至庶士多為酣宴皆極歡娛此蓋時和人安有足
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以臣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
司所職漸恐煩勞聖慮上曰何故公著對曰寶嘉之禮古人所
重皆務達誠展敬不繼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識其屢舞
前代名士會賓客者或清談賦咏雅歌投壺其以杯觴獻酢不
至於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處群飲以諠譁況湎為
樂而居重位乘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
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
陛下方弘本革弊誠特降訓命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上嘉其
言

太和二年八月敕凡制命須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合封進省
審既畢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今尚書省御史臺所
有制敕及官屬除不當宜封章上論其有事狀分明亦在舉按
指事據實更言風聞及滯詔旨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訪
聞按舉自準前後敕文不在此限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
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言封還曰東
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傅
開成三年八月敕給事中封駁制敕宜令季終具所駁聞奏如
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侍中韋弘景上疏　論中書權重三司錢
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臣等昨於延英候對恭
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

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國安在於尊名尊名在於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又曰行令于上而下論可否是上失其　下繫于人也自太和以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昨韋弘景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所以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人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弘景受人　道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王以設望之意輕丞相乃下御史詰責賈誼有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絶上然之弘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　洎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白敏中教弘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第五十五

省號下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匭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為内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舍人龍朔年改為西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光宅改為龍閣舍人神龍復改為中書舍人開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正觀九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何哉良由謀猷獻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怨之懷副聖明之意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樸

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聃上奏曰齊獻王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令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風上納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敕敕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唯專賴師資故亦群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陛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于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事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慎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于此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大足元年則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无毫厘差誤主書韓談子陽轉書草詔屢謂頲曰望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嘆曰舍人思若湧泉嶠所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六員每一

人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便作商量連本狀同進若狀語交訖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于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无留事敢曰可

五年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逵于正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說自定　山之官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已之親中書舍人張九齡言于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訊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品高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令進草之制事　可改唯審籌之不可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融所効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云中書舍人給事中兗監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元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練請依舊置監使敕旨令依　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憑奏報開元初廢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為不可而止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叅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為之中書省按牘不行者十餘日

四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顧少連起

居舍人吴通玄左拾遺常袁誼並知制誥故事舍人六員通徵
等與他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誥而六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掖數旬一歸家嘗上疏
請除兩省官詔報曰非不知卿勞昔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
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
本官知禮部貢舉事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五年二月敕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聞奏然後
至中書裁量近多不至兩司中書便自處置今後先付法司具
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然後據事例裁斷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中書舍人職事準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
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修舉有須慎重者便
令參議如關机密者即且依舊

長慶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誥勒復授本官通計
二周年然後各依本行轉郎中亦依二周年與正除如是
中行後行即中仍更轉前行一周年即與正除如更是甲官知
誥合轉員外者亦以二周年為限諫議大夫知者同前行即中
給事中并翰林學士別宣并不在此限　其年六月武儒衡
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稹繼掌命書稹常通結內官
魏弘簡約車僕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
敢言者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撲去
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太
和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甲遷轉之時
合係勞逸頃者緣无定制其間多有不均長慶二年七月二十
七日敕始令自員外以上及甲官知者同以授職滿二年後各

從本秩通與轉官如至前頃正郎即以周歲為限皆計在職日
月以為等差不論本官年考願叶通理凡是因職轉叙皆與此
文相當其有本官已是前行年郎中年已深方被奨用即授官
數月合正除比類舊制却成僥倖將垂永久須有商量自今以
後有從前即行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
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準此即遲速有遷比
類可遵並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敕旨依奏
其年十月二日敕今後大理寺結斷用文不當刑部詳覆
于事不精即委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伏見天寶
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樞密遷授之後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
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即異所見或殊抑使雷
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于狀後畧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
自兵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于臺閣事多係于軍期決遣繁
机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
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
制方今務在奉行而已數條漢典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
行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除机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
穀等其他臺閣常務關于沿革州縣奏請係於典章及刑獄等
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奏聞敕旨從之
太中六年六月敕太和中敕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為得中實
重官業自後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使遷轉頻繁近日却成壅
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敕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于
尚書六行郎中官精擇有文舉行寔公論顯著者以備擢用不

得偏取前行正郎餘準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處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磎為中書侍郎平章
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
邪恊附權侍不合為相乃左授太子少師時宰相薛昭緯與磎
不恊密遣崇魯沮之

諫議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正諫大
夫神龍元年二月復為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月十日勅諫議
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四日敕
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
沮勸大　三月十一日其四員外内供奉不得過正員數
正元四年五月十五日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兩員其右

諫議隸中書省至元和元年閏六月詔却置四員罷左右名
正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于大好大惡
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聞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聖王必設諫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
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内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
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已以納之其年三月上謂侍臣曰
為政之道唯在得人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對曰
人臣若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詐稱衛
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前聞之事
由是衆皆信服昭帝曰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固非刀
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

諫聖辭兩十有餘人食罷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
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
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无所復諫太宗
以為忼因曰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手
而待也
永徽四年九月一日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上
以引駕職在糾繩而身行盜窃命有司誅之諫議大夫蕭鈞進
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忼準諸常法罪未至死令致之極刑將
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
職以諫為名愚臣所懷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
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頃侍臣曰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
十七日太常樂工宋四通入監内教因以宮人通傳消息上令
處斬仍遣附律蕭鈞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
曰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曰及朝集使酒酣各為回波詞衆皆為
謔佞之文及自邀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爾時酒
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窃恐非儀上不悦中書
令蕭至忠曰此真諫議大夫
十二年四月敕令今自以後諫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狀
進來所由門司不得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
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于職詔令不便于時法禁乖宜刑
賞未當征求无節寃抑在人並極論失无所迴避以稱朕意其
常詔六品以上亦宜准此
正元二年六月以秘書郎陽城為諫議大夫仍遣長安縣尉孟

寧齎束帛詣城夏縣所據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
表陳讓上使中使齎章服衣而召見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
兗等以讒毀受譴朝廷懽惧上怒未解勢不可測滿朝无敢言
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无罪人即率拾遺王
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无罪上大怒召
宰臣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
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
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為延齡朝夕為宰
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倘入相吾唯抱白麻慟哭後竟坐齡事
改為國子司業
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與為國子司業之與少居於
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為從事因奉使京師
之與逗遛不歸正己召之再三之與報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與
馬敢歸使因逃匿於山險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上知之
故嘗慰以為諫議大夫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
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
印須免漏洩又累上言時事上不悅故改官元纮以　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改平仲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
諫議大夫呂元膺罷行平仲繼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
大體于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
時劉希昂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既黜之有　涉者託附承璀邪
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輔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
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鄴覽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

光順門達其疏鄭聞之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為鑒戒者又言涉之奸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馬十二年十月以比部員外郎張宿為權知諫議大夫初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宰臣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然起于卑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德重明不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于等倫以此選求實慙公議其或事跡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　皆時論非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望實稍輕臣等所以　有奏請依資且與郎中事貴適中非於凡人有薄厚耳授宿職方郎中上命如群等乃請以權知命之宿為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辨論敢言治監抚登位之時驟承顧倖擢居諫列以舊恩數詔入禁中兇時不密貶郴州郴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善補闕比部員外郎擢為諫議大夫

頗恃恩顧掌權者往往因之搏擊宿思逞其志頗害清直之士韋貫之出時人亦以為宿有力焉宿亦陰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為淄青宣慰使卒於道路正直相賀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頻出遊宴時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等進奏曰陛下即位以來遊宴過多畋遊无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迫伏願稍減畋遊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濫霑賞賜縱內帑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有急則支用无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悅其言頃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帝意乃解曰朕之過失臣之盡規忠也台覃謂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延英相見時久无

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
郾右補闕辛丘度左拾遺韋璩温會于閣中奏事諫以上宴樂
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邪宰臣等皆拜
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至延英對宰臣又令慰諭焉
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
握節殞身守位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于此慨然
興懷四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
吞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憕處難居守正色就屠而湯聞風
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録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於神
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禄不入于心洎
然元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
可以鎮流浮敦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
衡門於文陞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綬可示光寵可守
諫議大夫仍賜魚袋河南尹差官命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
凡六七年逮洛陽平文之故吏有識認者以金帛贖之歸于親
近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源遜絶酒肉不婚娶不衣僮使常
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憕之別墅也寓于一室依僧而食人未
嘗見其所習之　齊榮奪混是非愜心而為不合蓋自有得也
先命宂其野以備終制時住眠其間至是御史中丞李德裕抗
表薦故有是命時源年已八十餘
四年八月以諫議大夫賈直言為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丞充昭
慶軍司馬仍賜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時得罪死且飲之以毒藥
直言在側為中使手中製得藥一飲而盡中使蒼黄復奏德宗
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飲藥迷死一日藥潰左肋而出却拜舞

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伏頭則能起矣栖楚出後宰臣於上前更贊其事上心乃曰伏下遂降中書宣諭栖楚令歸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為耳目所聞見諫官論事未有如今日之盛後一日有進止令中使持緋衫朝笏就宅宣賜栖楚旌拜起居郎堅讓不起遂歸東洛至十二月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會昌二年十二月赦中書門下奏諫議大夫據六典隋氏門下省一月二十八日徒燕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伏奉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諫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即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　為正四品下分為左右以倫兩省四品之缺向後為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立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於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諫議大夫官歷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於諷議之所賴則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啟納諫之門俾崇品秩迭用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諫議大夫掌規諫諷諭侍從贊相令分置左右以倫兩省四品之缺臣等忝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于典章永為定制敕旨依奏

敕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于廟堂東方木位立春其色青配仁者以享育為本宜以青匭置之于東有能告朕以

養人及勤農之事者可授青甄名之曰延思甄南方火位立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宜以丹甄置之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者可授書丹甄名之曰招諫甄西方金位主秋其色白配義義者以断決為本宜以素甄置之于西有欲自陳抑屈者可授書于素甄名之曰申寃甄北方水位立冬其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宜以玄甄置之于北有能告朕以謀智智者可授書于玄甄名之曰通玄甄宜令正諫大夫補缺拾遺一人充使于廟堂知甄事每日所有授書至暮並進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滞如有人訴寃屈抑不得與授甄之列後方獲申則所由之官節級罪所兼寮中靡隔天下无寃（其撰魚保家上書引楊州道士蔡裕製造）

馬理甄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

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詶甄授

狀空有其名竟无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
来去吁閽不達摳鼓不聞抱恨銜寃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
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寃是有
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埃聖德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理甄
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壅滞臣　彈奏天寶九載三月十八日
改甄為献納

至德元年十月後改為甄令右補闕閻式請先視其事狀然後
為投上責壅塞賊式為郎州武陵縣至大歷十二年十二月一
日有敕理甄使但任投甄人投表狀於甄中依進来不得生活
　遂偏枯久之又李師道請為從事直言具以逆順諭師道師道
以紙盡轀車二枚呈師道問是何物答曰此是轀車囚送
罪人至京師者令子神聖公為反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載

於此車送都市顯戮豈不悲乎因大哭于前師道命殺之左右
感其義莫有應者師道惧不敢殺遂守囚之劉 破師道得直
言於陛獄中而用之鄆師之情皆因之以歸 无動挫者後
失師亦不變於前宰臣上陳 寵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
劉 累表乞留六軍中事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故復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来坐朝皆晚此日尤
甚群臣候朝至宣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絶晚不召群官有
至不任端立欲頓僕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已有
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回上意是某之罪遂出閤門赴伏頭
待罪有頃喚伏入退朝百官趨出左拾遺劉栖楚獨進諫曰歷
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来放
情嗜寢樂色忘憂晏寢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容邇未過山陵鼓
吹之聲日喧於內臣伏見憲宗皇帝皆是長君勤恪庶政四方
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
也臣忝於諫官致陛下有此請辟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
轉振響之聲聞於閤外門下侍郎李逢吉惧栖楚致死遂言宣
曰栖楚休叩頭聽進止栖楚捧首起又奏官中大行時有
恊比邪人動搖國本事又叩頭如前上為之動容以 揮栖
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即退不可臣奏臣即辟首而死叩頭中
書侍郎牛僧孺遽請宣付栖楚云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乃
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方使止過大歷十四年七月理甄進
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競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
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投甄進
狀如進狀人未經三處理及事非冤屈輒妄來進狀者不在進

限如有急切須上聞不在此其妄進狀者臣今後請并狀牒送本司及臺府處理敕旨依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敕御史中丞依前充理匭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匭使正元三年十二月知匭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與進大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敕　四人糧料令依六典置二人請置驅使官二人敕旨依奏

長慶三年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令後有投匭進狀者請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聞奏如無理妄訴本罪外加一等從之　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伏準寶應元年五月敕給事中韓賞中書舍人楊綰同充理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官又準六典匭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為之臺中人吏強幹首　百司明敕特并入匭寔同創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紙筆妥本司條流聞奏至其年九月遂罷理匭使初渤以故事至重請增至胥吏及添給課料事多不允渤遂請詔罷亦從之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事　事李中敏奏應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臣檢尋文案不見降敕處所由但云正元中奉宣恐時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寬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裁其可否非重其事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進狀及封章等臣但為封狀以進取舍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寔在茲明置匭之本意敕旨依奏其月知匭事諫議大夫李中敏奏伏準令年

八月一日敕朝廷本設諫職
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
或要名問如過旬日無處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
進狀即有金吾押官責停住處職院投狀即本司檢收使狀人
名便差院子當復家第及主人旋牒報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
責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令伏請準前准牒京兆府敕旨
依奏　五年四月敕職函所投貴達下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
煩碎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如知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寔真宽屈
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職進狀所由晝時引進其餘並不在投
職之限宜與職使准此勾當仍具副本會昌元年四月敕應投
職進封事人等宜起今後並須將所進文書到職院驗卷軸入
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
常式大中四年七月敕應投職及詣光順門進狀人其中有已
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可採取放在西東未經兩三個月又潜
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今已後宜令知職使及閤
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如固違與進者必重書罰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起居郎起居舍人

正觀六年移起居舍人於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朔年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

蕭氏曰正觀中每日伏進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報簡記録由是正觀注記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伏便出不得備聞机務因為故事

正觀元年上　中書令房玄齡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按並不在

玄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兗故紙雜用今見並無太宗
曰周隋官蔭今並收敘文按既無若為憑據因　中書侍郎劉
林甫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卿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
對曰臣當時任起居舍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為長官不可
自專自專必敗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
不知也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蕭起居杜正倫進曰君舉必
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
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于百姓願陛下慎之
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尚書蘇頲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人韋述
上疏曰臣伏見正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人臣薨卒皆輟朝舉
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
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
弼世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謨猷出總藩牧誠
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之舊
念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哀以
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于周行凡百卿士
孰不幸甚上即日舉哀洛城南門輟朝四日贈尚書右丞相
正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賈躭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
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
君動止有言有事即隨記錄今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
後起居雖得對伏承旨伏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於
制敕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

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
政要專知撰録號為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
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相宜依故事為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敕記言記事史官是職晤其法誡著在典常
如聞近者難得詳寔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
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復如有事可稱勸誡合紀述
者按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綴録仍准舊例每季
送史館以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
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正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
之分侍左右伏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詳録若伏在
紫宸閤內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
螭首之均處由是謗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永徽

之後始與百官伏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
表請宰臣一人撰録軍國政要號為時政紀隨月移之史館及
起居既録自宰臣事同銘述于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館及
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簡漸未幾皆廢其後
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於前敕時存筆
削至于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書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唐
敬休上疏求復故事累請于時宰臣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
事漸復公議稱美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潾為江陵令上
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
服之無疑焉先潾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于貶或有窃知者
慱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
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巔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

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祚以來剋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又敬禮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寔光暎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近今薦送漸多臣伏見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奏術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于遁逃如此情狀豈可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寜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以奉人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之燒治動經歲月既無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偽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真偽則自然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

是必簽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
置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
地寔在于此矣伏以正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吕
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
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欵寔
其本職也
大和九年十二月勅宜令起居舍人准故事入閤日膏
紙筆于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自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日文宗謂之
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正之風故不循月限授此官又謂之曰
卿家有何舊書詔謩對曰比多失墜雅簽猶見存上遂令進来
宰相鄭覃奏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即甘
棠之義非在笏也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論奏對
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
文宗曰凡兩省官並命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值弘文館
太宗六年九月敕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
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滿二十個月與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記言書事每切于旁求補闕拾遺
未弘於歷選瞻言共理必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可置左
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二人從八品　掌供奏諷
諫行次立于左右史之下仍附甲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
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歷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兩員天寶三
供奉兩員人七年五月十一日補闕拾遺各加置兩員天寶三

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入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　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献策于武皇江統納諫于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更留侯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心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奬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政氊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横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于當時而狼子狐恩旋生于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灾寔由於此故老子曰國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齊人猶不以示之況於夷狄乎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窃計漢初冒頓之强盛乘中國之虛獘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

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
美生長磧漢之北以穹廬勝于城邑以氊罽美于章紱既安其
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習漢故也豈
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
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
人繒綵趨蘗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為其用邪當今
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訓方使由余效忠日磾
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于後脫備守不謹邊防
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
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皆一禁絶必若

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辜矣通天二年六月
孫萬榮　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北賊敗懿宗
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註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
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賊畏惧苟且從之今
請殺之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數閒賊將至輒退賊入
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草澤註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為
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群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
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流移後聖歷二年右補闕朱敬則
告絶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
名之家杜私門彊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急
耕疾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
趨進變詐可陳于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況鐸鏑已銷石城

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城皐之間粮饋已窮智勇已竭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皇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何使高祖排二子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遽廬禮經者聖人之陳迹然則祝詞向畢匆狗須校精淳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舍況輕于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甌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玅算窮造化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匆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覽遽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刓羸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鋩杜告訐之源絶羅織之迹

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
贈后父韋玄正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
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
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臣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庸愚何知不可患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顒
然聞一善令莫不歌頌向風忻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
私惠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郡王殷鑒不遠同雲生于膚
寸尋木起於蘖栽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改成命臣望皇后
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彫管著謙沖之德則是巍巍聖
德無得而稱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諫後兵部尚書宗楚客侍
御史冉祖雍共誣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請收付
制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以之亭

育大質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
然封建魯衛以匡社稷所以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
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
代而亡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為其心腹絳侯作其牙爪
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設官分職先
親後疎且安國相王實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
臣同謀欲　極法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陛下降明旨曉
群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則群生幸甚　景雲二年
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
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為陛下聽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
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
設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

僧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何不取
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
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
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錢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
者數千萬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
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
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竇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何不棄而改
之今陛下族阿韋之竇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文皇
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
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惧常切齒于群竇今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而不改群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也先朝之時
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丶未發殺禍將及矣韋月將受
詛於丹獄燕欽融見殺于紫廷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于主
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
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先年元年正月大赦睿宗御安福門觀百姓酺樂經月不息右
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
至靡弊且臣卜其晝史策猶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冠
衣於路上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
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雖
則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
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吁一塵聽
覽有累宸哀臣以為二不可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
增慮倘念有司跼倚下人飢倦陛下近猶不恤況于遠乎

臣以為三不可也且正元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顒顒咸為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于衆聖酺即過于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嶽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損萬民之力營百戲之資臣以為四不可也伏願畫則歡娛暮令休息若令兼夜無益聖明從之

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敕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第於每月奏事官數內聽一人奏封

大歷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狀進

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為左補闕時奏正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迫童敬寺後為游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士幹之官以褒之是日遣常內侍吳承情宣慰百僚令數事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為右補闕左拾遺崔群韋貫之右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于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土先是追祔寧節度使李光顏徐泗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重陽節與百僚內宴拾遺李珏字文鼎温會韋璀馮約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于忠藎苟有所見宜即上陳況臣等為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禄豈得隱默孤負恩

榮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追光顏李翹及重陽令節欲內宴
百僚倘誠有之乃陛下親群臣孔德澤之慈旨也然伏以元朔
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
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去于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誠
命遏密弛禁蓋為濟人合讌內廷事將未可夫明主行為天下
則言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紊皇猷徒彰直諫
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寔在此其光顏李翹久統戎
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切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
見詢訪才謀褒其舊勳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鍾賜宴酒食
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
非孝理因心屢形于詔敕行已寔感于人倫惟在敬慎威儀保
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慎不允當伏待刑憲實歷元
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延老與同僚入閤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
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奸邪恣行上
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宮室修造太多延老曰臣等職
在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
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薛　老為河中府臨晉令
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庫　所有輦
送京師酬遺權幸　老周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
之　老性本強直未幾又訊張權與程昔範不宜居諫官之列
事皆不行遂自請假滿十旬為宰相李逢吉所出二年九月以
新授濠州刺史陳岵為太常少卿岵常好釋氏學佛經中尤好
維摩自為有得即加注釋輒復上獻遂有宣令與好官乃追前
命列在清賢群議紛然諫官劉寬夫等七人同疏論曰岵求由

徑求事因供奉僧進經上覽疏
岾所進經寔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語卿等可即勘問并推排
頭首奏求左補闕劉寬夫上表自言昨論岾事不臣合當罪若令尋究根本
唯執筆草狀即是徵臣今既論事不臣合當罪若令尋究根本
自推排恐或遽相誣執有損事體凡所論差誤甘當罪疏奏敕
為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實歷中常上疏云東頭
勢重于南衙樞密權傾于宰相敬宗驚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
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　終致非辜至是稍遷正人相賀三
年三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補闕李虞與御史中
丞溫造街中相逢溫造怒李虞不迴避遂提李虞祇承人車從

奪送臺中禁身一宿　奪杖十下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
官行除宰相外無迴避令溫造滅棄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
行胷臆曾無思忌伏以事雖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失
亂由之而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
秩雖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
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御史中丞李　遵從不過半坊令乃
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唯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
若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
聖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寔為陛下惜之敕憲綱之至
在指佞觴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　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
道途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遇塗但祇揖而
過其忝從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迴避勿信衝突自今已後應各

有遵從官行李傳呼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令各陳所
見不要連狀涉於紛雜如有大段意見及朝廷重事必須連狀
者即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代署敕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
張雲上疏論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取李琢財物除安南
致蠻寇侵擾不當居諫官之列時綯鎮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
與元少尹蛻華陰令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符寶郎神龍元年正
月二十二日復改為符璽郎開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敕傳國八
璽既改為符寶其符璽郎宜改為符寶郎矣舊制天子八寶一曰傳
國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
曰皇帝行寶答疎於王公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
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
兵用之
正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曰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
有德者昌天寶五載六月十一日敕玉璽既改為寶其璽書至
十載正月十五日後改傳國寶為承天寶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正觀末李義
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寔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分行次第

左右司員外郎　尚書令　左右僕射

翰林院

開元初置已前掌内文書武德已後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緒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懿之韓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氷為之

則天朝以蘓味道韋承慶等為之後上官昭容至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即位後以薛稷賈膺福崔湜為之其院置左右銀臺門內駕在興慶宮制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制在明福門內翰林院者東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盖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與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顧悰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討論親侍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列子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勅旨于是以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雖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詔書勅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于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翰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勅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人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其上所在而選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盖不定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

為人主之所禮者頗厠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延
觀之際各趨本列暨正　元九年九月始別勑令明預班列與諸
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
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于德
音赦宥者則不得由于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即翰林學士陸贄隨
赴行在天下騷擾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贄贄操筆持
紙成于須臾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既成無不曲盡事情中
于機會倉卒疊委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欲德宗云
今書詔宜痛引過罪已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下
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之克平
寇難不惟神武成功爪牙盡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正
元初李抱真来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勑書至山
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當時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其月上倉皇自死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
常帥涇原素得志昨已朱滔叛命坐奪兵權泚恒憂憤不得志
不如使人捕之恐群兵竟立之必貽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
立中外稱其先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翰林學士朝服辨序宜準諸司
官知制誥例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士私臣玄宗初待詔
内廷主于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
興之際促巡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人寧合歸職分其命
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正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

遐時順宗居東宮疾恙方甚舍卒名學士鄭絪等于金鑾殿時
中人或云內間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
雖有疾然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
圖禍難立成絪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
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處內廷多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群為翰林學士為憲宗奬邇嘗宣旨云今後學士
進狀並取崔群方得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
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罷
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乘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
十四萬餘貫凡白麻制誥皆因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
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
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是內詔不宜便令奉行

三年淄清節度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贖宅翰林學士白居易
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
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贖之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
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為中書舍人依前翰林
學士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明責先是承璀於軍中立
聖政碑絳又以為非舊制不可許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
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故有是拜
亟命軍中拽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
紫衣金魚上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心八月九
日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佖為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術又
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

從始以貴罷中書草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對召翰林學士張仲素段文昌沈傳師杜元頴以仲素等有伐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學士及書待詔共九人每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户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石麪五石令司農供勅旨從之（翰林院給自此始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不可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于中書見宰相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宮素聞李吉甫之名及即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常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欵密

四年三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反千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聞外夷廷奏克融皆憚其用突田鶻（厥）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況幽鎮未靖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理理亂之本非他術順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令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于國無勞則

置之散寮黜之一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
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者皆負四
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肖者無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
臣于逢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
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泣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
下幸甚初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為鎮州節度使王
廷湊所害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兇久不翦除因是屢
厚疏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鉷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夜宿直
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于浴堂中因諫游畋及晏起曰臣
有大罪願碎首于陛下前上曰何事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
聖令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今當誅戮所以不死諫者為陛
下在春宮年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歲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
上大悅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足銀器四事

其年十二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中書
舍人崔郾中書舍人高鉷于思政殿中謝崔郾奏陛下授臣職
以侍講已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內慙尸祿外愧群察上答
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等請益高鉷對曰意雖求理正恐萬方
或未之信若未加躬親何以示夏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
綵五十疋銀器四事

寶歷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
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別置東頭學士以備

曲宴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准舊例學士每人每日于戶部請雜買錢一百文伏以數目至少穠買不充伏請每人每日于戶部更加一百文兼免欠闕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勅翰林學士宜準舊例遇節假每一人入直大中六年十二月勅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知制誥其餘並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党項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誠即捜引古今論列破羌之計上悦曰吾方擇能帥安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即日授邠行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等誠至軍遣使告論叛從諸羌率化之以邊境禦戎兵多積財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勅賜翰林院在拾遺劉鄴及第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黄巢犯京畿関東用兵書詔叢委翰林學士杜讓能草迅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嘉之遷户部侍郎承旨及涉陀通京師僖宗倉皇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靮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玖兵遽至僖宗又幸寶鷄縣近臣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曰世家歷重仕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耻也帝益嘉之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録小事字本留内永為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璋璠勅書翰林稱官合是中書撰
書意諮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名徵促但畧言
色額其數目不在言但云並從別勅處分中書覆狀如云中書
門下行勅其詔語不得與覆狀語同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承旨陸扆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
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内署即無例扆入相之日送學士光
院錢三百貫特舉新例由署榮之仍定例將各二百千使相五
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鹽鐵二百千户部一百千
天復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柳璨准宣于興政殿令到縣宣
示待詔自今後寫勅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圓駘書勅文日便

當日示訖

尚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尚書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中臺
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尚書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
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都臺長安三年閏四月
十五日改為十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尚書省故事内外
百司所受之事尚書省皆印其發日為程限京諸司有符移關
牒下諸州必由都省以遣之
故事除共吏部外共用都司印至聖歷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
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于家建中三年左丞
趙涓始令納于直廳其假日及不又日郎用當郎官本司印
餘印并都不開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令不載亦

無正勅貞觀二十年十一月韋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者即相迴避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謂左肅机崔餘慶曰中臺政本衆務所歸分列曹僚司存是屬事無大小咸藉用心至如科料雜物須詳出處比来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科取不詳出處不料遠方百姓勞弊特甚當官若此豈無所愧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閏三月二十日制尚書省頒下諸州下縣並宜用黃紙

久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勅省諸行既有主事更不須着人帖直

開元二年四月五日勅在京有訴冤者並于尚書省陳牒所由司為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于三司越訴

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録勅目三日一進

開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起請及勅付所司商量事並録所請及商量狀送門下及中書省各運于元勅後所由仍于元勅年月前注云起請及商量如後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鄉分掌國柄各率其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寔曰政源庶務所歸比于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朕纂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請勅到省

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其郎官有闕選擇多識前言倫諸故事志業正直文史兼優者勿收虛名務取實用六行之內衆務畢舉事無巨細皆中職司的于故實遵我時憲凡百在位悉朕意焉

大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西漢以三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臺之補大小之政多所闕決自皇室多難內外荐費徵求調發皆迎于國計切于軍期卒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將明畫一之法大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本其度支使及諸道轉運常平鹽鐵寺使宜停國之安危不獨注于將相政之理亂固亦在于庶官尚書侍郎左右丞忝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裨益也又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接今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

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

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准式並合都省發付諸行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絕姧謬式正彝倫從之

正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

崔造判户部工部
三月三日勅尚書郎徐休假宜每日視事自至德以來諸司或以事簡或以飡錢不克有閒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閒日先是宰相張延賞欲事歸省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失何延賞薨復閒日矣
八年勅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名于授官者詔先是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所舉官名及趙鼎陸贄為相建議郎官不宜專于左右丞宜令尚書丞郎各舉本司其授官詔書仍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校舉主能否乃從之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勳寫急書告身官九十員自天寶以來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功授官十萬數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寫官告六十員給粮經五年後酬以官夫何吏部司封司勳兵部各置十員大歷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為使故宰臣請罷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都省厨本錢從之
三年五月尚書右僕射判度支裴均奏請取荊南雜錢一萬貫修尚書省從之（州府羨餘而用之于尚書省以為功遂從其請其失亦甚）
十三年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非運判及勾檢之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況故事不必明文具存其有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于陵新除户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勅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勅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以來制勅參詳刪定乞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會昌五年六月勅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博求理道以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比事浚關禮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參議如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擢授遷改以奬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據不在申聞六年八月太僕卿渾侃乘馬過都堂門勅旨渾侃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綯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奏曰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旨同列集于少府監先是白敏中崔龜從魯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于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從之

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六官准周禮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為前行刑户為中行工禮為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為頭司餘為子司

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為頭司户部為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也

尚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尚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七日廢尚

書令官員員觀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儀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寶歷元年五月三日李輔國除司空加尚父國朝尚父惟此二人故附於尚書令之下也

德宗既封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都至廣德元年遂拜為尚書令自太宗為此官爾後廢省至是代宗以有大勳特拜爲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尋亦懇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左右僕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為左右僕射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復改為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亦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貞觀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悟理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於左右丞唯枉屈人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每遇伸訴冤滯

者仁軌輒美言許之至德即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露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于仁軌常于仁軌更日受詞訟有老母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却付牒來也至德咲而還之議者尤稱長者或有問至德不露已斷決之事者至德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柄哉

與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于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右司郎中裴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輕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因競纖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歸于有司

正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嚴說奏按公式令應受事據文案大小道路遠近皆有程期如或稽違日多少差加罪今請程式常務計違一月日以上要務違十五日以上不報按典請決二十判官請奪見給一季料錢便牒戶部收管符牒再下猶不報常務通計違五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請決四十判官奪料外仍牒考功與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因違不報常務通計違八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四十日已上按典請決六十判官請吏部用闕長官及勾官既三度不存勾當五品以上請牒上中書門下殿罰六品以下亦請牒吏部用闕其急要文牒請付當道進奏院付送本使委觀察使判官一人發遣送州取領具月日先報常務請依常式以前御史臺奏伏奉去年二月三日勅宜付御史臺商量作條件聞奏者除京兆府州縣及城內百司伏讀並以符到京兆府日為程如往來累路停滯

日月應遠者請勘責緣路所由准令式處分從之

左右司員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御史顧宗為左司員外郎洛州司户叅軍元懷正為右司員外郎神龍元年三月初八日廢二年十二月復置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部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其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宜進名勅授五年四月九日勅尚書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職事吏部員外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於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為之文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為右丞相玄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已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侍御史並為供奉官不合異禮令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蠹敝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為定制使得遵行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叅議禮官議曰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令准此禮為定伏尋令之所行儀注且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為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有司尋合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源太宗創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于是乎取則其不在

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令僕射初上受百寮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開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而又云禮得無答哉今既奉明詔詳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者或云致敬之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禮記云大夫禮相見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註曰禮尚往來又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鄭玄註曰不敢臣人之臣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漢制八座及丞即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八座也又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開元禮而為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卿崔邠博士衛中行馮宿等並同所見于是修改舊儀送都省集衆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品在三公之次公上儀而嘗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或有增損事體深為折衷酌為永制可以施行應同所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兵部尚書王詔等三十三人參議所見如前制可

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季漢奏定朝議未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諫議大夫兼史館修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

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
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二之職雖端揆之
重有異百僚然與群官叱肩事主禮非其臣則答之又曰大夫
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
頗非儀況元和七年七月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
上儀又有拜受之禮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勅為定時李程
為左僕射宰執難于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大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啟奏伏奉勅旨宜令左右常侍諫
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史中丞以下街
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
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路相遇則斂
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

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
別司皆為統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為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
月七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
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屬官於街
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絶者下馬無迴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
重賤貴者止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
蹕行人事關嚴上不屬臣下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
亦皆相效道途迴避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
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為公禮相循既久將謂合
然籠街專道止絶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為罪徵異說于前古訪
近例于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于師長亦欲均臣等自奉
勅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

勅各得牒報並無臺官于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
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歛馬立
待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
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
僕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
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與禮門待與參從相得而退御史大夫
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宜典章不紊勅旨僕
射宴百僚師長國初為宰相正國品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勲
臣居任遂使故事不得畢列上凌舊章僭上昨令參議頗為得
中宜付所司永為定制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
僕射上儀故事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
七年雜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

禮臣等以為祇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為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
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今諸司四品
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
年勅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
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
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
近年禮變多傳舊例宗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
皆羅拜階下以為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拜之儀非
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上臺群官即行致敬之禮群官
先拜後答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朝班

比肩事主豈宜務脩僭越獨示優崇況事有應變從權禮有沿
革損益受拜既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臣等嘗見故吏部尚書
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其時實易直為御
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僕射貪榮近利忘棄前志
群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任師長不
願失禮取誚于時臣等又按禮記云大非士非見國君無不答
拜又曰君于士不答拜令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為故事
何所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
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
垂為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
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貢例勾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
不得令府司差配百姓

尚書省諸司郎中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左右丞舊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先閣會府區撰寔繁都省勾曹管轄輻輳重還依仍舊之職未協惟新之政其文昌

左右丞進為從三品階其盧献李景諶並宜三品依舊任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為四品至今

正觀元年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尚書左丞戴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必有其弊今無令僕係之于卿當稱所望也

二年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上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骨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上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也上曰忠良豈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嘉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慶州藥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食推逐並寔上令決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上曰食粮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

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尤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今不識藥性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怔愕上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

罔上為孝孫分疏彦博等拜謝徽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乃何如曰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曰明達令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不可信臣恐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還鄉表乞住京師久不肯去上令問稽留所由韋挺奏留一十九日長安縣令王文楷又不准勅發遣令決杖三十尚書右丞魏徵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但以陛下念其舊功不致于法惟解其官止削半封令流人尚得裝束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有言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文楷識陛下恩寬見寂大臣不即威迫論其此情未合得罪上曰放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而不問焉

十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上書曰臣聞尚書萬幾實為政本尋此選授誠難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轄爰至曹郎即上應列宿苟非称職窃位興訕伏見比来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滞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正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庸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勵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不能斷決故事稽延案牘雖理窮仍便下去無程限来不青運一經出手便涉年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勲宜優禮秩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欲救茲宿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克舉亦當矯正趨競競豈惟息其滞稽哉

二十年守文節為尚書左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

道宗以私事見托節奏之太宗大悅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
僕射者以卿在省耳
龍朔二年有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于勾留右肅
機楊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劾而逼昉
謂曰未食食畢詳之訴者曰公云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
訴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弒隋主子訴蔭資生者猶配遠
方死者無宜更叙
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
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徵臣盡命之
日矣仁約遂振舉綱目畧無留事辟臣肅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佶為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
使局置於本行經御名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
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
十三年淄清　李師道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
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尚書右丞崔從中選
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侍子必非血忱人頗憂
之從次魏州節度使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衛之從
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往至鎮州於鞠場宣勅三軍大集乃諭以
順逆辭情慷慨軍無不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甚恭遂按德棣戶
符即而還
十五年三月呂元膺為左丞時度支使滿孟陽中大夫府卿三
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直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
遂互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鄭州刺史李將
順賊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庶史奏刺史

贓罪不覆驗即謫去總堪之詞足信而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寺差本繫品秩近者官高臺省立位稍還已是從權頗乖儀制況據勅例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奏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諸行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唯京兆尹則往往帶此官上者仍前例左侍郎兼大夫並在左右丞之當時講論非不至當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祇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左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祇合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右丞是正四品下

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左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其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得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上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又取其於理切近者用以此方令京兆河南司録及諸州府録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聯畧同設使諸曹繼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便在司録及録事參軍之上施於州部尚書為非宜況在朝倫實為倒置且左丞管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内業令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効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建置令臺司所奏但言成例魯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使合改正

令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勅户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令因循往例不議改正遣户部侍郎兼大夫在右左丞之上有紊典章寔恐重違元勅謹具正元以後勅旨如前伏乞重賜恭詳庶得盡理勅旨御史臺與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崇其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為寵異須勅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棄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恭欲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中丞進為正四品即官望等　尤為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書左右丞之上勅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詢謀理宜從衆依崔千等狀便為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稱左右司郎本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日省貞觀二年正月十三日復置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丞務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為左右司郎中

開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勅郎中皆從省正門出入若泥雨聽隨便門永太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自今已後郎中與中州刺史員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滯璆稽四道户部員外郎吕大二道兵部員外郎李廷言刑部員外郎崔廷玉刑部員外郎張悟倉部員外郎何鸞祠部郎中孔立言刑部郎中楊學虞部郎中再思各一道虞

部員外郎崔賞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選須稱職司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借問遂有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標令式自今已後各宜懲革再若有犯別當處分

吏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二年復為吏部尚書天寶二載三月二十七日改為文部尚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部尚書皇朝因隋舊吏部尚書掌銓六品七品選侍郎掌銓八品九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因為故事者也

蕭(蕭)氏駁曰正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令信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去王城五百里之內以上旬千故事選授之制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之內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分為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為東銓西銓也)故事注擬必先正其官階圖甲送門下大歷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勅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諸軍諸使亦不得奏請仍委所由檢勘雖恩制所授並不得與工同會缺不成赴集如須要甄錄者牒中書門下更部改與別官

元和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侍郎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韋顗寺二人只考及第科目

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十五年十一月有醫士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勅至南省吏部尚書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僥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條流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請減下四百五十四員勅旨應屬流外銓人所減員額並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舊制至七年二月省正觀二年正月十日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為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年三月三改為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為吏部侍郎光宅元年十七日改為文部侍郎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為之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諶為之通前三員聖歷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中崔器以中銓關承前多貶降遂奏改為兩銓仍轉廳居之其侍郎事迹具在選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選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月一日又改為吏部郎中七年廢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內選事正觀二年復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罷掌選事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已後並隨省改復載初元年加一員以李元素為之通前三員聖歷二年八月却減一員矣元和八年六月罷吏部郎中張惟素一月俸料懲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時房啟除社管觀察使其本道即使潛路印令使得印啟官誥飛遞

送之及上命中使賜啟官詰畏使者邀重賂乃戲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紿請視之因懷歸以進既而令都省覆訊罰郎中而杖令史

員外郎

官名改復與郎中同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南曹起于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銷已後遂不轉廳正元十一年閏八月一日侍郎杜黃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請准舊例轉廳初載初元年加一員以周雉為之聖歷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勅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以陳希烈豫為之尋却一人判正元二年九月十六日又以兩人判南曹以庫部員外郎崔鋭比部員外郎劉執經權判事畢日停至十一年閏八月二日又却以一員判也正元十一年閏八月吏部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准舊例轉廳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左武衛大將軍張克勤奏近准赦文許五品官一子官恩令臣子幼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執奏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于廷賞若死已子許及宗男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苟涉瀆官寔為亂法所請望宜不許仍永為定例從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司封郎中神龍元年九月五日改為主爵郎中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復

故

員外郎與郎中改復同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十一日勅王公以下子孫應承襲者先申
无子輙首正不在承襲之限

寶歷元年八月膳部員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准制封贈
多請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礼及國朝故事追贈出于鴻恩非由
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新詔唯許宰相迴贈于祖盖以
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迴授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于祖
在父則然改奪于朝于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法詳議
從之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請准式叙母妻邑
號乖濫稍多或國叙軍功妄叅勲籍或偶逢慶澤冒引詔條今
請應在城諸軍衛官未至將軍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馬使押衙
都虞侯縱有散官與勅文相當者並不許叙封其流外官諸司
諸吏職務并伎術官等跡涉雜類並請不在封限從之

司勲郎中

隋為司勲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司勲大
夫咸亨元年復改為司勲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員外郎今一員長安二年閏四月十二日文昌
丞李嶠奏加一員以楊祗今為之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
勲大夫甲歷並盡矣

天寶四年六月十三日勅准制及格式叙勲今復宜令司勲員
外郎二人除曹務之外每有勲甲團進後專知磨勘所須主事

令史任簡擇差定如有疎畧委本官奏録

考功郎中

隋為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舊知貢舉其外官考正觀以後每年定諸司長官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至正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員外校外官考正元六年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判考功趙宗儒復行賔考之令自至德来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来嘗分其善惡惡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上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　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寶七載六月勅内外官初考无赴上曰未考不具得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其月又奏請使下兼憲官及檢校郎官并諸色官職掌者並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課兼具考第申省

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時諸司官皆校功過定其考第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令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郎官有書中考者尚書左丞相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正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書劉滋以憬能知其過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先无限約請自今以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牒本使罰本判官決本典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正觀已後知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李權所訟乃移舉貢于禮部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准舊例掌舉
官親族皆于本司差郎官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用
附奏臣本司令關尚書縱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
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禮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
在自聞奏即望浮議止息勅旨依

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為民部尚書正觀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為
戶部尚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為度支尚書龍朔二年
改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地
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
請給絹一疋太宗謂曰朕於天下惟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
名而无其實但戶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之至也治書
侍御史孫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議救恤百姓則欲
苟鈞虛名用心若此豈當朝寄請鞫其罪太宗從之其計口為
率貧戶賴焉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勅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及諸色錢
物等令尚書省本司豫印紙送部每年道為一處每州作一簿
預皆量留空紙有色數並于脚下具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如
替代其簿通相分付

二十四年勅以每年租稅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脩長行旨條

五卷諸州刺史縣令替日並令交付省司每年但據應
支物數進畫班行附驛遞送其支配處分並依旨文為定
元和五年二月戶部尚書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勅厘革請
道州府應徵留使留州錢物色目并帶使州合送省錢便充留
州給用等據諸道申報除與勅文相當外或稱土宜不同須重
類會起置者諸州府先配供軍錢盡在帶使州府事頗偏併宜令於
省錢便留供軍即供軍見錢盡免送省帶使州府先配送
管內州擾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元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
限如坊郭戶配見錢須多鄉村戶配見錢須少即但都配定見
錢一州數任刺史於數內看百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
即准州所申為定額如於勅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物不
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節級科貶焉

戶部侍郎

改復名號與尚書同本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
攸寧為之

籍氏駁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
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　年十月第五琦
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
官來判度支即云知度支事或云專判度支

正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鉄榷酒錢物以充經
費遂令收除陌錢及關官料并外官關官職祿及減員官諸料
令戶部侍郎竇參專掌以給文武官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
令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戶部奏請置巡官二人從之其年七月戶部請

減使及判案郎官每月雜給錢從之

八月戶部侍郎李　奏請諸州府關官職田祿米及見在任官抽一分職田所任收貯以備水旱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戶部奏准西　虼蜥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蓋之今則化被齊人便為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令所貢鸂鶒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例益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于紫懸之南示中外禮畢請准式送納從之

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鹽鉄三司錢物皆繫國用至於給納事合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析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數易為盈縮伏請起自今以後每年終冬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分為兩狀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如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來年錢并收闕並須一一具言其鹽鉄使所收議利具一年都收數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久錢數其所欠亦具鹽院額緣某事欠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此為例條制既定亦絶隱欺如可施行望為常典從之

寶歷二年正月戶部侍郎崔元略奏准賦役令內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師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請自今以後應諸司見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于本司牒責保得本司牒到然後給符其前資官即請于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實准詐偽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免課役不由所司令後請應有此色勅下後亦須先牒當司如不承

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從之

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十萬貫戶部侍郎歸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于京國如循私恩臣恐天下傚傚以羨餘為名剝生人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

三年四月勅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錢穀如帶　事及判鹽鉄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崔蠡奏天下州府應合管係戶部諸色斛斗自今已後刺史觀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後並須分折聞奏勅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奏下州應管當司諸色錢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緣當司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後即推在所腹內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令後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吏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準常平義倉斛斗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並請准元勅以贓論加徵收欠折及違限省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即請令選諸强正官員專知不得令假攝官權判從之

開成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荆襄江西道分巡院並宜勅停

唐會要卷第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　別官判度支　戶部郎中　戶部員外郎

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延資庫使

出納使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太廟齋郎附　祠部郎中　祠祭員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長春宮使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度支使

乾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二年十二月
呂諲除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元年
五月除劉晏户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年建子月元載除户
部侍郎勾當度支使正元二年二月韓滉加度支使五年二月
竇參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使八年三月停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諸色錢物及鹽井利等伏緣財
賦新有釐革支計關供在臣職司夙夜憂負今後望指揮諸州
若不承度支文牒輒有借使及擅租賃迴換本州府録事參軍
本縣令專知官並請同入已枉法贓科罪庶物無子隱事有條
流其應合徵收諸色錢物所由官有違程限致關軍須請停給
禄料勅旨依奏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論奏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
天下治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惧不集往
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矣先朝權制中臣領其職以五尺
宦豎操邦國之本豐儉盈虚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
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恭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
之以歸有司然後可以議政上然之詔今後財賦皆歸左藏庫

一用舊式每歲量進二三十萬入太盈而度支先以全數闇奏
初國家舊制天下賦財皆納于左庫藏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
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甚失誤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鉄
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
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
賦為人君私債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盈縮迫二
十年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
根固不可動及災作相片言復之引孚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
正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煩而難理佑始奏營繕之將作
木炭歸之司農梁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于京城及畿縣行榷酒法每予權一百
五十文其酒戶並蠲免雜役從之
永正元年八月度支使奏當司別貯庫往年裴延齡領使務始
奏置之只將正庫物減充別貯唯是虛言更無寔益又創置官
典守　等不免加彼料粮伏請併入正庫庶事且費省從之
長慶二年三月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為户部侍郎依前判
度支時幽鎮行營諸軍已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
滄京之師皆靡賊境而壘亦藉兵數徵計司所給自河北置供
軍院其布帛衣賜往往不至供軍院遽為諸軍強奪懸師前關
者及無支給其饋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
空乏遂以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
年深臣今官中有鬻鹽法可以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其利害

十八件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之中書舍人韋乾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畫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反煩乃即其條目隨以設難事多不載末云臣窃以古人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難臣于平叔無讐所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唯聖主獨斷歸于至公然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嘗為開州刺史當時被即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蘇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雜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貸之以易絹則勞而無功伏惟聖慮裁擇時平叔

輕巧恃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駁奏上賢之稱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榷酒鹽吏　支米價等足段估定數從之給事中崔植駁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敝往者雖估逾其實不可復追疏奏不從

會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諸道所出綾絹紗等宜禁斷其舊織並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納如更織造買賣同罪

咸通八年十月户部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今年已前兩榷酒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收便換自南蠻用兵以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院錢猶有商

人便換賫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托示占留從之

別官判度支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蕭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元祐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天寶七載楊釗除給事中兼御史中丞權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户部尚書班宏專判度支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改為户部尚書判度支其年九月蘇弁除度支正元已前他官來判者甚眾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稀矣故事度支掖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摠統押案而已官行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建中初欲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終亦不行

户部郎中

隋為民部郎中正觀改户部郎中自後改復名號與侍郎同天寶八載郎中張傳濟廢帳房為户部員外郎廳次北為户部郎中廳皆至宏麗又于省中移都水監于省西北割石武衛園地置考常制度又過于省中移都水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之乾元以後毀拆並盡今為户部園

員外郎 改復並與郎中同

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蠲符每年令當州取縹厚紙背上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勾當同署印記京兆河南六百

張上州四百張中州三百張下州二百張南安道桂廣容等五府准下州數管內州蠲同此紙不別書題州名並赴朝集使送戶部本判官掌納依次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鄉置鄉天下諸州上縣不得過二十人中縣不得過十五人下縣不得過十人其長年萬年每縣以五十人為限太原上黨晉陽三縣各以三十人為限並取耆年宿望諳識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勅諸郡父老宜改為耆壽會昌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職分若各守官業即不因循比來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閑居至于廳事皆為他官所處臣等商量請自今以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望悉令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司例自于行內選擇差判不必更一一聞奏其戶部行郎官仍望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行本員數欠少任于諸行稍閑司中選中才識資序相當者奏請專授所冀莊事有常分官無曠庶或久可以革從權勅旨依奏

度支郎中

隋為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度支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綵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五十餘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

條目既多詳撿難遍緣無度支稅不恒亦因此涉情蕙長奸僞
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于人非當土所出者隨
事沿革務從允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恒編成五卷以為常
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領行每州不過一兩紙
仍附驛送勑旨依
開元十二年九月以倉庫部中判度支案籍弁授度支郎中副
知度支事仍命立于正郎之首有副知之號自弁始也
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官先有六員今請
用四員為定從之四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當司
判案郎官刑部郎中常詞近差使京西勾當和糴遂請白行簡
判案今韋詞却回其白行簡合歸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
人近或止四員伏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簡充勑旨依
奏

金部郎中

隋為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珍大夫咸亨
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三月七日改為司金郎中至德二年十
二月十五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倉部郎中

隋為倉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夫咸亨
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儲郎中至德二載十
二月十五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天寶三載七月二十三日金倉令史不許轉選及充使典
建中二年正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中書門下簡兩司
郎官准格式條理

鑄錢使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天寶三
載九月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
楊釗充諸道鑄錢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除户部侍郎充勾當
鑄錢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監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寶
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劉晏又除户部侍郎充勾當鑄錢使廣
德二年正月第五琦除户部侍郎充諸道鑄錢使其年六月三
日禮部尚書除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太元
年正月十三日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
使第五琦充京圻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使大歷四年
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充東都河南淮南山南東道鑄錢使五
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資庫使

會昌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户部鹽鉄三司錢物至
大中三年十月勅改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勅
以宰相判右僕射平章事句敏中崔鉉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
初年户部每年二十萬貫足度支鹽鉄每年三十萬貫足次年
以軍用足三分減其一諸道進奉助軍錢物則收納焉
咸通五年七月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鉄户部先積欠當使咸
通使四年以前延資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足内户部每年
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五貫足從大中十二年至咸

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收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
貫足當使緣户部積欠數多先具奏請于諸道州府場監院合
納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内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勑
命雖行所送稽緩今得户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除絹外更
有諸雜物貨延資庫稱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物一
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填塞其所割十五文錢即
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用兵多支户部錢物當使
不欲監論舊欠請依户部商量合納今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
即依舊制三月七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積欠仍令户部自立
項納期限者勑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資庫使曹確奏户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
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疋錢五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
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足前使杜悰申奏起
請咸通二年正月以後于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八十文
除陌錢内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户部牒稱州除
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
限須足其餘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
奏且請依户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户部已送納自六
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全送又積欠三十六萬五百七貫文
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
財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分減送當使收
管元勑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目色以此因循漸
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稍
稍備邊名號得遵元勑指揮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

收管及户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票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錢絹内分配今勒留不合送延資庫數目今本處別為綱運與户部直納延資庫則户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出納使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楊瑨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瑄充太府出納使四載八月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六載三月楊瑨改户部侍郎充兩京嘉倉出納使其載楊釗替充兩京合嘉倉出納使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

禮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春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禮部尚書太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弘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試經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禮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頃年以來惟考巧郎所職位輕務重名寔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委積但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于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正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為禮部侍郎時應進士多務朋遊以取聲名惟務謙柔罕理其業郢性專介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絶請

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試凡三載掌貢士進
幽獨抑聲名浮澄之風一變
元和九年二月韋貫之為禮部侍郎選士皆抑浮華先行寔由
是趨競息焉

禮部郎中

隋號儀曹郎武德初因隋舊號不改三年三月改為禮部郎中
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三年復為禮部郎中光宅元年
改為春官郎中神龍元年復為禮部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上元二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兩
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于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
可奪遷本曹郎中元和二年少府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蔭其
子為兩館生禮部員外郎韋貫之上疏論奏曰工商之子不當
仕忠義以藝通攄倖不宜污辱朝廷竟罷去之

太廟齋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勅齋郎簡試並于禮部集至二十
五年正月七日勅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其齋郎遂司封補奏
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一日陵廟依舊隸太常寺齋郎遂屬禮
部至大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陵廟宜令宗正寺檢校其齋
郎司封又收補聞奏至正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
昕奏太廟齋郎准式禮部補大歷三年後被司封官稱管陵廟
便補奏齋郎亦無格勅文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並歸
有司其前件齋郎合于禮部補奏勅旨依付所司准格式處分
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正元十二年十月朝廷欲以太學生令于郊廟攝事將去齋郎以從省便太常博士裴堪因奏議曰嚴奉宗廟時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典也故致齋清宮設郎執政事使夫習肄虔恪肅恭神人內盡其敬也夫學置生徒服勤儒業宏闡教化發明德義用嚴師以訓之懸美祿以待之限其課第考其否臧外奬其學也夫如是齋郎官員焉可廢也太學生徒焉可亂也若慮不素潔則无以觀其敬矣志不宿著則无以成其業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從事也績其勤而祿之使其服志也罷齋郎則失重祭之義用學生則撓敬業之道將何以見促數之節肅敬之容强立之成待問之奧知必不能至矣況國家有典崇儒有制豈以齋郎瀆易是病而思去之學生冗惰无敢而思役之誠宜名分有殊課第自別使俎豆有楚冶弓知訓供職有賞勤之利敦學得樂群之至禮舉舊典人知向方庶乎簡牘无能代之煩監寺絕往來之弊矣將敦要本在別司司存俾不相叅庶合事體從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禮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勅應補太學齋郎用蔭官並五品已上子六品常叅官子補者今詳節文所用五品六品蔭者唯許子並不該孫又節文其應補太廟齋郎郊社齋郎孫用祖蔭子用父蔭即孫之與子並許收補恐前後文字有所差錯今格眼已及須守勅文其孫用祖五品以上蔭者恐須准舊例收補勅旨宜令准格收補

寶歷元年九月禮部奏准今年四月制當司合釐革條流兩館生齋郎資蔭年限等據舊勅應補兩館生所用蔭第皆門地清華勳賢胄徇近者時有源流或異或屬全疎罔冒門資變易昭

穆今請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實坐其家長所用廕告身用本司印印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書門下請諸司官典檢報不實並請准法科處分其太廟郊社齋郎亦並准此處分若用廕曾經流貶未復本資或便身亡不曾申雪即用舊廕切恐非宜請便駁放其太廟齋郎亦准此處分伏緣兩館生員關不多請補者衆今請一家不得用兩廕許隔二年收補每用廕補人請明置簿歷具注所補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印官郎押署至補人數足後給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廟齋郎准開元六年九月勅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郊社齋郎用祖廕官階並須五品以上用父廕須六品以上常參官及兩府司録判官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階者取補齋郎皆用五保其保請以六品已上清資官充其一家不得周年保兩人仍不得頻年用蔭並請准兩館生例處分勅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為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元年復為祠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道士隸祠部不得屬司省開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勅祠部天下寺觀由宜准法擾僧尼道士合緣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

校

膳部郎中

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膳司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膳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為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主客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景龍二年九月三日勅應差冊立諸國使並須選擇漢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寶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祠祭使至德三載五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王璵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夏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天寶十一載二月二十八日改為武部尚書至德二年二月五日復為兵部尚書

舊制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一院二曰武舉試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語翹關舉重其勳官五品以下并三衛報仗乘君品子半考已滿者並放選勳官六品以下者并應宿衛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並授散官餘並帖伏然後授散官也

開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勅兵部兩銓令史各與一第一人簿帳共與一人並准吏部銓史第一人官員注擬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吏部選人請武選者宜取強壯身材

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統領者其兵部選人請文選者宜
取材堪理人工于書判並無負犯十二日内定品奏聞一送以
後並不在郤關之限廣明元年正月勅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
無根本頗壞紀綱近者武官多轉入文官依資除授宜懲替倖
以辨品流今後武官不得輒入文官選改内司不在此限
兵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總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員以李處絳為之長壽二年正月二
十四日又加一員以侯知一為之通前三員長安四年十二月
三日減一員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勅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准明經進
士貢舉例送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勅所設武舉以求
材寔仕進之漸期為根本取舍之間尤宜審慎比來所試但委
郎官品位既卑馬稱其事自今已後應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
知
太宗元年十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應試選舉人長垛宜以十
隻箭為限並入第一院與兩隻上八隻入第一院兩隻入第二
院與一隻上次上十隻不出第三院與隻上十隻不出第四院
與次上餘依恒式
三載閏二月八日勅習武入官已經精簡隨番更試事頗為煩
其武官自今已後因番試及過中門下宜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勅兵部關送吏部武官等自今已後宜
停
正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武舉并應百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
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每年常數百人挾

持弓矢出入皇城閭巷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寔武舉者每歲不過十人時議惡敢虛辭輒亂舊章已圖稱旨旬是訖于正元更不復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正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舉人權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並用舉選之制國朝舊章參詷者既積資勞入仕者必先貢舉自經停廢今已十年別趨倖門漸絶根本典憲具在可舉而行其鄉貢舉恐須准武置勅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准六月二日減省官員及釐革王衛等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京官七百六員武官員數不多俸錢比文官較少又在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挾勅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六萬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揔无料錢例多闕之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 員縱使停減並无損益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使分番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依奏

其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及盜賊窃發人情愈惑兵部侍郎許孟容詣中書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无狀寧謂國有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議論有大臣風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請節文伏以三衛出入

第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頑獘皆非正員諸司公言納資訪聞
亦不顧名士庶假蔭混雜縉紳隙一開奸濫紛入其資三衛
並請停廢勑旨宜依其他釐革三衛事條至故故不具載
大中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兩省奏應赴兵部武選門官驅使官
等今年新格令守選二年得驅使官盧華等狀稱各在省驅使
寔緣長官辛苦事力不濟所以假此武官若廢舊格貧寒不逮
郎須漸請停解公事交見廢闕勑旨兩省御史臺人例吏前舊
例不選數許赴集宜令依舊例放選

兵部郎中

隋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
元年復為兵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本兩員大足元年更加一員以趙履温為之

職方郎中

隋為職方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
年復為職方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
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五年之限後復故

駕部郎中

隋為駕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亨元年復
為駕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庫部郎中

隋為庫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元年
復為庫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勅衙中甲仗經行從者三年一換不經
行從者四年一換非理欠損者勒陪
刑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光宅元
年改為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天寶十一載改為
憲部尚書至德二載復為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魏尚德為之長安四年十二
月四日減一員

元和十年以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宣慰淮西迴所
言軍機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寵之旬徵兵討淮西凡十餘鎮之
兵皆環于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且令與諸胡賢詳議行人
奏曰臣觀諸將唯李光顏見義能勇必能立功果首敗賊于時
曲上尤賞之
寶歷元年四月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丞郎
宣授自栖楚始也
刑部郎中
隋為憲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
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刑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元和十年五月信州刺史姚巽舉奏員外司馬盧南史贓犯鞫

按南史淮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請紙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
冗无職事放典令歸納其紙筆直前後五年計贓六十萬貫又
云南史私買鉛燒黃丹是日令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
裴澥大理寺評事陳正議充三司使同往覆按之將行並召于
延英上謂曰卿等必須詳審推按无令漏罪衙寃三人將退澥
獨留奏曰臣仔細詳覽姚異奏狀只如所按南史取直典紙筆
計贓六十餘萬貫文雖公法有違既非巨蠹或可矜恕上曰此
事亦應甚有但未知燒鉛事如何澥曰燒鉛為黃丹格令不禁
姚異所奏准天寶十二載敕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
防私鑄錢本文亦不言不許黃丹然南史違敕買鉛不得无罪
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歷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
今忽緣此小事差三司使損耗州縣亦恐聞之各懷憂慎臣聞
開元中張九齡為五嶺按察使有録事叅軍告其非法朝廷唯
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
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監察御史留丕就
推令所奏姚驥事既無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令
三司盡行上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兩人來及入並賜坐上
謂曰朕懵于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叶事宜亦不用
三人摠去着一人往按問即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敕鹽鉄判官守尚書刑部郎中李石宜守本官
自今已後刑部郎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職

都官郎中

隋為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
二年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都官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為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享元年復為比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勾帳等每格年諸色勾徵令所由長官録事參軍本判官據狀子細勾會其一年勾獲數及勾當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餘盡三月到盡省司檢勘績下州都至六月內結數關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當年十二月三日內納足者諸軍支使亦准此又准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勅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来諸州多有未到今請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勾當發遣申省庶皆齊一法得必行勅旨依奏

正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邁奏伏詳比部所勾諸州不更勾諸縣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勾府并勾縣伏以縣司文案既已申府府縣并勾事恐重煩其京兆府河南府請同諸州不勾縣案勅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復舊勅勾京兆留府稅租

長慶元年六月比部奉准制諸道年終勾帳宜依承前勅例如閻近日刺史留州數内妄有減削非理破使者委觀察使風聞按舉必重加科貶以誡列減者其諸州府仍請各委録事參軍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眼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

都結奏旨下之後更送户部若違限及隱漏不申録事忝軍及本判官並牒吏部使關勅旨宜從

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淮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州府兩稅占留支用有定額其殘欠羨餘錢物並合明立條件散下諸州府者伏以德澤弘深優裕群國申明舊勅曉示新規使其政有準繩法無差繆寔天下幸其又諸州應有城鄣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須創制添換又當州或屬將校所由等有巡檢非違追捕盜賊須行賞勸合給程粮者又當州或百姓貧窮納稅不逮須矜放要添貸額者又當州遇年穀豐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歉者勅旨宜依

司門郎中

隋為司門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司門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日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仍令本司牒所進衙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司使奏事亦准此除有告謀反大逆者任自封進

工部尚書

隋為起部尚書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為工部尚書朔龍二年改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工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冬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工部尚書

大歷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内諸坊市宅舍輒不得毀拆有犯聞奏十四年六月一日勅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内毀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